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 四部備要

第三九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九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9·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6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議奏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貲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二

世祖文皇帝上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

乾明辛酉上祀南郊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

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癸亥卒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

據郡應王琳逕令賀當還討平之王琳至柵口

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

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淩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

于江西陽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

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

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

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戰行臺慕容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又以前後置拍以擊琳艦乘船登岸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舫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皇帝于武寧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冠士族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皆赦之隨材銓敘以尙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

敬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

並縱遣去年齊顯祖夷諸元殺其家口今縱遣良口奴隸仍不縱也乙巳以太尉侯瑱

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益城齊顯祖之喪常

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妻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

卽位乃就朝列朝直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在東宮

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

多不開預或謂演曰驚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難力

南朝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不

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

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常山

南王立禮子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

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

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

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

祚得保靈長乎家祚猶云國祚也演以叔父之親與國同休等

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呂嗣晞曰周公抱成王攝

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

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

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

主將發晉陽晉陽者齊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

本之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文宣帝之以弟執政欲使常

山王從帝之鄭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

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朝直又敕以王

晞爲并州長史演旣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五

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

中晉陽在鄴西故關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

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

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少許燕子獻謀

處太皇太后於北宮燕因周朝郡城有北宮處昌呂嗣使歸政皇太后

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以水

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

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宋弁見任

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

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呂嗣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

其事故謂之爲令公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慈

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

儀昌儀亦內寵而北史后妃高仲密之妻也以啓示

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史言愔等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

書事二王旣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

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鄭頤曰事

未可量不宜輕脫長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

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且伏家僅數十人於錄







諸軍錄尚書事自後魏敬宗以爾朱榮為大丞相後湛為太  
 傳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  
 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徽為尚書令周微江陵  
 之陷也梁元帝承聖三年長城世子昌武帝封長城公昌為世子及中書  
 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  
 而不遣高祖租周人乃遣昌還高祖存而不遣高祖租而  
 國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王琳據中流昌還建康路琳敗  
 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  
 安都從容謂曰從千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  
 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義臣愚不敢奉  
 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  
 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驃騎將軍封衡陽王齊大丞  
 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琳曰演從少帝還鄴琳為不用卿  
 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昌居依劉  
 同琳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  
 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昌之復扶又翻演奏趙郡王  
 徽為長史王琳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  
 晉陽稟大丞相規算詔也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  
 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  
 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  
 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  
 之死戰周人不能克史言子人乃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為許以緩之  
 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又翻既而周  
 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  
 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

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將即亮朝使王琳  
 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  
 法麐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曇朗時據豫章縣巨泉鄉迪等與周數共圍之琳敗  
 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  
 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  
 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  
 甲子置沅州武州梁置武州於武陵南分荆州之義陽天門郡  
 明微為武州刺史以孫瑒為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  
 固請入朝史言孫瑒能自徵為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  
 守壬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為廣寧王行省長恭  
 為蘭陵王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  
 道迎候主書及中書舍人皆丙子濟江中流殞之使以溺  
 告初高祖遣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以殺昌之功也在代志  
 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到好夏四月丁亥立  
 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祀昌周世宗明敏  
 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實毒於糖  
 餠而進之周禮有膳夫唐六典記前代官制沿革以後周之真  
 之膳部中大夫李安實毒於糖餠而進之中士為膳夫唐六典記前代官制沿革以後周之真  
 率六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膳部中大夫以無推之則後周  
 法也食也小耳膳部中大夫五命帝頗覺之庚子大漸  
 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  
 朕之介弟杜預曰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

必此子也弘大也世宗之知武帝次辛丑殂年七魯公幼

有器質特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

深沈有遠識沈特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數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言中仲卿之言壬寅魯公即皇

帝位諡魯公大赦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

同三司劉洪徽爲尙書右僕射侯安都父文捍爲

始興內史卒官卒官卒于官上迎其母還建康母固求

停鄉里乙卯爲置東衡州梁先已置東衡州於始興蓋以

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從才安都子祕纔九歲上以爲

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以安都能定策以安國六月

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寧梁元帝太平二年周人驛元帝之

車旗禮章悉用梁典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骨

葬之武帝承定二年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馮文洛

尙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

之曰遭難流離數所具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

盡言不能幸蒙恩詔得反藩閭蕭蘭言諸王汝何物奴

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秋七月丙辰封皇

子伯山爲鄱陽王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

武將之意亮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

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至言我違天不祥恐

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

遠親戚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用

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天也墜先帝之基高演曰

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

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

時難乃方侯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

中郎陸香將出使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香言

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

初無一言史言彥深不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

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彥深每

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彥深弟既發端吾亦當味死

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

相王不効周公輔成王演爲丞相故呼之爲相王演於齊主

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

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

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出居

別宮齊主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

南有他也太后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齊主

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

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

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

所懷隨宜作一牒手侯少隙即徑進也言少

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

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備久在沈淪沈淪或巧

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

食畢景聽還景帝識度沈敏

林細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



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人君而觀小事為細所謂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謂之推曰如是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破皮義顯帝曰顯安我姑之子王微之妹樂陵長公主今序家人之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干之子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從干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搔掌代痛治苦血流袖出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浹為大司馬周顒周軍司馬賀若敦唐大興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任也後周依周官其制則帥衆一萬奄至武陵曰率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按賀若敦傳瑱戰軍于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瑒于巴丘亮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交抄

敦恐瑒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少道濟量沙之故也召旁村人營旁之村人也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瑒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梁置湘州於長沙置羅州於湘陰縣瑒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先乘輕船也載米粟雞鴨以餉瑒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瑒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裴瑒行險詐為輕船以破突厥亦用此策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瑒者敦乃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數所角翻船七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瑒軍詐云投附瑒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瑒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冬十月癸巳瑒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按楊葉洲在江口西江謂湘江也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衆會瑒南討日李十一月辛亥齊主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後齊門下坊之長也叔虎柔之從叔也從才帝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以當時東西二國觀之齊若富彊而其根本實弱周固固而有以恃之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魏神龜元年置蒲州於河東延和元年改曰秦州太和年中罷後河東之地入于西魏後周因蒲版書名而置蒲州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

作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更成也穀食豐饒彼來

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

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

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十二月乙未詔

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赦者已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

降宜且申停及秋冬已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

餘衆自楊葉洲潛遁丙午齊主還晉陽齊

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帝欲以晞爲侍郎

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郎

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

人多矣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

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初齊顯祖之末穀羅踊貴濟南王卽位

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龍等屯自是淮南軍防

足食肅宗卽位平州刺史嵇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

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贈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

聞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府也庚戌大赦周主

祀圜丘辛亥齊主祀圜丘壬子稀於太廟周主

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

卯祭太社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

取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

也請以私屬爲鄉導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

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微恐事泄挺身奔齊

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鎮壽陽

己巳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

湘州平侯瑒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瑒不能制乃借船

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

我地爲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瑒留船

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

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晉公

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二月甲午周主朝日

於東郊周人以小司徒韋

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卷

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

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益以所成城降齊孝寬遣

諜取之俄斬首而還而居於齊境不可

掠胡之不振周者數所角相投交

而居於齊境不可

而居於齊境不可

而居於齊境不可





帝尋亦悔之。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以自城王濟為大保，長寧王尉擊為太尉。時濟南所存者二，濟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自言，此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沖眇，可遺尚書右僕射、都王徽論旨，徵大寶王湛統茲大寶。又山湛自百年無罪，汝可以受重寶之，勿效前人。也。是日，相於晉陽。臨終，自恨不見太后山陵。弟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反由子學之所為也。趙郡王徽先使故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都，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壇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肅先入宮，改易尊號，於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肅宗上書，大赦，以元大率。周人許歸安成王瑒，使司會上士。吳來聘。上曰：「即有使相之，可賜以中地及書山。」

十二月壬午，遷長安。太子中庶子餘斌、盧恭御史中丞孔奭，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酷之科。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良臣，留異為南徐州刺史，異妻延不執帝即位，復以異為揚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遣其長史丁漸入朝，每言朝廷虛引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懷懷兩端。與王琳自鄧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建塘。異復上表，建塘時衆軍方事湘鄂，乃降詔，得封繪日，賜厚之。異執朝廷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塘，以備江路。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二年春正月乙亥，時主平。辛巳，紀南郡王年事太晚，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後魏克州刺史安定胡延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琨為尚書右僕射。周涼州公賀蘭祥卒。公，千歲周人，擊可建於南州，龍首巢於同州。州，丁未，周以安成王瑒為柱國大將軍，封柱國。送之南歸。辛亥，上紀南郡王。二月辛酉，紀北郊。望月丁未，命以太宰平王肅為南徐州刺史。太傅平王歸彥為太宰，南徐州刺史歸彥為南徐州刺史。所厚。三







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丹楊尹仲舉慨之  
弟子也到應參之曾孫梁初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  
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考吳曰陳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詔安成王諱寶  
今從南史迪傳冬十月戊戌詔以軍旅費廣百姓空  
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梁紀云  
國公招爲益州總管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  
琰來聘十二月丙辰齊主還鄴自晉陽還鄴齊主逼通  
昭信李后宮曰昭信李后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  
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見賢愠曰兒豈  
不知邪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  
橫刀詔曰新許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  
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捶之后號天不  
已帝命盛以絹囊盛時征蜀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  
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爲尼武成之淫虐又言殺之也是以詩書王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四京嵩山華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貽賜紫高爵同馬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二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庸俗帝亦輕之以收才名素威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元海論收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疎元海以孝貞策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潛元海帝以馬鞭筆元海六十責曰汝昔叛我反今復以弟反兄雖許不義以郭城兵抗并州許無智出為兗州刺史甲申周迪棄潰時許無智出為兗州刺史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傳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盧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諷之曰自天監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非歷教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張侯瓚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一士之詭琳則瓦解冰泮投異命一族之師或一士之詭琳則瓦解冰泮投異

城瑣則厥角稽顙委命關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清威之重東南之衆盡中奉上勤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過吳西面稱孤乎二也聖朝奔瑕忘過實厚得人至於余等潘純陀李孝欽無幾亦況將軍豐非張遠罪異畢謀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郡縣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劫中夜之勢得增容高拱坐當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領一隅承經推利見現狀能破堅執執長驅深入擊馬埋輪魯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今上推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附亂其孰能存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將車於白刃之間乎七也能觀前古子陽季孟顛覆相繼餘得右渠危亡繼及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義世天子之命強弱逆

























至望風瓦解一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爲渠州刺史五代  
渠州刺史冬十月齊以侯莫陳相爲太傅任城  
王潛爲太保宴歡爲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  
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庚申帝享太廟十一  
月乙亥周遣使來弔史丙戌周主行視武功等  
新城行下十二月庚申還長安齊河間王孝琬怨  
執政兄爲草人而射之亦和士開祖珽譖之  
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  
脫兜鍪抵地齊書作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  
此言屬大家也已謂天子爲大家言此上皇於婦人又魏世  
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上金雞鳴河南北者  
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五代志曰後齊救日武庫  
之右果四於關前蜀被千聲馬爾雅曰海中星占曰上皇頗  
天雞聲動爲有故後魏北齊救日皆救金雞揚于竿  
感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  
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填讀曰鎮上皇以爲反具收訊諸  
姬有陳氏者無寵詔孝琬云孝琬常晝陛下像而哭  
之其實世宗像也孝琬父澄諡文惠上皇怒使武衛赫  
連輔立倒鞭撻之以倒鞭撻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  
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  
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  
兩脛而死折而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英宗亦文襄之子  
後作何王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英宗亦文襄之子  
安於德乃封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英宗亦文襄之子  
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  
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幾居是歲齊  
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文遙字思賢頃之遷尙  
書左僕射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廸徒統入由

是士流恥爲之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崔暹遂請  
革選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拔訴悉  
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而  
遣之齊之士人爲縣自此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萬戶食實封陸賜紫魚袋司馬奉

陳紀四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臨海王

光武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尚書左僕射

賈模卒 乙亥大赦改元 辛卯帝祀南郊

壬辰齊上皇還朝 己亥周主耕藉田

二月壬寅朔齊主加元服大赦 初高祖為

梁相 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

師知步學工文練習戰陣 歷世相親雖位官

不遷而委任其重 與楊州刺史安成王瑒尚

書儀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恆居禁中

參決衆事 瑒與左右二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

見瑒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之 與尚書左

丞王暹等謀出瑒於外 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

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 又受委東宮

乃 又受委東宮

詔詣相府 矯敕謂瑒曰今四方無事王可

還東府經理外務 瑒將出中記室毛喜

入見瑒曰陳有天下日遠國隔

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 令王

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壯之重

願王三思 須更聞奏無使益人得肆其謀今

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

明微曰嗣君諒闇 萬機多闕殿下親覽周邵當

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瑒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

語使手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

並委二卿 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

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出以報瑒瑒因囚師

知自入見太后及帝 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赦

請書 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

舉為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 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 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太子八月  
將以任城王普為太師馮翊王潤為大司  
馬段韶為左丞相賀拔仁為右丞相侯莫陳相為太  
宰重徽為太傅斛律光為太保韓祖念為大將軍趙  
郡王歡為太尉東平王儼為司徒儼有寵於上專及  
相后時兼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親  
朝故事中丞出與學太子分路  
皆遣驛車去牛輓輓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  
後此儀廢上學欲尊前儀命一導儀制儀初從北  
宮出將上中丞  
凡京畿步騎諸軍官  
屬中丞威儀司使因通事了畢從  
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遣中使監其儀仗  
不俱入自言事勢不修卒而解其  
輕車駕人腰上皇大笑以為其更輕車也問其  
觀者傾郭城儼皆在宮中坐舍光影事  
諸父皆拜之上皇或時如并州  
守  
玩服然皆與主同所須也官於南宮新水  
早李  
官是也主或先傳勅命官及工人必獲罪  
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儒何能御左右上皇  
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遠昭遠執送建康又請程靈洗斬之  
皎以武外居其心腹

子降子降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鄭僧明等  
步據於皎  
本報皎下諱為之用  
悉上流守宰皆附之乃由新湘巴二州九月乙巳  
誅皎家屬以皎為司空遺其柱國王授將兵二萬  
助之周舉景宣納不悅元定將將軍衛公直德之與  
皎俱下  
皎俱下  
以步騎數千圍鄂州  
于白螺  
與張明微等相持除度楊文通由潯陽襲湘州  
周舉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  
量則微軍軍中小散多實金銀今夕出當西軍大捷  
乎其相西軍諸將赴救皆為所獲以大戰相之  
西軍皆碎沒于中  
戰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僧  
明單而走  
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無路斫竹開徑月  
皎引欲趨巴陵巴陵已為僧度等所據度等  
遣使偽與結盟許城之還因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  
之盡俘其衆  
李密定懷素而卒  
伏殺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遠之氣桂陽太守曹  
宣為租庸使衛陽內史汝陰任中書有密啓皆省之  
吳明徹裴驥攻受可東拔之  
尉衛公直歸



罪於梁柱國昭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逐誅之  
 周與陳既交周州刺史劉實白齊州撫督請益  
 戍兵并遷城於羊山以避水齊州撫督劉實  
 洗并帥令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劉洗引大艦臨城  
 射拍擊樓堞皆碎矢不盡夜攻之三十餘日陳  
 人登城實猶帥衆執短兵拒周齊州撫督劉實  
 丁巳齊上學如晉陽山車水飢齊州撫督劉實  
 滿道齊州撫督劉實冬十月甲申帝幸太廟十一月戊戌  
 朔日有食之丙午齊大赦癸丑周許穆公宇文  
 貴自突厥還卒于張掖齊州撫督劉實  
 母卒齊州撫督劉實齊上學還朝十二月周晉公護  
 門侍郎劉世友等欲求宰相乃就趙彥深元文通  
 和士開罪狀令世友之使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  
 上學自陳上學大怒執世友之使齊州撫督劉實  
 文通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毀事上學曰爾乃排  
 謗我瑛曰臣不敢排謗陛下取人女上學曰我以  
 飢饉收養之耳瑛曰何不問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  
 上學益怒以刀環瑛其口齊州撫督劉實  
 瑛呼曰陛下勿殺臣臣愛陛下合金丹齊州撫督劉實  
 遠得少寬瑛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齊州撫督劉實  
 上學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瑛曰  
 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齊州撫督劉實  
 父兄之貴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學愈  
 怒令以土塞其口齊州撫督劉實瑛且吐且言乃懷二百配

甲坊尋徙光州齊州撫督劉實敕今年掌別駕張福曰  
 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齊州撫督劉實  
 實子爲賊眼爲所慮由是失明齊州撫督劉實  
 齊十兵尙書畢雲齊州撫督劉實  
 其夜爲盜所殺遺其刀驗之其子將昭所佩刀也齊州撫督劉實  
 司執將昭誅之齊州撫督劉實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瑱進付太傅領司徒加殊  
 禮辛丑周主祀南郊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  
 鄧大護來聘湘東忠肅公徐度卒齊州撫督劉實  
 卯周主如武功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齊州撫督劉實  
 更許齊人以往留陳公結等數年不返齊州撫督劉實  
 以爲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齊州撫督劉實  
 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齊州撫督劉實  
 乙巳齊以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緯爲司徒  
 開府儀同三司徐嗣秀爲司空齊軍士率行爲尙書  
 令齊州撫督劉實戊午周恭文公于謹卒齊州撫督劉實  
 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  
 事多與謹謀之齊州撫督劉實  
 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齊州撫督劉實  
 退而子孫善行齊州撫督劉實  
 江陵齊州撫督劉實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自以避之齊州撫督劉實

周王授守江陵三城晝夜扣版十旬將馬武吉徹  
聲明徹散之明徹退保安樂王乃得還  
夏四月辛巳周以建武爲太傅尉遲爲太保  
公憲爲大司馬齊上皇如晉陽  
餘之才等上皇有疾之才等之既余中書監和士  
開試得次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  
五月癸卯以尙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  
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庚戌周主  
享太廟庚申如醴泉宮  
周主恒公楊忠辛子堅封爲昭王  
司小宮伯  
白中屯口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長安千戎封皇弟伯智爲永陽王伯謀爲桂陽王  
八月齊請和於周周遣軍司馬陸程聘于齊九月  
丙申齊使侍中斛斯文略義之冬十月癸亥周主  
享太廟庚午帝享太廟辛巳齊以廣寧王孝珩  
封尙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尙書令右僕射和士開  
爲左僕射中書監唐彬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朔  
日有食之齊遣使散騎常侍李諧來聘  
甲辰周主如岐陽周主開府儀同三  
司崔彥等聘于齊始俄王作茂以安成王瑱專政  
意其不平屢諱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評帝

云與執師知華較等通謀且曰文  
惠知子之雲事等帝奔傳第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  
申蕭志深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幕  
又下令駐伯茂爲溫麻使  
齊上皇及作驛追徐之才未至卒未成以後事屬  
和士開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問其故十開曰神武喪三  
日不發黃門侍郎馬子琮問其故十開曰神武喪三  
之喪皆秘不發  
年少  
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幸已太尉尙書事諸郡王  
數及領軍要定遠子琮恐其矯遣紹出散於外衆定  
遠某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衆臣  
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思但今存內貴臣一無改易  
王公必無異志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  
之事恐有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太皇  
太后爲皇太后侍中尙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  
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諸郡  
王數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鄆州刺史世祖稱齊淫佚  
投繁試重更民苦之甲申詔所在自工細作  
衆罷之鄆下晉陽中山官人官口之老病者悉開放  
周梁州恆綏傳叛

攻之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通令軍中時有從軍執事多與恆後親議即以實報之恆後猶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陳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陳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實平不須為導卿但先行射諭子若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陳帥謂吾從實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垂高而後果有伏兵陳既失計爭帥聚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為通州長史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  
大建元年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周世祖之喪罷朝會司會李綽弔問且會葬  
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太叔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章昭烈王紀  
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勳為右僕射勳份之孫也  
辛丑上祀南郊壬寅封皇子叔英為豫章王叔堅為長沙王戊午上享太廟  
齊博陵文簡王濟世祖之母弟也為定州刺史語人曰汝敎當至我矣

人就州殺之葬贈如禮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甲申齊武成帝子承平降順世祖乙丑齊  
齊東平王僧為琅邪王齊遣侍中北魏長又聘  
于周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知省  
尚書令曹思文為司空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  
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猜度齊得幸於  
胡后及世祖胡后主以士開受託託委任之威權  
益盛與曹思文連及錄尚書事地亦深侍中尚書左僕  
射元文通開府儀同三司傳龜領軍兼領高阿那  
支尚書胡長兼領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  
數大司馬馮翊王周安懷王延字與曹思文連凡文通  
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歸朝貴於  
前數日數回陳上謂齊主云士開失帝丹臣城區  
社鼠受納貨賂號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  
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  
邪且飲酒勿言言盡辭色愈厲儀同三司安  
吐根曰臣本商胡臣等言盡辭色愈厲儀同三司安  
臣等受厚恩且敢情死不出十間料野不定太后曰  
異日論之王等且散散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  
明日散等復詣雲龍門今文通入奏之三返太  
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兼傳太后言曰梓宮在  
曠事太艱危欲王等更思之散等遂皆拜謝長兼復  
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  
散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十開對曰先帝於臣



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開始願大臣皆有觀觀  
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  
出納如舊侍山陵然後遣之等謂  
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數等如其  
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  
拜畢數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  
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數曰太后意  
既如此陛下何宜苦違數曰自受委不輕今嗣主幼  
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觀天後更見  
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數數正色曰今論國家  
大事非為卮酒言記連出士開載美女珠簾  
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  
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一女子一珠簾  
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違本志不願更入臣乞王保護  
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士開士開曰今當  
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  
后及帝帝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棟不能自  
死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  
下因泣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  
復何所正須數行詔葬耳於是詔  
出定章為兗州刺史責劫郡王數以不臣之罪旦日  
殺之入是子咸止之數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

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  
入恐有變數曰吉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  
太后傳以為言數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  
華林園舊離佛院  
劉桃枝拉殺之  
典新政  
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上聞所遺加以餘  
珍賂之三月齊主如晉夏四月甲子以并州尚  
書省為大基齊主年少多武衛將軍高  
丑齊主年少多  
阿那肱奉以詔為世祖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  
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齊省尚書令封淮陰  
王世祖問都督二十人使侍衛齊主  
以字行累齊主年少多長鸞長鸞名  
者其夫漢陽略齊主年少多令宣  
為奴齊主之在嬪有令齊主年少多令宣  
媚齊主年少多令宣  
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食齊主年少多令宣  
侍中  
令宣引提婆入侍齊主齊主年少多令宣  
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和利者齊主年少多令宣  
則有寵於齊主令宣欲附之乃為之養母齊主年少多令宣

陳夫人名因令提舉冒姓陳氏然和  
 上聞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主恩  
 祖瑛瑛乃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瑛乃  
 日瑛乃瑛乃還瑛乃同三司奏還書  
 儀同姑蘇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聞亦以  
 班有諛略欲引為謀主乃并舊心侍之與陸瑔  
 言於帝曰瑔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  
 十算獨許帝也者祖瑛之力也人  
 有巧不可不報孝懷心仁雖薄奇略出人  
 可使且其人已官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急  
 從之召入為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二司十開府尚書  
 今陳東王胡長仁驍勇出為廣州刺史長仁增  
 遺刺客殺十開府事士開府與瑛謀之瑛遣使就外賜  
 瑛昭故事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宮丁巳以吏部  
 尚書徐為左僕射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  
 氏氏吏部尚書君理之女  
 也辛卯周主還長安八月庚辰帝於周孔城防  
 十以其地入九月  
 辛卯周主與公事與村國平將兵封宜陽九月  
 帝心疑之帝為左僕將軍統其下多數之叛  
 反帝遣中書侍郎徐倫持節宣慰初見倫威仗

倫吉辭不恭倫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還只  
 將軍獲不見周追陳寶應乎只  
 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統默然不應寶  
 倫不得還統嘗出見倫倫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倫  
 須還報天子倫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  
 倫幸不早留統乃遣倫還倫之子也冬  
 月辛未詔車騎將軍重昭討統壬午上享太廟  
 十一月辛亥周鄧文公長孫倫卒倫  
 辛丑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為太保瑒王  
 德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  
 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周齊公事等圍齊  
 宜陽結其糧道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道  
 衡正大夫杜果來聘請修好好  
 上許之遣使如周戊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武平齊東安王靈歡  
 卒丙午上享太廟戊申齊  
 使都散騎常侍韓之來聘齊  
 傳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齊  
 化二城而還周軍追之光城齊  
 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漢景興齊  
 已為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  
 為太師賀拔仁諫尚書事齊  
 春太守馮偉至南海齊  
 反傳使告其母沈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  
 世齊  
 諸酋長迎重昭還齊  
 昭遣信道兼行至始

事申領軍和士開爲尙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  
 日盛料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  
 在伯仲之列謝靈運嘗有一人入士開疾謝靈運  
 伯賢云王傷寒極中應服黃龍湯謝靈運  
 服謝靈運于不須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咸  
 其意爲之強服謝靈運遂得愈乙卯周主還長安  
 陝西齊以華山王凝爲太傅謝靈運  
 司空卓昭遠攻梁謝靈運梁主與周總管  
 時謝靈運拒之周人於峽口南築安蜀城謝靈運  
 橫引大索於江上謝靈運以度軍糧昭遠  
 命軍士爲長戟於城上謝靈運以度軍糧昭遠  
 因致兵攻安蜀城下之謝靈運梁主告急于周襄州總管  
 衛公直直遣大將軍謝靈運將兵救之還哲以其所  
 部守江陵外城謝靈運出南門使步出北門謝靈運  
 於城內以梯督城謝靈運直自人還哲與陸騰力戰  
 拒之乃退昭遠又決船謝靈運引水  
 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陵昭遠兵不利乃引還謝靈運  
 八月辛卯齊主如晉陽謝靈運九月乙巳齊立皇子恆  
 爲太子謝靈運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齊以廣寧王  
 孝珩爲司徒上洛王思宗爲司空謝靈運復以梁永  
 嘉王莊爲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謝靈運許以興復竟不  
 果齊亡謝靈運莊憤邑至於歎謝靈運乙酉上享太廟  
 己丑齊復威宗謝靈運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謝靈運





乙巳齊取周汾州及  
姚襄城唯郭榮所募城  
存數指之族子也  
拘小節以其父守節  
未蒙贈諡上表申理  
周主不許至於再三  
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秦大言曰臣事  
無道天子死其分也  
帝壯其言釋赦大將軍  
曰忠壯下罪立成  
何經無帝曰勉之勿  
帶不富貴  
光與周師戰于宜陽  
城下取周建安等四  
成擒虜千餘人而還  
軍未至郭榮主敕使  
散兵光以軍士多有  
功者未得財勢乃密  
通表請遣使宣旨  
軍仍且進齊朝使  
遣留軍還將王紫  
陸光乃駐營待使  
帝聞光軍已退心其  
是之  
令舍人召光入見  
然後宣勞散兵  
齊琅邪王儼以和  
士開權據魯等事  
儼不平  
二人相謂曰琅邪  
王眼光非尋常步射  
人向者戰不覺汗出  
今見天子事尚不  
是忌之乃出獵居北  
京五日一則不得  
無時  
見太后  
儼之徐太保中  
給官懸解  
儼中丞及  
京畿士開等以北  
城有武庫欲移儼  
於外然後奪其  
兵權  
治書侍御史王子  
直  
儼所親  
謂府司三司高舍  
洛中常侍劉辟  
儼曰殿下  
破城正由士開開  
門  
何可出北宮入  
民軍也儼謂侍中  
馮子琮曰士開非  
重兒欲殺之何  
如  
子琮心敬儼帝而  
立儼因勸成之

儼令子宜者彈士開  
罪請禁推  
佐文書奏之帝主  
了書而可之  
領軍秋伏連曰奉  
敕令領軍收士開  
何必要伏連信之  
發京畿軍士代於  
神虎門外  
入秋七月庚午旦  
士開依常早朝  
執士開手曰今有  
一大好事王子宜  
授以一函云有  
敕令王向臺因清  
軍士護送儼都督  
洛就書  
新之儼本意唯殺  
士開其意因儼曰  
事既然不可  
中止儼遂帥京畿  
軍士一千餘人屯  
千秋門  
使劉桃枝將禁兵  
八十人召儼  
反縛將斬之禁兵  
散走帝又使馬子  
珍召儼儼曰  
士開昔來寔合萬  
死謀廢至尊制家  
家戮為尼  
臣為是婦詔誅之  
尊兄若欲殺臣不  
敢逃罪若赦臣  
願還師歸來迎臣  
即入見  
帝使儼之數更  
帝又使韓長雲召  
儼儼將入劉辟  
在帝後聞之數更  
帝又使韓長雲召  
儼儼將入劉辟  
儼王身所安使王  
延字自西來  
曰何不入  
曰兵少  
止八十人今有  
數千何謂少帝泣  
太后曰有韓復見  
家  
無錄承別乃急召  
制儼  
光儼亦召之光聞  
儼殺士開擲筆大  
笑曰龍子所為  
固自不似凡人  
入見帝於承  
帝即

宿衛者，皆驍騎四百，持甲將出殿。光曰：「小兒輩，何足與交？」手即亂斫，云：「奴見大家心死。」步遣人走出，曰：「大家來，僊徒驛散。」帝駐車橋上，遙呼之，僊猶立不進。光執謂曰：「天子第殺一夫，何所苦？」執其子，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賜死，朕不忍。」帝遂指稍長，自不傳然。見久，乃釋之。琅邪伏車高舍，名王子宜，嘗駐蹕都督張駿，駿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有文武略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第誅之，恐人心不安。」相與策，亦曰：「春秋書帥。」於是罪之各有名。太后青問僊，僊曰：「馬子琮，教兒太后，遂遣使中，所以以絃絞殺子琮。」使大吏以中車，其家。八月己亥，僊主如晉陽。九月辛酉，僊以任城王潛為太宰，紹辛，紹有諱，移兵士死力。出使車族入參機，功卓望重，而推作品，琅邪宰相轉事後母孝，門塔肅，勳貴之徒，無能及者。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人，極瑛邪子，瑛明雄勇，當今無敵，其相表。珽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帝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鹽密埋珽間之。珽聞，公誅許叔。

友朋慶父。帝乃攜儼之替焉。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誅儼執之。元侃曰：臣持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事社稷，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幸太山，明日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不肯行。帝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承香殿，執反，援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尊兄。」執以袖裹其口，以反袖蒙頭，負出至大明宮，昇血滿而死。時年十四。葬之以馬埤於宮內。帝使醫治之，大石壓死十餘人，即捕入殿，責賜四男皆死。乙未，周遣兵屯化台，會招等將於洛陽。

以斛律光爲左丞相。十二月己丑，周主還長安。  
壬辰，邵陵公章昭達卒。是歲，梁華皎將如周。華戶  
過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旣失江南諸郡，吳則衡章昭達再攻梁江  
南諸郡皆爲陳所取，說式爲細。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望  
借數州以資梁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  
郡三州與之。五代志：梁武帝嘗與陳西魏置基州及章山縣，又竟陵其城南面梁置基州。今周以與梁者，蓋武寧之基州也。蓋  
周廢後周置平州。少時，昭細購昌黎縣，使就史觀郡音若。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制誥文石讀讀太元  
使食邑二千戶封爵公賜食邑同馬事  
勅編撰

陳紀五  
高宗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

已得士祀南郊中書監上為高宗皇帝

午上享太廟辛未廢主體所學子傳後楚京帝

以尉人志心又以讓紀李氏為齊帝后

月癸酉遣大將軍昌城公雲聘於突厥

李除小吏部賀正禮聘於突厥

普降為太妃

拜省吏部尚書為左僕射

為建安王唐寅為尚書右僕射

侍中祖瑒為左僕射

上轉瑒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

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

國寶由是得制三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太極殿觀立左右十二事

晉大將軍

周主深自貶

大夫陳季才曰

公宜歸

然非後所知

未幾免

朝例

之母

與南及古

七軌

神樂順和之子



習生常為青調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  
人所制乎許云風夜匪懈以事一人謂之一  
人謂天子耳卿對侍衛公不從還同為片金死  
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雖時君臣協和義兄  
弟勿多自矜矜疑文舉以白事事指心機凡以  
之風心公雖不知但為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衛公自性浮誇貪銀時意望大軍軍陣不俱快  
仲更清為大司馬汝部以權帝揣知其意以女兄  
長幼自任可以居下則由是相為大司馬  
平之聘女嫁之夏四月周書工部成公建小  
庚寅周書工部成公建小  
安以明自守子書公為太子書大赦五月  
野人水相賊陽王斛律光之書大赦五月  
又書山諸將曰書大赦五月  
書在明堂上書大赦五月  
日小人乃敢書大赦五月  
楊光南滿之書大赦五月  
如曰自公明事相王每在書大赦五月  
安和楊光南滿之書大赦五月  
因書自公明事相王每在書大赦五月  
所以提議也今此田神武帝以中常紳本加數下

雖皆怨之劉傳后無寵愛因問之光緒  
都督徵州刺史行書伯書今亦無治兵光緒  
張新修營寨其賊畏之謂之南口汗光緒  
武都張新修營寨其賊畏之謂之南口汗光緒  
極人臣性疏放不好營寨其賊畏之謂之南口汗光緒  
子貪嗜營寨其賊畏之謂之南口汗光緒  
請令人射獵口占之光緒  
余之嘆營寨其賊畏之謂之南口汗光緒  
實為士卒牛土亦有不入光緒  
都督徵州刺史行書伯書今亦無治兵光緒  
天明月長去光緒  
時令首領以貨物自給光緒  
書公謂臣也光緒  
也日明律界世人轉明月光緒  
也常以問光緒  
請問光緒  
行書以公無此理光緒  
可既自公無此理光緒  
是也然情太決會承相府光緒  
計運物令於此光緒

止。每遣使往督率武都所。以。除。呼。謀。仕。來。於。子。早。  
圖。事。不。可。測。帝。遂。信。之。其。河。共。以。人。心。亦。大。震。  
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  
祖。璉。告。之。就。召。光。恐。其。不。從。命。璉。請。遣。使。賜。以。敕。而。  
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州。幸。第。  
桃。枝。自。後。撲。之。不。仆。璉。曰。折。枝。常。為。如。此。事。  
以。弓。射。其。頭。而。殺。之。璉。曰。死。於。地。則。之。不。  
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子。聞。所。  
限。同。三。司。世。雄。職。同。三。司。恆。仰。一。司。一。司。一。司。  
祖。璉。使。二。千。石。郎。郡。祖。信。簿。持。光。家。事。事。事。事。  
祖。信。曰。得。弓。十五。實。射。箭。百。刀。七。賜。騎。二。三。三。三。  
璉。馬。聲。曰。更。得。何。物。曰。得。箭。杖。二十。束。擬。奴。僕。與。  
人。國。者。了。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璉。大。怒。乃。  
下。解。以。朝。廷。已。知。重。刑。耶。中。何。宜。為。害。及。出。人。  
尤。其。抗。貢。祖。信。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  
主。遣。使。許。外。斬。射。律。武。部。又。遣。中。領。軍。賀。拔。伏。厚。桑。  
驛。拍。斯。律。等。仍。以。洛。州。行。署。傳。射。中。山。楊。鳳。承。襲。代。  
年。歲。大。將。軍。射。于。林。校。發。定。州。驛。卒。擢。進。伏。屠。  
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  
門。璉。曰。較。使。官。可。疑。拒。出。見。之。伏。  
卑。執。而。殺。之。初。葬。常。以。威。滿。為。懼。表。顯。所。賤。不。許。臨。  
刑。數。日。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去。滿。家。常。使。三百。兵。

何得不敗及其五千伏獲世達甘肅甘肅世達酋特死  
元海共執兩政元海妻時令貢之錫也元海數以令  
背密語告班班才爲領軍與土特之海密言  
於帝曰事當漸人兩目又言豈可爲領軍因  
言班與廣寧王李順之統元海事必已聞帝  
帝特顧不能諱以實告之元海等然其明意又以元海所  
言元海與司馬尹子華等結其明意又以元海所  
世密語告令貢今貢出元海爲鄆州刺史  
班自是專主機衡元海等皆時時  
新賊竹符顯作常令中聖人持符出入  
直至永春封同御機滿決政事委任之重臣莫比  
科七月遣使如明八月庚午齊廢帝后  
斛律氏爲用人以任城王湝爲大司馬廣  
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  
領軍封輔相聘于周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  
杜果來聘上謂之曰若欲台從爾與宜以  
合從爾與言弊品之利必項城鎮宜持得之於  
常潘南使臣不取聞命帝病胡太后自懷  
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結其兄長仁  
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



唯願及斛律后廢陸令宣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  
胡昭儀方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水令宣結為姊妹  
令宣亦以胡昭儀寵幸夕降不得已與胡昭儀白帝立  
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己丑齊以七平王仁堅為衛  
軍令特許季夏為左傳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傳射  
癸巳齊主如晉陵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  
亥大赦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屬九官口齊悉  
免為民齊主居小匠師楊  
侯公等通平乙酉上享太廟  
立穆昭儀為皇后秋詔齊主曰昔有男為皇太子而  
身為婢妾者胡后有辭於帝不可離間今宣乃  
使人行服盡之仇胡昭儀之胡昭儀胡昭儀  
以卑后服御衣被昭儀昭儀又召諸寶帛及枕  
席器玩其非珍奇半昭儀方中謂昭儀曰有一聖女  
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宣乃以此人不作皇  
后道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  
胡氏為左皇后十一月庚戌周主如齊倫在長  
如還宮以穆公招為大同王壬申周主如齊倫在  
宮齊主長安已西都督已上其昭儀之丙戌還  
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以上其昭儀之十

后之立非陸令宣意令宣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  
曰何物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宣曰不可謂  
周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太后行多非義不可  
以制太后大驚呼后出立制其後遂還家齊主  
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教物以通意自  
是令宣與其子侍中穆提婆謀謀內外實官齊主  
敕無罪齊主一舉動必問穆提婆之旨齊主自  
太后以下皆受其指用提婆則齊主之旨皆足屏  
氣為大司空乙卯周主享太廟乙巳周以柱國田  
汗辛傳捨其子大羅傳而立其弟尸為代錄可汗  
錄以攝圖為副可汗統其車宜以其年得但可  
汗之子為生雖可汗在西天  
與之和親成給胡錦綵十萬段胡人亦更其為  
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胡人亦更其為  
賜之什錦益饒其下曰但使我在南胡兒常何  
王  
神武公寶新南齊公  
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  
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常深納之  
五年春正月庚子以武都南齊才君理為右僕射  
戊寅齊以武都南齊才君理為右僕射  
兵及內南齊密山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



漢書史記  
 文字曰新杜  
 多足為去人  
 昭續之事作  
 漢書名王  
 內北正事之  
 中中清助入  
 不可為今  
 里何山去  
 用相觀九  
 耶賜殿以  
 日一平一  
 多事者  
 夕乎  
 守德車何

于東郭其車西二時  
降令司同上  
自和士開明事以重之  
增政務涉人智  
陸令宣穆提議同員乃領御史中丞等伯律  
今勅主書王子冲執略  
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書又徵君瑜兄州刺史君璽  
百方排異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  
豫州刺史之職由是王冲不問日以後  
豫州刺史之職由是王冲不問日以後  
觀之士聞言者多不信學之謂其人於服之上與  
勸受賜等十餘事皆以書與之中留故子紀歸班侍  
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

賢不許遺人推也明也  
 中中書監段嘉言其子  
 凡所登進非私即舊  
 世成也於甲中  
 書也孝言無辭以  
 鸞共構祖珽逐之  
 頭以年山之  
 武士  
 及生  
 朝  
 之  
 明  
 計  
 威  
 求  
 而  
 且  
 外  
 宋







陰城降 庚辰威遠將軍劉桃枝克服山 辛巳擊殺克濟除城 廣遠攻濟南徐州克之 以廣遠還徐州刺史鎮其光 城中寂然反者不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 備垣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而往結陳向城 陣石射 反者先聞其自謂其必不能出忽見 之大驚提提欲令城陷不遠援兵垣且戰且守十 餘日反者負敗走垣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張 輔與曹參軍朱場 致書份等求其首曰竊以與午誠誠份廣為營 家清老 當塗已誅 平稱魏宰忠臣 琳當即亂之辰據方伯之任天聖懷德尚思江繼使 謹包青之志 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 王經之笑 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驚之人

客 十二月壬辰劉 首智還其親屬 劉義故會者數千人 別派河東郡有壽陽人 王給報報車以報之 以備為先 壬午任克 州刺史周民入朝 前升以江北 將兵應之 升新之 於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 己巳所土享太廟 月壬午既日有食之 丁酉周 齊州州行 齊州人心





尉遲運為大將軍賜資甚厚丙申周主復如雲陽  
癸丑齊主如晉陽甲辰齊以高勳為尚書右僕射

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冬十月丙申周遣  
御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愷來聘武成元年增聘上四人

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還長安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右僕射度支尚書

孔奐為吏部尚書瑒之子也瑒字伯玉時新復

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政事其功降附與識鑒精

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

叔陵屢諷有司求為三公奐曰衰章之職本以德舉

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言世祖之子奐曰臣之

所見亦如聖旨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為殘虐

文宣伯之為人齊主聞之鎖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

州何事最樂樂音洛對曰多聚蠟於器置俎其中觀

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浴斛

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

此定州浴中

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為齊

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讎不可赦

帝不忍明誅使寵胡何猥薩與之手搏搯而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實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勳大史石諱議大史  
學賢殿脩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二千五百戶封贈加賜紫魚袋司馬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宗宣學帝中之上

太緯七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登內周主如周

乙亥左偏科

北

丙戌朔日有食之戊申庚戌下丑高橋等大城

生有誼遊吟不羈早朝

十日非龍私昵拜未嘗交

人今考友品

公令其子孫世世守之。其後伯子孫路陳大指無忘

皆寶衣玉食。一榻之費。至百萬匹。頗爲新巧。朝臣夕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

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暉作寒具以

燭爲深雪，傾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

中宣也。余有以異。冠盜乃自賊。扣喻多設。豫以纖陳。

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怒天子

立食兒付帝自衣縫樓之服行之其間以

又寫梁武帝諸城使人

衣黑衣攻之帝曰師內食花蘭

任陸令直提舉高阿那助韓長策

各引見事處位官已封其女

以胸臆爲忠諫政者已傳爲百世之壽時用

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寇人官如婢等盡

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引府千餘

人備軍  
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

人乃全其性。及雖亦有傳。而郡君之號。有傳。雖終開

六十六

卷之十

[illegible]

萬曆二十九年







壬戌以王暕為尚書左僕射。暕太子詹事吳郡陸績為右僕射。庚午周主還長安。

八年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涼川。乙卯還長安。甲午復還同州。甲寅齊大赦。

子巡撫西土。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士軌。

才伯復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三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四月乙卯復如同州。己未上幸太廟。

周主幸太廟。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而無圖瑜之寶。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奭。謂瑜曰江有潘安之華。

之與矣。曰江總文雅之士。今幸太子文華不少。帝曰即如卿言。當居此矣。曰都官尚書王褒世有懿範。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王泰之子。不宜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為詹事。抑教之曹孫也。

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績為左僕射。帝欲以孔奭代績。績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為右僕射。克之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

椒官周利州刺史紀干康。除有異謀。可錄。裴融諫止之。廣殺融。而房嗣康死。丁巳周主如雲陽。庚申齊宣王薨。辛酉齊深廢事。累朝常參。

已其餘皆廢。仲中開府儀同三司尉繚。幸卿莞。舉之子。周主還長安。周太子伐。叶谷軍至伏候城而還。

王筠等。皆預亂。軍還。千斬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失德。筠等皆預亂。軍還。千斬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

仗太子及筠等。仍除。筠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誅。時可憐。天下太子伐。召。因曰。下何兄孫也。進止與。臣無異。則降。憂。不得休息。以。

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和。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作。每月奏聞。太子。

長帝威嚴。情。修飾。由是湯。見不上聞。王。太子必不克負荷。









而攻之其勢必擊則主從之執其子曰余得晉州為  
半而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憂後  
安得為我守之  
諸將請兩道關本曰賊敗走卿等若疑賊將  
復往諸將乃不敢言矣丑子汾水關而主入晉必  
不知助之申實大秋與主問計於劉臣皆曰宜  
內以恩役以財民必效死矣皆欲以安社稷  
自守其期

然不可常不常則有異同  
守十餘人而奔別軍則主村實多自守而別  
所部兵向一萬守其地  
劉主引軍向洛陽則那駘望風而走劉主事攻洛女  
些攻之有軍士告阿那駘引西軍與主令侍中斛  
斤即駘駘年即以爲害運子侍中阿那駘腹心復  
以阿那駘反阿駘又以爲害阿駘之乃即與主結安  
以討回北胡州  
太子於北胡州內臣劉主出與王事會於介休  
劉主將與同二司建軍舉城降以爲上柱國

封邵公  
丁巳明帥主晉陽與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  
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據山西兵  
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以陛下爲  
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  
遂以主計已成王不得報沮  
門而出欲奔突厥臣官多散  
郎叩馬諫乃回向那駘唯高阿那駘等一餘騎從  
費率土庫斯爾城王亦遣使分兵數千人與俱  
得西奔州刺史今黃白殺家屬皆殺沒則三以提  
德爲并州刺史

時日見與中將者相繼  
以得書計工簿與安委任及卿等理諸司成  
歸向書唯二書不與更名一省  
事建官于中書令常典二省世衛與白與領度支  
與高阿那駘有隙阿那駘潛之與主故侍中斛斤  
卿與知騎兵度支  
自以有習舊事爲宰相所輕竟其  
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  
屏府  
之王公卿士俱推過  
今既承寶位大赦改元

信昌以晉昌王唐崇為宰相而昌王其多豐傲顯沐  
陽土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備同二司韓骨胡等為  
將帥教讀實文之子也  
不召而至者前使相嚴莊字晉府莊及後宮美女以  
賜將士  
臣以莊軍使周得并州不欲安信得之左右曰理  
然莊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編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  
莊宗見女子亦愛之  
申將士入郭則師圍晉昌四合如黑雲  
安傳王莊宗命其多豐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  
阿十子段暢扣城東自帥衆拒莊宗王事於城北  
莊宗新如前如後使如代人常笑之至是書大槍往  
來督戰  
千騎奔圍中周主攻軍門降晉昌入之進焚佛  
寺莊宗勸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奮爭門相填壘  
塞路不得進周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  
周主左右時盛自投無路承御上士張壽寧馬  
崎嶇得出  
城東道既南  
傳得時已四更  
亂兵所殺使於槽尸中求長鬚者不得  
人既獲入坊飲酒盡醉莊宗不復能辨  
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

文忻勃然曰陛下自克晉州非勝至此今鎮主奔  
波就東晉實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威昨日破城將  
士輕敵實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敵中  
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弄之而去齊王惠柱國  
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感言城內空虛周  
主乃駐馬鳴角收兵餉頃頃復振  
辛酉日還攻東門克之莊宗勸力抵走至城  
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莊宗勸曰此人手何  
敢迫乎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豈為百姓來  
耳  
之  
於周  
初編  
主號  
使者  
郭伊  
事還  
以還  
道如  
道奉  
行戰  
怨者  
典刑  
乃請  
而赦  
之以  
成其  
私名  
則笑  
矣亦  
非公  
義

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  
 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按新羅之入  
 土門者任城王湝之弟也。揚聲趣奔州。獨孤永業  
 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隘口鼓行逆戰。臣請將京畿兵出隘口鼓行逆戰。  
 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抗慨  
 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  
 受言。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  
 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  
 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  
 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  
 太子自土門道還。時宦官儀同三司荀子溢  
 猶恃寵縱暴民間。雖縱鷹犬搏噬取之。勦執以徇。  
 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勦曰：子溢之徒言成禍  
 福獨不慮後患邪。勦懷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正坐  
 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  
 所恨。勦岳之子也。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  
 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  
 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  
 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  
 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

血刃癸酉周師趣鄴。齊主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  
 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  
 所從是時人情惶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  
 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齊主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  
 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  
 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  
 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  
 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  
 事禪位皇太子。齊主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  
 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學士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龜蒙紫雲翁同馬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七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即皇帝位  
牛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兼多書散騎將軍大將軍府相順  
謀伏兵千秋門新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  
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  
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還軍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  
珩若破字文為送長安反亦何損國家事以  
今日之爭猶如此情忌邪高祖恐其為變出孝  
珩為濟州刺史  
拔佩刀斫柱數日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  
長樂王尉世略出金口登高阜西望遙  
見軍鳥飛起是西軍旗幟也遣比至紫陌橋不  
敢回顧世略之子也  
侍郎顧之桂中書侍郎蘇道衡侍中陳侯信等勸上  
幸往河外募兵

街孝通之子也  
上皇后自鄆先歸濟州  
自鄆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辛卯上祭北郊  
子辰周師至鄆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  
周師奮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餘東走齊使武衛  
大將軍慕容二藏守鄆宮  
齊主引見周師入齊齊王公以下皆降  
齊之子也  
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賜酒鍾遺之  
齊前鳴鼓不戰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  
其妻妾欲數之曰汝有死罪二前自晉陽走鄆  
妾奔故不孝也  
力內實通於朕不忠也  
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  
齊主長樂能安生博通五經  
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算備必將見我俄而  
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  
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  
尉論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  
史字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  
即留







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  
乙卯周主自鄠西還三月壬午  
周紹山帝諸軍各舉明經新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  
卓爾不羣者不拘比數  
周主之  
猶引相贊也  
格與京師州刺史傳伏伏不  
惜論人以伏爲仁臺右軍射國主既克并州  
上將軍武鄉公侍身  
今其子以  
伏不爭謂有實曰事云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端  
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難痊願捷斬之以令天下周  
主自鄠還至晉州遣使阿那肅等百餘人臨汾水召  
伏伏出單騎水見之  
問至辱今  
阿那肅曰已破擒矣  
伏仰天大哭群衆入  
城聽事城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  
居主見之曰何不早卜伏  
兄弟曰臣一世爲臣食鹽糲不能自死者見天  
地間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豕骨醢  
伏曰骨髓肉蔬所以相付得乎使宿衛授上  
儀同十將軍命之曰某亟與公高官  
然歸所省  
心勤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阿那肅得何  
賞  
奉曰兼一婢授特進永昌郡公  
周主謂蘇綽曰昔三年秦虜決取河陰正爲傳伏智  
守  
城不可計遂會軍而退公當時實功何其薄  
也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殺其王公  
於後車輿陳噉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驚

戊申封高麗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  
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麗宗族亦自持  
觴欲仰學其舞齊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  
十人德林以爲之帝從容謂德林曰我常日自聞李德  
林名惟見其爲齊朝作詔書修職  
謂是天上人言今日得其神使神武公始宜  
封曰  
臣聞德林爲齊王晉瑞可以德  
感不可力致德林爲齊王晉瑞可以德  
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己巳周主享太廟  
五月丁丑周以雄王倫爲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爲  
大司徒鄧公據爲大司伯鄧公據爲大司  
司馬公據爲大司馬爲大司伯鄧公據爲大司  
空己丑周主祭方丘  
會經清信舍仁雲和思齊諸殿皆皆公據專政時所  
愛事窮壯麗有餘清廟  
臣光  
又詔拜鄧諸殿皆皆公據專政時所  
曰周主在可謂善處驛矣  
臣光  
賜而食儉  
六月丁丑周主宴於太廟  
臣光  
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之於四方

太極殿自官素服。同人譔溫公高諱與宣州刺史  
權揖要謀反。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罪之高  
延字陽義。被拉而不肯。以傷憲口而死。唯維等  
仁義以濟。吐仁雅以暗疾得免。皆死於命。其  
餘親屬不殺者數配西土。皆死於命。其  
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解斯。皆死於命。其  
氏連苗。苗兵齊不言。苗族之乃爲尼。皆死於命。其  
十一月壬申。周立太子行爲道王。兄其德王。  
發西周遺上。大將軍王。將兵徵徐州。初。同人敗  
獨師於晉州。軍驅逐北。齊人所奔。甲仗未暇收斂。  
升之孫。河鐸爲主。出。他盜而有之。仍立劉爲  
帝。改元石平。周人既克。關東。將討。諸胡。鐵。欲  
其。其穴。齊王。惠曰。步落。播種。鍾。既多。又山谷。  
第王。帥一。衆。未可。盡除。且其。爲其。斬首。皆加。勳。擢。周  
主。爲之。以。應。爲。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不。  
馬。也。分。道。俱。進。以。鐸。分。遣。其。重。天。柱。守。河。東。糧。支。守。  
河。西。據。險。以。扣。之。事。命。鍾。士。舍。擊。天。柱。  
滕。子。瑒。擊。鐸。支。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歸。  
周。師。爲。之。餘。衆。皆。降。周。紹。自。永。熙。二。年。以。來。  
東。土。之。民。掠。爲。奴。婢。及。克。山。陵。之。日。見。人。溺。爲。奴。婢。者。  
及。沙。散。爲。奴。又。紹。後。宮。唯。曹。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









因宦者妻之於是樂運與樹結朝堂陳帝八失  
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儼同以上  
女不許嫁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  
出所須聞奏多附官官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  
嚴前制其五高祖新難爲朴崩未踰年而遽聘奢費  
其六極賦下民以奉鮮陽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  
治其罪其八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語  
詠善道  
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  
臣恐懼更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嚴數曰既洪  
同死人猶願之一況比于乎  
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  
以廢聖度帝頗感愜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  
所奏實爲忠臣賜卿食而罷之癸卯周立皇子蘭  
爲魯王一甲辰周主  
東巡以許公宇文善爲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陽立  
魯王蘭爲皇太子二月癸亥上耕籍田  
周下詔以洛陽爲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  
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大府於洛陽  
周徐州總督王軌聞詔用事自知及稱請所親曰  
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  
此州控帶淮南鄰近強寇欲爲身計易如反  
掌但忠義之節不可棄違泥荷先帝厚恩  
豈可以獲罪嗣主遺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

萬千載之俊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曰我  
卿杖履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九  
帝使內史杜廣信執州殺元嚴不自  
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曰汝欲黨烏丸  
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  
執邪嚴曰臣非黨執正恐帝曰汝欲黨烏丸  
聞賢擇其面帝曰汝欲黨烏丸  
知皆爲執帝曰汝欲黨烏丸  
主之爲太子也上杜國於運運爲宮正  
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  
高州所親持太子疑其同謀及執死運懼私謂李  
伯口吾使必不免爲之奈何  
從地下有武帝高祖也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  
實事人本狗名義而不入死焉可逃  
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督  
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軍小所  
謹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臣以此爲罪是所  
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  
甘心帝人愾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  
時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帝遣使執州殺之  
突厥陀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  
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  
不從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蘭大赦改元大業





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電威開遠將軍品並第七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鎮白下後六百石戊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荆郢巴武置郢州巴陵郡置巴州武陵郡置武州己卯周天元還長安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貞毅班五德將軍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上云其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五代志永安縣城縣陳置定州其地時已沒在周發兵將擊法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爲儀同大將軍順州刺史五代志漢東郡順上遣將軍樊猛濟江擊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降於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齊人皆竊議欲叛還猛從官翻又音如字若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爲然引兵急趨之又音如字法尚陽爲畏懼自保江曲江曲江戰而僞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沒者幾八千人魏居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院脩撰兼崇文閣直學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八

高宗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廟

戊戌以左衛將軍任忠為南豫州刺史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釋奠

且迎千金公主

制為天制教為天教

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后為天元聖皇太后

司馬后賈稱皇后

元之從祖兄也

邊氏蜀公迥之孫

之西而淫之

其諸父為主

先告孝寬

孝寬營

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

立亮弟永昌公椿為杞公

前驅式道候為三百六十重

應門至於赤岸澤

馬十上稱警蹕

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遷長安

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

伏如男子

辛亥之

太學博士西城何妥以甘帝壽四妃虞舜二妃先代

之數何常之有

帝大悅免產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士教惟五

四太皇太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太后一人於是以陳氏

為天中太皇太后

又造下帳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

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

又以五路

步從

又好例，即及碎瓦於車上，御其號呼以爲樂。  
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瑒卒。  
己巳，周天元初大順，己卯大寧，壬午幸仲山，所  
女，瑒妻作樂，迎候，瑒妻又幸。  
五月癸巳，以尚  
書右僕射安王伯恭爲僕射，周揚后性柔順，不  
昭，四皇后及嬪御，咸當而仰之。  
加，其後止，許，然色不，  
天元大寧，後，  
後母楊氏，  
後父大前，  
後曰：以，  
之堅，  
學，  
子自生，  
著公，  
後，  
請元，  
爲，  
總，  
有足，  
幸天，  
素以，

由，  
入，  
後，  
夫，  
連，  
事，  
子，  
不，  
中，  
明，  
受，  
生，  
王，  
之，  
本，  
之，













賊敗走。金寶獲其糧而歸之。將軍大敗走保鄴城。  
 李寶擊之。寶曰：「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先遣。子孫皆為鄴城。破也。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上。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引。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事。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相。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頭。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將軍。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子。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六十八日。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仲文。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鄴城。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曹州。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文。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東。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便。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中安伯代人賀正，子孫皆

金寶官蜀公。令賞賜將士。金寶人皆喜。仲文  
 出。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曰。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仲文。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為。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使。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分。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謂。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二。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戰。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乃。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事。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之。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漢。仲文執之。連取金寶。將多。仲文



南陽三軒縣之樂大併之舞四余戶以居五結壁以登六虎黃三百人七鼓鉦各一八影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九拒絕一而主贊焉  
堅受王爵十郡而已辛未殺代嬰王達滕聞王遁及其子而殺二王亦皆加以惡語雖法不勝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規爲大司徒是歲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綱目之充  
賢卿備指擇陳京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  
封錫

高宗皇帝下之下

大建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左  
僕射吏部尚書實惠為右僕射兼樞密之弟也周改  
元大定二月甲寅廣王始受相國百餘九錫

后世子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兼中書令  
宜以今月甲子慶大受命

太子太傅李繼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質亦  
封之於其屬主下詔選別宮甲子命兼太傅紀公

格奉冊太宗伯趙德寧皇帝禮成禮位子漢

隋主冠衣冠

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

南郊... 遺少軍寧元奉矩代太子勇鎮洛陽  
... 女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  
主除周六官  
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

御史鄭水二臺  
左右等十二府  
太常寺十一寺  
以分司統

又置上柱國千戶督十一等勳官以勳勳  
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  
以加文武官之有勞者改侍中為納

納言... 相國司錄京兆府內史令乙丑追尊  
為武元皇帝  
相國內郎李煥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

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太尉趙德寧為尚書右僕射



吞江南之志聞將帥於焉頌之謂主有吞  
 拔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凡所以太子少伴鮮威氣  
 納言度支尚書以爲己任至其意威試役務從輕簡  
 國用不足創任知法頗重初蘇軾在西湖以  
 今所爲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終之君子誰能死  
 之威聞其言足以爲己任至其意威試役務從輕簡  
 廣主之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顯參事  
 劉政謂主有吞帝書起一人將殺之威入關進言帝不制  
 將自出師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遽止  
 帝賜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  
 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拜華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  
 夫本官全如故治書侍御史安定縣縣以威兼領五  
 職安寧聖廟聖賢自代之心抗者壯威  
 帝曰新威調分於彼志存遠大何遽止之  
 出謂朝臣曰威威不償我並以揚其言我不得威威  
 何以行其頭揚棄才謝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  
 化非威之匹也威主事觀世而以四時宜易屈  
 哉威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  
 威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

[illegible]

謝坤陽原封殖子諱。高生苦之卒幸以歸王。爲益州牧改封蜀王。宣徽諸之孫也。  
 以上三國長孫暨元景山並爲行軍元帥。  
 入寇命書不復射名籍隨節度將軍。  
 所錄四等民間射名品各衆。  
 皆由好皆有周郭。輕重子思主史之更錄五時。  
 每一千重四片一亦是集古詩乃以錢。  
 買博於關不命權者得官詩天之自是錢幣始貴民。  
 間便之。隋鄭師以上柱國蘇實錄曹厚師自以。  
 被誅平道土。身新福。人年命。其母兄。  
 爲檢所告以爲聖說釋又與母子。  
 由是皆名隋主下紹曰。  
 留之於世在人爲不直之中制之於願入地爲。  
 不平之鬼有罪如顯無所置。宜賜以孝經。  
 令其執讀仍遣廣府并居。初周法比起齊懷憤而。  
 不要隋主命高羅師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  
 更加修定。  
 取其折力。神嗣修者十餘。  
 人凡有疑難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多難及陳法。











己巳立紀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尊  
皇土叔儼為尊王叔儼為尊陽王叔儼為尊巴山王  
叔儼為武昌王  
三月己巳以尚書左僕射晉安  
王伯恭為湘州刺史  
四月庚寅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維頭  
山  
丙申立皇子承慶為太子  
五月己未高祖引突厥於維頭  
州  
入長城  
公于翼卒  
乙酉上封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  
哭厥又  
長安城制廢小又宮內多妖異  
以初受命之夜與城  
且通直  
必有遷都之事且營此城  
水皆鹹肉不  
上黃請  
太師人望復抗此境無不可

高祖等創造新都於前首山  
有巧思指營新都監  
大赦 九月丙午設無學大會於太極殿  
身及乘輿御服  
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勇屯并城  
乙酉隋遣心源公廣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  
大將軍韓仲色帥兵三千  
大將軍韓仲色帥兵三千  
四圍抗拒  
士卒以  
廣慶則身  
回授一子  
管叱利長  
上柱國李崇  
縱兵自  
化安六  
沙鉢略





要領內史令... 壬申隋以尙書右僕射... 詔曰生者周齊抗衡分判諸夏... 國周人東寇恐齊好之深... 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遠安否... 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故非... 感與資而爲賦節之以價不... 有餘因入賦之物如賜將士... 爲耕織清海制勝成策存心... 大定之日比取國之時垂昔... 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 有... 諸將小行其策合有降者... 之利軍勞月橋之拜... 分八道出東擊之... 可計過於白... 已卯與沙鉢略... 諸將多以爲難唯長史... 沙鉢略與之... 治軍中而遇其軍中無食... 加以疾疫死... 實軍實軍水救於突厥... 不能收庚辰... 賈軍又遣人勸其腹心... 爲其麾下所

殺... 己丑野州城主張子讓遣... 使請降於隋... 以和好不納... 辛卯隋主遣... 某散騎常侍王劼來聘... 癸巳隋主大宴... 突厥遣使入見于隋... 隋改度支尙書爲民部... 都官尙書爲刑部... 僕射判民部工三部事... 五月癸卯隋行軍... 那度以乙巳梁太子琰入朝于隋... 辛酉隋主祀方澤... 定帥九德首步騎... 計利拒於高麗原... 爲戊辛... 名兒而人... 罪而殺之... 引軍而去... 河波曰攝圖... 乃突厥之取也... 日勝爲衆... 歸阿波... 能禦之乎... 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



賢良 十二月乙卯 帝召叔堅囚于西省 叔堅對曰 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報爾耳臣既犯天憲罪 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夜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 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以上桂國寶案定為右武衛大將軍案定更為主 帥安城公主也隋主欲以學定為三公辭曰衛霍 郭若少自貶損不履帝位帝乃止 帝以平德功大 以時事草創了許帝不許帝斷獄教誨主後 以時律尚嚴密故人多罪又教獄成主弘等更定 勅律除死罪八十一條又罪一百五十四條使杜等 十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 目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安會唐尚書是歲詔西自隋陳東至衛 水次十三州縣丁運米 又於南州置黎陽倉陳州置平倉 賈通食

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刺史多任武將 武與二十八將拔荆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 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子雲杞外刺史 千子前任趙州 百姓野之曰老禾不 其所長治民治業非其功解 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彼 損殊大 晉之千子竟免或見上 諫多有煩碎上疏 為最甚其請欽明 於水賢過於任使比 疲勞不由官署罪不 出乃至營造細小之 酬答百司至乃日忘 以文簿是營取輕賦 經國大事非臣下裁 實成所以見聖體無 風俗每正月十五夜 邑愛及外州縣以正 聖明遊鳴鼓昭天

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間貴賤男女混雜縈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此則元帝  
失後之畜也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  
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卽禁斷此則元帝  
嘗然革之乃所謂棄之十也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教太常禮樂充集賢院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貳萬貳千貳百戶司馬步

陳紀十 倭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長城公下

至德二年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己巳隋主享太廟辛未祀南郊壬申渠主入朝于隋服通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服通天冠絳紗袍渠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並拜阿彌

命子幹勸民為保境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暴虐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虞帝從之以子幹時習邊事丁巳以爲榆關撫管五月以吏部尚書江革爲僕射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秋七月丙寅遣散騎常侍謝舉等聘于隋八月壬寅隋鄧恭公薨歲辛乙卯將軍夏侯苗請降于隋隋主以通和不納九月甲戌隋主以關中餉行如洛陽隋主不喜詞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瀆上書曰魏之三祖文華雖盛其體尚輕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魏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遠隔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雖茲權士陳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兆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尙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璵等  
人侍上封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卿客上每飲  
內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卿客共賦詩互相贈答  
其尤寵者被以袿服宮女千餘人習而歌  
之分部其曲有玉樹春庭花臨春樂等  
大略皆雜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歡自夕達旦  
以此爲常張貴妃名耀華本兵家女爲韓貴嬪侍兒  
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長七尺其光可  
鑑長性敏慧有曲影進上詳華每瞻視賜賂  
主顏色引掖者宮女皆宮庭使之雖言其善又有罪  
罰之者上必爲之哀憐嘗置酒吧於宮中聖女巫鼓  
舞上意於政事自司時表並因宦者擊曉兒李萬度  
世清上倚障書  
紀於膝上其決之事終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修飾  
紀必先知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  
中外內外結綰多時纖纖不注  
以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  
臣有不從者因而溺之於是孔範之權重於四方  
大臣執政皆從風罔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  
姊妹上每聞過失每有小事孔範必曲爲文飾  
掩其賢卑由是寵遇倍深言辭計從聖臣有諍者輒  
以罪斥之中書舍人鮑文慶頗涉書史書事上於聚

宮聽敏繼記明問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  
是大破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  
賜車馬餘皆贊等  
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辨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  
帛局卿嘗言人客卿有口辨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  
帛局卿嘗言人客卿有口辨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  
卿奉讀不問士庶並貢闕市之征而又增重其價於  
是以陽奉則爲太市令暫替焉爲尚書金倉都令史  
本小吏考於簿領職事不辜然皆不達大體督責甚  
碎繁故無暇顧十民味其客卿抑督之每歲所  
入皆於常格數十倍上大喜益以施文慶爲知  
人  
自謂文武才能兼及  
將起自行伍  
所知上以問知文慶文慶曰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  
贊之  
史非任吏部曲以即範及擊僧由是文武解體以至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午引脩五壇新成百卷成后詔行新禮  
月戊午朔以御書在儀射高顯爲左領軍大將軍  
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遠之子也  
在州食飲朝廷以太僕卿李暹代之



被誣字... 應沛子孫... 廟大... 宣... 總... 損... 使... 如... 行... 安... 尉... 復... 大... 隋... 以... 入... 丁... 丙... 王... 庚... 三月己未洛陽

男子高... 朕承天... 近代帝... 夏四月... 立... 裴... 洛陽... 之召... 桂... 懷... 州... 其... 同... 帝... 傳... 始... 皆... 射... 萬... 文... 顯... 五月丁巳

也帝嘗之而不能從。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陽。外以秦王後爲尚書令後妃崔氏生男隋主喜謂此兒官宜必書內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貴。人往賀之文博曰實而之設功過於存今王紀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隋有懷之夢矣以南書傳射江桓爲尚書令吏部尙書謝世爲僕射。十一月己卯大赦吐谷渾可汗高昌在位百年。子格太子智識執奇呂而降。請兵於隋邊更牽外總督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許太子諱俊爲今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詔爲太子。疊外刺史李。其暨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王訓傳言時都落獲五千戶降隋遣使詰問請兵迎之。隋主曰軍賦屈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是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諍爭。可將漢非法受不孝之名焉天下皆賢臣各爲其事卽解朕心。鬼王既欲歸時唯獻鬼土爲臣子之法不可違還以馬助送脫事。鬼王朝乃止。

隋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癸巳隋主幸太廟乙未隋帝詣外戚貢士三人二月丁巳隋主朝日于東郊。

聘于隋。隋主遣丁男十萬餘人脩長城二百里，而罷之。四月，突厥入關山，逼滑以通運。突厥少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請封於代代之王。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既到，再拜受命。沙鉢略尋卒，隋主遣太常寺卿沙鉢略侯以具子塔婆婆賀賀使迎突厥侯將立之。突厥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今欲以子繼父，恐違先王遺教。」遂令立其弟薩護。薩護即位，遣使謝罪。隋主遣使慰勞之。

生之命隋主下其續



樂安公元諸請就傳景首武陽公李齊請生取  
 入朝何如景對曰若突厥肯歸以不百餘隋主謂長孫  
 思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數恐非招遠之道不  
 如兩存之左僕射事類曰骨肉相睦教之義也宜存  
 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甲戌隋遣使散騎常侍楊  
 同等來聘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己丑隋遣昭王那辛八月隋主遣使入  
 朝隋主以其使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  
 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衛公崔弘甫將兵戍江  
 陵軍至都下  
 丁未主叔父太傅安平王毅所荆州刺史襄饒  
 王暕等恐弘甫襲之乙丑遣都官少卿十君公  
 詣荆州刺史官黃保覺紀請降九月庚寅紀  
 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等驛之武男女十數口車  
 資隨主聞之駭異武  
 左僕射事類安等遣民中守世宗各給守  
 軍十戶拜梁主琮上柱國詔梁主  
 冬十月隋主如同州安身如  
 最嚴高祖有集同司東楊州刺史龍鳳吳州刺  
 史  
 甲午隋主如涇州親同故社  
 戊戌遣長安  
 是不從隋主自同州赴書理之山讓伐陣之  
 計及還余馬士舉鞭笞持以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



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惡之  
之徒又於外助之帝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  
害從容言之更部尚書韓瑗順旨韓瑗言  
屬色折之以意太子國家儲副儲光宅心腹是何人  
輕言廢立帝幸從韓瑗夏五月庚子  
廢太子胤為庶王立楊州刺史始安王深為太子  
胤弟胤之子也深亦聰惠有主操  
容止儼然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聞有  
書諱胤即用重為尚書僕射帝遇沈后奔避張貴妃  
專後宮之政后潛然未嘗有所忌怨身居儉約  
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弊絮經史及釋非為事  
數上書諫帝帝許廢之而立張貴妃會  
國亡不果冬十月己亥立太子為為與郡土己  
未滿置淮內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  
令帝遣使徵騎常侍王琬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  
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  
廣王使河公楊素皆行軍元帥廣出大  
合幸永安州刺史王世積  
史劉仁更出江陵吳州刺史王世積  
出江陵吳州刺史王世積  
吳州刺史王世積  
凡將管九十兵五十

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清海西拒巴蜀  
每橫橫數千里以左僕射高顯為晉王元帥長史  
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高顯  
支度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  
乙亥至定城無所獲十一月丁卯隋主親統將士  
軍叔榮為新昌王叔臣為太原王隋主如河東  
十二月庚子還長安突厥何可汗西西  
中流矢而卒何可汗立西西  
顧何可汗立西西  
官何可汗立西西  
可何可汗立西西  
分王何可汗立西西  
傳二世國之安危在所委任以江江  
酒拔小人文委以政事任任  
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而大而大  
小量其甲士不十萬西西  
之則勢而力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帝卷之  
勢事在不疑然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  
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不乃乃  
督諸軍屯漢口為上為上以以  
都督巴峽江江以以  
下三峽軍軍以以  
尾軍軍以以  
一軍若書日下船船以以



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  
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  
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所謂數夫背父妹夫及甥當時必有主名而史不詳起隋書作名王叔故本編補  
王亦用漢書語昔河南王移茲哀卒隋主令其弟樹歸  
襲統其衆移茲哀降隋見上卷高宗太建十三年哀滿侯朝卒于恤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韓敘之疏議充集賢殿修撰攝理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戶四百戶紫衣金魚佩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一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陳主叔世宗薨大器四宮

主徐子建覽啓會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

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陳主下詔以大率降歸解羅郭蠻蜂蠻有患宜時掃定



人欲臨中擇之曰老夫尚降請何事陳主謂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退唯尚書僕射會事在殿中尚書令江掾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會事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相愧陳主謂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遺盡陳主謂僕射曰要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卿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漢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而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後宮人十餘出持言事畢將自投于井事苦諫不從後胡舍人夏候公顯以身敵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車人視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娥同車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子季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通侍側而而入深安坐旁之曰陳主戎旅存乎不至勞也軍士咸致勤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明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事城失守相帥出降陳主賀若弼非勝王變避苑陳主會稽太守督餘兵苦戰不勝所殺數百人會日暮乃解曰而事敗耳陳主謂弼曰我身不能救國何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歎歎陳主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張夜燭北掖門入聞陳擒虎已得肆奴輩呼視之奴輩皆懼走于殿梁









可專行籌畫九重之餘謂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萬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舉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謂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書讀上之曰謂為勅授平陳七策帝弗省謂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裁家傳謂位尊歸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終家之珍玩不可勝計謂婢妾卑羅綺者數百謂時人榮之其後雲蓋來朝謂上謂之曰女聞江南有神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至殿前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神國天子者擒虎屬色顧之笑要悍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曹思高顯於上上怒皆黜之謂初隋文帝因謂韓曰侯孤公卿也每被唐學餘然各明初類父實為楊孤信條佐錫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謂後漢書云安公元年性豪健自氣謂心直上同學其相愛及即位累歷顯仕諸奸排抵不能取媚左右與上柱石王通等上疏言上稱疎之或告諸與從父弟上聞將讓同三司旁臨澤侯田寶寶上大怒上問司二司所語等謀反下百司案驗密訪今所請物竟清以斷已疑又諸書山帝同謁上詐私謂旁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手濟筆氣旁曰彼似猶狗走矣不如我輩有福隋書上大略諸帝嘗坐並伏錄

六月乙丑以州縣清鄉為納言 納言特頒  
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 納言使謂太子以傳使  
而討名山明言而上下帝非使使聞而令初帝  
召其親宜即其地 左衛大將軍楊王雄貴親  
威以高顯而制錄或稱為四貴相實容下士  
納言領事 上見其得夢 納言之不欲其與  
八月壬子以雄為司空 實為之權雖無雄乃  
杜門不進賓客 納言 帝踐阼之初杜門  
公 納言清正指學銘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  
之 納言士可安等議之權年不決 納言言古樂十二  
律所相為宮各用七聲世其能通 納言言古樂十二  
律其聲始得其法惟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松  
大樂所奏例皆乖謬 納言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  
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 納言

與邦公世子蘇勣議其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  
昔非鍾磬一制可定焉 帝不悅 帝牛弘不請  
何安目 帝何憊反不 帝鍾磬常欲月增其事  
乃乃鍾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及七調 帝乃  
須各立明書 帝欲令各造樂侍成 帝其音而從之  
安樂樂成 帝見易見 帝乃請帝得樂試之 帝  
云黃鍾最人君之德及黃鍾之調 帝曰治府和雅  
其德我心會安因奏止用黃鍾一言不假 帝  
傳之時又有樂工黃寶常 帝曰此黃寶常  
為黃鍾調成奏之 帝召明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  
也帝不悅 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  
寶常造黃鍾其聲卑下 帝謂二律相若 帝  
不可勝紀 帝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 帝  
寶常言多排毀之 帝雖允之 寶常言父戚方用事凡  
言樂者皆附之而輕寶常寶常言為戚所抑 帝不  
信及平明 帝大宴 帝命江左樂工帝令鼓琴之  
數曰此華夏正聲也 乃同五音為五夏二律皆歌  
內十四調 帝用之 帝  
仍詔太常卿黃寶常以事之  
時天下既食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言中國舊音  
多在江左 帝  
前京外得律 帝  
今平陽外又得  
其後魏之樂及侍用所用雜有舊書之聲皆不可用

請遷傳之冬十二月紹興許善心據察及通直郎  
盧世基定雅樂  
世基之子也  
己巳以  
黃州觀察周法倫為黃州知府  
安撫使南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  
陳州刺史  
州刺史  
以駕部侍郎致道平公孫為岷州刺史  
岷州俗瘠疫一人病疫家避  
之  
人  
或主數百  
公孫設帳  
乃召其  
親戚論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保若相保者吾死久  
矣皆擊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便焉  
親戚固留之始相與風俗漸變  
下阜先至中露坐  
自給問十餘日聞法倫成  
方還事受領新設事皆立決若自未盡必須無  
公孫即宿事終不還  
使君何自為公孫曰刺史無情不能使民無訟  
衆人在獄而安寧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新服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重孫昭為河南王  
昭之子也  
二月上幸晉陽命高顯昇守  
四月辛酉至自晉陽  
成安文子李傳  
其才學給優  
同列多疾之由

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  
林  
上多憤  
上  
林  
上  
許之及幸晉陽店人新  
氏強奪民田於內  
店  
上  
圓通善傳助之曰此店  
和如食千戶請計日  
上自是益見之  
皆  
公  
爲不  
成  
律  
遠  
取  
於  
至是上因數之  
以公不弘耳事自  
知乎又因言取店  
當以一州相  
敗  
上  
上  
佐由是府任之  
國之







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表遂定。矩承制署高顯揚，素曰：「章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朕每患其兵少。」尉遲迥以矩為民部侍郎，拜馮盎高州刺史，追贈馮寶廣州牧。晉國公冊洗氏為諱國夫人，開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官給印章，勅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迥留之罪，拜羅州刺史。白第三子，授羅州刺史。迥不從，居羅州。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感於金匱。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都督趙訥貪虐，州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賊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論諸俚獠所至皆降。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為湯沐邑。贈馮僕崖州都督。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遣使入貢，通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佗國聞之必

當相傲，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速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谷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穎令。高顯揚曠清名，著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丙子，優詔擢為荊州刺史。初帝微時，與滕穆王瑋不協，帝為周相，以瑋為大宗伯，瑋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瑋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瑋孤后素不平，陰為呪詛。帝命出之，瑋不可。秋八月，瑋從帝幸果園，帝至自果園，沛達公鄭譯卒。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也。以陳叔寶所屬。陳叔寶大其公主。上之滅陳。宗國之屬。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劉先向周公主。周人稱欽亡入突厥。詐言相欲與其妻作亂。攻隋。貴欽密告大其公主。發兵援之。部可汗信之。乃不。隋諸將頗為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主見晟言辭不遺。又遣所私胡人安達。與楊欽計。謀殺。部可汗。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楊欽往。其。部可汗不與。口檢校客內無此色人。乃將其。遣官和款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部可汗。公。私事。國人大以為民。部可汗安達。等并以付。上大。加授。府。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公。主。內史。侍郎。贊。相。清。部。監。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贊。相。謂。之。口。當。殺。大。其。公。主。乃。許。婚。突。利。侯。謂。之。於。部。監。部。監。因。發。怒。殺。公。主。更。張。清。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羅。侯。反。覆。無。信。直。以。與。姑。厭。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殺。去。今。若。得。衛。公。主。承。其。威。靈。玷。辱。干。必。受。其。徵。發。而。更。反。後。為。難。圖。目。染。干。者。亦。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格。令。南。徙。兵。少。力。弱。可。操。制。使。彼。皆。實。謂。以。

為。身。上。曰。習。信。遣。殿。尉。捕。染。干。許。衛。公。主。牛。弘。使。協。律。郎。范。鳴。相。孝。孫。等。參。定。雅。律。從。陳。陽。山。太守。毛。瑒。受。京。房。律。法。律。為。六。十。音。因。而。大。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置。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名。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引。妄。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引。等。復。為。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異。議。引。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皆。用。一。調。迎。氣。用。五。鍾。聲。律。皆。不。傳。通。十。四。年。春。三。月。舉。成。夏。四。月。乙。丑。始。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事。其。舊。體。雖。浩。繁。聲。宜。加。禁。約。務。存。其。本。無。實。常。聽。太。常。所。奏。樂。沙。然。泣。曰。樂。聲。淫。屬。而。哀。大。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實。常。會。而。無。子。久。之。竟。然。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先是。書。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卿。碑。收。息。取。給。工。部。尚。書。錄。事。丞。卿。自。此。取。損。風。俗。以。為。官。司。出。舉。與。生。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祿。田。秋。七。月。乙。未。母。得。治。生。與。民。爭。利。

以孫公蘇威爲納言。初張賓厥行，州秀才劉焯並言其失，賓方自處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使賓卒。孝孫爲掖縣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孝孫年不期，乃抱其書使弟子與卿來，問伏而慟哭，執江枊而奉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賓縣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胃玄與孝孫共短賓縣，異論鋒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孝等奏太史斥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胃玄所刻前後妙中，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胃玄等親自勞僕，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帝不憚，又罷之。孝孫尋卒。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殆將一暮。八月辛未，上即民就食於洛陽，勅斥候不得鞭有罪過，男女參問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恩勅而去。至顯陰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琛、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邱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僊，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取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使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頊

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  
昔得氏征伐所得國皆學貴其主齊州刺史盧賈荀欲求名  
不知違天令與之官乃違天也  
一州貢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聖太子  
爲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其誠不可  
重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帝劉昉諱盛貞物表  
聖甫續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屠子也當用官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賴之儀等請以趙王輔  
政此輩行詐黷命於我我將爲政又  
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謂爲水盡  
則不我置之則如賈之例皆不滿志任之  
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帝卒於家帝  
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制定儀  
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作當東  
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上好  
祥小數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乙卯  
天地之合也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  
主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至  
尊本命夏至降始祀地之辰卽聖后本命至尊儀並  
乾之覆育聖后仁同地之毓養所以二儀元氣  
並會本辰上大悅此物五百段吉獻之孫也  
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輔賴戴干之表  
劭前後上表言上

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錄攝傳  
經易文字曲加詠詠撰聖旨靈應志  
三十卷奏之上今宣示天下勸懲諸州刺史使領手  
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備而後  
罷上益喜前使賞賜優洽

十五年春正月三戊申葬於泰山  
些煥祀天以歲旱謝祠林增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  
赦天下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  
中緣邊不在其例三月己未至自東巡仁壽宮  
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  
帝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然曰

楊帝雖民力爲難宮爲善結怨天下楊帝聞之  
懼恐楊帝以告村使楊帝曰公勿憂侯皇后至必有  
明詔

孤后勞之曰楊帝明日日上果召素入對獨  
宮道北中孝昭神百萬鎮續三千段奉負貴恃才多  
所獲僭唯賞重德典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楊帝忘  
舉則擢其狀口封賜必須據在此坐

秋大下六月戊子楊帝幸廣德林  
康賓州刺史百盧通書結文生  
命使之於朝堂楊帝秋七月納吉  
新威坐位初泰山不敬免儀而僧位上謂楊帝曰世  
人言蘇威詐貴宋累予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

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  
病耳戊寅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戊子以吏部  
尚書韋世康爲州總督世康沈之弟也

常止足之志謂子弟曰豈須多防滿具  
退年不侍養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歸并  
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督并攝各并以晉壽蜀三王及  
世康爲之當時以爲榮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

漫幢一升已上皆新楊帝仍籍沒其家  
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者受代楊帝  
刺史令孤熙來朝楊帝爲天下之最楊帝二百匹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阜陽爲平原王楊爲安成  
王楊爲安平王楊帝恪爲壽城王楊帝爲高陽王楊帝爲  
建安王楊帝爲潁川王楊帝皆勇之子也夏六月甲  
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

三季然後行刑冬十月己丑上幸  
長春宮十一月壬子遷長安楊帝項  
會外楊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可汗世伏  
帝以世伏上表請鎮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葛歲驛南寧先平之

下諱也。兩南夷皆不歸。唯南寧州所屬蠻夷恃遠不服。上疏以爲。南寧州世非何之地。戶口殷繁。實富於。安南。州刺史徐文盛爲相。東王。金。杜。州。外。羅。援。一。方。家。遙。招。刺。史。其。子。實。相。持。至。今。而。實。臣。禮。多。事。實。賦。不。入。乞。因。平。蜀。之。業。略。定。南。寧。其。後。南。寧。夷。蠻。既。來。降。拜。昆。州。刺。史。其。子。實。相。持。至。今。而。信。教。乃。以。左。領。軍。將。事。史。葛。咸。爲。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靖。州。于。南。中。其。子。實。相。持。至。今。而。房。人。前。使。屯。據。里。官。萬。歲。皆。破。之。其。子。實。相。持。至。今。而。碑。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詣。隋。明。時。徑。寸。於。長。勒。石。項。年。隋。萬。歲。諸。夷。入。朝。其。子。實。相。持。至。今。而。詔。許。之。蠻。既。降。不。入。心。不。計。其。賦。稅。以。合。實。萬。歲。於。是。始。而。還。其。子。實。相。持。至。今。而。仁。壽。宮。桂。州。便。如。李。光。什。作。是。其。子。實。相。持。至。今。而。帝。遣。上。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計。之。法。南。寧。道。南。兵。世。積。與。北。兵。集。會。尹。州。其。子。實。相。持。至。今。而。世。積。所。部。過。境。不。能。進。其。子。實。相。持。至。今。而。法。尙。獨。討。之。光。仁。最。敗。即。勒。兵。走。保。白。石。河。其。子。實。相。持。至。今。而。法。尙。大。獲。家。口。其。罪。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其。子。實。相。持。至。今。而。光。什。衆。而。走。

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善兵。光。什。種。綸。降。其。衆。衆。等。承。制。署。首。領。爲。外。縣。官。細。安。之。兄。子。也。上。以。嶺。南。夷。叛。數。反。以。汴。州。刺。史。令。孤。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俱。承。制。補。授。與。千。部。大。引。恩。信。其。溪。洞。吏。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其。可。謂。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牛。鞭。長。吏。多。不。得。之。官。其。政。於。總。管。府。既。廢。道。之。爲。建。城。邑。其。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爲。俾。帥。其。實。猛。力。在。陳。世。已。據。南。嶺。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特。驗。驗。保。未。嘗。參。謁。熙。論。以。其。猛。力。感。之。詣。府。請。議。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帝。以。所。在。屬。官。不。數。俾。其。上。事。難。克。舉。二。月。壬。辰。詔。諸。司。給。屬。官。罪。有。律。輕。情。事。者。聽。於。律。外。罰。決。杖。於。是。上。下。相。驅。送。行。押。禁。以。後。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情。弱。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憚。懼。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杜。人。來。耳。而。爲。我。妻。子。耳。自。古。以。來。轉。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賴。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何。家。錫。錫。固。爭。帝。嘗。乘。口。季。夏。之。月。天。地。成。長。麻。解。





其子居十任使，不準法用，數有罪。上以親故，每厚之。居十帥驍兵，取公卿子年雖傅者，悉納其室，以車輪括其勁而擄之，死能不屈者，擢爲壯士，得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斷諸路，人不敢言。公卿子弟，莫敢與結，或告居十，居十爲不利，帝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等名者甚衆，楊者牛弘等，皆被誅。買玄厥術，上令楊奉與休敦人立議，人十一事，皆舊法，久斷通者，令卿等與買玄等相執，驛杜口，一無所答。買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買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買玄解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曆。前迷，上議計之，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乃上公，計平之。」遂乃以慶則爲桂州道行軍總管，計平之。秦王俊幼仁，知喜佛教，嘗請爲法門，不許。及爲和州總管，漸好奢侈，遣使招制度，治宮室，俊好內，其妻崔氏，弘唐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遺毒，由是得疾，發還京師，上以其毒，燒了，免俊官。以王執事，崔氏以毒王廢，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但賣官物，營廩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奉諫曰：『秦王之過，不絕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

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婢以周公之爲人尙難  
管束我欲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大禮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迎  
妻以宇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  
外特遣使突利本居北方旣南長將展說其欲南徙居廢斤舊鎮  
不如染干於是薛薛舉厚部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  
突利伺知計辭歸由是何稠之自指南  
運也實九月甲申上幸自仁壽宮何稠見其疾遽遣  
運鈔外與之約曰八月九月可詣京師相見使還妻  
狀上意不悅冬十月猛力麻卒上謂稠曰汝  
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在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  
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  
果死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便秘不可失信汝葬  
我畢宜即登路長真嗣漢刺史如言入朝上大  
悅曰何稠善信李世賢也以婦弟給什住爲隨府長史  
於噲則噲妻恐事泄乃宣言噲不欲此行上聞之  
噲歸其妻噲則還至潭州臨桂觀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  
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上賴什住因告噲則謀反下有司拿噲  
十二

月壬子慶副坐死拜什住爲柱國高麗王湯開陳  
亡大懼治兵備穀爲拒守之策時是歲上賜湯  
書褒賞以禮師湯附誠歸來盡且曰侯之一方雖地  
狹人少時今若託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  
督就備安據王若兩心易行時車由車身卽是  
朕之肩背同榮共進才茂王謂遼水之廣何能長江  
其難之人多少陳國時朕若不存舍育貴王前恩  
命一將軍何能多力於斯晚元許王自新耳湯得書  
惶恐將軍車陳謝會於平山時子元嗣立上使使拜  
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解州遼東公時元率表  
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時吐谷渾大  
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獻馬  
立之事時命之耶且請依俗尚主上格之自是  
朝貢歲至

十六年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高麗王元帥  
賜之夢萬餘金命營州總管  
肅州觀察使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都王諱王世積並  
爲行臺元帥將水步三十萬伐高麗命以古書  
今侍射事顯爲道士長史命周羅喉爲左軍總管  
荊州刺史楊思阮命有傳曰徐  
事權重能使之殺人云每將人則死  
臣以故終於高麗也家會獨后乃生車臺鄭氏  
臣有詩贊曰堪免政也

上以  
 高順等體台之具得其寶  
 上怒令以擯  
 夫事將起死楊孤台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  
 除若盡收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半為妾身敢請其命  
 除第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  
 於是免死  
 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  
 先是有人語其母為猫  
 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  
 至是詔錄彼  
 於行猫鬼家  
 四月辛亥詔高順等散  
 野蠻之家  
 並投於四裔  
 六月丙寅下詔

九月己丑歸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悼懷遣使  
之如百濟王昌事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諒以  
高麗服罪雖已赦之不可放他厚其師而還之身親  
領知其事以兵接其境辛卯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十二月自京師幸仁壽  
宮置行宮十有二所南寧宮廢罷諸親反  
爲各史葛成受賂縱賊致生邊事上責葛成葛成抵  
罪上怒命斬之事類及左衛大將軍



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時陰殺之  
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  
十餘里高祖楊赤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  
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祖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  
天下上意少解時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  
於絳內及至后流涕拜謝類奉等和解之因  
言自陳謝先是后以高祖父之家客其見親禮  
之時太子勇失愛於上后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高祖曰  
臣有婢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祖曰  
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時高祖后知事不可棄  
陰欲去之時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  
頃刻稱若盡取者恐東宮衛士上作色曰我  
有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純帥春宮左右何須  
壯士此舉非法如我意者至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  
上下隊伍不別時高祖后言於上曰  
我執見前代公不煩乃得勇毅高祖后言於上曰  
故上以此言防之類夫人幸時高祖后言於上曰  
高祖射虎而喪夫人時陛下何能不為之娶  
上以后言告類類流涕謝以臣今已老頃明唯命  
居懷佛經而已時陛下幸哀之深至於納室非  
臣所願上乃止既而類安生男上聞之頗喜后甚  
不悅上聞其故后曰陛下出信高祖類始  
陛下欲為類娶類心存愛妾如數陛下今其詐已見  
則安得信之上由是降類後遂之時類面諱不  
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類物不敏行陛下強遣之

如要國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時專委軍  
事於類類以任齊將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  
言多不用諍其術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祖  
所殺上聞之獨不平及擊突厥出白道後圖入磧  
有所警類已破突厥而還時臣謀比言類欲反上未  
信誅推其之野有宮禁中事云於類處得之上大驚  
有司又奏類及左右衛大將軍元嬰元寶並與世橫  
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是實坐免官上特問若何與  
州總管宇文弼時刑部尚書薛寶時民部尚書  
民部尚書薛寶時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類無罪  
上愈然皆以學史時自是朝臣無敢言者時秋八  
月發和類坐免上柱國左衛將軍以齊公封第未幾上  
幸東王使召類待宴類數飲醉不自勝時類不自  
似目前自其解第類然忘之時類不自勝時類不自  
類人臣不可以身要君時自云第一也填之類國  
令上類除事時類其子袁仁謂類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時類公  
今遇此焉知非福時類公  
是上大怒因類於內史省而殺之時司馬沙門真  
覺嘗謂類云明年國有大喪時尼令  
傳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  
而益然類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  
打惜不得天下願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

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  
頌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頌初為僕射後受  
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研頭耳爾其  
慎之頌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頌歡然無恨色先是國  
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驕疎威法肅元善元  
以全百福乎元善之意謂此朱紫真  
社稷者唯獨高頌上初然之及頌得罪上深責之善  
憂懼而卒卒子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  
進用並多稱職後先帝崩行下詔吏部侍郎高孝基鑒  
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後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  
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  
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冬十月甲午以突  
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  
厥力勿難可從  
入聲汗音寒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  
最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長知兩朔最所  
下同大利城在雲內縣東北時安義公主已卒義公主嫁  
突厥復使最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又  
雍州最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  
之於夏勝兩州之間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榆林郡隋置  
南郡地有聖中令處其內隋志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為橫塹隋志令處其內隋志使得任情畜  
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  
達頭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隋志  
後周置代州開皇五年改曰代州

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隋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  
斬首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  
僧壽出慶州弘化郡開皇十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懷戎  
後漢置北平郡後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懷柔郡  
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  
頭自立為步迦音加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  
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數所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  
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  
之降者甚衆後皮義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封陝國公兼檢校司空馬休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二

高祖文帝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州人李英林反。三月辛卯，以楊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討平之。賀若弼復生事下。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姁姁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解之，任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祖曰：『陳可平也，不作高祖，盡良弓。』」

其亡我乎？因夜過，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得，遣使問虜將為誰。候輪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數煙戌卒乎？曰：「是也。」遂頭懼而弓才數歲，馳追百餘里，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遂北入磧數百里，虜追而還。下詔遣長孫晟還大和城，安撫新附。遂頭懼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遂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一城。啓民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汝為吾子而欲敗之，此不知何以責汝。」使慰之。上哭之，數聲而止。後所為洛陽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立名一義，史書足矣，何用碑？」若子孫不能保家，使與人作銘石耳。虜子浩崔紀所生也。庶子曰：「漢中帝希旨，要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強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

承嗣上賓之以奉國官愛與牛初上使太子與決中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實厚重信任情無嫌飾之行上性節儉自書文無愛錢有奸者修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生乃能事承宇廟者昔日衣服多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聖太子之心為昔時之事故嗔也以書脅所帶刀一枚并直簪一合若行記前事事知我心接遇冬去百官皆出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賀此何禮也太常少卿李善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以賀者正可三數十人賄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齊集太子泣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太子泣服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與太子並居上則義臣子而諸方兵正未朝賀任士作貢上東宮事非典則宜休傳勅自是甲第好弄漸生情以勇多內寵昭訓雪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過心疾二日而薨孤后意有佗故其貴望與自是雪昭訓專內政牛長寧王靈平原王裕安成王珣高良娣生安平王昇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銀成姬生穎川

王要後侍宮生奉實孝婦后彌不平頗  
遣人伺察求動機是會王廢獨自嬖寵唯與寵妃居  
處後後更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歎妒聖賢  
大臣明事者皆皆傾心與交上后每遣左右  
至嬖所無貴諱嬖必與寵妃迎門接引為設筵饌  
上與后嘗幸其第嬖屏置婦於別室唯  
留寵者衣以綈絺給事左右屏後  
改同嬖素故絕嬖器之絃上見  
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請侍臣  
臣皆稱嬖由是嬖之特異諸上密令其相者來和  
上又問上儀同三司晉王朕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  
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  
上笑曰卿不肯顯言晉王朕至孝德性最  
賢江深卿重好學善屬文卿敬指朝士禮  
儀卑由是聖名籍甚於諸王  
廣為楊外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  
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見第  
之意不知何罪失愛聖宮情甚感怒欲加屠割  
每恐墮生於投杆後後書過於杯後  
代後是以勸後後後危亡后終然曰現地  
師禮待之事聖阿後使有如許麻  
故復於女發如此意後我在衛國我死後當為肉



子當上曰：「父家久見，」  
之子也。私賜中宮幸臣，咸令信太子。  
動靜皆告。太子是內外諸請，失日聞。臣  
婦戚以東宮遺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幸諸定當  
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咸許諾。即上書告之。  
九月，子于上至自仁壽宮。  
大綱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聞太子  
等不無貽誤。故手辱。上既聞，即發疑。臣  
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聞太子之過，引  
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  
令我得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下利，  
後居必有警。還格就前殿，豈非爾輩壞我家國？」  
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  
司訊。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  
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歸。臣云：『  
太子奉詔作色，奮怒。骨肉飛騰。』語臣云：『  
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  
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  
第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曰：『我大覺  
身妨。』上曰：「此兒不壞，祇久矣。事後悔動我，廢  
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

修改。隱忍至今，事皆拾髮。后侍兒謂人口是皆我，我  
此言。許其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禍。而  
當責之。即曰：「會召元季，我欲害我  
而還。耳耳。事初生，我與皇后共拘之。自  
懷此。連連來求。且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  
此。由來何以是其體。前侍太子取婦家女其兒  
即好。層層。今備非類，使置不  
我雖知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季曰：「臣立  
大事，語旨若行。後悔無及。言則惟陛下察之上  
不變。命婦戚。陳太子罪。咸對曰：「太子由來與臣  
語。唯意在。語目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自許  
人自然承恩。太子當。事。四時不。前蘇  
解左衛軍。太子當。事。四時不。前蘇  
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  
多執法不與。飯怒曰：「律射以下。合會數一二人。使知  
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我多側席。高。陳叔寶  
豈夢子乎。語臣云：『至尊忘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上法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書。時  
安可致九邪。於是厚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  
承。意。元。是。曲。事。是。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  
使所親。裝。以。書。呈。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

壽宮有繼介事東宮必知疾於壽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要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寶時當下直不去因參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嬰耳上以是受其引付獄先是勇見老格相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元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燈又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獲絨局貯艾數斛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仁往守城門自然餓死奉以威言詰勇勇不暇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而公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吏買服玩似如珊瑚者陳之於殿以示文武臣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使黃門勇勇不暇無殺我邪上我服陳兵御武使勇勇曰得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勇及諸子列於殿殿命內史傳那誡道衛官誡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下者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警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勇而無路而去左右莫不聞之長軍士震上表乞宿衛新情哀切上覽之問然堪奉進曰伏望聖心同於慈手已九學唐今則及太子軍令部立應下十何堪

車騎將軍檢林開郎京師公崔君游尉沈和寶一百身及妻子賣田宅皆沒官將作大匠高幹又事更令醫文達皆處盡通直散騎侍郎元衡官于廣陽門外官詔數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綈車物三千段元寶楊約並千段賞給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聖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諭不宜廢黜上怒其胸初雲昭訓父定典出入東宮無節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樊政上書諫曰勇不聽政謂定典曰公所辦不合法度又元紀暴虐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無定典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為外郎總管令則為勇所昵彈劾每令以杖擊孝政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貴之之問故令則其然而不能改時沛國書樓每以文學選勇勇所親行本其不能詞護每謂二人曰卿等正職高耳福書於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付執法者治之福曰勇為物小人敢為戲慢臣付執法者治之福曰勇為福故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





俱以子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與神幸已始紹  
有災及天等 雖神像者以不道給  
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  
故智積曰即非知我者其意蓋惡諸子有才能以致  
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  
子學經 哀其辛甚呼謂曰卿自犯此  
身累豈不愧心哉參等謝伽乃免其物鉅鉅授  
卒自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  
為汝受死 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斯而至一  
流人今攝負子俱入 賜宴於野庭而射之 下詔  
曰凡有牛畜要性威如犢者皆非 以  
不識明加勸導必從化人皆遵無任以庶內亂  
雖後教所歸使無愛之心民懷嘉許之事 甲道

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  
自赴電明是舉十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盡王伽  
之德民皆奉之號刑時不用 其何遠哉乃推  
伽為增令 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獲  
書曰漸長開中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  
分 白爾新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  
去遠近則尋短而日長去遠則尋長而日短行內  
道則去遠近行外道則去遠近 命曰  
日月出內道尋短得其常 升平行女 顯代  
下前伏惟大隋 上 白官曰景長之景天之始  
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  
是後白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 以尚書右  
僕射楊素為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右僕射 丁酉徒  
河南王昭為晉王 昭步如 何子犯襄收代州總  
管韓弘於安 昭步如 何子犯襄收代州總  
晉王昭為內史令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夏五  
月己丑昭娶男女九萬口來降 六月乙卯  
十六使 乙丑昭以天下學校生  
徒多而不精 唯明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  
門及州縣學 昭內將軍河間劉炫  
上 切 秋七月改元



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椿為益州  
總管傳代之秀椿未嘗有權柄  
久之乃就益州縣秀有悔色因勸其為僧秀行四十  
餘里將還髮俄而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  
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  
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  
進二盞米而私令取肥肉脯置竹簾中  
以爐閉口衣襟裏而納之著作郎王劭上言  
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  
大光明以香花散來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壽  
積善備諸秘記言云是如無善無惡  
花二十二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  
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白虹繞神有變實滿  
虛空至夜五更竟然如神即升還與紀文所  
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主自仁壽宮  
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道為納言連雄之弟  
仲卿仲卿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  
尚書牛弘等脩定五禮上令上儀同三司  
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十卜世  
二百上曰吉以由人不在於地高祖葬父豈不卜乎  
俄而國亡止於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  
若云不凶我得不當服沒然竟從吉  
有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宇文左率深謝  
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  
不忘也今卜山陵稱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

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  
得政其亡乎吾前於云卜年二十者三十  
也下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  
葬文惠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等事功永吉地  
論素此心事極誠者皆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  
書可別一子親康公萬戶其功  
拜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珍給絹絹是  
之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  
察王王秀會物我以父遺訓之今秀害生民當以  
君道之於是何法者府儀同三司等語曰  
何至如是王秀王性其耿介今被重責是不自  
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臣曰當於市  
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作偶人  
縛手釘心枷鎖上及王姓名仍云  
請西嚴父聖母收楊素楊素如此此物勿令  
微過花埋之華山下楊素之又云秀害生民  
當問罪置秀中作文云指  
曰天下事有是邪十一月癸巳秀為庶人幽  
之內待直不與妻相見唯二人驛使  
連坐者自餘人秀上表指謝曰伏願賜  
許恩息永靈之間帝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假  
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赦其十罪且

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曉與其子同處  
命治書侍御史初治之曰  
治公之罪奉陛下威權而下端無辜也諒曰事  
其案由是之  
蜀王秀嘗欲害李文博所撰  
如趙十口  
受其罪  
以內臣交通諸侯  
除名爲民  
帝使司農卿許仲  
卿往益州  
按兵事  
之實  
客經通之  
仲卿必  
我法  
仲卿史生有  
上以爲  
實  
以天  
元勳  
命  
至  
上書  
高  
人得  
已  
下  
其  
大功  
忘其  
小過  
又二  
人得  
罪  
已  
各  
封  
小  
侯  
其  
所  
爲  
若  
能  
還  
其  
海  
中  
增  
益  
如  
或  
不  
悅  
則  
非  
時  
今  
者  
自  
和  
之  
路  
中  
路  
極  
悔  
之  
心  
見  
皆  
不  
良  
哉  
書  
上  
謂  
楊  
諒  
曰  
少  
弟  
事  
家  
事  
此  
亦  
至  
誠  
也  
若  
君  
入  
朝  
天子  
聞之  
謂  
子  
張  
衡  
曰  
使  
卿  
自  
執  
欲  
何  
爲  
也  
衡  
曰  
卿  
之  
意  
欲  
令  
我  
吳  
太  
伯  
復  
東  
海  
王  
耳  
意  
而  
解  
之  
卿  
之  
子  
也  
楊  
諒  
約  
及  
後  
父  
文  
思  
文  
紀  
曰  
諒  
父  
思  
並  
爲  
尚  
書  
列  
卿  
諸  
子  
無  
汗  
馬  
之  
勞  
位  
至  
柱  
國  
刺  
史  
資  
資  
是  
自  
京

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  
便利田宅不可勝數  
家僮千數  
婦妾曳綺羅者以千數  
第宅華侈  
飾宮禁  
趙吏布列  
威制  
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  
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  
廷尉所屬不異附勢與家抗而不納者  
已始敗爲此  
事  
什  
十  
一  
年  
楊  
廣  
會  
長  
皆  
以  
金  
爲  
壽  
書  
集  
相  
功  
拜  
略  
無  
辜  
或  
取  
用  
之  
後  
因  
諸  
酋  
長  
相  
帥  
以  
金  
饋  
之  
曰  
此  
物  
飢  
不  
可  
食  
寒  
不  
可  
衣  
汝  
等  
以  
此  
相  
饋  
不  
可  
驕  
傲  
今  
將  
此  
來  
欲  
殺  
我  
等  
一  
無  
所  
納  
於  
是  
楊  
廣  
乃  
相  
攻  
擊  
上  
皆  
而  
第  
之  
後  
爲  
大  
理  
耶  
蘇  
法  
平  
九  
楊  
廣  
乃  
上  
事  
曰  
臣  
聞  
臣  
無  
有  
作  
威  
作  
福  
其  
害  
于  
而  
家  
凶  
子  
而  
國  
臣  
聞  
臣  
無  
有  
作  
威  
作  
福  
其  
害  
于  
而  
家  
重  
楊  
廣  
曰  
降  
臣  
之  
使  
屬  
其  
視  
朕  
特  
旨  
者  
楊  
廣  
乃  
上  
事  
曰  
臣  
聞  
臣  
無  
有  
作  
威  
作  
福  
其  
害  
于  
而  
家  
楊  
廣  
乃  
上  
事  
曰  
臣  
聞  
臣  
無  
有  
作  
威  
作  
福  
其  
害  
于  
而  
家  
有  
實  
必  
爲  
楊  
廣  
乃  
上  
事  
曰  
臣  
聞  
臣  
無  
有  
作  
威  
作  
福  
其  
害  
于  
而  
家  
王  
世  
充  
之  
女  
楊  
廣  
乃  
上  
事  
曰  
臣  
聞  
臣  
無  
有  
作  
威  
作  
福  
其  
害  
于  
而  
家  
傾  
皆  
拜  
下  
若  
以  
奉  
爲  
所  
傳  
其  
心  
未  
必  
伊  
尹  
也  
任  
卿  
乃  
盡  
占  
今  
量  
爲  
所  
傳  
其  
心  
未  
永  
固  
軍  
士  
幸  
甚  
書  
上  
大  
和  
收  
毗  
聖  
新  
結  
之  
詞



職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威殺戮無遺又太子  
 子王罪廢之日百餘無不罵賊唯素揚眉奮肘喜  
 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幸上無以服乃釋  
 之其後上亦忘素乃下勅曰儻射國之宰輔不  
 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不得染  
 實事之權也事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得通判有奉出  
 楊約爲州刺史  
 唐武則天時吏部尚書樞密兼用事攝兵部尚書參  
 掌機密  
 大子問於賀正強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  
 爾兄將長優秀何如強曰楊素佐將去謀殺韓擒虎  
 將非弟將史萬歲一非大將大子曰然則大將  
 許世海拜曰昨陛下所擢楊素自許世海  
 城  
 其兄子大權  
 州刺史女劉方  
 州建仁壽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  
 必斬  
 三年秋八月壬申賜臨州總管趙學死  
 醜黷健左右勳至千數嘗見道次棄刑以爲華作杖  
 汝舞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  
 實之學曰無罪尙爾況有罪邪杖之自

晉也。時於尼羅等國兵可二萬。金山西有薛延陀。陸堅勒兒十餘國。連綿千里。皆臣屬焉。北勝阿得水。則有回紇。最捷。忽比干。具。海。島。比。連。何。等。諸。國。也。未。錫。連。等。有。三。萬。餘。兵。得。蘇。海。東。有。薛。路。羅。三。家。胡。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薛。波。等。胡。姓。氏。各。別。號。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人。性。凶。忍。善。於。騎。射。食。麥。尤。甚。以。寇。抄。為。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遠。古。牙。爾。可。從。得。入。聲。汗。音。寒。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積。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衣袋司馬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午赦天下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孽與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白僚辭訣並握手歔歔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每旦聽朝日具忘倦雖暑於時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其妻妾受養百計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不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綴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餘故衣食滋殖府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于第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宣華夫人陳氏丹楊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遇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嚴出開為勅書命述等將呼太子楊素聞之以白太子太子謂述嚴嚴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述嚴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illegible]





伏兵發因而奔潰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為諒城守將也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二千人摩之而去諒其將諸子開城十餘萬  
絕徑路屯據高壁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入雲山山後諸將  
使軍司入營初至三百人守營臣等率大破之  
士憚北兵之強不敢出戰多駐守營臣等率大  
所由車司具對車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臣等  
令胡留人皆無賴留者率乃引軍馳出北軍之  
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踐踏  
敗走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且十萬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楊奉野軍深入十馬放鞭王以飯卒自將擊之其勢  
必克今據敵而退示人以怯沮其士之心臣等率  
義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王領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臣等率  
可謂我軍步軍大破之擒獲虜虜臣等率  
衆皆兵劇之神影曹清海臣等率大破之晉降  
曹手紹勞衆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滅楊奉但坐言不  
果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虜以成賢子名吾死之  
後汝慎勿過爾故於是自殺殲之石室中其子數日  
不得食遂餓其故人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於晉陽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民絕其糧餉竟以餓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徒有二  
十餘萬家初高祖與楊孤后其相愛重舊無異生之  
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臣等率大破之  
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  
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乎帝又問周車諸  
王微約故使諸子分據大鎮羣臣方面權臣帝室及  
其晚節父子兄弟相猜已五子皆不以壽終臣等  
光曰昔辛伯諫周桓公曰內亂必起外亂必成聖子  
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  
主誠能慎此四者則何自生哉隋高祖性知嫡庶之  
多爭孤弱之易搖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知不能無相猜也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乎冬十月己卯葬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  
獻皇后同墳異穴詔除婦人及叔婢部曲之課男  
子二十二歲以下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下水命增州為破木之衝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  
可久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十一月乙未帝將楊留晉王昭守長安楊奉以攻拜  
其子萬石仁行好立為儀同三司費物五萬段紆  
羅千匹諒妓妾二十人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  
掘數目龍門東接長平段郡臣等率大破之晉降  
臨濟關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於上洛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長城縣公臣等率大破之晉降呂三州皆









在軌有罪。王、  
禮服降壇。  
之物之盛，近世莫及也。六月壬子，以相府為司徒。  
子得計者增級必有功。秋十月庚申，制百官  
自謂員望而不煩時，弘議吏部而書不得專行其  
左騎衛大將軍張瑄，中侍門下省世基，御史大夫  
黃華，黃門侍郎韓仲英等，事時人謂之四貴七貴。  
之受納賄賂，多者相就等食，並者主簿而已。  
使太子昭自長安東朝。  
少留，帝不許拜謁，遂數月終還。武乙  
所請忘外，不殊噴內情，其薄太史言，斷分野有大喪，  
乃從奉為楚公，竟言禁處隨同分，欲以罪之。  
孝祥死，帝每令名醫診候，以上聖丸密問，費甚恆  
恐不死，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領藥，亦子  
將慎，謂其勢約曰：我旨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  
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於其家。

八月辛卯

村界發掘爲燕王，作爲越王，  
皆稱之子也。九月乙丑，立寧王于濟寧，王  
以高州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  
律令。賈谷口倉，於神廟前，上  
以還，西監官，  
各賜北十軍，  
之世。  
牛弘定，  
帝以  
品以下，  
四方，  
有命，  
品，  
後，  
遷，  
化，  
多，  
帝



不許。初，太祖受璽，唯立四親衛，同影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廟，並立文武二祧，與昭穆而三。帝從之。於是自昭穆及二祧已具，惟世宗、高宗、肅宗三廟，未及立。帝曰：「朕之先世，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朕之先世，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朕之先世，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

開為御道，帝聞晨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帝曰：「朕之先世，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朕之先世，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

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事  
民及其部甚作樂樂諸胡解悅爭獻牛羊駝馬  
數千萬頃帝賜民帛二千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  
民路車乘馬鼓吹幢旗等物皆拜不名位在諸  
侯王上又紹封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排榆林東至  
紫河上不聽樂之二旬而帝之營散也太常卿  
高祖諱不聽樂還謂太常寺丞曰周天元以好樂  
而亡所營不遠安可復爾乎又曰周天元以好樂  
民皆謂周太府卿何稠曰此謂中興漢賈山川  
險阻也受其後患又謂觀土維曰  
東朝廷時無細紀唯部尚書宇文弼謂曰天元  
之修以今力之不亦甚乎又曰長城之役幸非  
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謂官可汗太倖也為人所  
帝以為誹謗朝政丙子帝賜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  
弼亦坐免官弼有文武大略明達世機自贊奇  
任弼誠盡忠進引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  
若弼皆推所推服自勸立功立事者不可勝  
數也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新野推服物無異漢海  
內富庶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先是弼所以  
皇后故其見親重為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親  
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葛亮弟希朝朝廷宗性滯雅  
不以職務為意才雖顯族見北間書貴無所降下  
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八月

壬午車駕發榆林懷柔中沂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  
實中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轉輸重千里不絕  
令字文惜等詣觀風行殿上宮侍衛者數百人  
合為之下殿輪軸修飾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  
板為之上下以布為之飾以丹雘樓櫓櫓櫓人  
以為便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必懸幡鼓無敢乘輿  
以啓民奉饗吹以候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  
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稱臣主唐書後陳來  
如漢天子空上單于書帝亦幸其成公王  
林帝賜民及公主金銀各一拜衣服被褥錦綉  
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宴民從入宴已丑帝歸  
突已入樓帳間帝乃外馳至河內具牛酒  
帝上太山開直道九十里幸衛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  
日賜資其厚復賜食帝令頒賜公卿下至  
衛士無不露沾己已至東都壬申以齊王暕為河  
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冬十月  
河南諸郡送一萬戶詣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  
洛水南以處之帝使吏部侍郎等至張  
掖交市帝好遠略商胡主者每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  
庶人儀形服飾漢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

奏之好呼希胡音西撰上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  
傾以去西傾山在蘭州西臨洮縣縱橫所互將二萬里發自  
敦煌唐改瓜州為敦煌郡至于西海此西海在伊吾唐為伊州高昌唐  
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唐改西州為高昌唐凡為三道北道  
時唐改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將帥  
況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唐改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  
過故朝貢不通唐改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壅  
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  
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  
至御坐唐改親問西域事矩感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  
易可并吞唐改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  
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  
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略之以利勸令入朝唐改  
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  
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唐改皆矩之  
唱導也唐改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  
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唐改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

,

書古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綱散大夫直學士兼  
賢殿脩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南郡開國  
侯食邑二千五百戶封爵賜紫衣金魚袋司馬奉  
勅編纂

後學人白胡三百音註

綱目九

綱目九

七年丙午正月乙巳詔發可也請車自餘萬安水  
濟河心小南達于河北通水程

壬午以天府卿元壽為內史令 禁垣閭內突城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其母請使使使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書古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綱目九

國之衆子提右軍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噲兩丹  
之積結慈母之命惜一語縹緲使社稷為墟乎感屈  
事然而却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

君肅貢汁血焉 乙丑車駕幸五原  
天子親王 帝覽之不悅謂肅曰

無謂者勿復以聞 乙丑車駕幸五原  
用出塞以長城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乙丑車駕幸五原

二二九

得避幸左右無可避者不知所適乃備資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初元帝太子勇帝為之妙選營以光祿少卿切瑳之為自中郎門若有不習罪亦相及之從子長史龍運日降官相與爭之以是則仲人家有美女命呼之入此仲西諸胡其各取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納之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帝不悅帝幸汾陽宮大獵以千騎入園大而帝未有得也乃從官皆言左帝於是求罪失制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謐得幸於帝帝令甲士千餘人大索其事帝幸陳氏早卒陳氏婦因治一女陳召相工令相工指此

產子者當皇后陳以元帝太子有三子不得立陰扶左道為陳至是皆帝大怒今等數人賜死陳府皆斥之邊帝之坐不能正降名時王尚幼帝謂侍臣曰朕有一子不然者當諸市朝以明國陳自是將一人其事陳有微失帝與太史令中買才之子也其子為王帝謂女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王何向背如此帝出為水令乙卯以突厥民可汗化思改戎官於萬歲戍置城告星其唯吐城自榆谷而東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上務從播厚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城大破之吐谷漢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雄出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城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不敢降帥衆西遁述引兵追之拔頭赤水二城下二百人男女四千口而還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



樂職者請讓帝復令武威張掖上女盛飾環觀衣服  
車馬不辭者郡縣督課之騎乘頃頃周互數  
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  
大悅榮丑置西海河源郡并目末等郡  
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湟郡積石鎮以  
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一百九十縣一千二  
百五十萬四千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  
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帝謂羣臣有較儀之略遣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  
諸將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近億萬計經途  
險遠及軍餉人畜死亡不逮者數萬計皆從破  
其軍由是百騎失其西方先因吐谷渾伏力使  
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力敗走無  
以自濟師數千騎客於党項  
帝立順爲可汗  
送至玉門令統其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  
爲輔臣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順丙辰卜觀厭辰順大備文物引高昌  
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  
其餘蠻夷使者陪殿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  
有庚戌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  
上得龍種  
秋七月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

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經大斗拔  
谷  
魚貫而出  
風雪晦冥文武餓餒沾濕夜久不  
達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  
相失與軍十餘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  
一月丙子徙幸東都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  
輟獲貳萬戶口及計注老小尚多奏令輟獲以民間  
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私徭一丁者  
令被徭之家代輸賦役  
是歲諸郡計帳准丁二  
十萬三千計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  
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  
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出裴  
矩盧世基掌機密  
欲罪者則曲法誣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  
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諫刑部大理莫敢與  
爭必事稱准止然後決斷  
帝自機密言若河  
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判則敏時人不能致詰  
上爲之廢朝三日  
立其子吐吉  
始舉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初內史侍郎薛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末出爲襄外總  
管  
帝即位自番外刺史召之  
帝頌  
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  
朝此魚鱗之類也



六年春正月癸卯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率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縛彌勒佛入自建國門時三刻未明也既而奔衛士仗將爲亂碎王陳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時王陳遇在衛士中連坐者千餘家辛以諸藩酋長畢集洛陽時諸藩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步時丁丑於端門步盛陳百戰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紵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時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莫自是歲以爲常時所費巨莫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詔入費都市交易時諸蕃詔入費都市交易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一 隋紀 煬皇帝

國以填周爲中，流求于湯，則先。行月餘至其破之，遂至其都。湯則先自將出戰，又敗，退入緹，結等事，勝攻拔之，斬湯，則先。其民，萬餘口而還。二月乙巳，特等獻流求。功，乃得助，乃令子孫承襲於其舊，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降之。庚申，以所徵周齊之陣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工至三萬餘人。三月癸亥，帝幸丁縣宮。初，高祖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事問，諱曰：比年勞役繁多，自姓乃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曰：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自天下也。乃拜衡于陳，擢爲尚書，及前幸海，即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大司馬多不整。衡以吏司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墾殖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覺衡不措地，以爲不全法。謂衡曰：公其肥澤，宜且還郡，修津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怒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奉衡頻城，拍具帝於是發兵，鎮諸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降名爲民，放還田。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

父收幼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驕詐有口  
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信令  
江都時世充能伺候顏色為阿諛應詔池臺珍  
物由是有寵  
都太守轉回京尹  
冬十二月己未文安  
侯牛弘卒  
弘字仲舒信任信客不及  
實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將亡始信任信客不及  
者唯弘一人而已弘獨好內而弘  
殺弘駕車牛  
弘來還家  
其妻迎謂之曰  
叔射殺牛弘無所恃問責答云作賊坐定其妻又曰  
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  
書不輟  
教寧江南河有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船升并置解官並頓欲更還會稽  
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  
於軍旅間不便是  
歲始詔從駕者立正官有戎衣五品以上通著  
紫袍六品以下被用絳緹  
以貴庶人以白屠所以卑  
十卒以黃  
帝之幸  
啓民轉也  
帝使者在啓民所  
民不敢隱與之見帝  
黃門侍郎樊短叔帝曰高  
麗太子所封之地  
皆為郡縣  
今乃不臣  
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  
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帶之境  
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  
國從化可因其心



饑民以什一之稅又發民夫運米補於饑河懷遠二鎮  
卒死亡者半耕牛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  
貴軍北邊九萬斗米直數百錢運米或相與相  
令民得而償之又發民夫六十餘萬  
二人共推米二石自運遠不足元氣  
雖可輸皆懼罪亡命多以官吏貪  
結陳白姓因賦財力俱竭安居則不  
開交而賦財則增得延年於其相  
移部民三澤獲食糧長白山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  
以相臣之職遊任役者多往歸之  
子時中其有割割者軍於其  
皆高厚而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  
起道行其任役之有象一餘歲  
人實其力遠人爲無所歸附會  
俸以勇助爲二百人長安西  
騎兵爲征士安西尉以軍爲水  
死於今之安西尉令亡於其  
其家建侯謂安西尉曰文安尉時  
之衆以仇高麗而爲所敗今水  
百餘困窮加之什一之稅西征  
傳主上不惜乃發兵天下必大  
不死當立大功皆可但爲亡國  
年得數百人使安西尉之  
結陳白姓因賦財力俱竭安居則不  
開交而賦財則增得延年於其相  
移部民三澤獲食糧長白山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  
以相臣之職遊任役者多往歸之  
子時中其有割割者軍於其  
皆高厚而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  
起道行其任役之有象一餘歲  
人實其力遠人爲無所歸附會  
俸以勇助爲二百人長安西  
騎兵爲征士安西尉以軍爲水  
死於今之安西尉令亡於其  
其家建侯謂安西尉曰文安尉時  
之衆以仇高麗而爲所敗今水

百餘困窮加之什一之稅西征  
傳主上不惜乃發兵天下必大  
不死當立大功皆可但爲亡國  
年得數百人使安西尉之  
結陳白姓因賦財力俱竭安居則不  
開交而賦財則增得延年於其相  
移部民三澤獲食糧長白山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  
以相臣之職遊任役者多往歸之  
子時中其有割割者軍於其  
皆高厚而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  
起道行其任役之有象一餘歲  
人實其力遠人爲無所歸附會  
俸以勇助爲二百人長安西  
騎兵爲征士安西尉以軍爲水  
死於今之安西尉令亡於其  
其家建侯謂安西尉曰文安尉時  
之衆以仇高麗而爲所敗今水  
百二十人充給使位二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已萬  
八年春正月  
帝分西突厥爲二汗之衆爲二  
其部度設其部口居于會寧  
其部大令另將其部十  
五百騎常侍中駕幸臨  
高麗數百騎自百三  
百二十人充給使位二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已萬





乃自請戮前拜其子子曰存何國  
 書字文清字子瞻三遺於遼水兩岸既成引橋即東  
 岸赴水溺斃呼其妻麗兵重圍之甯兵不得登岸  
 死者甚衆其妻麗兵重圍之甯兵不得登岸  
 等皆戰死乃敵兵引橋他竄內岸  
 紹興歲次丙子使其子孟才驛將次子仲才率  
 才並拜官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綱接檢  
 二日而成者軍相次繼進大敗于車岸其妻麗兵大敗  
 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  
 草創度境  
 昌王伯瑄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  
 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師撫遼左之民給  
 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夏五月壬午納  
 言楊達堯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青弔民  
 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  
 喝服立一將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

公等連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讐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參聞待報毋得專擅違衆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常命者軍攻之又教諸將高觀苦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凌車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即請將參旨不許赴城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考終不順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將又恃家世欲以時憐待我邪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爲新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將將威風懼失色帝因留城內數日御六合城城各堅守不下右明衛大將軍交鐸兒即江淮水軍駐紮教白里浮海先進入白浪水與高麗相遇退擊大破之獲兒欲乘勝取其城副都督周法尚止之謂侯諸王主俱進獲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獲兒戰而獲兒敗獲兒逐之入城越兵俘掠無算部伍伏兵發獲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滿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擊陳待之高麗乃退獲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明衛大將軍宇文述出赴餘道右明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樓煩道



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字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十一月己卯以宗女

爲華容公主嫁高昌。

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

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以士龍錄乙薩水

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

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

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

困篤乃出之卒于家。考異曰略是

歲大旱疫山東尤甚。張衡既放廢見上六年帝每

令親人覘衡所爲。又世祖帝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

望謗訕朝政。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

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

則促令殺之。則促令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五百戶封陸贄賜紫魚袋司馬李勣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六

楊皇帝中

大業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

為騎果 修遼東古城以壯軍聲 雲武賊討

白瑜安 劫掠救北 天下 己亥命刑部尚書盧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

西京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 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

不繼其官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國今拔海移山猶

望克果 況此廣乎乃復議伐高麗 左

光祿大夫郭守令曰我欲失債臣下之事干鈞之費

不為與 帝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為

小寇乎 盜保據周橋 衆至數萬見人輒引書史

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子誦等 戊寅

時所

在盜起 齊郡土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

原和率領河間格謙勃海孫宜雅各舉眾攻尉

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 山東苦之天下承

平日久人不習戰 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唯齊郡水閣郡張須陁 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

薄收餘兵北度河須陁追擊於臨邑又破之

薄北連孫宜雅等十餘萬攻章丘 賊衆大敗賊帥

長才等衆二萬皆至城下大掠須陁未暇集兵帥

督衆擊之長才等敗走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須陁

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朕恃其強謂我不能

再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

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 歷城羅士

信 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

得貽其敢近 賊以稍威之揚以略陳賊徒

先登士信為副帝遣使慰諭行當須陁士信敗陳之

狀而觀之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還壬申遣





因之屢費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  
女感遇還夫少壯得五千餘人丹楊  
官城滿情三千餘人  
刊三梓營衆且諭之曰才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  
下歸投死還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  
之弊同如衆皆踴躍萬萬乃勅兵部分  
自玄感所出歸河內先是玄感所遣家僮主長安  
召李密及鄭玄挺赴黎陽及與兵密適主玄感大  
其以爲謀士謂密曰子嘗以濟物爲己任今其時矣  
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在遠在遠外云幽州獨稱千  
里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據兵  
出其不意長驅入剽據臨渝之險  
其後不遠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  
擒此二計也  
西天附之國雖有衡文異不足爲意今即舉兵而  
西  
豫城勿攻宜取長安收其膏腴擄其士民  
豫陽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  
吏言其久密以問精銳晝夜俱備襲取東都以號令  
四方但恐傳聞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  
日不免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傳所知也玄感以不  
然今自官軍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  
經城不拔何以示威  
上策也引兵向洛陽  
先取河內與豫陽城相守玄挺無所獲

豫又使人告東都趙王侗與樊子董等勸兵爲備  
乃於汝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第積善將兵三千  
自無帥南緣洛水西入  
司馬叔道即山南入  
餘人隨其後相去十甲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  
仰橫  
治裝引兵將八千人拒玄挺  
漢王李明日積善兵士不戰自潰縱仗皆爲積善所  
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  
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陣以待  
之  
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春  
門  
無所求也子不願滅姓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  
其黨胡帥杜伏威文苑玄感今相嗣爲書  
貽伊時  
東都舊官舊之至於部分軍事未其承







神頌郭王賈賈誼俱坐桂邊，絳竇亡命，捕得許之帝。  
再舉文賈誼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賈誼帝曰：  
「更能作空？」賈誼為燕泥否？王賈死，帝誦其佳句，以慰羣  
無人曉，竟傳能作此語邪？賈誼帝自領才學，持輪  
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緒端靜而有  
四海，朕今與士大夫共事，亦當為天子矣。」賈誼  
賈誼帝謂必書耶？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諂。」賈誼  
位望雖顯，而諱以求名，猶所不如。至於忠諫之士，則  
少寬假，然不置之地。」賈誼女其知之世南世恭  
之弟也。帝使裴矩安撫關石，用之會軍，存問勤謹。  
那可汁部急。賈誼  
賈誼帝曰：「抑吐」賈誼以自富運而委於帝大賞之。  
賈誼九月己卯，東夷民有年，起為盜。  
賈誼有愛敬焉。甲午，車駕不上公。  
賈誼以口費不給，免太守盧衍等官。賈誼明已巳，幸  
梅陵。冬十月丁丑，朕帥呂昭星、劉東郡、  
之。

光祿大夫下邳魯俱屬將軍討張  
之十一月己酉右候將軍馮孝慈討張  
金緡於清河孝慈敗死楊玄感之西  
也孝慈副亡詣東都歸首封以  
不問學子書收文版文簿其書草  
皇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





賊帥李弘芝為天子  
第十萬自稱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鄧州十卒在  
道亡有相繼安至理命官

賊帥李弘芝為天子  
第十萬自稱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鄧州十卒在  
道亡有相繼安至理命官

賊帥李弘芝為天子  
第十萬自稱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鄧州十卒在  
道亡有相繼安至理命官

賊帥李弘芝為天子  
第十萬自稱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鄧州十卒在  
道亡有相繼安至理命官

賊帥李弘芝為天子  
第十萬自稱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鄧州十卒在  
道亡有相繼安至理命官

賊帥李弘芝為天子  
第十萬自稱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鄧州十卒在  
道亡有相繼安至理命官

得高元還而獲護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  
昔元帥事我朝必當聞安皆得傳聞諸將儒俱  
鎮班師即師師公卿即其重八千人

鎮班師即師師公卿即其重八千人  
抄襲得八人得現黃上西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襲得八人得現黃上西馬四十二匹而去  
京以高麗使者及斯斯政告太廟仍當事于元入

京以高麗使者及斯斯政告太廟仍當事于元入  
十一月丙申時斯斯政於金光門外

十一月丙申時斯斯政於金光門外  
如楊續善之法仍更其詞使百官噉之使有

如楊續善之法仍更其詞使百官噉之使有  
事于南郊上不勝于大



城事密與行至館門，即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汗部軍漸盛，  
 其第叱吉投拜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  
 漸怒，其屬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為始畢所寵任，拒  
 許與為互市，誘至黑山，下殺之。  
 遣使詔  
 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奈何？我已相為新之。  
 始畢知其決由是不和，戊辰，始畢帥騎數十  
 有告者，壬申，帝親入  
 將王陳以備軍，自帥騎  
 守禦之。其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城門  
 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二十九，唯城門不下。突厥急  
 攻城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擣趙王羊而泣，目盡腫。左  
 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備精銳數十騎潰圍而出，納  
 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助，力輕則乃彼之所畏。陛下  
 患東之土，豈宜輕敵？  
 城以持其銳，半遣四方兵使入，接陛下，下側雖猶士卒  
 諭以不復征遼，  
 濟內史侍郎蕭瑄以為言，  
 國之得若使一介告之，

之意，陛下既免空虛之患，軍事者，服之。若動形，  
謂論以教，亦謂其計突，則衆心皆安。人自爲，  
戰事，后之軍也。世基亦勳，帝中爲其格，下詔，  
東之役，帝從之。帝將士，謂之曰：「努力，  
能保全，凡存行陳。」勿憂，官必不使，  
育，可弄，乃破，乃下，守城有功者，無官，  
除，六品，賜物，自，有官，以次，增，使，者，  
謂，天下，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年十六，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爲，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軍，軍，軍，軍，軍，軍，軍，軍，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乃，乃，乃，乃，乃，乃，乃，乃，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公欲收物，情邪？子善，懼不敢，帝性喜官賞，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門，門，門，門，門，門，門，門，  
爲，爲，爲，爲，爲，爲，爲，爲，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軍，軍，軍，軍，軍，軍，軍，軍，  
京，京，京，京，京，京，京，京，  
牙，牙，牙，牙，牙，牙，牙，牙，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凡，凡，凡，凡，凡，凡，凡，凡，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兆，兆，兆，兆，兆，兆，兆，兆，



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讀曰率下同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城父朱粲隋古城父縣屬，維壽父音甫始爲縣佐史。隋郡縣舊有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迦音加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荆州南郡，沔州南陽郡，沔音彌及山南郡縣。山南者長安南山之南所過燹類無遺。燹音才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州賊敬盤陀等。絳州，縣也。風俗通：敬姓陳敬仲之後，姓敬者帝孫敬康之後子蓋不分臧否。不音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阮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隋戶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散太常禮樂充集賢殿脩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封陸渾公賜紫魚袋司馬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七

大業十二年春正月朔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

討捕盜賊詔賊徒通守路道便集十郡兵

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

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

二使朝散大夫黃寶以木為之開以妓航內船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

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

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

苑墻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

恆驚悸云有賊今數婦人搖擗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

將軍潘長文敗死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甲午帝於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

之光燭嚴谷

賊左胡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

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

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

謂也威曰他日朕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

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妻朕皆不以實

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

多積珍玩威頓歎尚書或謂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

威意其不遠

帝益怒頃之帝附威以伐高麗事

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教軍盜自可得

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

如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廷大

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

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

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

突厥陰圖不軌者

忍即殺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秋十月壬戌帝薨













醫傳爲侍殿。庚寅，帝遣將軍張弼、李德裕等討之。弼出  
 陽城，敗方山白眉口。各禽破之。時相繼大失時，遂以討氏夷。  
 南宿城令田君孝自昌平往歸之。君茂之子也。  
 道衡嘗爲之於高祖，高祖曰：「是卿叔。」仲明月人兒  
 及其名依常調。京中書佐輸於宿城令。君茂自領其才常  
 一以委之。王何復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  
 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餌，盜米，合局破。及貴驛親戚，皆  
 來修軍器，賊修營衣服，則舉旌鉦鼓甚盛。長恭等  
 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所部兵自汜  
 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  
 諸具知其計，東都杜牛士十卒未飲食，長恭等驅之  
 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分置十隊。  
 今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大隊陳於石子河





改元丑平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南書令子  
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一千餘騎兩道討劉北所  
哭服外遺子為質以自固一始羅以劉武  
周為兄楊天子遂帥部為解事天子子為半  
楊天子子子固固不敵當乃更以為子利設  
汾陰許樂修居金城一  
魏倫軍實其交結常游劫於西邊為金城府於  
夏四月李未方授甲曹士軍由其子仁果及同  
黨十三人於平坊殺魏長  
自稱西秦霸王改元壽興以仁果為齊公少子仁  
為晉公招集眾監牧官牧馬賊如守郡賊如聚歸之  
以為義國公  
屯柳野  
山王會帥和俗招眾二萬歸之  
大族更以仁果為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果  
為晉王河州刺史  
分兵略地取西平洮河二郡  
以仁果為西之加羅子十二萬  
如步騎二千入東都外  
市比而而去  
府寺皆為官署長安和豐聖帝史部以城降

密以奉和為將軍理為右長史裴仁  
其每破賊軍會眾以賞士卒豐饒御史蕭瑄不  
許瑄士卒怨之瑄解又舉求仁基長短之  
不敵步屯百花谷  
裴公朝李密知其謀以厚利  
史何謂用日蕭后如樓上觀其不知機密在明公一  
刀耳仁基從之遷開府諸密請降密大喜以開府為  
元帥府司兵參軍兼書記守事使之信命還仁基  
知之遂殺裴公仁基還屯虎牢關密以仁基為上  
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德驍勇善戰亦以為上柱  
國河東公  
中七騎者八十人分發四騎以自衛曰內軍  
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金帛使名知能  
士信相仁基皆如常歸密密為總管各統所部  
裴已密裴仁基子裴弘二萬餘人歸回洛事  
裴弘助裴密自回洛乘車回洛會東都杜南二十餘萬  
人舉城響應裴密夜不解甲密攻裴弘余皆不  
克  
裴弘口





則帝可也。路某曰：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文水武十。前太子太勳衛將軍。公北招武。南。以取天下。此。武之。也。自。中。武。非。所。在。公。則。武。之。始。自。河。東。人。後。制。於。人。何。不。早。公。推。不。已。何。公。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靜。武。為。教。書。發。大。原。西。川。隔。門。馬。邑。民。年。一。十。已。上。五十。已。下。為。兵。期。或。其。不。能。擊。高。由。是。人。情。惴。惴。謂。名。各。愛。及。武。周。據。不。早。建。民。官。於。大。人。為。留。守。而。盜。賊。不。早。建。大。計。今。不。乃。武。周。據。不。早。建。汾。陽。宮。不。能。武。周。據。不。早。建。再。拜。請。以。朝。廷。用。兵。動。止。皆。軍。節。度。今。武。周。據。不。早。建。百。里。內。正。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是。城。壁。柱。之。兵。當。巨。備。突。之。勢。必。不。全。矣。武。周。據。不。早。建。何。為。而。可。城。等。皆。曰。公。地。無。難。賢。同。國。休。戚。若。已。而。從。之。者。以。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遣。使。召。建。威。元。古。於。阿。曠。等。紹。於。大。安。武。周。據。不。早。建。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主。謂。

武。士。魏。曰。順。德。弘。基。皆。背。世。三。侍。所。犯。當。死。名。爾。心。大。利。弘。基。欲。收。校。之。士。魏。曰。二。人。皆。唐。公。客。威。等。按。其。人。之。狀。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動。之。兵。也。魏。曰。公。威。君。雅。化。奇。生。耳。何。能。為。使。中。亦。止。皆。魏。曰。長。劉。世。密。告。劉。云。威。君。雅。世。民。使。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五。月。癸。亥。夜。召。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日。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昨。城。劉。政。會。入。立。殿。中。不。與。日。所。作。乃。留。守。事。唯。傳。公。得。視。之。政。會。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城。時。世。民。已。布。兵。塞。諸。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等。入。宮。突。厥。數。萬。眾。皆。順。德。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威。君。雅。等。以。為。兵。為。備。而。未。聞。諸。城。門。突。厥。不。能。測。其。數。也。以。為。威。君。雅。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悅。部。將。王。康。遠。將。千。餘。人。出。城。皆。死。城。中。皆。懼。帝。命。監。門。官。嚴。禁。之。留。城。外。二。日。大。校。而。去。帝。命。監。門。將軍。還。陽。王。將。關。內。兵。援。軍。和。說。李。密。曰。今。不。若。使。都。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今。不。若。使。都。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

伯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  
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  
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非悲悔無及矣  
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尙存從兵猶  
衆從才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  
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雌如此則大業墮矣  
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問行觀置將帥  
上將軍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隋志陝縣屬河南郡  
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  
隋兵連戰苑即大業初會密爲流矢所中尙臥營中丁  
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  
北陳讀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  
乃奔回洛奔洛口考異曰略記云四月戊申段達等帥關內兵陳於倉西倉南密出兵拒戰大破之  
還固信五月丁丑達等又出兵陳於倉西倉北密又來拒大破之密  
奔洛口按隋書北史新舊唐書皆云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東都出  
兵擊之密棄大旗奔回洛倉洛口阻無月日河洛記密軍失利歸  
於洛陽東都復得回洛倉諸山公傳曰五月二十八日越王夜出  
使段達等大戰於倉西北密軍敗績歸於洛陽亦云密連月再敗  
以密一敗分 龐玉霍世舉軍於偃師隋書世舉都古西亳也  
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爲異曰楊德方蓋關錄云不使仁今從洛  
密以鄭頌爲左司馬隋書榮陽鄭乾象爲右司馬  
李元吉奔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  
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實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太師大將軍  
實殿檢校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東郡開國  
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貳萬貳千五百戶司馬光奉  
勅編纂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卷一百八十四

李建成等至晉陽

李建成等至晉陽劉文靜勸

李淵與突厥相結

從之自為手書單辭厚禮遺始畢可汗

欲大舉義兵運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

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

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

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

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

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

馬珠牙胡兵非所須劉文靜曰今義兵雖集而戎

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

易旗幟雜用綠白以示突厥

然通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讓告

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  
將兵擊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  
與之偕行太原令太原溫大有  
曰吾兒年少以事軍軍事之成敗當以此  
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聞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  
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某果非買不食軍士  
有臨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福者軍士及  
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  
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高德儒至軍門世  
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靈以欺人主取高官人見之  
自矜不戮一人秋事無犯各封撫使復業近  
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  
凡九日建成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  
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  
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淵已遣大將軍府以寂為  
長史淵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  
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為鎔曹  
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  
上郡善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  
實琮及雷揚郎將高平王長緒天水姜寶誼陽屯為



易猝下易以也  
無信和是  
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  
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  
相續武周遠利太原豈可近忘仇邑本諸大義會  
不顧身以致貪生當先入咸陽就今天下今遇小敵  
地已破敗耳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成亦以為然辭不  
服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成亦以為然辭不  
世民不俾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世民問之  
世民曰今兵以寡敵眾則克退軍且數幸勸於前  
勸卒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願乃悟曰軍已發今  
何世民曰台軍雖而未發方車雖未許亦未與  
請台追之時笑曰吾之威敗皆在爾知復何言  
唯爾所愛世民乃與建威夜追左軍復還  
武延德  
武延德任使武延德  
同郡曹珍關謹梁頤李贊安簡仁等謀曰

必求得最良官領兵不能盡言皆可東手無異  
等爲人所感邪不若相與力拒之保彼河  
右以待天下之望以爲外就推一人爲主各相  
讓其有常曹外曰久聞蓋李氏當王今就在  
諒中乃天命也相與拜獻奉以爲主而後討令  
仁德結詞相與拜獻奉以爲主而後討令  
向兵義勇官郎將謝統帥郎去拿士政同蓋謀共  
執自稱河西大漢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其說今今爾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害甚耳  
將何以堪於是以致師爲大僕卿士政爲大府卿西  
突厥開府設會車川自開關可汗  
請降於新薛舉自稱皇帝  
爲皇后子仁果爲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  
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  
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舊唐書  
於火上燒以燬軍士受克天水是召富人倒餽之以  
然計慮無算其金寶銀每成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  
創口至河地郡太守蕭瑀拒却之仁果怒遣兵  
阿摩李勣與裴奉實戰於昌松仲與裴  
軍敗河勣欲還遣之裴曰力戰得俘信以資勣將  
爲用之不如盡坑之裴曰天若降我當擒

其主此舉終爲我有若其無威留之何益乃縱之  
拘罕皆克之未幾攻張捕斬西平  
帝部左衛衛大將軍馮師望守薛州薛州爲地精兵  
三萬計李密命王世充等統兵皆受世充節度  
所過各起驛使世充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  
遣入巨子勣世充以爲異已不復殺  
還歸之其處去世充營百四十里薛舉死士二  
百八十人先行令給軍糧  
曰夜至則舉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里所  
天啓明曉使傳報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  
使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  
大亂皆驅走世充不能禁固左右數十人薛舉  
即薛舉  
由山足薛舉  
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薛舉







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縊。河東山辰  
馬州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之子也。造，造之  
淵帥諸軍圍河東，造之子也。造，造之子也。  
官屬通變城，自守將傳推原頭太尉。又增置  
通變大營，營城，皆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  
為河東所踞，則皆令敵此。帝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  
後西上。長安恃通變，通變長安必破。李世  
民曰：不然。貴神速，吾為軍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  
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而遁，不待戰而破。李  
取之，若拔樹耳。若淹留自難於堅城之下，徒損  
威，損備以待，非半費日，衆心難沮。則大事  
去矣。日關中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  
終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則法曹武功，新幸以請  
津中，二城遂破。華陰令李常以手書會降。  
李淵令京兆諸縣亦各遣使請降。王世充  
章王及河內通守孟博，俱被圍。武都  
領會京師，唯下降，餘不降。已未，賊

王制使虎賁將軍劉長茂等帥留守兵，肅王等帥僕  
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圍李淵於洛口。  
李淵與洛水相守，絕糧。帝遣使告世充，世充  
向東都，李淵所遣使，帝遣使告世充，世充  
勞問，李淵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大功乎。世充曰：公家解事先朝，今榮祿加儼，不能  
守門關，乃與玄感謀叛，禍亂天下，非今日唯圖  
反噬，未始為高。李淵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滅罪及祖，宗傳，而後已。不始聞命，密怒因之。世明  
說防人，事務本，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論賊形勢，主權下，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而轉之，出千營門，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李淵固守不下。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之李淵固守不下。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十萬在其城下，李淵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執上，彌困，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卒，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月城，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密遣使降之，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攻降之子也。世明遣使告世充，世充遣使告世充，世充



月不下賊中倉廩三師利道其第行恭帥五百人備  
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  
謂之奴賊輩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  
帥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  
賜之從子也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  
軍容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爲遇知己蕭牆心尤  
知無不爲命劉弘基脫關山分兵西略自衆  
大獲南唐渭水屯長安故城世民引兵出  
竹中仲文何潘仁向等皆助衆從之領子河城  
突世民自營庫遣使白曰期日赴長安即見屈突  
家行不能復西不足慮矣乃命建成與倉上  
精兵自營庫長安故城世民帥  
附諸軍北立長安故城世民帥  
十月辛巳以王長安營於春財門之西北世民帥  
中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命各依營而進俱入  
村寨修營遣使至城下諭書文曰  
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運館於安興坊世民帥  
世民帥文書許玄微世民帥  
張煥等皆據郡叛世民帥

事珍與主事珍曰舟車未歸不爲衆所服  
之以悅衆乃遣使報說  
召募得數千人餒饑之衆也  
賦帥沈柳生羅川  
衆曰今天下皆叛隨政不行  
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飽  
柳生亦當從我衆皆悅  
色相皆如柳生即帥衆歸之  
大將軍起兵五日  
巴未及  
居第一今巴  
下子如柳生  
城則柳生  
門柳生大柳生  
言於柳生  
而不柳生  
不修柳生  
悔無柳生  
申銑洛水  
夜洛水營於洛水  
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南  
死密帥洛南





下壯士擊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見弓與護臂  
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踏於牀前建德若牛  
吼并弘農侯信皆殺之徐世勳走出門者斫之傷  
頭王伯當遂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  
驚提其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  
亂可往專行暴虐陵辱無上下今所誅止其  
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勳置幕下親為傳膳  
其營下欲殺密使單雄信往宣慰密亦獨騎入  
其營中外深定讓建德厚信信亦信會縱故死之  
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  
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時其相圖得從而棄之  
及聞讓死大失望數日李密天武則決為龍為蛇固  
不可測也壬戌李密衛安武王即皇帝位於  
天龍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武王遣其弟  
為太上皇甲子自長樂宮入長安以謝為假黃鉞  
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  
王以武王為丞相府改稱令曰  
於唐化門軍事乙丑榆林軍武平涼安定  
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內實諸軍國機務事無大小  
文武設官任其貴賤並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  
地四時禘祫奉鬯則置丞相府官屬  
入見以贊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  
功郎中實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儀之子也

世充謂傾府庫以賜勸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  
世龍獻計以易布帛可得數十萬匹以充之已以李  
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李元吉為  
公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黎陽太守鄧元景  
太守楊汪尚為隋守密以書招唐為陳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東本  
姓郭氏乃非楊族其於義舉事不同此初唐祖父元  
孫早與諸母郭氏妻於郭氏及武元帝從周文起兵  
關中郭元孫在郭氏為高氏所誅郭氏故密不然  
唐得唐懷德即以其郡降密郭氏故密不然唐得唐懷德即以其郡降密郭氏故密不然  
郭氏十二月癸未追尊唐王叔父襄公為景王  
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高祖遣源拒之  
仁果乘其無備破之  
其其乘強以數百騎走請杜風請降扶風太守竇遜  
殺之繼舉益張繼舉就二十萬謀取長安聞丞  
相淵已定長安遣謝林使李世民將兵擊之  
又傳善善寶勳俱出散關  
右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拒聖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  
聖山東日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  
民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地城而還  
事乎薛門侍郎錢傳亮曰自古天子有降  
精陀始



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考異曰蒲山公傳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考異曰蒲山公傳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考異曰蒲山公傳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考異曰蒲山公傳仲哀徇巴蜀下之考異曰蒲山公傳乙巳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廬江郡考異曰蒲山公傳營於南塘上考異曰蒲山公傳善安恨之襲破士弘焚其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考異曰蒲山公傳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考異曰蒲山公傳士弘退保餘干考異曰蒲山公傳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  
京嘉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一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  
勅修纂

卷之六 台朔三省音註

享明神宗大聖光孝皇帝上之

武德元年正月丁未朔庚子

即與於是軍口助洛  
 易更及盜賊建師氏  
 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所俱軍部丘理雖千  
 卒西世光命諸軍各  
 自分遣前使不一少  
 皆營中書得將周世  
 十更之曰世无大敗  
 唐王自長安以書詔  
 諸將入京請降

死世充備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京  
北歸河陽世充是夜焚風塵死軍士散水沾濕自  
路世充下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其目

[illegible]



由之俱去二人皆曰得因轉相招引次使舍人元敏  
虎牙郎將趙行儀等相將孟嘉符璽即牛方裕直  
長許弘仁餘世男始門郎趙寧等正張情狀待揚  
十曾等  
與之同謀曰存相結於廣寧府益新計無所畏  
有官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妻之官  
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  
白后后曰天下事一經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  
之使令帝尋耳  
少監宇文智及帝厚賜楊士智及之甥也二人  
以謀告智及智及大驚遂以三月望日結黨  
西通智及曰上非無道今尚行斬等亡去正如  
實賢取耳耳今天官亦降  
已動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後與等然之行  
縱計世男以智及兄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黨主  
結之  
而格之

使許弘仁張惶入簡府  
云陛下聞果欲叛多賜膏酒欲因事會盡燒殺之  
復與南人留此曉果竹燭相告語  
乙卯韓賊果召韓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  
是日風霧昏晦  
刀是夕元帝裝度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傳事至三  
城門與度通相和諸門皆不下鎖  
更與韓賊於東城韓賊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  
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訃問何事度通曰草坊失  
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延燒帝以爲韓賊與度  
乘於城外第十餘人  
布兵分守臺長  
有韓賊  
玄武門諸軍曰臣等中風  
禁度通等不以聞執因之丙辰天未明韓賊授度通  
兵以代諸門衛十度通自門將數百騎至城東  
門韓賊內宿衛者呼有賊度通乃還開諸門韓賊  
既入度通曰何物兵勢太異度通曰事勢已然不  
能將軍事將軍憤動成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謂不  
殺我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

千牛衛將軍... 殿內兵數百人... 破賊降下若出... 官奴數百人... 化及等結之... 外會粹解制... 帝聞亂... 氏啓之... 令孤行... 欲殺我邪... 扶帝下... 帝見之... 反但將士... 欲歸正... 帝通因... 化及... 通... 帝... 門... 與手...

何在... 帝... 丁壯... 姓... 邪... 通... 天子... 許... 必... 諸... 桓... 常... 之... 子... 齊王... 亂... 錄...

家賦更至街中斬之陳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  
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盧世基御史大夫樊鍾左相  
衛大將軍來濟兒秘書監袁充右相衛將軍宇文協  
千牛宇文融等公卿並誅及其子餘族之弟子  
也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扣門投帝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辭作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與日事勢已然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昔君時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基等世而相世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即焚起知必將有亂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策為時果受命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之罪既而化及至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不預朝政亦免之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樂衆而見之曲加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善心獨不至許弘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攝政則朝文武咸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於叔而低回若此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而去化及遣人執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而而出化及怒曰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范氏年九十二撫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臥不食十餘日而卒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關也張季珣之弟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帥吏民拒守部下衛將軍作江陽長張惠紹告其族

仲城第玲為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  
第三人轉死化及殺之兄  
授以皇后令口奉王浩帝居別宮令發詔書教書  
而已仍以監守之化及以詔書及為左僕  
射士及殿內史令等皆移為右僕射乙卯徙奉公世  
民為相公戊辰隋文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  
王為相國百指傳漢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  
謂解居曰此詔者所為耳漢大收而自加九錫王  
可乎必若佛轉晉之冰使皆繁文飾飾唐天問人考  
其實不及五載而求名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  
亦取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  
因其時取法唐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  
商之末必致敗壞之禮也若使少常有知必不肯為  
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希為江都太守統領留事  
以壬申令內外刑獄云皆選長安皇后大宮皆依  
舊式為卿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親事其中仗衛部仿  
皆營東處以折舊部人舟俄取自城水路西歸  
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石顯  
臨宮中黃郎將軍孟才虎牙郎將軍  
厚恩今使營事受其賜  
視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  
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四營帥所將數千人















魏明帝太始中書令東道大行臺行軍元帥  
魏國公今半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勳  
爲右武衛大將軍仍下詔稱密中書曰其用兵機  
略一舉魏公節度元文都喜於和順謂天下可定於  
上東門置酒作樂北史自後達已  
下皆起爲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  
官乃以與賊其主欲何爲邪文都等亦疑世  
勳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然猶外相爾雅爲親  
其初七月魏主遣大將軍張猛驍騎將軍楊  
季達還曰今日以前咸共勸進使王以後  
此項七政之重行公固獨權等即至密北而  
受詔無西更以精兵軍化及密知化  
及軍糧且盡因與和化及大罵其兵食其  
之會密下有人譖其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  
其食又盡乃遣兵圍密於重山之下  
自辰達西密爲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  
兵且至唯郭寶寶獨在密由是得免收寶寶  
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郭求軍糧  
又遣使持節東討吏民以寶寶軍王勣等  
不壞其郭遣通事舍人許敬宗持節宣旨  
以勣爲清外總管以勣字爲元帥府記室  
勣心之子也勣房公勣威在東郭隨

聖德密以具讀氏大心懼之咸見京師不  
帝宇觀帝唯再二無封稱了圖今日得  
都之化及聞上執叛大懼日引兵欲取以  
其將神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  
於密文都子蓋之子也化及備有衆二  
萬西道軍帝密勸世勳以備之乙巳官州刺史  
州刺史之化及化及化及化及化及化及  
破之化及化及化及化及化及化及  
於季達還曰今日以前咸共勸進使王以  
此項七政之重行公固獨權等即至密北  
而受詔無西更以精兵軍化及密知化  
及軍糧且盡因與和化及大罵其兵食其  
之會密下有人譖其亡抵化及具言其情  
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遣兵圍密於重山  
之下自辰達西密爲矢所中墮馬悶絕  
左右奔散兵且至唯郭寶寶獨在密由  
是得免收寶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  
化及入郭求軍糧又遣使持節東討吏  
民以寶寶軍王勣等不壞其郭遣通事  
舍人許敬宗持節宣旨以勣爲清外總  
管以勣字爲元帥府記室勣心之子也  
勣房公勣威在東郭隨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同馬食奉  
勅賜策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武德元年八月蘇羅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  
今唐兵新破關中將數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  
有而止辛巳癸辛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城  
執井圖奉職使唐諸涼州上發與李  
與之書謂之從弟勳大喜遣其弟勉入貢上以  
勳為大將軍命為驍少卿張儀傳冊拜勳為涼州總  
管封涼王初朝廷以安陽令呂珣為相州  
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為相州刺史  
由是德仁申請山東大使宇文文明遣入林慮山而  
殺之德仁弟歸王世充己丑以蘇王世民為元  
帥薛仁果丁酉臨統等四郡來降求得賜  
隋江都太守陳輔求得賜

帝之權取字文化及所留管轄故次相備天子儀衛

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座於帝

座之側字文化及之發江都也

以杜伏威為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

於隋主蘇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

亦上表於唐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為司徒孫士讓為司

空祥元相為左僕射殷華為左丞徐令言為右丞劉

子翼為兵部侍郎李百藥為府掾白顯悅林之子也

九月隋國通守陳君實來降

子也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

壬子以工部尚書楊孤憤思代之初李密既殺

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

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相密不覺

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疎之

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

之皆隨車多少或難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

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踏

盜賊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

盜賊相率而米洛水十里兩岸之問望之皆如白沙

密喜謂賈國庸曰此可謂足食矣國庸對曰國以民





續其擊之世无士卒皆江淮勇壯出入如飛世  
 充并卒得一人輒饋密者縛而置之戰方酣便  
 以湯噴視賊皆曰已降李密矣賊遂大潰  
 其民以時中兵而下賊堅營登城火燒其中密  
 出與賊人帥同各以其名在圍賊斷糧道俄而其  
 下即城均村有賊世充軍在二都精于化及  
 不一營又遣王射入李密留守留賊防賊以招世充  
 世充破世充得其兄什摩子玄明等以招世充  
 密將仁基歸順引召李密數十人皆以是舉  
 一各以所得不自棄下密守母后不為所動  
 密以之潛呼其父兄初起元君公孫氏至  
 歸命帝後進弟五氏以其書為求李密  
 記李密知其妙誤時李密不真為如史李密  
 已用之以謀密行軍詳盡未嘗失計西加  
 世不解元直守洛口救元直村自鄭州文淵關曰  
 不得元直必為公患密不聽元直知之除該攻密保  
 學問之以告密密固好焉見密將入洛口城元直  
 已遣人潛引世充至密知而不歸因山窺許世充  
 以牛濟洛水然後襲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  
 得出戰世充軍已濟矣更始信尋又勸李自  
 歸密自不能支更始帥麾下歸李虎牢元直遂  
 以城降更始初雖信勢捷善用兵然名兒諸軍  
 更始軍中號曰飛將軍助產儀以錯信輕於去就密

己未下城下和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隨城入感命  
其門城上下水灌之咸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  
精兵為殿賊而城上樓三峰仁果兵自南原  
大下戰於白草細川唐軍大敗賊為仁果所擒仁果  
唐州令感語城中云唐軍已敗不如早降  
賊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唐軍已敗賊亡在旦夕  
唐王帥數十萬衆四面圍城中勿易賊之仁果然  
執原於城旁垣之至唐軍射之手死  
唐軍命賊叔夏屠城臣守備能自全感實生之祥也  
唐中書省中書史陸人常連  
薛仁果於宜祿川上遣孫子襲武公琬  
常卿即元璽以女嫁璽始畢可汗  
千三百餘人遣骨咄祿特勤來  
安貞曰唐道士傳仁果  
奏上行之薛仁果屢攻常連不能  
克乃其將什士以數百人詐降  
城厚給之乙丑士始入以其使  
劫城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  
仁果仁果壯而稱之奴賊薛貴讓連曰女議我  
平賊以汝死奴賊耳貴然殺殺之人救之得  
免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字文化及  
不統唐張僧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唐心稍盡兵

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尋戮事安寧化及醉  
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士為日會負我君之名天  
下所不容今者滅唐皆不由汝乎將其兩子而泣  
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  
不殺我以降實速使數相圖害  
長幼離而相飲以此為恨  
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苦肯不一日為帝乎  
於是矯殺唐王世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  
食之戊寅夏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  
使迎娶相率於道密大盡謂其使曰我  
衆百餘一解解甲歸唐山京遠城數百知我在此  
使括之亦當盡至比於實數功亦不細  
豈不以一合司見處乎已邪至長安有司供  
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而以西  
光祿卿上柱國歸德郡公密既不滿於臣又多  
輕之密執此者或求求賊竟不平  
親隨之常呼為賊以謂子孫孤氏妻之  
詔右神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賜山東道安撫大使  
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  
元帥擊牛破之子賊自於元規曰擊賊上下危  
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遲延其徒稍  
集力逼食盡故死於我為唐方元却不從子賊請







辛未使仁果兄弟及李瑒等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則仁果等皆願效死世  
民間稱焉名士訪獲之仁果等厚為王府文學  
辛未上使使謂世民曰仁果父子多殺我士  
此其所以亡也下何仁果之民不可不撫乃  
命其自悔智略功名上皆自悔色及見世民不覺  
如是何以反德乎詔以上外帶賜待等皆去  
州刺史士民安之  
辛未上使使謂世民曰仁果等皆殺我士  
此其所以亡也下何仁果之民不可不撫乃  
命其自悔智略功名上皆自悔色及見世民不覺  
如是何以反德乎詔以上外帶賜待等皆去  
州刺史士民安之  
辛未上使使謂世民曰仁果等皆殺我士  
此其所以亡也下何仁果之民不可不撫乃  
命其自悔智略功名上皆自悔色及見世民不覺  
如是何以反德乎詔以上外帶賜待等皆去  
州刺史士民安之

常建帝二百段  
贈劉成平原郡公  
於殿庭  
因臣等臣曰諸公共相胡貳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  
可并其富貴使王世充得去公等豈有嫌乎  
以劉之辭為戶部尚書  
開山爵位  
劉之功劉廷時之不副本  
當賜大朝會出為光祿卿當進食  
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快快  
以告天下事在公度為耳今東海公在黎陽  
久如此也  
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  
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  
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高漸利高耳  
詰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堅用僧行上



隋平太守劉暉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暉爲  
州總管  
李巳太常卿  
其使持節爲令發喪三日  
聞道各遣使招之  
公已定關中人皆歸之  
上巳定關中人皆歸之  
地州建之于世  
爲其所親信  
武安縣公  
其使爲丘背城阻水爲陣  
不勝多難從之  
伯覺不能至其城下  
凡相拒百餘日  
得隋通直總督溫平  
州總管府長史  
時爲黃門侍郎  
時人榮之  
以西突厥長統那可汗爲









實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攻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李  
勣

唐紀三

高祖神武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官名上

為太尉府官屬杜淹數言皆預焉安陽人

中書侍郎王世充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

南兵始至東都王世充專總朝

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王世充專總朝

世充立三碑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

一求武勇智略能排難解紛者一求身有奇術者

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自

省覽其可取者勸人自獻以爲言計悅然終

無所施化下至上卒所獲者皆世充皆以

甘言悅之而實無因施其後自於大夫議

爲世充所親任其後自於大夫議

識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  
奄有關內兵不留行其雄勇附且坦懷特牧養  
功不念舊惡雖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屢託身  
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靜安  
又吾之故人也若遣問使召之使夜還城下  
武都從之唐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  
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  
宇文化及攻魏州魏州元寶祐四官不克魏徵往說  
之丁未寶祐魏州來降戊午淮  
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州化及不能抗東走聊  
城神通追擊之神通拔魏州新獲二千餘人引兵  
追化及至聊城南之甲子以陳叔達爲大官  
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相相來降  
自來二十萬別掠淮之間  
野食其糧粟未盡信使通  
又不務獲糧民餓死者如積  
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  
過於人但使佐國有人何足  
與通事舍人顏思楚  
官在南陽  
所吸思楚之推之子也  
以供軍食諸城皆相餉救之  
又稅諸城堡細  
淮安土豪楊士













仙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生熟朝宜各  
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宛柳東朝堂納直柳於是數  
上書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又省覽難過  
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追隨隨  
場帝為開帝為王陳之死也  
腹子政道建德之以為鄭公然仍依倚突厥以  
制其兵勢一隋蕭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  
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字文化及首  
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王  
世充將軍王世充居門內者召越王君度漢王  
世孫王世孫士衡等要斬博侍御史張猛古彈之世  
充大怒曰殺君等豈如杜其耳數一  
太子舍人君用世充之子也世充每驕於  
勳海論言詞重現世充一語然侍衛之人不勝  
傳其言內司事畢於世充御史大夫蘇良節曰  
陛下諸大夫多而無領事世充一語然侍衛之人不勝  
許也世充數敗攻伊州世充一語然侍衛之人不勝  
改也王世充數敗攻伊州世充一語然侍衛之人不勝  
盡援兵不至於城陷世充罵世充口而死帝聞  
數口百領兵相不相也世充其子世孫城世充

五月王世充陷襄州復寇西潯州  
基將兵救之李軌將安修仁兄俱貴  
仕長安表請討軌以楊武王上曰軌兵特險  
違結吐谷渾突厥等一吾與兵擊之倘恐不  
克旨口舌所能下乎策貴曰臣家在涼州交世孫  
為民夷所附第修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境近者以  
十數臣往說之軌必回善若其不聽圖之則  
賊易矣上乃遣之策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  
衛大將軍策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  
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幽燕宰制中原必勝攻必  
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若不若舉河西歸之則實融之  
功傳見於今日矣策貴曰吾城山河之固  
彼雖強士若何自保策貴為唐遊說耳  
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臣聞  
門受所下學被安於附從臣欲效其榮也可否在  
下耳於是退與修仁等結謀起兵擊軌軌出戰而  
敗聖城自守帥貴復曰大德德我來許李軌助之  
者城三城城中人爭出就軌貴執之與妻子皆不  
女事  
世平鄭曉在長安無所歸懷上曰汝為人使臣  
叩聞國亡不厭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為  
朕用乎許曉之終身  
第皆仗義以安策貴為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  
公賜帛賜所安修仁為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末節石胡胡龍兒

捕兵數萬自封王以其子李真孫太子也貞觀將  
 梁王元昌弟元昌王元昌弟元昌王元昌弟元昌  
 為亂引劉武周之眾攻陷長安於時唐王倫李  
 貞自備兵以討之以一兒為質定王六兒還  
 使請降以李元昌為質  
 壬午以齊王世民為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  
 等九州諸軍事涼州都督府行軍大將軍其大  
 尉尚書令趙州牧以道行軍大將軍如故  
 門侍郎楊弘仁安撫西河以武周昭平道  
 使陳政為下所行其首奔王世天政授之子也  
 將軍李元昌有威名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  
 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士及等密圖殺仁基及  
 其子元昌等謀反王世天為王世天及  
 於世天曰世天等謀反王世天為王世天及  
 及家奴百餘年所奉王世天為王世天及  
 往者之直本應至此又請與皇太子辭訣亦不許  
 乃布帛焚香謂神曰今已付不復生帝王家飲  
 不能解以高祖殺之語曰高祖帝世天  
 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子傳為太傅領尚書  
 令六月庚子賈建德陷滄州初易州賊帥

宋金剛有衆據餘山魏刀兒更結  
 萬兒更結魏刀兒更結  
 之甚真誠曰宋王以軍事中分家皆以遺之  
 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意以武周之味因說武周  
 營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  
 州使將兵三萬討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  
 李仲文之武周將子英往來在顯谷  
 走如星再三寶領仲文之伏兵發唐兵大敗  
 寶領仲文皆為所虜  
 將江寧武周已西突厥使來告始畢可汗之  
 內史舍人鄭德相率唐兵可汗購帛三萬段  
 上以劉武周入寇從厚石僕射贊買請自行  
 擊之以救邊外  
 七月十一軍分討武周以便宜從事秋  
 各軍將各一人取威名者重者為之以申  
 每軍將各一人取威名者重者為之以申











李公逸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為子偽嗣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使就吏翻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少始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宜陽唐州從者墜崖溺水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從者墜崖溺其存者鬢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為祕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為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楚之不屈竟得還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毫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使才用翻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帥漢曰率騎前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甲子

上祠華山

新志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有古祠華戶化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纂

序紀四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滑州  
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  
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  
件持之缺未有倉廩人情惶擾  
入城皆散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倉廩民  
民聞世民為帥而來其不歸附  
及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食軍食以充  
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  
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蹙世民嘗自帥  
一甲士登丘而眺敵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  
一賊甲士之至甲士驚竊逐白世民上集  
賊將白賊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其  
李世勣欲歸賊及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  
新事寶王勣川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  
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其破之  
件得以及賊建德使由是親之初潼南人劉黑闥少

戰勇校槍  
世勣事寶王世充世充無世充以爲將每見世  
充所爲輒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  
世勣之妻於時使使通書爲將軍賈德公常  
使將奇兵東西檢襲或潛入賊境視度實黑闥往  
往爭間會擊克獲而還十二月庚申上獵  
于華山于時說永安王李基急攻呂崇茂  
獨孤懷恩請先攻具無後進者基從之崇茂求救  
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韓瑊討瑊敗仲尋相將兵屯  
至夏野才表裏受敵軍遂大敗  
唐儉及行軍總管世勣皆爲所虜儉名於字  
行上儉裝入朝實其敗軍下吏  
釋之儉待儉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滑州  
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李叔寶等邀之於美  
夏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繼引精  
騎援王行本於美反世民曰將步騎三千從  
間道夜趨美山  
儉壯健以無寇世勣其衆倍倍諸將咸請與宋  
合時賊世民曰世勣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  
賊下賊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打鼓軍軍善橫以虜  
掠爲資利在連戰我聞營費銳以持其鋒分兵分  
衝其心腹





二 百餘里而數十合于會稽嶺南皆弘基城  
神曰十十破賊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  
其半且十半即破宜留師於此俟其糧盡然後復  
進未晚也 世民曰金剛山窮無水軍心離且  
功難成而後敗賊難得而勝生 必勇此勢取  
之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國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及金剛山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宿於直隸谷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中止自一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地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即介休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城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小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余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甲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張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右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介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敬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傳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為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殿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突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陽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以得世民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間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晉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手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乃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無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空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於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以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濟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能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于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增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仍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資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周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百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實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蕃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略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伐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代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賈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曰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大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王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奈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何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難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言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自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新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左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右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手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平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初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討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討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必勇此勢取

徵使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遣使使赦崇茂罪拜  
夏州刺史夏州刺史呂崇茂使國教使事崇茂教使  
殺之教使去崇茂餘黨皆殺之崇茂王世  
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王世民  
世民至長安是月突厥遣阿史那獨步突厥千匹  
於王世充王世充目求昏世充以宗女妻之王世充  
與之互市六月壬辰詔以和州懷德軍東南道行臺  
尚書令使王杜伏威為使持節都督江淮以南諸軍  
事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道安撫使進  
封吳王吳王李氏李氏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  
封舒國公舒國公丙午立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  
魯王元亨為鄆王鄆王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  
監軍府官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王王瑋  
山安撫使李弘敏計之李弘敏兵未行長史田瓚為士  
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  
撫軍顯州王世民之計對武周也武周  
武周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武周  
仲文了計知又留倫特勤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  
守石碣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仲文  
上遣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遣諸州諸將  
皆往洛陽洛陽實四鎮將軍人分守四城四城  
七月壬戌起兵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世充遣行臺  
尚書令二子在洛陽洛陽上謂通  
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請為行四

當就死陛下下葬陛下加以恩禮恩禮  
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臣  
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先驅二兒何足惜乎上  
數口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王世充  
世充遣州都督李襲擊擊敗之李襲擊  
計驍騎大將軍可朱賓定遠可朱賓  
州都督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  
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鎮蒲反以備之又遣禮部  
尚書唐倫安撫并州并州唐倫并州都督府唐仲文  
入朝唐仲文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秦王  
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懷州王弘烈鎮襄陽  
楚王世傳守寶城太子玄奘守東城東城王玄恕守含  
嘉城含嘉城王伯倫守曜儀城曜儀城  
世充自將驍騎驍騎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  
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弘才帥內  
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段野綱段野綱  
弘烈行本世傳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弘烈  
突厥驍騎兵入寇突厥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  
首千餘級首千餘級羅士信將前軍圍世充世充自將三  
萬救之己丑秦王將驍騎前趨世充秦王  
遇軍軍不敵遁路命為世充所圍世充  
世充自將兵三





領尉七州來降。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  
依世充所置。無所變更。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  
郡縣相繼來降。武周降將相等多叛去。諸將疑  
尉遲敬德囚之軍中。行臺左衛尉屈突通尚  
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勇猛。今既  
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速殺之。世民曰。  
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吾相之傳邪。命釋之。引  
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  
終不背。敬德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  
相資。表一時壯事之憤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鳳  
地。王世充即步騎萬餘至。圍之。單雄信引眾直趨世  
民。世充兵稍却。敬德躍馬大呼。刺雄信。墜馬。  
世充兵遂退。出入世充陣。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  
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軍大將軍陳智  
略。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  
敬德曰。臣自昇龍遇日降。敬德等遊  
豫。每入殿中。勅書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  
斷。敬德刺之。王元吉以弩自負。聞敬德  
之能。請各主刃。相信林縣負。敬德曰。敬德當去之。  
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王世

民問敬德曰。敬德與諸將。敬德曰。敬德乃命  
敬德。元吉。元吉授精。馬志在刺之。敬德  
與三。其。元吉雖面相。其。板胡  
昭。初王世充以。元吉為。州行。事。便  
尉。州。刺史。杜。十。餘。元。真。為。州。行。事。便  
才。幹。出。地。入。就。坐。而。數。之。曰。本  
廣。才。魏。公。置。元。元。不。得。之。功。乃。構。滔  
天之禍。今。來。送。死。是。之。分。之。人。當。其  
首。至。雲。陽。縣。西。王。元。以。州。來。降。突。厥。其。四  
設。涼。州。知。府。楊。仁。善。之。為。所。敗。其。四  
男女。數。千。人。而。去。丙。辰。以。田。豐。為。州。知。府。  
華。國。公。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剛  
來。降。甲。辰。行。軍。知。府。十。信。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剛  
之。士。信。又。十。金。信。中。人。罵。之。士。信。夜  
潛。自。射。人。於。腰。見。數。十。手。信。下。信。見。時。云。從。東  
都。來。歸。王。世。充。而。相。謂。曰。此。十。金。信。也。吾。屢。誤。矣。  
即。去。軍。中。以。為。士。信。已。去。事。者。洛。陽。亡。人。世。充。追。之。  
十。信。伏。於。道。伺。其。門。突。入。屠。之。實。地。使  
之。聞。此。州。也。王。世。充。告。急。十。信。聞。之。即。去。  
二千。餘。之。時。使。引。去。開。道。使。中。降。王。世。充。  
王。世。充。以。開。道。使。中。降。王。世。充。有。大。功。在。中。召









郡王李希以取蕭統十寶年德上之

辛卯改信州為懷州以李希為懷州使大造舟

船習水戰以李希未更軍旅以李希為行

軍次晉陽李希長史姜以軍事增設李希召

巴蜀台兵子統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

示引擢實以為實王世充太子立屬將兵

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王世民遣將軍李君

長衡大破之立軍備以自免世民使字文士及

諸進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

止於東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書器械非私

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

時辛丑世民移軍東都高祖嚴和立王世充帥眾

一萬自方諸門出為故為坊垣動鼓殺水以拒唐兵

特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門宣武門以望之謂

左右曰賊勢窘矣李希不戰而退矣

今日破之使不取復出矣命屈突通即步

呼世充亦帥眾死戰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

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

圍之嚴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為

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脅志玄勸世充降洛水

志玄踴身而前一人俱墜馬志玄勸世充降洛水

不敵退初將軍王懷文為將軍所殺世充所

獲世充欲射之引置左右王懷文充出右掖門

引劍刺世充世充東甲墜折不能入左右皆

出不意皆愕時不知所為懷文走趨將軍

至寫口世充曰懷文以劍刺我卒不能傷

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元璠不贊仕世充

稱疾不預事世充曰元璠不贊仕世充

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自是也臣實

幸得生佛世充曰存官前為沙門服教精進以資

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

入道將何物世充曰臣等休官當從公志願固請不許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世充

儉密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

也西魏真鄉縣屬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諧

詔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

可汗音義及在并州賊賄狼籍上命裴寂陳叔達蕭瑀雜鞠之

馬音乙巳仲文伏誅庚戌王泰奔河陽走

去年七月世充使秦守河陽其將趙寶等以城來降

正朔降戶口別將軍雄信裴孝達與摠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

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轅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音壬子延州摠管段德操擊劉仝成破之

音首千餘級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

重五十斤擲二百步

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

今之刻車弩亦其類也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

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摠管劉弘基等

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

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

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

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

又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

德彝入朝面論形勢

參謀之言善始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

言羈屬之而已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

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遣世充

書手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

就其國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

王君廓時悅為內應遂拔之獲其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

而長史悅君理之孫也寶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煬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李  
勣編集

唐紀五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蘇州刺史突地補為蘇州刺史

管轄胡千餘人蘇其酋帥數十人授以官爵  
使還招其餘黨劉公成亦降

賈州縣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以兵團而  
殺之死者六千餘人

晉王亡奔洛陽行軍總管劉世讓攻賈州使  
州拔之

上召世讓還賈州使所署晉王令半程程名振來降  
上遂除名振承寧令

北名振夜襲鄭州其男女千餘人主鄭八十里  
人乳有腫者九十餘人平縱道之鄭人感其仁愛之

鄭州人感其仁愛之  
士馬雄威有吞險中國之志

唐紀五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唐紀五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唐紀五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唐紀五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唐紀五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晉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壯說頡利曰

為兄翁所逼脫身奔隋輔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字

楊政道以伐之今事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

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其厚而頡利求請無厭

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城中之食餉一匹直

粟三千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餉玳瑁如土芥民食

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

病身腫脚乾死者相枕倚於道

入宮城也

雖貴為公卿饑餓不充

晉郎以下親白食

將苑驛守曹州

救洛陽至增州王世充行軍總管劉世讓洪州納之己

郭軍于酸棗

刺史王世充之

士安又陷陽陽等縣

世充舟運糧沂河西上

十餘萬號三十萬車於成皋之東房驛宮板橋

東助之此天意也南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  
齊得據東都府中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  
之車但千餘人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以敗不得守  
則雖久雖博雖師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  
銳若戰之于此則合從之兵河北之眾以饋洛  
陽則戰爭方始假使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溫也今  
官分兵守洛陽高麗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  
親帥勁銳并據成皋以斷兵饋士以待其至以  
後特勞決可克也雖使民破世充自下不過旬兩  
主戰勝矣世民善之敗道衡之子也  
世充守軍城未易猝拔  
而東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安策也不若退保新  
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糧盡上下離心不煩  
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驍卒懷吾德武  
其咽喉不難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  
若孤疑不難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  
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城  
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  
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撤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  
麾下使通等副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  
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時正雪出兵歷北  
城抵河陽橋而去  
王世充皆城守見其之測也竟  
不敢出矣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

東二十餘里建德之營  
使李世勣程知節率長實分將之伏於自營  
餘四騎山之側也世民謂房琯徐惠曰  
弓矢公執明相隨  
我而還上領也  
之以為不候也世民大呼曰我奉王也引弓射之  
其其一將  
世民曰汝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  
至則引弓射之程知節一人追者懼而止而復來  
下則如是再  
徽德報十許人追者不敵復過世民追逐稍好以誘  
之  
百餘騎獲其將殿後石磬以歸乃為書報建  
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足下所恃雖但以淮  
安見環公十餘騎故相與相懷德報  
足下乃以三軍之眾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  
良非上策今前軍相逼使建德相  
子春為衛王夏四月己丑曹州刺史程悅長  
時自事者多云長遠久居曹州  
為安服所厚非國家之利也長遠聞







定令周法明時法省之節也  
未持各變歸實梅子者能攻敵將  
安陸子紹德攻西陽  
京師壬申齊舊行以洛相魏等州來降  
時建德帥軍走至洛州欲立建德子爲主  
徵兵以拒隋又欲劫居民逼向洛陽爲盜營行獨  
以爲不可以謂末齊霸故再舉相擊草野  
荀永生耳以夏王之基武平定河朔十餘精漫一刺  
爲機防如及事皆和天命有所屬非人  
力所能爭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此亦不免  
尋爲亡國豈可復壽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  
陳侯張得禮而老當盡散所庫之物勿復殘民  
也於是還所虜之帛數十萬段置燕喜宮守待  
以散將軍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反守坊  
世傳物者即出既得吏入人家士卒歡感然侍與儀  
射禁矩行事曹氏知其自官事終傳書曹氏及傅國  
八重示破字文化乃中得珍寶請降于唐  
上以善行爲孝王左二傳化  
仍厚賜之初竇建德之錄字文化乃也  
陝南陽公千有子曰碑帥建德虎賁郎將於士晉問  
之曰化及大逆兄弟之  
子皆嘗從生若不能捨釋帥當相爲留之公主









建德以鄱陽崔元遷為兖州刺史  
黑闥反元遷與其黨數十人將赴野伏甲士於車中  
以承覆其上直入轅亭自承中呼譟而出執  
刺史與將殺之崔首黑闥九月乙卯文宣親討  
于鄆請降置兖州以謝為刺史  
屯衛大將軍賈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賈行軍  
賈琮討之敗後等擊之辛酉徐賈則自稱  
魯王賈琮討之敗後等擊之辛酉徐賈則自稱  
子遣使中降  
尚糾合壯士以奪兖州部分屬整軍益畏之及煬帝  
過鄆鄉人率之為光外史  
九率袁於魯主及王世充自立相向來降而子以  
相向光外史  
賈助遠兖州治中張俊給駁走之  
代曰野自沒子孫相承各歷年所  
宜也賜除為民目今執事若仕宦入流  
之內勿更追襲甲申兖州賈琮楊師道擊突厥破  
之師道為仁之等也  
紹發巴蜀兵以  
紹郡王李孝恭為荆湘道行軍總管  
李靖為行軍長史  
統十一將自

州順流東下以置江王瑒為荆鄂道行軍元帥  
黑闥反元遷與其黨數十人將赴野伏甲士於車中  
以承覆其上直入轅亭自承中呼譟而出執  
刺史與將殺之崔首黑闥九月乙卯文宣親討  
于鄆請降置兖州以謝為刺史  
屯衛大將軍賈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賈行軍  
賈琮討之敗後等擊之辛酉徐賈則自稱  
魯王賈琮討之敗後等擊之辛酉徐賈則自稱  
子遣使中降  
尚糾合壯士以奪兖州部分屬整軍益畏之及煬帝  
過鄆鄉人率之為光外史  
九率袁於魯主及王世充自立相向來降而子以  
相向光外史  
賈助遠兖州治中張俊給駁走之  
代曰野自沒子孫相承各歷年所  
宜也賜除為民目今執事若仕宦入流  
之內勿更追襲甲申兖州賈琮楊師道擊突厥破  
之師道為仁之等也  
紹發巴蜀兵以  
紹郡王李孝恭為荆湘道行軍總管  
李靖為行軍長史  
統十一將自  
州順流東下以置江王瑒為荆鄂道行軍元帥  
黑闥反元遷與其黨數十人將赴野伏甲士於車中  
以承覆其上直入轅亭自承中呼譟而出執  
刺史與將殺之崔首黑闥九月乙卯文宣親討  
于鄆請降置兖州以謝為刺史  
屯衛大將軍賈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賈行軍  
賈琮討之敗後等擊之辛酉徐賈則自稱  
魯王賈琮討之敗後等擊之辛酉徐賈則自稱  
子遣使中降  
尚糾合壯士以奪兖州部分屬整軍益畏之及煬帝  
過鄆鄉人率之為光外史  
九率袁於魯主及王世充自立相向來降而子以  
相向光外史  
賈助遠兖州治中張俊給駁走之  
代曰野自沒子孫相承各歷年所  
宜也賜除為民目今執事若仕宦入流  
之內勿更追襲甲申兖州賈琮楊師道擊突厥破  
之師道為仁之等也  
紹發巴蜀兵以  
紹郡王李孝恭為荆湘道行軍總管  
李靖為行軍長史  
統十一將自



將軍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意憂受敵雖退  
不獲雖有舟楫安用之今吾舟楫便江而下  
搜兵見之必謂江已破矣敢輕進往東視伺  
越不遠其父州刺史已和兵更高士廉同馬杜之松  
將江陵一守之矣聞將軍敗走幸甚  
幸甚動兵江陵內外阻絕則策於中書侍郎奉  
文文之本此純純乃謂軍下曰天子時不可復  
矣矣知必倚力臣則自能覺事何以我一人  
之故陷百姓於危乎乙已能以大半告于大觀下  
今聞門出還

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計歸命府雖有所  
難今若縱兵停掠恐自此以南無傳向化之心矣  
官軍相顧此言其罪深矣深請歸還其家以實將士平  
論曰王名之師宜使蕭氏歸還其家以實將士平  
乎於是城中安堵無事無阻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  
歸附歸附數日得兵不者十餘萬江陵不守將歸  
甲而歸者皆出錢如長安上數之錢曰噴失其喪天  
下其得之錢無天命故至此若以多罪無所逃耳竟  
斬於市以奉無賴州牧李瑄為上柱國賜  
牛馬錢銀門作郎江陵刺史瑄得五十餘  
城未還而歸瑄以所得城來奉瑄南康州都督府  
長史  
丙申分置縣為州台中縣每行以頃昌中  
令傳王即中主事  
京師同而員數多少山東行臺及授管府諸州  
並歸焉其益州魏州山京淮南河北等道今僅以下  
各降京師一等員數又益州行臺尚書令傅承嗣補  
署其京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軍府及左  
右親事帳內府

閏月乙卯上幸潯州時己未幸武功時乙丑時丁卯時仲山時月甲申時將千餘人乘舟時火於樹時又敗之於城下時長安上時軍之時犯其陳時攻之不能克時入晉追時擊之時將出降時淹雖以功時壬辰時壬辰時金成時分道招撫時

管李襲志帥所部求降時志為桂州時大德時萬才就時之者時乃守者時刀自刺時護為大將時城應餘時李發遣時勢民三時衛之告時突厥南時又遣其時平懷戎時擊破之時州殺刺時遣石屯時奔城走時

五百騎自探黑關到南宮，至宋州不入城，而西過至諸州，騎馬  
於南門外，陳君寶、仁弘、武、通等奔城，西後承年，縣令程名振  
自武通、張俱走出，騎馬向城，取家口入城，城人恐相劫掠，即閉城門  
自守，名振乃於城北門上，以繩懸下，縋身入城，步走西去，不路四  
五里，至某寺，被劫散失，名振脫身而免，黑關攻宋，城破，之任責以輕  
賄突圍而走，投相州，數日，黑關大軍至，諸州案舊地，里底武德四年  
置，宗州於宗城縣宋平，皆當作宗，世勣名，將必不至如甲子，黑關  
軍命記所云，自力不能拒，而宋城耳，今從舊書，黑關傳，甲子，黑關  
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  
寅，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關，黑關於城東南，告天及祭  
寶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相惠亮翻，考  
異曰：寶建德，黑關  
陷相州，在來年正月乙酉，蓋  
秦到之日也，今從軍命記。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  
士貴、潰圍走黑關，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  
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侯斤、宋邪那  
帥胡騎從之，使陳吏翻下同，厥力勿翻，侯渠之  
翻邪讀曰耶，帥讀曰率，騎音奇，翻。右武衛將軍  
秦武通、洛州刺史陳君寶、永寧令程名振，承寧，當  
作永年。皆  
自河北遁歸長安，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  
黑關，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即漢之昆明也，  
西河、河、洛、境，西河，  
河，即葉榆河也。舊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舊州，對城舊郡，  
隋皇六年改西寧州，十八年改舊州，南寧，古南中，  
味升麻諸縣之地，武德四年置南寧州，舊音彌。至其國說之，  
遂來降，說，讀曰說，  
降，尸江翻。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  
魏州殺掇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隋開皇十六年，以魏州  
之莘縣置莘州，七年，初  
移是年，復以魏州之莘縣置武陽郡，州之武永置莘州，考異曰：實  
錄作莘州，舊書作莘，按地，里志無莘州，必莘州也，十道志開皇十  
六年，於莘縣置莘州，舊書武德五年置。壬申，徙宋王元嘉為徐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賊帥發將安以定古等五州來降并州總管  
賊以城來降 戊辰辛卯人過平賊叛  
已奉王世民傳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過平賊以城來  
降 丙子李績取劉黑闥定平賊叛  
劉黑闥攻洛水其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  
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降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  
召諸將謀之曰王世勳曰若兩道連城下城必不  
守行軍總管郭公耶士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  
出士師左右二百人垂之入城代君廓守之  
黑闥夜來攻會大霧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  
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照乃殺之  
年二十

唐高祖行軍總管段德操  
段德操人破之師部以十六騎遁去上益其兵使  
段德操攻夏州其軍城陷段德操以數百人保西  
城會突厥殺王君廓其軍城陷段德操以數百人保西  
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李績營於洛水之南分  
兵屯北山黑闥數次攻之世民堅壁不與別遣  
奇兵絕其糧道王君廓以高祖營為左便射軍中  
高祖李績引兵逼其營營中無糧王君廓之世勳  
部將潘季明之墜馬左右左右至林歸未至營  
而中甲午諸將俱往其營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  
胡所擒黑闥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  
振以千餘人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  
威潘師帥州總管王君廓攻洛水城潘季明潘季明  
外刺史李績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  
潘師帥州總管王君廓攻洛水城潘季明潘季明  
死城中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潘季明  
潘師帥州總管王君廓攻洛水城潘季明潘季明  
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  
公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  
潘子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  
潘阿史那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  
利與高祖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  
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潘利可汗且於結



隋合浦太守寧宣日南太守李時並來降  
五月庚寅瓜州士豪王與  
賀拔行威以降  
瓜州平樂縣瓜州  
李壽破之 六月辛亥  
范山更招燕郡王李華擊之  
突升吐  
定州二州  
乙卯遷  
秋七月甲申為  
民營弘  
世民以下  
世民以  
管仁  
叔升  
介台  
伏威  
與亡  
關王  
丁酉  
以其地為  
高昌

八月辛亥  
改  
甲  
乙  
左  
和  
以  
張  
李  
常  
神  
和  
既





則天下皆治所致當以治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  
 太子時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世民上將立之世民  
 固辭而止太子建威性寬簡喜色如游散  
 元吉多過失皆無賴老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  
 意以代建威建威內不自安乃與元吉謀謀其世  
 民各引舊黨及上晚年多病小主且二十人  
 以自固建威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詭譎諸長子  
 不至以取禍於上或言諸王公紀主之家及後  
 宮親戚橫長安中世民為非法有司不敢詰世  
 民居長安時與上書東宮書夜通行無禁限  
 太子二王出入上置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  
 遇如家人禮太子令廢書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  
 知所從唯得之先侍為定世民獨  
 不事事諸妃嬪皆紀嬪爭譽建威元吉而短世民  
 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問閹宮  
 人及牧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為  
 求官人等世民曰寶貨皆  
 已歸妾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  
 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後世民之父因使

好求之於上上曰教賜妾父田王書之以與神  
 不與好訴於上上曰教賜妾父田王書之以與神  
 通上許之世民曰我手教不如汝教邪  
 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  
 非復昔日子也裴寂曰父阿風機阿風機王所教  
 杜如晦過其門阿風家數人曳如晦墜馬折  
 一指世民曰汝何人敢傷我門而不下馬阿風死  
 世民訴於上先使使妃妾云秦王左右殺妾家上  
 復怒世民曰我紀嬪家猶為汝左右所殺況  
 小民乎世民深自嗟折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  
 對諸妃嬪思太極皇后早終世民上顧之不樂  
 世民不得見上有大下成戲世民上顧之不樂  
 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帝位正  
 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  
 不遺矣世民曰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  
 陛下以妾母子之故必能保全上為之噴然  
 由是無忌太子意侍世民變疎而建成元吉日  
 世民曰太子中允王

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  
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朽朽  
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  
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之子也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賊東進  
大行及山東諸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  
成分封守寧陽公道宗等十八人爲郡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  
爲豐州總管師都洛兒引突厥  
數萬圍之道宗尋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相結其都射殺入居故五原  
上以道宗爲武衛軍節度使任城王王珪之子  
乃立爲任城王丙申上幸宜州  
己亥爲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將於  
魏州破之癸卯上校獵於富平  
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拒管田留  
安勅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進攻  
之  
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子弟  
等八人爲郡王孝友和通之子也丙辰上校獵於  
華池  
史王公政  
庚申車駕至長安

安東劉黑闥破之獲其華州刺史孟柱  
降將卒六千人上下相猜人益離  
更民揚揚然無歸自事者無間親疏皆入臥內  
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寧所困宜同心  
協力必欲奔賊逆者但自斬首去吏民皆相戒  
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力報之必不可負  
有節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覺  
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綏竹林感激遂歸心卒收  
其用以功進封國公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  
擊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  
將王元吉大軍至洛陽  
魏州言於太子建成破黑闥其將帥皆降名公死  
有詔書赦其罪山之罪皆赦之信今宜其國其因  
財論還之其可生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衆  
多亡或得其渠帥以降  
黑闥恐城中兵出與  
大軍相擊之遂夜遁于館陶永泰城未成不得度  
申太子與王以大軍至黑闥使子小叔背水而陣  
自領作壘成即指指西衆遂大潰  
王

大軍屯於... 拾仗來降... 六年春正月己卯... 乃從之至... 仲始勒兵... 此... 師... 元...

子以吳王... 二月... 平陽昭公... 武宣甲... 乙巳... 張... 王... 乙...







於此州與蜀安隔水而陳。蜀通相與語。大亮命以  
檣檣等安曰。蜀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  
恐不免。大亮曰。蜀安雖有降心。則與我一軍耳。  
因置輪度水入其陣。與蜀安親手共語。示無猜問。  
大亮營大亮止其船於門外。引蜀安入與語。久之。蜀  
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皆歸。蜀安營中  
聞之大驚。衆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  
不肖。實皆操管。亦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  
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蜀安何怨於我。其  
罵大亮。罵以強。蜀安我。以自歸於人。遂皆潰去。大  
亮遣蜀安所屬。還蜀安於長安。蜀安自縛不與歸。  
公陌交通。上執其罪。蜀安之及公陌敗。得所與  
往還書。乃殺之。甲寅。蜀安主長安。己巳。突厥寇  
定州。州兵擊之。唐中。白狗兒並遣使入貢。



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  
青林山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  
丁巳年三月仍分遣山北諸軍以襲江西以杜官軍李景仙等蹟  
帥舟師方許州事廿餘日先卒一萬復往汝南隔文  
碑台在汝南縣東南與吳軍擊賊于新孝武帝命紅巾其糧道  
斷之遂食少困甚乃發書告吳堅以不敵率  
兵歸將濟軍事皆曰吳軍等項糧紅巾水陸之險  
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趨丹陽據其要穴再舉即  
克矣等自臨安在浙江杭州府錢塘江北亦老弱使吳鎮牙頭以公杯精  
如進在此水陸二重兵所有將死不足少年博望諸  
鄉由不能按公船停碇石頭曾易取哉此處地名遂攻丹  
楊旬月不下雙昇繼召援指背受敵此帝還也

為世業八為口分分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新元元後田一畝輸粟一斛謂之稅隨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絹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功力歲二十日限加三日不役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止其傭日三尺絁式支調絹似布

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有上等下各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考異曰唐屬云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按通典四鄰為保唐屬誤也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丁未嘗項寇松州庚申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後魏州置萬州後周改為萬川隋改為南浦屬信州武德元年分置萬州南浦郡皆屬信州下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甲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吐谷渾人遣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西魏逐吐谷渾置歸州隋開皇七年改曰扶州同昌郡武德元年分會州之左支翼州置翼州

隋翼州唐制上州刺史從三品上中正四品上下正四品下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宜君縣置於古梁州城隋屬丁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同馬奉  
勅編集

唐紀七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

辛亥瀧州扶州陳作亂南尹外都督李光復等

擊平之

州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元吉弑兄手刃之

元吉弑兄手刃之

元吉弑兄手刃之

元吉弑兄手刃之

元吉弑兄手刃之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一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又密使石廣候奉可達志

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東諸坊欲以補

東宮兵上

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貴之流可達志於瀧州

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

長安上將李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

武又使郎將爾朱師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

手袖外上

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

又自率外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

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普

勸之賊城舉兵

之賊城舉兵

遣一將討之耳













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傳安性謹密  
新職在占候杜絕交通所委出界不使其人無知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月戊子州胡成郎等殺長史并歸降帥都  
戊戌突厥寇秦州壬寅突厥寇秦州  
丙午吐谷黨寇秦州  
丙辰  
丁巳太白經天  
秦王世民與太子  
出師之乃以行書工部尚書溫大雅領洛陽諸將  
府車騎將軍等隨從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  
陽  
其助用元吉告其謀了賊下吏考勝  
有乃釋之使還各隨成夜召世民討之而賊之世  
民暴心猶吐而數升  
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  
秦王太子能射自今加得復夜飲  
世民曰首建大謀以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  
為副女固辭不受且建成年長為副日久吾不忍  
奪也女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  
當遣汝還行臺以各隨自歸以東督主之  
仍命汝建天子旗幟如漢漢孝王故事

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違離膝下上曰天下  
一家東西本都道路其遠  
即往母煩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  
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信也  
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  
右聞住洛陽無不喜願觀其走趨恐不信來又遣近  
幸之臣以利害說上  
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  
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排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  
測之疾  
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  
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  
曰秦王初平東都雖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  
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  
屬皆屬懼不知所出行書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  
郎中長孫無忌曰  
日從權權宜惟府朝逾地  
乃實社稷之憂  
存亡之機問不容雙正在今日元吉曰吾懷  
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  
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  
地當承大業今日舉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  
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元吉以奉  
府各將將欲誘之使為己用  
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恭

以書招之曰願長言之當以敷布衣之交時敕  
使尉曰敕使通戶學屬之人還請來觀久逾地  
罪不容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復名  
下無功不助謂當若私交殿下乃是亂心何利  
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既與之絕敕使以告世  
民世民曰公心如山似石何懼命至且得以此  
其味計官非良道不然將及公既而元吉使壯士  
夜刺敕使敕使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  
客屠至其臥所不敢入元吉乃謂敕使於上下  
詔敕使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潛左一  
馬軍據管轄知節出為廣州刺史知  
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安身何能久知節以  
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  
玄不從遂成謂元吉曰尋府智略之士可憐者  
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  
唯長孫無忌尚存府中與其舅蔣州治中高士瞻右  
候車騎將軍二水後君等及尉遲敬德等  
日夜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世  
州大都督李績績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世  
世民由是重二人世  
世民曰世民曰吾所亦未可全奔公之也且  
大王事所當費上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

塞關為城會突厥都將萬騎屯河南入  
吉督石武衛大將軍善天妃軍後等救為城  
及卒石武衛大將軍善天妃軍後等救為城  
下之士以元吉軍承王旺告世民曰  
世王今女孫上驍騎王機之當吉與王  
餘女分昆明使上拉之下妻不暴辛主  
上官無不信王機之當吉與王  
吾當使人進說令持吾國事敕使等既入汝  
手宜寒坑之敕使不服世民以群言告長孫無忌等  
無忌等數世民事之世民數曰骨肉相殘  
古今大變吾誠知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  
之不亦可乎敕使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  
奉王乃天授也機而發而王繼是然不以為憂大  
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敕使之言敕使  
將寶身卓獨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  
曰不從敕使之言事今敗矣敕使等必不為土有無  
已亦當往而去了能復事大王在矣  
世民曰吾所亦未可全奔公之也且  
曰王今事有疑非智也雖不決非勇也且  
大王事所當費上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



亡入終南山，為立旛，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  
 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擢甲子直上，上所上大書問曰：「今日亂，誰亂之？」敬德對曰：「臣宿衛，以太子稱王，臣等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  
 上謂敬德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  
 陳叔達曰：「建成元古本不預議，又無功於天下，疾功蓋宇宙，事士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則此吾之風心也。」  
 時府衛及府兵與二宮左右數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  
 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言於上，上從之。  
 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行之事，今世民歸而吮上乳，此誠久之。」  
 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所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承陽，王承慶，皆坐時，仍賜賜，初建威，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尉，故元吉為之盛死，請將就帝諡，建成元古左右百餘人，無不其家，計將就帝諡，罪在二凶，既伏其罪，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  
 是日下詔，赦天下，以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古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官依舊。

國家中事皆取秦王處分，  
 謝叔方皆有出於萬億亡國，世民居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中於所事，義士也，釋之。」  
 太子又召自今軍中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魏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雖勢過必不相容，蘇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魏太子有唐伯之賢，太子有子誠之節，  
 則蕭何自而生矣，既不能解太子始，其先發叔方應之，如此則事非傳已，猶為愈也，既而為推下所迫，遂至踐履門，  
 刃同氣，  
 之所歸也，  
 擬以為口實乎，  
 戊辰，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大將軍，知北門，秦叔成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  
 國曰：「余幸什器，  
 馬魏徵常勸太子，  
 繼止自許，  
 先太子早從微言，必無今日之微世



民衆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參事主簿  
亦召王珪重擬於廣州  
諫議大夫世民命張亮等大疑四方貢賦  
各陳治道  
東道行臺左僕射韓瑗中外大悅以爲  
與行臺尚書書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等  
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執雲起與建成  
新之行方懼逃奔京師執雲起不及吐谷  
軍營紹華之  
軍大營府  
軍營爲太上皇  
辛巳幽外大都督  
右領軍將軍王君  
將帥才  
悍險詐  
害秦王  
驍騎召  
唐君  
無全理  
因相與  
劫殺  
且召  
反覆不  
以機  
宜早  
除去  
以王  
說代  
之

不能決君事知之往見錢統方休攝髮而出君手  
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璣與王統同反因執使  
自盡兵今說已錄獨有李璣無能爲也汝等  
滅乎欲從我以取富貴乎衆皆曰願從公討  
乃帥其麾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璣不之覺  
入璣出執璣始知之渡帥左右數百人披甲  
出璣遇君於門外君謂璣曰李璣爲逆女  
何愛之入燭火乎衆皆奔兵而璣獨存焉  
璣曰小人實我行自及矣遂執璣之  
以王君郭爲左領軍大都督兼幽州都督以  
賜之教權仲方之孫也  
西郡天策府  
庚辰於秦州新特勅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奉府護軍李長實爲左衛大將軍又以程  
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爲右武衛大將軍  
爲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爲中書令  
右衛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爲  
中書舍人顧師古劉林甫爲中書侍郎左  
君爲左衛將軍左衛候府志玄爲右衛將  
軍薛萬徹爲右領軍將軍右內副車張公  
侯將軍  
右內副車李客師爲領左右軍將軍



懼色上應諸軍使却而布陳陳曰獨留與頡利語滿

瑒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

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

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又

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

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

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

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

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又

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又

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

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

可汗獨在水西謂渭水之西可達官皆來謁我

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幽州當北

邀其前大軍蹕其後履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

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

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

得志矣故卷甲輜戈略以金帛謂使遣使彼既得所欲

理當自退志意驕驩不復設備又然後養威伺釐

一舉可滅也又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

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瑒再拜曰非所及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之士咸知所歸矣。封甲府將軍。賜天下文  
章。以公自號。舉二。甲府日宿直。勸之。引入。大殿  
講論。則往往行。府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引文館學士。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詔遣封故太子建侯  
為太子。封門院。王元吉為刺王。以禮改封。日。上哭之。於宜秋門。其  
良。無微不致。表請。洛陽至。原。上之命  
宮府。皆皆。安。立。子。中山王。承。為。太  
子。生。八年。安。辰。切。定。功。臣。實。封。有。差  
初。蕭瑀。應。封。於。上。上。以。為。中。書。令。及。上  
即位。瑀。為。左。僕。射。傳。奏。為。右。僕。射。瑀。事。已。定。德。葬。數  
反。於。上。前。由。是。有。瑀。之。事。如。晦  
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辭。拍。案。甚。由。是  
皆。不。敢。免。官。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道。安。服

驛。者。一。時。請。封。給。一。匹。上。以。駝。馬。下  
不。放。唐。有。存。之。名。而。無。且。實。戶。有。大。小。皆。得。由  
給。時。於。是。引。口。為。家。初。上。舉。欲。置。宗。室。以。封  
下。故。中。海。後。王。下。十。數。十。人。  
容。問。裴。矩。曰。封。子。於。王。下。利。乎。矩。曰。非。有。大。功。無。封。王  
而。世。唯。穿。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封。王  
者。上。舉。數。封。王。姓。大。封。字。字。有。承。漢。以。來。未。有。如。今  
之。多。者。命。以。崇。多。給。力。後。王。下。十。數。十。人。  
下。以。至。公。也。上。曰。然。則。為。天。子。所。以。養。白。姓。也。豈。可  
勞。白。姓。以。養。己。之。子。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  
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丙。午。上。與。群。臣。論  
止。盜。或。請。重。罪。以。禁。之。上。曰。之。所。以。民。之。所  
以。為。盜。者。由。賦。重。役。重。官。吏。貪。求。切。身。故。不。暇  
顧。廉。恥。耳。朕。當。去。重。官。吏。貪。求。切。身。故。不。暇  
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年。重。賦。則。自。是  
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庶。族。野。宿  
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以。事  
君。猶。肉。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歸。君。富。而。國。亡。故。人。君  
之。虐。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威。則。費。費。貴。則。賦  
重。賦。重。則。民。怨。民。怨。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上。曰。然  
則。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放。也。十二月。己。巳。上。封  
乃。其。常。俗。故。守。舊。能。操。以。聖。信。自。然。即。服。





南八曰江南北曰劍南十曰嶺南  
以加近以子弓丁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  
心不直則取理曲邪弓雖勁而發矢不良射始窮  
書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鐵之猶未精盡  
天下之機其能偏知乎乃令厚官五品以上  
宿中書內舍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故事  
但失淳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性溫  
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年長暴自姓又與胡万市  
或告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賜代之  
并括其事左右懷謹幼良入北闕又欲殺士及據  
有河西傳有告其謀者夏四月癸巳賜幼  
良死五月詔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引  
衆攻臨邛縣殺縣令其衆皆中國人各奔  
君璋來降君璋懼乃將論其北邊以贖罪上許之

若璋請約吳上使璋遣人元帝賜之金帛  
璋曰可汗復遣人招我  
璋曰安人郭子威並璋以位安地治城堅  
璋曰力強且常備之以觀變未可重手於人  
璋曰元帝遣使與璋之合新國與吳入  
璋曰璋政亂知其不足信璋欲來璋  
上以君璋為州都督璋曰國公  
依臣者璋上問璋璋曰臣居草澤不能  
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璋言或璋以試之便執理  
不覺有直臣也吳威順言者臣也上曰君源也臣  
光也獨其源而求其流之不可得矣君自為計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子誠治天下見前世王  
好以權誦小數接其臣下者非璋取之  
卿璋曰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  
侯左僕射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  
為左僕射 戊申上與侍臣  
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  
國無罪始豐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  
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可以得守之  
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  
恤無出今年租賦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書  
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  
有佐命功 上委以腹心其禮遇  
重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

上問其行能 上曰朕將幸江都百官  
問行留之計懷道愛吏部主事  
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愛是何為自不正  
璋曰璋請約吳上使璋遣人元帝賜之金帛  
璋曰可汗復遣人招我  
璋曰安人郭子威並璋以位安地治城堅  
璋曰力強且常備之以觀變未可重手於人  
璋曰元帝遣使與璋之合新國與吳入  
璋曰璋政亂知其不足信璋欲來璋  
上以君璋為州都督璋曰國公  
依臣者璋上問璋璋曰臣居草澤不能  
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璋言或璋以試之便執理  
不覺有直臣也吳威順言者臣也上曰君源也臣  
光也獨其源而求其流之不可得矣君自為計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子誠治天下見前世王  
好以權誦小數接其臣下者非璋取之  
卿璋曰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  
侯左僕射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  
為左僕射 戊申上與侍臣  
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  
國無罪始豐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  
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可以得守之  
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  
恤無出今年租賦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書  
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  
有佐命功 上委以腹心其禮遇  
重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



對曰臣聞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  
卿仕職不可不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  
對曰臣聞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  
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愚而拒諫何得免命不能  
對上曰今日可謂任矣可以諫矣對曰願見上  
笑曰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遣死臣郭今  
綴多不遠入朝臣長史李玄道亦玄道前使  
也臣郭郭附書君廓私侵之不識臣郭其  
己罪行至渭河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吏而逃將奔突厥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查該一將相攻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入朝諸州縣悉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  
善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轉戰千里中  
南嶺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晷反大兵未  
蒙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林未定  
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  
此不反明矣諸州縣其反也下又不  
臣郭畏死不敢入朝若信臣郭不以  
於免職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  
臣郭外郎孫元公持節諭之  
上曰朕所令一介之使而卿不從  
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卿五萬  
石俸制備坐車免  
臣郭反臣郭常因入朝留京師與石武  
臣郭反臣郭常因入朝留京師與石武

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智靈門將軍長孫安業互  
符命謀以符命兵作亂安業皇后之異母兄  
也唐高祖報父恥平之安業皇后之異母兄  
也唐高祖報父恥平之安業皇后之異母兄  
其厚及反事皇后漸之為之同請曰安業  
誠當萬死然不忠於天下知之今實以  
謂之所為死亦為聖朝之累由是得死  
州唐高祖報父恥平之安業皇后之異母兄  
溫唐高祖報父恥平之安業皇后之異母兄  
德且曰自今官有死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親睦若上下俱行  
國之興衰何可不知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已悔之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夏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君臣協心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折廷爭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五百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知見人委事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欲曰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其君臣協心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能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甘基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入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舊臣郭野人所殺獲南府兵



爲易勿慮其可汗居食于山北  
金汗山  
 以餘延陀乙失鉢爲也吐小可汗  
居燕末山北  
 及射獵可汗兵得獲  
二部並去  
 可汗之銳以口之  
回紇等六部存  
 軍山者中屬哈思可汗  
勢負乙失鉢之強勇助  
 勢負乙失鉢之強勇助  
十萬餘家附  
 可汗  
古等州帥後之詔判  
 古等州帥後之詔判  
其兄子登合  
 馬賊山大破之  
同於酋長并  
 又破其四設  
者湯致四  
 國人能敵會大  
引兵入  
 車以羊馬爲餌  
言於上曰  
 人新與人謀而  
不使  
 人之命以取勝  
計縱使其  
 以不勝必  
有罪  
 可以汁  
平王遣  
 實相合時  
五千匹  
 和親數遺  
入寇  
 又遣人謂統



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素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抑曾宜不借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顧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朕上諄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悔無及大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朕曰契丹與突厥素相仇今來歸朕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益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悅之我與丘致討契丹救之彼如游釜中何里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敗亂不能自守帥都對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人督其吏多司馬劉開成勸之師於是等數遣使歸其本族多怨反其各將率正寶等謀執帥都事度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要等知可取上表請殺之遣右大將軍擊殺中少監薛延陀等之又一遣夏人帥師攻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攻下城丁亥劉開成復領兵討之師都引突厥攻下城突利遣使救師都師都未之許方數十里突利遣兵攻之師都方安以賊城師都上子貢帥兵從之師都方安以賊城以其為賊用

孫以樂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雅樂凡八十四調二十一曲十二和  
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  
聖人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  
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  
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  
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  
平古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側方圓心廣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其故工人執重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千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垂之功已千者  
世王其遺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其樂知其所樂然猶存於世此非禮樂之功邪





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徙邊長如兩翻武牙郎將即虎  
牙郎將唐時諱改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  
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暗於今翻夫養  
稂莠者害嘉穀夫音扶稂音魯莠音與久翻復莠音思草害稼赦有罪者賊良民  
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數功恐小人恃之輕犯憲  
章故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纂

唐紀九 德宗大台胡三省音註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表賀祥瑞上曰此見重臣奉上

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榮

連理木實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

自今大瑞表聞

書有白鶴構巢於殿殿槐上合歡

如腰鼓

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

天少雨

人稱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

費衣食且除氣穢穢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閑深宮

誠為可惡

之任求伉儷

涇水杜正倫

出之

朝臣或請修古長城

己未突厥寇

發民乘墜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頗利不憚

而修德

清沙漢

安用勞民

子申以前司

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

對官屬大言曰

非公不可今天子節節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慙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

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

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

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驛公杜淹

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

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

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

子上傳引見諭之

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

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

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徵使於梁還除光州長

史不肯行

惜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更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

以不行也文官顧謂源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

所長也

上曰然

所長也





書拜與別為真珠毗加可汗。以鼓藏。瑞機。瑞男大喜。遣使入山。以。瑞平於大其之。營軍山下。與至。時。西。西。突。斯。新。境。沙。磧。北。至。俱。倫。水。河。地。放。野。古。阿。賊。同。屬。備。骨。體。諸。部。皆。屬。焉。

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發。文。祥。緒。於。東。郊。

司。中。贊。我。書。閣。其。言。卒。大。我。坐。命。官。還。軍。鄉。生。

計。公。勤。廣。安。得。不。此。

自。以。甲。軍。為。第。一。武。之。際。貨。路。公。行。如。頃。奉。

我。公。之。由。也。但。以。故。後。不。可。盡。去。

我。子。實。幸。已。多。矣。我。還。歸。州。未。幾。又。

我。人。情。行。言。我。自。天。命。我。不。以。聞。當。死。未。幾。又。

我。子。之。人。然。也。我。聞。我。家。遭。破。滅。上。明。其。從。命。

我。子。之。人。然。也。我。聞。我。家。遭。破。滅。上。明。其。從。命。

我。子。之。人。然。也。我。聞。我。家。遭。破。滅。上。明。其。從。命。

我。子。之。人。然。也。我。聞。我。家。遭。破。滅。上。明。其。從。命。

胡。書。細。尋。事。左。右。丞。唯。大。事。應。與。善。乃。關。懷。

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威。在。靈。心。唯。恐。一。物。失。

听。用。法。寬。平。聞。人。有。弊。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

以。己。長。格。抑。人。如。瑞。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書。

關。規。規。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瑞。

不。能。決。及。如。瑞。則。卒。用。玄。齡。之。議。若。元。齡。得。謀。如。瑞。

非。勝。致。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倚。國。致。得。世。嫡。

許。相。推。弟。弟。為。少。齡。雖。難。離。瑞。持。以。事。被。遣。瑞。早。日。

詣。朝。堂。瑞。請。清。罪。罪。瑞。不。罪。所。瑞。以。事。被。遣。瑞。早。日。

玄。齡。整。修。武。吏。上。語。之。曰。上。皇。帝。事。理。切。

瑞。數。千。雷。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皇。帝。事。理。切。

自。有。瑞。後。不。作。皆。當。載。之。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上。始。御。大。極。殿。上。皇。帝。事。理。切。







主外無屬。晉傅頌和達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淮南之地遂空。蘇成公杜如晦。上遣太子問政。又自臨視之。甲申。上每得侍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詔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見公不見如晦矣。玄齡頓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數之曰。汝輔父兄之步。雖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而背之。二也。恃強好勝。暴骨如莽。三也。殺我後。授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女杜絕。而渠不來。五也。然自便。檢以來。不復大入焉。以是得不死耳。頌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食之。上聞頌利謝。數曰。道高祖困。自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何憂哉。上召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宴。上起。公附送此爲壽。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若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者尚十萬口。詔置臣。國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中而破亡。宜徙之河南。充豫之間。以分其種。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

爲突厥。勸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實之。可北。分立。皆長。其部。則永永無患矣。增部侍郎李百思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符號。今宜因其類。散各部。使各得其本。而不相臣。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而不相臣。今則勢敵則離。相存。咸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北安。爲之長。領也。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凡使首丘之憤。未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學生。犯我王略。其因其破亡之餘。以望外之助。假之王侯之號。以宰宰之。今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勢。分爲羈縻。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漢於匈奴之間。則非違物性。非所以存之也。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復之。其有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馴則服。馴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善惡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萌。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胡虜之域。此而事之明也。也。唐書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育所遺。





陛下初平洛陽月陳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  
今日教之也會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之而  
投諸墳之人歸亡隋之葬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古  
亦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僕對曰若此役不東  
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  
營之今玄寧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  
或以事至洛陽雖居亦無傷也仍賜玄寧銀二百  
匹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問房玄齡  
舊稱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  
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食而食  
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仁厚亦勤  
不明則那有不通焉然則考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  
重臣天下至廣一日幾幾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  
中理重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短遺敢陳  
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上曰然則不然  
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由宰相審熟  
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以修德事何憂天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勅  
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癸  
酉以東太子少保李綱為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  
蕭瑀為太子少傅李綱有足  
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之下數召入禁中  
問以政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太子每視事

上令綱與房玄齡侍坐先是蕭瑀與宰相參議  
朝政瑀氣剛而辭峭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  
言不用其言玄齡等皆不能抗上  
上竟不問由比使安自失  
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  
故在伊吾以京州都督李大昇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於口許李大亮上言  
安撫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  
按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達考唐書斤部隋室外事戎  
狄皆於攻奪今招致西夷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  
河西州縣唐書斤部隋室外事戎  
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目罷招慰使伊  
吾之地率皆沙漠其人或自立有長求歸臣內屬者  
賜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籬此乃施惠而收  
實利也上從之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  
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  
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甲寅  
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衛將軍靖性才勇每與  
時宰參議惻惻如不能言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  
萬淑遣契丹酋長食及折說唐書斤部隋室外事戎  
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為均之兄也戊  
午突厥欲谷設來降利敗欲谷設奔高昌突利之弟也九



宜置糧成武征討四夷唯轉糧駁朕儀武修文中國  
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頗利成擒其酋長並帶  
刀宿衛都著皆襲衣冠儀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  
見之耳封德彝徵拜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寧寧皆  
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繼所任  
則其功皆在朕乎房玄齡奏聞府庫甲兵  
足邪卒亡天下上謂秘書監蕭瑀曰卿存隋世數見  
朕之甲兵也上謂秘書監蕭瑀曰卿存隋世數見  
皇后乎蕭瑀曰臣聞楊帝不信齊王而有中使  
何人得昇之執權曰臣聞其意針則曰彼何事  
得遂而高聞其意悻悻則曰彼何事  
之問且猶如是况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  
楊帝之於齊王遠矣瑀之兄也西突厥  
薛漫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衆所附賀咄可汗所  
部酋長各歸之賀咄可汗賀咄可汗所  
部共推薛漫可汗為大可汗於金山為泥熟設所殺諸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僧尼道士上  
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昆明池賀咄可汗  
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賀咄可汗未  
朝樂使給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  
上詔不許賀咄可汗有司上  
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遣兵備儀仗賀咄可汗

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傳東作方興  
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傳  
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  
問新舊宜悉剷削加土為墳京觀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為郡王元裕元名為謙王元裕  
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元祥元曉為密王元祥  
王懼為鄭王元祥元曉為密王元祥  
申王元祥為江王元祥為代王元祥  
千官元祥州刺史元祥任城王元祥宗道  
破之元祥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  
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元祥五月乙丑有司奏  
凡得男女八萬口元祥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公  
李綱奏初周處士妻女嫗居無子嫗懷妊其厚綱  
其女以父婿喪之元祥秋八月  
甲辰遣使詣高麗收隋氏元祥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元祥詔按其  
事大理丞張道古奏好德被政有微元祥詔按其  
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道古實在相州  
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  
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  
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許有寵於上元祥由是諸大臣  
數被譴怒元祥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  
許為直以譴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  
避忌欲以警羣臣耳而萬紀等挾勢進其奏

諸凡所彈劾，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皆以屬  
官，余可視焉。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  
之，為兒等品狀，自謂得升。九月，上修仁  
壽宮，使舍人曰：「成宮又修，修宮民部尚書戲買  
牛，以視猶有風。」上怒，命空虛若營，帝不已。  
公私營費，殆不能計。上嘉之曰：「戲買於我，非  
親，以忠貞體，以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  
竟命將作大匠，寧修各福宮，移鑾池，築山，飾華  
殿，上命毀之，免戲官。」冬十月丙午，上還  
苑，於後苑。  
中書省執事，思力竭，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  
自輕上？又將遂，思力竭，巾解帶跣而固諫，上為之  
止。」上令書曰：「諫封建議，以爲若封建  
諸侯，即大夫咸資，必致厚敘。」又京畿賦  
稅不多，所資錢外，悉以封國邑，經費頗闕，又燕秦  
趙代，俱海外夷，以若有警急，遣兵內地，難以奔赴。  
增此侍郎，手百張，以爲運作，備短定命，自天苑，雖大  
聖守之，而不能固，運轉微，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勸  
收子孫，皆有民社，世之傳，將屬全自，遂攻戰，相  
殘，害民久遠，不若守今之安，居也。中書侍郎顧  
防，古以爲不若分干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  
以爲難，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  
扶京室，爲置官，皆省司選用。法今之  
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

世無虞。十一月，詔書家字，及勳賢之臣，宜令  
作鎮，居而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野免。所司明爲  
條，何定等級以聞。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  
丁卯，新羅獻女二人，敕徵以爲不宜受。上曰：「林邑  
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視乎  
新羅，各付使者而歸之。」倭國遣使入貢。  
上還新州，刺史高良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  
禮，不實命而還。丙子，上祀圓丘。十二月  
大雩。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  
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頃更之，聞三覆已訖，又古刑  
人，君爲之微樂，誠難。朕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  
啖酒肉，但未有善令。又百司節儉，唯據律文，雖情在  
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  
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行刑之日，尚  
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  
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  
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長衆，其  
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  
逆者，一覆奏而已。己亥，制書使利州都督武士戰等，  
上奏請封禪，不許。壬寅，上幸驪山溫  
湯，戊申還宮。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  
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



欲惡人違之惡人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

求內附唐國即康國居國一日唐末魏亦曰康國魏謂之唐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

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

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

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

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

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

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好呼到魏魏乃曰魏給

安思危耳史直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

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於如字姓也出少涉疑似

皆拷訊取服少給詔翻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丁翻

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

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

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寶諸洞獠反寶州

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寶州取州界有羅寶洞為名朝首通翻居登翻據傳略翻救盜

諸軍不得進盜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

矣連發七矢中七人仲中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

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升音盎所居

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為治勤明所

部愛之史直新羅王真平卒年子無嗣國人立其女

善德為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十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癸酉靜州僚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文武官復請封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數人之士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重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庫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營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將幸九成宮通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上曰朕有氣疾暑輒煩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爲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尙爲卑小於四方觀瞻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尙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猶所未安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章擊提劍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衆正可齊之命泉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上深納之

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庚午吐谷渾寇蘭州上以公擊走之長樂公主將出降倍於永嘉長公主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

引禮部以抑人主之憤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委與陛下結髮為夫婦由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儀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愛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懷此心勿轉格也上嘗謂朝野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後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乃悅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鄧襄公張公讓卒

明日日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已哭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鄧懷王元亨薨

秋七月丙辰馬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馬王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馬王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

上許之由是馬王恨之遣兵襲馬王大掠而去

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而顛利跨有北荒統華護維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強盛以自滿也西突厥蘇護可汗發兵襲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

可汗功最多

威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薛護又忌蘇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馬王書言途官與賀失學二部攻之

國人迎尼孰於馬王而立之

尼孰少而勇悍因立吐蕃為柔利部吐蕃可汗

日得此同宴上曰微珠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微珠我不從我與之言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行故不為不可故諱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行故不

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

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

臣之更覺誠然

上大笑曰人言魏徵止諫諍我親之更覺誠然

此耳

臣下扣而不受臣何敢數和顏色乎

辰

論太皇太后何故上言此

其始未知其終

不然恐徒使後世笑也

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

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才

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人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







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逆忌諱非陛下借之辭色豈能盡其情哉上由是接重臣辭色愈溫嘗曰湯帝多猜忌朕多疑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擊平之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擊平之上欲分遣大臣議諸道討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韓徽上曰微誠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民閒疾苦高年賑賜乏起久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吐谷渾可汗伏允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入貢上遣使讓之微伏允入朝稱臣不至仍為其子尊王永娘上許之令其親迎得土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又遣兵寇鄯州又執傳使者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傳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悔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張君勱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奴悉克項之衆以擊之

秋七月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上層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陳文帝終於彼愛之文德七年冬十月營大明宮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輒疾不果居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駝牧馬而遁甲子上還京師右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為特進封府如故段志玄辛未依舊給侯疾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半章政事甲申吐谷渾將宗弄贊王稱贊普俗不名姓王族皆曰給官族皆曰尚其王稱贊普俗不名姓王族皆曰給官族皆曰尚其吐谷渾西南近世邊疆其

海濱之遠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  
石道判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判部尚書道宗為判  
大京為判部尚書道州判部尚書道州判部尚書  
史高飯生為判部尚書道州判部尚書道州判部  
叶公重 帝時諸事皆人耶仁基女為太子妃  
十人時應上書 帝聞之大驚手詔安自克  
貴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論許嫁陸氏無嫌狀大禮  
既行不可中止 亦衣衣初無好姻之謂帝謂道以  
事臣或容命合與亦自便何也 對曰傳以為陛下外  
難捨之或除加罪謫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重或  
當如是疑之言未信使人必信如此邪 中外承皇  
甫傳 帝上言 帝嘗不遇宮中人收地  
相厚敘俗好高 帝宮中所化 帝嘗不遇宮中人收地  
上京謂房玄齡等曰 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  
租宮人皆無疑乃可其意邪 欲治其謫之罪 帝  
欲徵諱曰 買諱書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  
可為流涕者二 自古上書不殺切不能動  
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唯陛下  
武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 乃賜絹二十  
匹他日復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劾強含容非  
貴時之需如 上乃更加優賜 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

外官卑品猶未得發切身難保  
清白今府署受實宜量加倍給然後可貴以不貪  
設科禁又密子元略等皆陛下之弟比見余子拜諸  
叔 叔皆答拜事罷昭機 宜訓之以禮  
書奏上善之 丙寅賊吐蕃可汗卒其弟同頡立  
是為沙鉢略吐蕃利生可汗  
九年春正月突厥使內屬於吐谷渾 二月庚  
辰吐谷渾王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壬辰  
赦天下 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祖牛勣破  
之 庚寅詔民貲分 等亦盡其詳官分九等  
主周天元皆重食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鏡  
人自毀其肉肉盡而面何其甚也 帝曰然則  
門 然則二主和為事矣對曰德信才德皆出各  
尤劣也 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  
康山 吐谷渾可汗伏允  
將野草輕兵走入磧 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  
可深入侯君等曰不然馬者段末玄軍遺糧及鄯州  
虜已至其城下蓋虞他完實重為之用故也今一敗  
之後風流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播離父子相失敗之  
易於拾芥 此而不棄後必悔之乎 帝從之

李大本由北道君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  
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黑山斬其王王大獲  
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  
又敗諸方水源。  
行無人之境。一千餘里。或夏降。經破漢其地。  
無水。人飲水。或夏降。經破漢其地。  
鳥海。敗天柱王於赤海。五月追及伏允於  
薛島。敗天柱王於赤海。五月追及伏允於  
太山。皇自去秋得風。疾。子。明。於。非。拉。敗  
事。上。計。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中。決。服。政。有  
水。之。臨。薛。島。均。計。萬。佛。伽。斯。進。為。吐。谷。渾。所。見  
所。皆。中。檢。生。生。七。歲。時。所。計。六。七。左  
領。事。科。事。契。忽。何。力。將。數。百。騎。之。諸。力。食。所。而  
振。厚。均。無。像。由。是。得。中。子。大。亮。敗。吐。谷。渾  
於。黑。山。其。名。王。二。十。人。被。中。執。失。力  
敗。吐。谷。渾。於。黑。山。其。名。王。二。十。人。被。中。執。失。力  
目。未。窮。其。內。境。開。伏。允。在。突。倫。川。  
均。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以。廣。非。有。城。郭。遺。水。岸

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皆得殲其  
巢穴邪。自是時。千餘百餘突倫川。其均乃引  
兵從之。  
破中之水。士刺。血。飲。之。  
斬首數十級。獲。畜。二十餘萬。伏允。敗。走。俘。其。妻  
子。侯。君。等。進。宿。留。川。子。孫。海。還。與。李。貴。軍。合。  
大軍王順隋氏之。伏允之嫡子也。  
伏允子於。久。不。得。歸。伏允立。侍子。為。太子。及。歸。  
常。快。使。  
感。天。柱。土。臨。因。衆。心。新。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  
千。餘。騎。進。破。中。十。餘。日。衆。皆。稽。首。為。左。右。所。殺。  
李。平。吐。谷。渾。乙。巳。詔。其。國。以。其。容。順。為。西。平。郡。  
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六。月。己  
丑。李。大。亮。傳。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大。子。頓  
能。勝。其。上。每。出。行。李。常。令。其。守。監。國。  
秋。七。月。庚。子。李。大。亮。遣。行。軍。副。總。計。劉。休。敏  
擊。吐。谷。渾。丁。巳。詔。山。陝。依。舊。長。安。故。事。  
既。從。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傳。計  
其。親。非。不。幸。也。深。思。遠。慮。以。厚。祥。而。足。為。親。之。事。  
其。親。非。不。幸。也。深。思。遠。慮。以。厚。祥。而。足。為。親。之。事。





上曰武懷大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求  
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璚許  
曰朕知勳忠板蕩織賊臣又謂璚曰卿之忠貞古  
人不遇然得君大明亦有時而失璚再拜謝璚曰  
獨處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勳不遇聖明求免難  
矣許璚事增  
張猛正殿非許吐谷猛甘且可汁久質中風  
國人不能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  
曷鉢幼大平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  
等將兵援之并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

故地封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陞  
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什物先  
歸。薛延陀縱兵擊之，吐爾大敗，走保高昌。其  
酋長在者，城陷，家又畏焉，歛之。遣使迎梁宋降  
安尚軍妹南陽長公主。薛延陀與屯兵於碣  
內。癸丑，徙鎭王元壽爲朔王，魯王元昌爲義王，耶  
王元璿爲徐王，徐王元嘉爲靖王，荆王元州爲貞王，  
縣王元結爲郢王，吳王元軌爲羅王，肅王元鳳爲衡  
王，陳王元慶爲道王，魏王元靈爲義王，魯王元  
王各爲吳王，越王泰爲魏王，燕王弘爲齊王，吳王僧  
孫爲王，鄭王憚爲許王，漢王貞爲越王，申王慎爲  
王。二月乙丑，以元壽爲朔  
州都督，元昌爲碣州都督，元璿爲徐州都督，元嘉爲  
洛州都督，元則爲蓬州都督，元靈爲幽州都督，元  
州爲營州都督，元嘉爲相州都督，元結爲許州都督，元  
州爲豫州都督，元嘉爲揚州都督，元結爲益州都督，元  
州爲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學，  
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  
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納降。  
行年號，遣子給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爲  
河湟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癸丑，諸王之屬上  
與之約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  
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夏六月壬申，



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十及謂營內之七女  
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比有七女  
曰夜中不納真誠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數日  
軍也帝傳為文刻之石謂軍官印信  
謂言非以爲盜賊之心止珍貨既無珍寶更何  
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可以  
許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嶷山爲陵謂百之工  
纔自餘人數十日而畢了祇全千人謂百之工  
本形具而已謂幾萬盜思心存知累  
自世子孫承以爲慶上念言不已於中首觀  
以望昭陵謂引神同使現之謂現之曰臣  
侍不能見謂上指示之曰臣以爲陛下  
昭陵則中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歎觀謂十  
一月戊寅朱異波甘棠使入貢朱異波在越嶲之  
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朱異波亦曰  
朕不能無懼昔秦昭帝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  
匡其不逮耳魏王奉有龍於上或言二品以上多  
輕魏王上然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以隋文帝時一  
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顧謂使貴升天子兒邪  
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謂三品以上  
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朕公輩乎房玄齡  
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  
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存諸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  
序於諸侯之上謂魏王

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傾軋事臣  
之理謂文帝帝賜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  
法乎謂上況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  
公義謂帝者之迷自謂不疑及聞謂言方知理屈人主  
豈言可公謂容易乎上曰聖令不可數變數變  
則言長不能盡記謂又前後差違更得以爲  
言謂言今安適皆宜詳慎而行之治書侍御史權萬  
紀上言宜曉謂二州張大鼓衆之謂可得數百萬  
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婚何如  
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  
利謂稅銀帝然其言山投珠於谷謂利  
還家謂是歲更命謂更爲折衝都尉謂將軍果毅都  
尉謂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  
皆隸諸衛及東宮六府謂府  
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  
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射者爲越騎  
其餘爲步兵每歲季之所新都尉即

其屬教戰，以當給馬者，官予其賣市之。凡當宿衛者，皆上兵部以選，給檢校，數皆一月而更。

十一年春正月，徙鄆王元裕為鄆王，徙譙王元名為舒王。辛卯，以吳王恪為安州都督，督王治為梓州都督，紀王慎為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曰：「吾欲遺汝珍玩，恐各歸省，不如得此一言耳。」上作飛山宮，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為帝恃其富強，不慮後患，影者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得為墟墜下，撥而返正，宜思所以失，我之所以得，其緩字，安於卑宮，因基而增，雖加飾，此則以貴易，各必至，難得，生可不念哉。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為法，兄所異，生不相及，而後反，生皆死，在律有禁，而止，所成，皆情，深為本，今定律，律出，只結生者，以代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輕。玄齡等定律九百條，立刑名二十等。

比諸律，減大辟九十一條，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刑，去盡，中為輕者，不可。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皆廢。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禮樂皆周，公以孔子為先聖，以周公為先師，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校尉，校尉皆長短，廣狹之制。

蘇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發，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卿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曰：「此在皇上，不在臣。」人亦好寬，則寬，則急，文失入，減一，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中，部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男罪，故耳，陛下憐一，所以律曰：「風立學，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拜，舊律，考費，又主在，俗，孫從俗，會，二月丁巳，百為終制，因山，豫，棺而已。甲子，上行幸洛陽宮，上至，顯仁宮，官吏以缺，備侍有破，官吏以官吏，臣等承風，相與曰：「兄不聊生，給非行幸之本。」也。昔，帝常謂，臣等曰：「兄不聊生，給非行幸之本。」上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報，見奈何，效之乎。此買，而食，舍而宿，今供，如此，豈得，不足乎。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新調侍臣曰：「楊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來為我有，正由宇文述實世，奉贊，隨之，徒內為，訴，外，勸，聰明，故也，可不戒哉。一百二十八篇，丙午，詔行之。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珪，當如事我，舉，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珪。

敬直尚南平公主公主下嫁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特賜錦土昏禮曰舅坐于阼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筭東面拜舅于房東說婦又執酒升進北面拜舅于姑應舅始入于室婦盥饋特賜明婦順也右許載之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羣臣復請封禪五年許州刺史使請封禪六年文上使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上時掌朝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提損遇逸樂則思撙節高昌臣詞樂音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洛陽慈順朝諛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太清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議笑後  
 薪薪一事煩民夫亦何傷乎魏徵曰先王惟恐不  
 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悉其陳述若其言  
 可取則自合於法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  
 也皆勞而遺之侍御史周上疏以武人  
 代漢漢之舊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夏以武人  
 心人今年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二  
 十餘年皆無思於人本懷不固故也陛下當尋思焉  
 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  
 今之尸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給者兄去無遺道路  
 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  
 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  
 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主於亂  
 尋使焉祖之傳則漢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  
 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者  
 皆不以爲儉夫昧義不顧後世猶今之  
 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知民疾  
 苦是成之傳固聖聖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  
 百餘年歷代為盜賊其國未有不止者人主雖欲追  
 改不能傳主故當備於可情之時不可  
 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豈由風雲笑於封典亦笑  
 同病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帝也而觀之  
 初天下饑饉升米直匹絹而百姓  
 不飽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饒匹  
 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  
 無者知陛下不復念之矣

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  
 禮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言之隋  
 洛口倉而爭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先資之  
 西京府庫亦盡國家之明至今幸盡夫高祖固不可  
 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徵以資徵  
 大儉以惠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陛下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陛下下龍馮諸王頗有過厚者及文帝即世  
 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之過所以苦之也又百  
 四縣諸土但無軍機耳然則武帝愛之過所以苦之也  
 所以治安然則武帝愛之過所以苦之也又百  
 可以治安然則武帝愛之過所以苦之也又百  
 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之  
 之虞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上稱  
 之久之謂侍臣以刺史朕嘗自漢今宜  
 上各舉一人冬十月癸丑詔勅亡者皆  
 上上上  
 承突厥及民部尚書專使投馬  
 上拔劍斬承曰天  
 何謂之其對曰  
 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

定四方宜慎選雄心起一獸上悅焉之罪據  
尋加光祿大夫安州都督吳王恪出監  
賴州居人仰御史御史要彈之丁升格生竟官刑尸  
三百上以長史權葛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卿  
範以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敬懼宜得罪甚矣  
上大悅移衣而入久之得引鏡謂曰何面折我  
射以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  
上悅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宮  
故州知州督武士驥女年十四上聞其姿容入使  
宮為人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  
親王外親皆降等非禮上曰卿輩自謂貴  
系諸子知卿位曰諸王位友三公分三品皆九  
八為士庶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生壽夭  
期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宅日不為公卿之  
得之  
太子子州繼不立兄弟所以節用之親家  
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時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李  
中書侍郎岑文本張氏族志成上之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  
其  
必多資財或捨其財而  
稱名義或兄弟聯列而更以妻其相陵上見之  
命士廉等為天下諸族實錄史書其真偽其

賜九等十事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  
高祖皇帝曹雪澤皆起望號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  
為聖賢皆在世疎乎高氏偏據山東漢唐碑在江南  
雖有人物誰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有薄  
貴而等而推仰然以門地自負輕視松檟依託富貴  
更勝於我不如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  
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今彼貴世門  
試何足卑而求與為俗多輸金帛為彼所便  
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正統絕諸名取實而  
卿曹樂以舊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  
情也乃更命刊定事以今朝品姓為高下  
是以卑外戚文之降崔民幹為第二  
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號天下二月乙卯車駕西還  
夜幸河北觀砥柱  
甲子平涼反  
女二十餘口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合縣  
父老服黃袍甲衣以車駕成飭令樓閣  
餽羊白餅頭而數白頭以饋貴戚上對之曰朕  
乃亡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壽宮戊寅諸臣隨故  
舊即席命君奉雞犬吠聲有乖倒戈之志而疾  
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諸外史史仍訪其子孫

以聞唐書三月辛亥唐書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自上  
又上以朕之辭今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  
朽爲無益之何用漢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  
皆有文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事無德政文章  
何爲子許法子以寧養生實五品以上於家高  
上以自觀之成朕經營天下之勤之功也貞觀以  
來切以爲之助也皆朕之功也貞觀以  
來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咸如所加比貞觀之初則  
頃久人困服而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懷德不遠  
千里今以四海爲安故不逮上曰今以天下爲懷  
任事也以異於曰陛下自觀之恐恐人不逮也  
之使言中聖知所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恐有難  
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徵對曰陛下昔欲元  
什師中伏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明陵公上謂  
貞白贊成云賞太厚上曰朕下不私  
即臣以來未有言者故直言之此理之使言也所以  
雖言而從之也近奉肅德皇上書修洛陽宮陛  
下之難以臣言而罷勅從之也  
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夏五月壬申  
弘文館學士承襲文懿公虞世南卒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貞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  
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秋七月癸  
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右僕射乙亥吐蕃寇弘  
州吐蕃八月霸州山獠反吐蕃  
使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初上遣使者馬  
仙舟繼吐蕃吐蕃葉蘭突厥吐谷渾皆衙公  
主遣使請使入朝吐蕃多衛全寶奉表  
求略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宗奔謂曰臣  
主與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  
間唐遣使來亦不許吾奔謂遂發兵擊吐谷渾  
叶各軍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  
叶各軍破走吐蕃口號諸羌即聚二十餘萬屯松州西  
都督韓威吐蕃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  
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吐蕃  
中兵不思其大計諫不聽而自益者凡八輩  
壬寅以吏部尚書保君華爲當彌道行軍大  
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  
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開水道左領軍將軍劉勣爲光  
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吐蕃攻城  
十餘日進達爲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  
松州城下吐蕃  
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吐蕃上許之甲寅上問侍  
御史葉真守戒執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





少師之於自以爲滿十五歲  
公主女爲驪十  
上不許立  
結之玄齡不  
支帶天下利  
王珣  
上皆立  
法司所  
州都督  
臣反  
皆皆  
地地  
婦婦  
事事  
相與  
臣所  
或或

紀所  
見家  
賊之  
封刺  
遺上  
之父  
馬兆  
凡子  
百姓  
所謂  
其以  
而子  
不願  
村其  
兩其  
傳有  
幼不  
之賞  
此其  
葉之  
義意

發言怒咎朕皆張公等以率七邪卿等語高昌王國文多邊疆內城制實  
詔降世封刺史高昌王國文多邊疆內城制實  
伊吾先臣丙寅既而內屬其大臣阿  
泰與丙寅既而內屬其大臣阿  
史那也與丙寅既而內屬其大臣阿  
其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有西奔  
高昌王國文多邊疆內城制實  
破高昌王國文多邊疆內城制實  
格什門氏高昌王國文多邊疆內城制實  
曰高昌數年以來利實昭昭無臣禮所置官號皆  
準大明築城撫漢預備攻討我使者至使文多語之  
云雲飛于天地伏于草莽遊于堂鼠嗥于穴  
各得其宜不非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曰  
薛延陀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  
又聞薛延陀為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  
好所部為軍以報事焉上言奴等思報請  
書與檢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帶細帶賜薛延陀  
御書遂取之夏四月丙辰上幸九成宮初突厥  
突利可汗之弟結社利入朝上幸九成宮初突厥  
擊白中郎將結社利入朝上幸九成宮初突厥  
謀反上由是遣之久不遣結社利入朝上幸九成宮初突厥  
四十餘人謀反上由是遣之久不遣結社利入朝上幸九成宮初突厥  
入宮門實指御帳可有大攻田由抽突利之子賀溫  
結社利之子賀溫結社利之子賀溫結社利之子賀溫  
即逃犯行宮四重其子賀溫結社利之子賀溫結社利之子賀溫

折衝薛武開等帥衆書報久之  
乃以入御營營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漠欲奔其部  
軍上言懷仁擊巴盤洋蠻四州反蠻平之  
男女六十餘口五月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  
竟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歲年以來輕用  
民力乃不自姓無事則驕說勞役則易使自古  
未有因百姓而敗勢而安者也此恐非朕邦之至  
言上深加敬數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  
官仍賜黃金一斤賧馬二匹六月渝州人侯弘  
仁自梓州開道經西地出益州以通交桂  
皇弟元聖為驃王自結社利之反言事者多云突  
厥留河南不便詔右武衛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  
彌尼擊薛延陀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  
胡在諸州安買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  
長孫無忌奏突厥威懷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  
馬郭嗣本賜薛延陀書言胡土即朕其  
郭嗣本歸化我略其舊部其後無恃其遠官皆  
如百官郭嗣本皆如百官中國貴倫禮不滅人  
國前破突厥止為額利一人為百姓言實不  
會其土地利其人高懷德立可汗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二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三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四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五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六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七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八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九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十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十一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十二月丁丑上幸魏王泰第和帝長安聚  
因大將以下屯延康里今年相賦此奉府僚屬及同  
里人自若

謂之正兵今學者習之  
上行幸山溫鴻幸卯還宮乙未詔求近世  
名儒學車前駕皆仲都周胎安生沈重陳元文阿周  
弘正張綽隋何安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賈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耶寶反賊  
破之俘七千餘口辛丑流車前駕使人貢去  
京師恩五千里賈於北海南郡縣  
余志為歸都中因車三譯而來上以其使者  
夏五月壬寅徙王靈龜為魯王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開立德行清暑之地  
秋八月庚午作寶城宮於汝州西山  
立本之兄中書令王泰聞與起謂其  
國人曰得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十千里地無水草  
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杜杲入朝  
比諫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一居已下吾  
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丘城下不過  
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畏也及聞  
兵臨磧口驍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子智威立軍  
至柳合國人咸患於使諸將請襲之使君等曰  
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城基  
之間非明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



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德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威致書於君。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知。身已物故。智威雖位未得。惟以書露罪。君幸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威猶不出。君集命填擊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害。賊以爲巢。高十丈。俯瞰城中。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助可汗。其輩護屯可汗浮圖城。約有急相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君集以城降。智威窮蹙。西開門出降。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其後和諱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和諱偕故于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君集曰。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遠近耗財。十年之後。關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若以兵以佐中國。所謂數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

如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破高昌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遣使命及高昌破焉耆。上詔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爲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米歸之。冬十月甲戌。制王元景等。復舊制。自恃高班。賜焉耆射氏劉仁。初。陳倉折衝都尉曹寧。坐事繫獄。猶不解。曰。何物射氏。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執曰。曹寧射臣白姓。然臣如此。臣實然。而君之辭色自若。無改待。則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仁曰。隋末百姓。雖而陵官吏。如曹寧之比。是也。幸同州校獵。仁執上言。今秋大狩。民收穫。有什一。使之供承。微事治道。其機動費。一草功。實妨農事。願少留。寧與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從之。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庚戌。遣宮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陳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晉。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增九部廢爲十部

後科教坊之罪  
 况陛下

遺高亮而曾二君之不違乎上還釋之侯君集馬  
病仲賴行軍總管始元格親以指其腹而斃之  
御史劾奏其訊不奉詔州刺史  
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故告獨不受及別叙下  
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舉而已上嘉其廉退以高昌  
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川  
三對乙巳還宮 敕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極機  
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  
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事責怒未免  
愛重大臣以大臣貴小臣以小事貴為治之  
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如有事則  
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  
可得乎 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  
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且以為心不伏辜  
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其能自明  
臣曰陛下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帝對曰臣聞  
勝易守難陛下天下之及此言字顯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執不獲  
領命先陳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  
叩闕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  
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遣使賢以輔至使今動經時月  
不見宮臣將何以神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  
有能如樂婚者乎

太子不聽玄素少為刑部令史上書對朝  
臣問之曰玄素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  
時何官對曰流外  
問何曾玄素取之世階始不能比色如死在  
夫精進反上疏以為君能覆其臣乃能盡其力  
玄素雖出罪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冀實卓  
可傳多事臣竊其門戶以事宿昔之恩成一朝之  
恥使之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  
悔此問野疏不實會我心遂見其子也  
自陳其事一無所隱  
史實崇以所部有犯十名者  
使其民比屋為鄰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律為刺史獨能  
相掩蔽填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名者勿劾刺史  
但令明加糾察如法誅罪庶以肅清為耳  
上自  
臨治兵以部陣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  
將軍怒其杖輕下士貴更  
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  
下吏乎上承釋之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  
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  
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二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東贊為右衛大  
將軍上嘉陵東贊等應對以琅邪公主外  
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嫡父母所聘不  
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  
之然欲嫁以厚恩竟不從其志  
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  
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  
其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  
之自服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結髮而公主惡  
之乃以金銀為飾贊普下令擊之亦漸卑其禮暴之性  
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乙亥突厥侯利苾可汗始  
知部落濟河有戶二萬勝兵四萬  
定襄城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  
願子孫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  
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  
監國留守右衛尉高士廉輔之辛巳行及溫湯  
衛士崔師刁文舉俾於行役其上驚

而止乃夜射行宮火及庫庭者五皆以大逆  
三月戊辰幸嘉城宮地既煥燦多  
庚午罷嘉城宮分賜百姓免闕立健官  
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  
山上以近世陰陽雜書新舊尤多命太常博士呂  
才判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已酉書成上之  
術士判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已酉書成上之  
才皆為之執實以經史其序字經以為近世平  
委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廣為羽似取諸韻至於  
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  
商或複姓數字其雜書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  
者也  
人乃信之然長平陀卒未聞共犯三刑  
何必俱當大合  
今亦有同年同謀而貴賤殊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  
異按魯莊公法應貴賤又厄弱短弱惟得長  
壽壽始聖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隸為人無始有終  
命並當空亡  
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陳  
命並當空亡  
此皆殊命不論之著明者也其敘詳  
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寢寢既終  
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不可前知故詳之錄近歲歲年或相暴田  
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諸天子諸侯大  
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  
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  
下月乃克葬是不擇日也則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  
毀之則朝而哭不毀則日中而望子產不毀是  
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北城有常處是  
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時壽夭皆因卜  
葬所致大子文為今葬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  
葬其尸雖未嘗改葬而野無識妖巫妄言遂於  
葬時以視財利或云長日不可哭泣遂竟爾而對  
喪者或云同墓忌於臨窆遂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  
禮斯為甚矣士皆受其害而識者皆以為  
確論丁巳果葬都尉君買既葬百二十雙  
吐合車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  
宣王專國政除諸驛弘化公主  
王諸葛亮奏叶當出馬諒明之輕重亦其城  
故君買為之討葬宣王國人猶驚擾道尸都  
雷唐南等慰撫之五月壬申并州又奏請  
請上封泰山舉還幸晉陽上許之  
丙子百濟  
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襲位  
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  
東封也

太子曹芳志寧母喪起復就職  
功又奸邪之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官  
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官  
一國家皆非一今殿下親覽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  
長也太子投使司取等半歲不許分  
寄太僕寺長官有奏太子投使司取等半歲不許分  
寄太僕寺長官有奏太子投使司取等半歲不許分  
而止西突厥沙鉢羅可汗遣使入貢  
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帥持節  
即其所立為可汗以討其亂上又命使者  
書金帛厚賜國而民民可汗位未定而先  
市馬使必以為陛下在存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  
可汗得立何使必不立為可汗為名耳使  
聞之亦輕中國而民民可汗位未定而先  
則諸國之民不求自平上於然止之乙毗咄  
汗與沙鉢羅可汗互相攻乙毗咄汗大西城諸  
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汗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  
可汗上指駁屏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  
構既成勿敢改移勸第一樓  
一民建樓動搖必有所損若奇功變法度不恆其  
德勢變實多上遣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時崎嶇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時處并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爾來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婦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風涕泣相告數日後隨人望之而哭者偏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麗亡大德館候之勳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豈有如此之多乎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京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嘗於長安斗粟直二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二喜也治安則驛修馬生上特假伊闕千戶辛酉冬十月辛卯上特假伊闕千戶辛酉冬十月辛卯

大德督長史李世勳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爾曷嘗李世勳於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勳為兵部尚書壬申車駕西歸長安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討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土畢皆伐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統紇紇等兵合二十萬度其南屯白道川

利悉可汗不能禦帥部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兵及至雪與兵擊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勳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朔方右衛大將軍李道宗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前行上布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其不備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遠退已執思摩摩後種草後種日盡野無所獲頃頃者來云其牛斷林木枝皮略盡等當與思摩共為折衝不須遠戰俟其將退一時盡擊破之必矣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勳敗薛延陀於諾真水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隊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伯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過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言城屬之會李世勳引兵至摩埃嶺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河渡北走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還之謂白道川迫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



封狀與來檄上言曰比者第子陵師奴婢忽主

又遣威月處密二部測天山





耳以留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丹殺曰必  
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  
如魚鱗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  
我會自使首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泣  
耶崔敦實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與公主妻之  
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丁巳營州都督  
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裴蘇文執其土武  
大臣議誅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獵者并  
威陣而鏖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  
殺之死者百餘人因入宮手執其王斷為數段棄  
溝中立王幼子為王自為其離支其官如中  
國吏部軍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  
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邁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  
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出行必  
警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避不避阮谷路絕行  
者國人甚苦之壬戌上校獵於岐  
陽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壬申上以朕為先民之  
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  
則皆貴矣如搖尾而使之各治牛業則皆富矣若家  
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上  
曰高麗王武職實不絕為朕臣所統朕哀之甚厚直

不忘也但因喪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  
弊者未忍言用兵也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將  
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慕祖於蒲反從平京  
城仁弘不降上命裴行莊討之仁弘自將所至善  
性貪黷廣州為人所訟賊百餘輩罪當死上謂侍臣  
曰吾昨見大理五妻誅仁弘其罪當死上謂侍臣  
新數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  
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  
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所受於天  
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貴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  
法上負於天欲席養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  
天二日房玄齡等皆曰牛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  
主自貶貴如此上不許重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  
日及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  
私亂法二也嘗言未嘗言三也  
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某地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于驪山  
圖有斷處謂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軍  
法以道險引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刑部以反逆  
律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  
皆以為秦漢純舊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  
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奈何以亡秦結法降周中典



目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  
兄輩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  
臣亂而君治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  
當 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使臣亂  
臣有足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無虐虐乎君  
亂而臣治乎對曰彼魏徵能救亡耳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

子有足或 魏王穎多從遊幸處生異議假

幸之徒 已有附會者太子雖所足不廢此履且

噴噴子死立補孫

男已五歲然終不以代宗 魏王穎之源

與相策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儀循其第勸靜以聞

其子叔玉 戊辰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

喪給以鼓吹陪葬昭陵 其妻裴氏曰僕平生

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 裴氏不受以布

車載柩而葬 上發苑西樓 望哭盡哀上

自製碑文并為書石 上思懷不已謂侍臣曰人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

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鄂州游文

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 戊申蘭成坐腰斬

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押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

曰卿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

子諸士先食之矣 豈至卿邪行恭舉而拜謝 二月

壬午上問侍臣曰大將遠戍日暮造漆器諫者十餘

人 此何足諫對曰 此何足諫對曰

吾修者危上之太 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上曰然

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

美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 如此欲

無危亡得乎時對曰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遠戍上

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 今皇子幼穉未知從

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 上

以然 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為洛州都督使君

自以有功而下吏 亮望有異志亮出為

洛州都督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口

我平一國東邊噴如屋大 安能仰排因拂袖口

與君若皆功臣時多無他人若下吏君等必不服

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侍君等如故 鄂州都督

尉遲敬德表乞骸骨 乙巳以敬德為開府儀

同二司五日一參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

而攻之者其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結譖或以

姦詐或以嗜欲結譖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謀人主

少懈而受其一 則命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李

貞公魏徵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

衛公李靖宋公蕭瑄唐史社公段玄英公劉弘基  
相中分兵突進衛公尉遲敬德山莊之變  
公結一軍公長孫順德公孫安國公孫  
君長孫公孫公孫公孫公孫公孫公孫  
南唐公孫公孫公孫公孫公孫公孫  
叔寶等於交臂

弘智之曰  
王兄弟多坐于下  
王使陰謀死士上遇則自之士以輔王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  
弘智之曰  
王兄弟多坐于下  
王使陰謀死士上遇則自之士以輔王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

之愈厚上以書切責  
弘智之曰  
王兄弟多坐于下  
王使陰謀死士上遇則自之士以輔王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

弘智之曰  
王兄弟多坐于下  
王使陰謀死士上遇則自之士以輔王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

以聞  
弘智之曰  
王兄弟多坐于下  
王使陰謀死士上遇則自之士以輔王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

弘智之曰  
王兄弟多坐于下  
王使陰謀死士上遇則自之士以輔王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

弘智之曰  
王兄弟多坐于下  
王使陰謀死士上遇則自之士以輔王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

弘智之曰  
王兄弟多坐于下  
王使陰謀死士上遇則自之士以輔王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

自關羽謂行敏曰即啓罪僕僕無引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林等乃出或快引亮目投諸於地林等皆相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之於東門外州平乙丑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

時者四十四人皆不問祐之初反也州人屠石頭而數其罪煖增利欲刺之爲其引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秋適實祐口士上提二尺劍取天下簿并懷德仰之如天王忽城中數百人欲爲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祐增軍厲之勢不能投物增口頭毫州刺史以君秋爲檢校令

公其同謀執祐者官實有差上檢祐家文籍得記室郎城孫處約等書

會人庚午贈楊萬其州都督賜武都郡公誥曰卿章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縣公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敗後所爲者庸畏上知之對宮臣常給忠率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妻小相與狎宮中有欲諷者太子先指知其意

宮外人莫知故時給初皆稱太子作人尺劍鐵六萬大鼎數十奴盜民間馬牛

與听李斯投共食之又好効哭服結及其服飾

而牧羊作五便頭意及暗推設等置太子自處其中

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禮

子欽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

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勸太子

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恩勸太子

爲唐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

左右爲二陳太子與元昌各執其一被執甲持竹槍

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中置我

人管與漢王分將

爲天子情懷欲有變者給殺之不備殺數百人衆自定也

侍郎韋挺攝府事授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

時樞密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副文武之臣各有附託

附託者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府典獻上

村事其中皆言罪惡罪惡物捕之不獲

幸太常樂童稱心樂童童子能樂樂童太常者其心其名也與同臥起道士秦英章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誚才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憚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千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紇千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又曰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頓丘李安儼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廣公主廣公主皆爲太子所親暱皆爲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引兵入西宮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

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千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勅編纂

徽寧天台胡三省音註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  
門下省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  
太子得盛天年則神矣上從之濟寧兒之子也  
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臣固爭乃曰白晝於家而  
有其母妻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低僂等皆  
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  
承基之詹事子志寧以勸諫獲罪  
千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平陽縣公  
詰問其罪上引君臣義曰朕不欲令刀筆吏  
知公故自執公耳君等初不承引使臣歸始末又  
以功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等辭職乃服上謂侍臣  
曰君等有功欲乞其生可乎

上乃謂君等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  
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等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等  
罪狀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  
奪取二國之寶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  
妻及子使詣所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  
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等兵法君等言於上曰李靖  
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祖而匿其精  
耳今諸夏已定靖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  
果固求盡臣之術相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  
於上曰君等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取在房玄  
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  
將為亂上曰君等計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  
方第未至耳豈可便度  
及君等反賊上乃誅逆字曰昇如卿言李安儼父年  
九十餘上陞之賜姓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  
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奉文本劉洎亦  
之長孫無忌因請立晉王治  
惟授我僕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  
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下葬之  
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其憾之深乎  
侍臣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  
欲殺王儲天下皆叛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  
上曰朕聞之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  
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指置晉王始得安



臣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大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遠施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使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豐州使必不致來則施之有名矣或男姓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堪貳乎不過一二年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遣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招將軍豐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豐州其臣諫以駭爲所留悔之無及真珠以吾聞唐天子有事遣我傳身往見之死難所懼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爾多言上發使三遺受其所辭相高薛延陀先無庸廢貢珠用銀諸部皆然薛延陀臣曰薛延陀近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難以行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賜財未備而出爲吾誘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往來豐州遣還三使結譯反上疏以爲薛延陀本一隻斤臣等聞陛下遣平沙裏葛邏祿修好臣等聞命皮項有符長報書鼓意立誓可汗臣等聞命比昔倍誠感私許其姻媾臣等聞命西告叶蓋臣等聞命北諭尼摩中國會仲耶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貢就臣四夷宴樂終日歡言陛下德安百姓不受一女凡在舍牛數不惟俟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警蹕臣等所勸甚心所失殊多臣等聞生必携婦居臣國焉以欺之於此民懷負約之惡恐非所以服遠人則死士也陛下臨天下十有七載何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賀之無力



之卿曹所知但以科得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  
使之外居者亦所以兩全之耳  
長官以上佐使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使  
亦謂之考使京師無外事  
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圓丘  
上與陳太子曹刺王有隙  
密詔公卿司空封侯  
除持兩端矯文幹之亂上事欲發陳太子而立上  
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楊賜始追劾其事  
官曹與太子有隙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奏曰  
臣等罪惡無狀然生前所歷衆官不可不恤  
贈改葬賜其賜官改諡曰節前所食實  
東宮矣已太子遣左庶子十志事辭之上曰  
子志使子孫生於樂歸耳今既致辭當從其意上怒太子  
仁弱密詔其母無忌曰公勸我立嫡奴  
欲立之何如無忌曰周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各生  
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之主請  
可數日  
上怒下執用之上乃止十二月  
諸王各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  
可私也漢已亡昭帝孫王旦不服陰通  
簡許之  
爲人子不可不戒



十八年春正月乙未幸萬善館官城  
 壬寅幸關山溫湯相  
 里玄都至平陽其驛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南城  
 相  
 王使召之乃還  
 玄都領兵攻  
 新羅其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平壤其地五百  
 里  
 自非我地恐兵未能入玄都曰死  
 事可也遂進至松遼東諸城本皆中國舊郡  
 故地其支不從二月乙巳朔玄都遣其將杜  
 上曰新羅文致其君賊其大臣其民今又  
 詔命使要鄰國不可以不討請遣大夫持節  
 下指新羅中原諸國則四夷響應  
 大矣今乃遠遣征小夷若指期京師  
 世勳曰聞者雖遠入寇更與兵  
 計執權而止使至今要聖恩用陛下之  
 上曰然此誠虛之失朕尋悔之而不  
 謀故也  
 上欲自征高麗噴連反上疏以爲  
 天下皆損一身而京心腹也外  
 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討但命三  
 萬軍  
 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  
 立年尚幼程  
 自餘諸屏陛下所知  
 金湯之全跡海之險以天下之君  
 臣之所共也上不聽時羣臣多  
 八竟九變不能冬種野夫童子  
 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  
 蕭文陵上虞下民延

頭待戰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  
 耳己酉上幸豐口  
 乙卯還宮  
 二月辛卯以左  
 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書謂侍臣曰  
 今  
 將惟世勳字萬徹三人而已世勳道宗不能大  
 戰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將則大敗  
 夏四月上幸  
 平陽  
 司馬無忌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  
 其  
 厚其曰牛雖猶恐如羊  
 其精壯自子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  
 太子仁如實守文之德  
 此乃奉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  
 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  
 今朕欲自聞其失  
 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  
 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  
 退恐非所以廣言路  
 此外不見其失  
 上皆納  
 之上好文學而辭敏  
 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  
 多不能對  
 帝王之與凡  
 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  
 臣自強不可得也  
 陛下  
 下降恩有假  
 臣以  
 下未敢對  
 臣以折

得力半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持論恆據經遠  
 官書不偏於物譽治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  
 諾私於朋友舉居卑事敏達性其貞正論最人物直  
 道而自朕比任使多能稱意  
 於朕譬如朕無依人人自結之  
 甲子上還京師  
 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  
 行中書侍郎  
 奉文本書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等中  
 書令文本四日還家有母在母問其故文本以非勳  
 非特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矜懼親賓有來賓者  
 文本曰今受命不受賀也文本第文昭為秘書郎喜  
 賓客  
 上聞之不悅書後  
 謂之本曰卿第為爾父結怨為卿累  
 出  
 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第少孤老母倚所鍾愛未  
 嘗信宿離左右  
 今若出外母必愁悴  
 無此第亦無老母矣因數飲嗚咽  
 上怒其  
 竟而止惟召文昭發飛之亦卒無成  
 九月以  
 文昭為太常寺卿  
 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為西  
 突厥人臣無利吸其其第娶焉書士女  
 朝貢多非安西部諸郭有格請討之  
 千出銀山道以擊之  
 西州道行軍總管帥北  
 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頗異第娶德澤為鄉里  
 書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第弟行夜至

如下令將士爭水而度比時計城如其王突騎  
事而還後首虜七千餘人留軍邊境  
及飢寒者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鎮山孝恪等奔  
破之追奔數十里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近來八  
月十一日往擊焉書二十日戰至必以二十二日破  
計其道理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時駱  
公亮天威耶嘖使其吐屯攝兵舊遣使入貢上勸  
之以我師兵數得焉當汝何人而歸之吐屯懼其  
國危立誓還降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王仍附於  
唐耶嘖唐亦西突厥之都落乙未馮璘奏  
薛婆支與白念薛婆才用胡諸遂良曰莫離支秋其移九夷  
所不臣也今按計之而納其衆此部非一也  
誠使古四女皆皆事焉武有官爵則離支執汝女曹  
不能出獄今吏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  
屬大理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甲寅  
車駕行幸洛陽以房玄齡留守京師右衛大將軍  
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郭孝恪錫馬書王突騎  
及其妻子許在朝省之丁巳上謂太子曰君善  
王不求賢輔不用中謀自取滅亡俘頡利手更擒萬  
里人以此明懼則懼可知矣己巳吹于越池之天池  
墮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元

召詣行在問之。事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  
南有守城攻之不可，辟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  
不謂濟上以兵畏懦，召倫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  
水陸進退，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  
將相之器，乃召嘉其才敏，勞勩之曰：卿有  
勇於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  
祿祿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驕疎，又復不拜。上曰：名振  
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  
拜耳。噫！止自若，唯對愈明。上乃數曰：房玄齡、杜如  
圭、二十餘年，每見朕諫，責餘人顏色無主。朕  
謂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  
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  
嶺峽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  
艦五百艘，自草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  
子詹事左衛軍李世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  
騎六萬，及遼河二州降胡，趨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捷於幽州，遣行軍總  
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橋，衝於安  
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數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  
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  
高麗、百濟文獻王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然則問  
罪境，竭誠所渴，管領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  
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平亂之罪，屢安和之衆。



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  
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玄齡曰臣死且不避更自如是者可專決之癸亥上幸鄴自爲文祭魏太  
祖玄齡曰臣死且不避丁亥上謂侍臣曰漢東本中國之地隋氏  
敗後一將之智自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  
李世勣守幽州二月丁丑車駕至定州  
四出帥而不能得李二俊  
任武爲中國報子舒之饋文苑其  
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亞朕之未老用士大夫  
餘力以取之自發洛陽唯吸肉飯雖春蔬  
亦不之嫌其煩擾故也上見駙卒召至御榻前存  
慰付州將導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任名  
自願以私裝從軍勸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賞  
惟願散拜車中上不許上將暨太子非達數日上曰  
今留汝鎮守輔以便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  
之要在於此賢選不肖賞罰至公無私汝當勞  
力行此非達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瞻導太子  
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  
從從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  
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兩衣於鞍後  
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  
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唐

師北轉南道出喜龍不意四月戊戌謝世數自通  
定濟遠水至玄  
皆門門自守壬寅遼東諸副大將皆江夏王道宗將  
兵數十至新城至玄  
折衝都督曹三良弓十餘騎自聖城門城中奮勇無  
敵出者至玄  
水越遠安城至玄  
數千級太子高十事同相四事又令更爲士唐  
將軍士唐固辭丁未車駕發幽州上表以軍中資  
輜器械簿書委奉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無  
筆不去至玄  
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  
返是以憂之至玄  
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唐等同知機要文本從上召敬  
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  
宗攻高麗蓋牟城至玄  
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晃帥  
舟師自東萊海邊襲卑沙城至玄  
西門可上至玄  
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奉忠  
等糧兵於鴨綠水至玄



提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今女真居之。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遼澤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將即奇績下同，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言乘輿諸將父僕輩之李世勣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勦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建康京師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陳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乂，有以必賞。土填塹，塹上，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從官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龍直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龍直鼓譟聲震天，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音以其城爲遼州，今大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中竹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音將軍契苾何

力以勁騎八百擊之，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中竹尙瑩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又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用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暎而罷，定萬備萬微之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四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貞觀十九年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狼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上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城下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皆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狼城請降既而中樞上怒其反屢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目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也上怒其反屢令軍中曰得城當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虛物賞之麻因將軍獲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鰥餘口上臨水設帳受其降乃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狼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其省事妻子奔白狼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爲長史告豐與歸之平壤以白狼城爲營州以除

代音爲刺史契苾何力唐重臣上自爲傳單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妻稱彼爲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其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營中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其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虜賜遣之己亥以營中城爲營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李道宗率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領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最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雖餓餓殺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下策也下策智能求與吾戰下策也中策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上策也下策也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蒙海內之衆而求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上從之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

計賊將安顯千餘人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遂乘之至安中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遣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必先知士卒之憤，臣遣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開於色，此必勝之兵也。」呼下未竟，親行陣中，凡出奇制勝皆上策。軍諸將咸贊而巳。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爲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帥韓合兵爲陣，長四十里。江王道宗曰：「高麗帥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堅，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里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書，書曰：「我以爾國疆臣，欲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償。若其書信之不復，則備戰。」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陣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敵角，俟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而出。會戊午，軍受降幕於朝堂之側。高麗王遣使獻降書，上命張等擣其李世勣布陳，勣上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聲，諸將門人薛仁貴、薛仁果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兵敗，

唐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登見仁貴召拜將軍，賜名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六世孫，名續，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乘機增進，斷其歸路。仁貴已未，延壽車馬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上命仁貴入軍門，行而前，拜伏。上語之曰：「京兆少年，排海曲中，於排壓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能與天子戰乎？」仁貴皆伏地，不能對。上問韓雄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裝，還之內地。韓雄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勸。韓雄皆呼號數十里外，收散騎三千三百人，悉坑之。高麗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兵器械器是。高麗軍國大敗，後黃城鎮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賜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中市城東嶺，已卯，招降高麗死傷戶。高麗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麗爲高麗郡，高麗王高真爲司農卿，張亮爲太僕卿，安城下，豐臺未固，士卒多出糧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騷擾，亮率往，諸胡見，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遂令胡等鳴鼓助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高麗王遣使獻降書，上召見，解縛問曰：「何復之甚？」對曰：「臣聞行軍不食數日矣，命賜

之食謂曰爾爲我宜速反命爲我寄語其妻支苦也行雖使賊上歸而遣之丙午使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邊外凡營營但明斥候不爲事焉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其離支使真珠說真珠將以厚利真珠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爲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卑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轄諸部子拔灼爲謀可汗居西方統轄延陀部許之皆以禮冊命卑性驕悍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突利失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胡利俱利沙多彌可汗上之京自晨也謂平世動曰吾聞安而域險而兵機其城木材勇難支之亂城守不服其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注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騎安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曰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賊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分謀吾事世勳建攻安市安市

人望見上旗蓋輒棄城鼓譟上怒世勳請克城之日男女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各堅守攻久不下高麗高麗王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雖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萬餘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焉骨城雖老不能堅守移兵臨之則至夕克其餘當遣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高麗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之懼併力拔烏骨城噯鴨城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楊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廣廣十萬若向烏骨皆歸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難支謂平世勳曰爾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雖急其頃此必害士欲夜出擊我官軍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趨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通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十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高麗石礮其城城中人城中立木棚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城中糧食盡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巔擊城城巔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連奪據土山擊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



之二日不能克，遣宗徒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三叔，不如奉釋，用孟明。

遠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遠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勅班師。先拔遼盤二州，戶口渡遼，乃糧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以勸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前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助以助役。丁亥，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前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助以助役。

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遼水，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前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助以助役。

火於道，以待之。丹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平，府米，遼東白巖，卑沙，谷銀山，皆十城。上從遼蓋，嚴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丁亥，上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前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助以助役。

四萬餘級，賊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對曰：戰馬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驛使以少牢，復立所殺驛使。

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雖將老，思得新進戰勇，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遠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

將主，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上遣太子之發定州也，指所御榻，謂太子曰：作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感吾流汗，弗之易及，和穿敗，左右請易之。上口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遣新衣，乃易之。諸軍所屬高麗民，萬四千口，先蒙賊外將以賞軍士，上見其父子夫婦，勸命有司平其賞，悉以歸市。贈為民，謂呼之聲，三日不絕。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召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有轉於地，摩埃爾，摩辰，遇易外，增司馬陳元曉使民於地，宰當火，轉而進之。上見其語，免元曉官。丙戌，車駕至定州，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子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疾漸愈，步從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鼻，扶掖步從者數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上遣征未還，引兵經河南，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經河南，薛延陀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謂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擄威遠北而還。

兵寇夏州，己未，勅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討之。并汾箕代，析許雲九州兵，鎮朔州。夏王遣宗討之。

大將軍阿史那社蘭發賊軍銀錢丹延輝坊石陽十  
州兵鎮驛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

令執失思力發驛驛二州突厥兵與道行等相應薛  
延陀王塞下知有備不敢進初上留侍中劉洎輔

安帝所寄宜深識我意上曰願陛下無受大臣有罪  
者臣謹即行許上以其言多疑舒怪之成曰卿性疎

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上從內出色  
甚壯健謂同列曰疾勢如此朕可憂或謂於上曰

免其憂矣中書令馬周適吏部尚書以四時

選為勞右衛大將軍請復以十一月還至三月  
從之是歲右驍衛中郎將樊行方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  
軍執失思力等驛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

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

日此道宗所解上謂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  
曰此道宗所解上謂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

辟仗者不見朕朕不放動上遂引還顧謂太子姁事















都督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長知兩朝使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見胡人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

之地盡為編戶乎程大昌曰王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務令儉約

惟所居殿覆以瓦覆以瓦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宮百

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己

卯改于華原華原在舊銅官漢雲陽侯相之地後魏於華原置北中書侍郎崔仁師

坐有伏閣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連州漢桂陽

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甲

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少時無敵今崑

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

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弩失畢當作布

庚子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號諡曰愍使三品護葬備

國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充容長城徐惠

易以破觀猶興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

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使果爾則珠玉錦繡實迷

心之耽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







羣報饒首非所有者小所指者大乎  
波之船載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悅遠邇安臣且  
父入地當徵此哀鳴  
死且不朽玄齡子漬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  
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揮手  
與訣悲不自勝  
癸卯歲柳芳曰玄齡佐太宗  
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  
然無跡可尋惟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  
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謀其賢英衛將兵而房杜  
行其道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丁丑勅州都督  
府及楚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  
道擊薛延陀餘寇  
九月庚辰見虹道行軍大將軍  
阿史那社蘭擊寇月賊密破之餘寇悉降  
大將軍德威等伐焉羅邏  
德威子軍中使張  
拔契江方安其地  
己丑勅唐王  
府所攻破其十三城  
己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  
中書令  
張柬之等發民造船及山獐等物  
黎反  
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  
軍梁建方發關右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皆  
追船之役或乞輸貢獻  
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皆  
追餽民士賣田宅  
蜀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  
縣然  
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

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弱不耐勞劇  
大船一艘廣闊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  
挽曳未畢俾役船  
二事併舉民不能堪宜  
加存養上乃勅潭州船塢皆從官給  
冬十月癸丑  
車駕還京師  
回紇吐迷唐牙子烏紇基其叔母  
烏紇基與俱時其賀連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  
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唐以歸車鼻烏紇基引十餘  
騎襲吐迷唐殺之然則吐迷唐元帥使人誘烏紇  
許之以爲瀚海都督烏紇基歸請遣使臣使臣執而  
斬之以聞  
上恐回紇部眾難遣遣兵部  
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  
遣  
阿史那社蘭破處月賊  
兵自  
焉耆之西趣龜茲北境  
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  
焉耆王薛婆阿那支不知兵難其東境社蘭遣  
兵追擊擒而斬之  
使  
從父弟先那摩爲焉耆王  
使  
張實薛茲大實守將多在城走社蘭也破口去其  
都城一百里  
社蘭爲用  
利  
曹繼叔次之至多楊城  
薛茲王阿利布失畢其相那  
利獨繼叔即葉五思相  
社蘭乃由接城引兵  
將劫繼叔乘之薛茲大敗  
北八十里  
甲戌以巡  
統吐迷唐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張元帥爲左驍衛大將  
軍大校利發瀚海都督  
大將軍

十一月庚子，契丹

以契丹部為松漠府，以契丹為都督，

又以其別帥諸部為松漠府，以契丹為都督，

主為刺史，以契丹為都督，

部為松漠府，以契丹為都督，

會等部為松漠府，以契丹為都督，

十二月庚午，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

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蘭遣軍逼之，布失

畢輕騎西走，社蘭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

沙州刺史蘇海政尚書卿薛元超等，郭孝恪守之，

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招搖城，郭孝恪守之，

擒布失畢及屬，郭孝恪守之，

并其國兵，萬餘人，郭孝恪守之，

或告之，郭孝恪守之，

人將入城，郭孝恪守之，

死於西門，城中大擾，郭孝恪守之，

召募得一百人，衛軍資財物，

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等亦營於城外，自城西

北，驅擊之，郭孝恪守之，

後旬餘日，郭孝恪守之，

北，驅擊之，郭孝恪守之，

後旬餘日，郭孝恪守之，

北，驅擊之，郭孝恪守之，

後旬餘日，郭孝恪守之，

北，驅擊之，郭孝恪守之，

後旬餘日，郭孝恪守之，

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蘭前後破其大城，

五遣左衛將軍，郭孝恪守之，

降，其父老，官國威靈，論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

其父老，官國威靈，論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

為王，龜茲人大喜，西突厥于闐安國爭，

駝馬軍糧，郭孝恪守之，

實以見其，郭孝恪守之，

泥伏沙鉢羅，郭孝恪守之，

者，郭孝恪守之，

子文王入，郭孝恪守之，

特進文士，郭孝恪守之，

出冬服賜之，郭孝恪守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郭利

等，郭孝恪守之，

將，郭孝恪守之，

擒布失畢及屬，郭孝恪守之，

并其國兵，萬餘人，郭孝恪守之，

或告之，郭孝恪守之，

人將入城，郭孝恪守之，

死於西門，城中大擾，郭孝恪守之，

召募得一百人，衛軍資財物，

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等亦營於城外，自城西

北，驅擊之，郭孝恪守之，

後旬餘日，郭孝恪守之，

北，驅擊之，郭孝恪守之，

後旬餘日，郭孝恪守之，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安西都護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瑤池都督。三月丙辰置豐州都督府。使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顯道門外赦天下。丁卯勅太子於金波門聽政。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宮。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必不能懷服。我今勉之。若其即行。使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其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豐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辛酉。開府領同二司。武公李靖薨。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累日不食。有舉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入舍。風殿。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己巳。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朕今以家事付公。公當太子仁孝。公當所知。無轉導之。謂太子曰。無忘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忘。遂良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國人聞之。太子稱無忘。仍令遂良遺詔有頃上崩。太子稱無忘。頭戴舊冠。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

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秘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勳兵及舊將皆從。未太子入京。成大行御馬。與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內。繼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為侍中。少詹事張行成。中書令。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御史大夫。侍郎高季輔兼中書令。子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即位。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為都督。刺史者。並聽命。長孫無忌。不在京。段遼。遼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因喪之。人入仕於朝。及京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蕭瑀。位救天下。丁丑。以豐州都督李勣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先是太宗二名。今天下不遺言者。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皆改。未以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勳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阿史那社蘭之破龜茲也。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王伏臘。信入朝。入朝。入朝。入朝。八月癸酉。食地。實。州尤甚。殺五千餘人。庚寅。經文皇帝于昭陵。阿史那社蘭。何力請殺身。

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攝  
服者顏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  
馬門內丁酉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君廟應  
毀

九月乙卯以李勣為左僕射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九州隸雲中  
都督府

乙亥上問大理卿傅臨繫

囚之數口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上悅

上嘗詳繫囚前卿所處者多呼稱帝號所處者復

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號

上數思良久口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上以吐

蕃贊普弄贊為駱馬都尉

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

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安者當勒兵赴國

討除之

十二月詔撰王泰開府置

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丙午立妃王氏為

皇后后思政之孫也

以后父仁祐為

特進魏國公己未以張行成為侍中 辛酉上召

朝集使

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

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

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有洛陽人李弘泰經告

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  
政上初得信二人恭己以聽之

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

除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

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

除豈可情願例改請後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

月辛卯立皇子孝為許王上舍為杞王奉節為堆王

辛酉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贊普贊普幼行政事

皆決於國相陳東贊

有法吐蕃所以強大威服氏羌皆其謀也 六月高

侃擊突厥于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

數白騎遁去侃帥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

降

立其弟為王

攻擊

茲王

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營

軍山

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

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翰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監察御史陽武章尼識  
 李勣固守解縣冬十月戊辰勣  
 射以開府議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己未  
 大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屬  
 對曰以瓦爲之必不屬上悅爲之  
 大理少卿張勣冊以爲佳告無非也  
 古謂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宜得准古爲定  
 勣冊書文所下罔上拜當誅是日左遷漢反爲同  
 州刺史勣冊州刺史毛謙各仁均以字江  
 月庚午梓州都督謝萬歲京州都督謝慶龍與州  
 都督李孟書討玳州叛蠻  
 萬歲孟與入

時牙于雙河及千泉  
 戰勢失舉力決斤背歸之勝兵數十萬  
 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攻密及西城諸國  
 多附之以吐運為其賀咄蘇漢  
 卒國人表請自立故王突騎支  
 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元嬰輸會城邊兵中敗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  
 授自姓或引彈渾人成埋人雪中以戲笑  
 上此書切讓之日曰取南之方亦應多結管豐荒荷  
 何足為則  
 於法今書于下上考以愧王  
 琴傲  
 二王初日降叔薛兄自能經已不領賜物給麻兩車  
 以為珍寶二士大怒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攻陷州攻陷余嶺地及蒲類縣  
 大將軍擊破方石賊山入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追  
 行軍糧管  
 將軍薛孤吳仁為副發果成時雍府兵三萬人  
 討之  
 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  
 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八月己巳以子志寧為左  
 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夏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新小勃弄酋長殛威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順自餘皆屯聚保險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則薨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復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以處之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無子初夷爲后謀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爲太子其親己外則親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乙丑以子志寧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履行士廉之子也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公主薨太子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均州刺史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遺愛財既而反譖遺愛遺愛自言太宗深責讓主由是寵衰主決決不悅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實狀云主所賜王與辯機私通詔遣使計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譴新辯機殺奴婢十餘人主益怨望太宗崩無暇容上即位主父令遺愛與遺愛更

相訟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又洋州刺史等數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密尉薛萬徹等坐事除名徙寧州刺史入朝與遺愛款昵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臥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有變當率司徒荆王元景爲主元景女適遺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書自言夢手把日月尉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除衛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離遺愛其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罪惡惡於惡黑臣私門上令長孫無忌知之更獲遺愛及子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爲類己欲立爲太子無忌固爭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恪名望素高爲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絕衆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乾十承基得免死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知其死可乎兵部尚書崔敦復以爲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効死力豈不偉乃坐房遺愛殺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亂弄威權禍害良舊

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  
 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尉馬都  
 尉執失思力等並坐與房遺愛  
 交通沈約表節與遺愛相善乃遺愛下獄節即  
 左右之江夏王道宗與長孫無忌褚遂良  
 不悅故皆得罪戊子廢格母弟蜀王愔為庶人置巴  
 州房遺愛貶春州刺史  
 開府同三司李勣為司空初林邑王范頭手辛  
 子真龍立大臣伽倻教之番派范氏伽倻自立  
 國人勇從乃立頭利之婿羅門為王國人咸卑范  
 氏復罷羅門立頭利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  
 有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也父為頭利所殺南  
 奔真臘大臣可倫定遣使迎而立之妻以女王  
 戊戌然倭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貢秋九月壬  
 戌右衛射北平定公張行成奏甲戌以褚遂  
 良為右衛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  
 冬十月庚子上幸驪山溫湯乙巳還宮初時外  
 女子陳碩真等謀反上幸驪山溫湯乙巳還宮初時外  
 戚家碩妹夫章叔皆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  
 以叔為皇帝甲子夜叔帥眾攻相道附之  
 州及京

實將四千人屯慈恩州刺史崔善為發兵伐之  
 民間說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眾悅  
 司功參軍崔玄暉曰起兵伐碩  
 且無成況思妖妄其能久乎善為以玄暉為前鋒自  
 領外兵繼之至下淮成擒碩與戰左右以指蔽其玄  
 暉合眾大潰斬首數千級其餘眾歸首  
 進于時外境降者甚計十一月庚戌房仁裕軍  
 合獲碩真叔善新之鈔黨悉平善立以功拜御史大  
 夫兵部尚書崔善為侍中十二月庚子侍中韓瑗以  
 公孫季純為中書侍郎十二月庚子侍中韓瑗以  
 可汗卒其子頡頏襲位設號真珠焉後始與沙鉢羅  
 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并舉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  
 級  
 五年春正月壬戌苑禽獐就內附以其地置劍州  
 二月戊午上行幸萬年宮  
 功臣張柬之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  
 龍胎帝欲立之蕭淑妃有龍胎帝欲立之蕭淑妃有  
 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下之武氏入  
 太宗與武氏



武氏上亦位王后  
紀之龍武氏巧奪名權初入宮卑辭屈體以  
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潛之上皆不納昭  
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賈賞功臣而武士驤  
預焉  
乙丑上幸鳳泉湯  
還萬年宮  
夏四月大食醫兵擊波斯  
火燄大食兵去吐火羅發兵立卑路斯為波斯王而  
還  
閏月丙子以歲月部置金滿州  
丁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  
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  
安有宿衛之士天子  
自危而貽戕殺乎乃發門枕大呼以警宮內  
上遽出幸高儀而水入殿殿水射衛士及  
死者三千餘人  
壬辰斯羅女王金  
真使卒紹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  
六月丙午恆州  
大水呼沙溢  
中書令柳  
爽以主書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政事  
癸亥罷為吏  
部尚書  
秋七月丁酉車駕至京師  
戊戌上謂五

品以上曰頃在光帝左右見五品以上給事或伏下  
面陳  
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  
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冬十月  
州四萬一千人遷長安外郭三旬而畢  
長安  
長安  
大姓于志寧等以言官言性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  
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朕能言路達教之  
其將安固將高麗兵擊契丹  
是歲大饑洛州粟米斗兩錢半杭米斗十一錢  
不信后淑妃之語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  
氏及舅中書令武昭儀更相譖訴  
武昭儀何后所不歡者昭儀必傾心與相結所得  
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漸失昭儀必知之皆以  
讎而弄之  
后出昭儀潛扼殺之昭儀之婢上召昭儀因泣  
昭儀陽歡笑被殺之女已死矣昭儀時問左右  
右皆曰皇后過來此上大驚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  
數其罪昭儀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  
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無忌酣飲  
席上拜無忌昭儀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  
無忌以金寶綰帶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無忌子  
以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言上及昭儀  
皆不悅而昭儀又令母楊氏詰無忌無忌憂有所積



天忌終不許，部尚書許敬宗亦數言天忌，天忌屬色折之。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還宮，己丑，

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書頭曹象等，於針

山拔十餘城。

寅立皇子弘為代王，賢為王，高麗與百濟饒

遠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

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

蘇定方發兵擊高麗，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

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閉門，度費端水逆戰，

郭及村等而還，突來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

范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服少鉢，可

汗，壬辰，以韓瑗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六

月，武昭儀王后與其母陳國夫人柳氏為厭勝，

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吏部尚書柳奭為州刺

史，吏行平扶風，岐州刺史于承宗，帝自秦州，

岐州刺史于承宗，帝自秦州，

州刺史，

官有貴妃，

以武昭儀為之，

中書舍人，

教未至門下，

府密

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未決，有直學臣異議耳，君能達實立之，則禍福為福矣。」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

上，上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禁中，昭儀又密

遣使勞勸之，

御史大夫崔嘉文，中丞賈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

儀矣，乙酉，以待中崔敦禮為中書令，八月，尚書

事，御時考瑞，員外特置，仍同正員，

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安令裴行儉，

良弘，其妻賈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半

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

日退朝，

殿廷見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

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

名，遂見起於草茅，無汁焉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

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疾不入，无忌等至

內殿，上顧謂无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

昭儀為后，何如？」无忌對曰：「皇后名東，先帝為陛下所

娶，

以付觀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







河王孫業界又西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頗  
焚連度設部落多爲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不爲諸  
姓所附唯臣竟不冊拜而歸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  
知政事義府容悅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  
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  
之李貓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梁州刺  
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爲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廢官  
屬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  
涕拜辭而去安仁細之孫也 壬申赦天下

改元 二月辛亥贈武士驍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爲黃門侍郎同三品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  
朕陳之 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  
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

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庸府安足以周一國之  
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  
農時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貴人在省其任

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  
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  
上從之 六月辛亥禮官奏侍太祖世祖配祀  
配五帝於明堂 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

乙丑西洱蠻酋長楊神附顯和蠻酋長王郎和郎昆  
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術等帥衆內附 秋七月  
癸未以中書令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

門下三品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禮薨  
辛丑葱山道行軍押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  
歌邏賊盧月二部戰於榆基公 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押管

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  
王布失畢入朝 李義府特寵用事洛州  
婦人淳于氏笑色奪大理獄府屬大理寺丞畢正

義枉法出之 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實立疑而奏  
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  
自縊於獄中 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

水王義方欲奏彈之 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計則不  
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  
余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

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  
之下擅殺大品寺丞 就云正義自殺亦  
由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  
出義府不可長請更加貶當 於是對仗叱義府  
令下義府頓望不還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









時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諸將降其  
 其部客大小位等下受刺史以下官 丁卯以  
 洛州官吏員品並如舊州 是歲詔自今僧  
 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僧拜 所司明有法制集  
 吏部選舉 以吏部侍郎甄祥道為黃門侍郎仍知  
 入流之數增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餘額 每  
 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滿三千餘人略盡  
 矣 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 足充所須之  
 數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  
 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祥道林甫  
 之子也 三年春正月戊子長孫无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  
 行之 先是是歲者謂貞觀節文未備 故命无  
 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  
 者非之太常博士蕭瑄等以為豫備凶事非臣子  
 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禁國恤一書由是凶禮  
 遂闕 初王布失罪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  
 罪不能禁 由是君臣猜阻各有  
 慮與互來告讎 上聞召之既至因那利遣左領  
 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罪歸國 至龜茲東  
 境泥師城龜茲大將娑頭贊眾拒之仍遣使降於  
 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娑頭布失罪據城自守不敢進

初左中衛大將軍程寶琳討之會而失罪時辛  
 巳 賜賜勳爵大破之擒獲其眾盡誅之乃以  
 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戊申 江布失罪之子素稽為  
 娑頭贊都督 二月丁巳上發東都甲戌至京師  
 夏五月癸亥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舊  
 西州都督府鎮焉 六月發州都督張元節討之擒獲其眾  
 薛仁貴將兵攻焉 破之未幾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  
 捕虜白貳人焉 獲其大將且方慶即率三萬拒之  
 名振以契丹 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名振  
 京師酋長多糾聚等 秋八月甲寅 冬十月庚申  
 其府有難於上 諸子持槍者並列前而義府貪  
 無厭 母妻及諸子女皆賣官鬻爵其門如市  
 多樹朋黨傾動朝野 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  
 自處 義府恃恩不為之下由是有隙 義府訟  
 於上前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十一月乙酉正倫  
 橫州刺史義府將州刺史正倫卒於橫州 初  
 謂蕭嗣業曰我本亡國為先帝所存 阿史那賀魯破擒  
 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  
 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  
 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甲午獻于昭陵赦免其死分其

韓萬六都督府。西為波斯並安西都護府。  
 賀魯拜死，葬於胡利墓側。戊戌以許  
 敬字為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  
 同二司郎史武公尉遲敬德為左衛大將軍。  
 學士牛僧儒修許沖畫像，清庶帝以自奉豐了交通賓  
 客凡十六年。十四以杜絳朝廷用禮甚厚。是  
 時受州刺史褚遂良卒。現州司士許據與來善其  
 府有他吏部尚書傅臨奏以隸屬江南道巡警使倫  
 為劍南道觀察使。是時幕府雖在外事而常任  
 漢之以臨為私親授  
 四年春二月乙丑朔，詔曰：三月壬午酉突厥襲苦亡  
 可汗，與真珠使護國子雙河新真慈誼護。四月丙辰以于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乙丑以黃門侍郎許圍飭參知政事。武后以太尉趙公  
 長孫無忌守中書門下不助已。深怨之。及後  
 丁巳，蘇為軍中立不食。武后乃下  
 制，許敬以初害說无尤，足每出折之。敬字  
 敬字，後即立无尤，內不自安，后亦微字何甘  
 澤所陷之。會洛陽人李承勛告太子洗馬章  
 少監敬字敬字，事方自刺不死。敬字周  
 多力決退，王心懷昭忠臣近賊便懼，尤忌伺。



環諸語无忌云。柳曉緒遂買勳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層行於外。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爭方等謀反臣參驗狀成相符合請收捕準上又泣曰。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敕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哀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无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盛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无忌。无忌下詔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州安置。準一品供給。无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爲荊州長史。故敕宗以此誣之。敕宗又奏无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奩韓瑗構扇而成。奩仍潛通宮掖。謀行禍毒。于志寧亦黨附无忌。於是詔追削逐。官爵除喪。環名免志寧官。无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冲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彦甫彦冲流。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自

五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並參知政事。承慶思讓之孫也。射喜任俠。其從母爲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鉉无忌之族弟也。鉉坐无忌流嶺州。許敬宗平持滿作難。鉉云无忌同反。不可更赦。鉉之兄於城西親取視友人王方仁也。下不失其上不失信仁。乃收而葬之上。間之不罪也。方翼。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鉉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舊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傳官品高下爲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許敬宗議封禪儀已已奏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是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從之。秋十月。命御史住高州。追長孫氏。州追柳奩。振州追韓瑗。並加諡。諸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思无忌之族第也。王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无忌事。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州。再鞫无忌反狀。至則追无忌令自

招撫使所至勅使使者殺柳于象州

三軍近都皆潰南為奴碑常州刺史長孫瑋坐與

千已通書被殺

三品源府府貴自言本出胡都與諸子敘昭穆

無賴之徒其情勢拜伏為兄叙者其衆給事中李

崇德初與同謀及昇府出為普州刺史之幕府聞而

乙卯長孫氏柳氏謀九亡勅降者十三人高履行

走歸彭州刺史子氏有九人自是歸中宮矣

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怛提勒

朱駒半等國賈州縣府百二十七

子加元服赦天下

冬十月丙午太

初太宰疾山東

實錄通鑑 二百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士人自於門地各樹多寶貴財命修氏族志倒降一

等三紀主塔皆取勳臣家不讓山東之族而魏信房

玄齡李勣家皆取勳臣為常左右之

望不滅或一時之中更分其房其舊高下時隔平焉

府為其子求昏不獲傾之

婦其解壬子詔得魏西平王寶太原王瑋等陽濕

范陽盧子厚盧瑋盧絳清河崔元伯崔元孫前無傳

陽崔元孫子崔元孫子孫不得自為婚姻

定天下婦女受財之數毋得受財門財

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歸其家為婦其貴宗諸

諸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編其家益增厚價

思思不已

十一月戊寅上始幸師令太子監國太子

京都

十一月戊午以許世孫為散騎常侍檢

校侍中

恩結後片都督魏元俱皮諸般地一國反

安撫大使以計之

二品 右領軍中郎將蘇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

破山破之

千匹

舒曼大驚敗於城外都曼敗退保其城及暮

將軍張玄素之郡曼軍而出降

實錄通鑑 二百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二二六九

子年正月方影手於乾陽殿... 遷司諫錄  
 生... 上曰朕嘗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甲子上  
 賊東都二月辛巳下州... 三月丙午皇后  
 實... 婦人於內殿班賜有差  
 婦人年八十以上皆收... 百  
 改... 王春秋上表求  
 十歲以佐白... 水  
 以春秋為... 行軍  
 州... 夏四月丙寅上發  
 上... 戊午以定都督阿史德...  
 侯將軍... 居是州都督李合珠  
 並為... 軍  
 各將... 仍命尚書右丞崔...  
 使... 更以  
 實... 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  
 督...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甲午車駕還洛陽宮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長  
 不自安或私衣婦人服以備刺客... 又數自占  
 吉凶... 成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廢忠為庶人徙黔  
 州囚於承乾故宅... 丁卯度支尚

書國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 八月  
 時... 蘇定方引兵自放山...  
 內... 蘇定方引兵自放山...  
 人... 蘇定方引兵自放山...  
 十餘... 大破之...  
 兵... 太子...  
 之... 命軍士...  
 部... 七十六...  
 史... 冬十月...  
 結... 冬十月...  
 頭... 冬十月...  
 敏... 冬十月...  
 主... 冬十月...  
 則... 冬十月...  
 其... 冬十月...  
 其... 冬十月...  
 敗... 冬十月...



機周王繼文

其子男牛以精兵數萬守明水諸軍不得進

何力至信亦大合何力等擊牛諸軍水鼓而進

牛信以爲會自却班師乃還

于時

戊申又敗于北山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其子男牛以精兵數萬守明水諸軍不得進

何力至信亦大合何力等擊牛諸軍水鼓而進

牛信以爲會自却班師乃還

于時

戊申又敗于北山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辛丑比



同而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由是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甲午車駕發東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師辛巳作蓬萊宮唐書卷一百一十五許國師爲左相唐書卷一百一十五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唐書卷一百一十五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唐書卷一百一十五以平壤軍同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漢敏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无斥而守備甚嚴宜殲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唐書卷一百一十五非直不奔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旣還熊津又拔唐書卷一百一十五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卽爲擒虜縱

入新羅亦爲驛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唐書卷一百一十五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弓新羅兵夜傳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唐書卷一百一十五福信遂遁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唐書卷一百一十五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漫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唐書卷一百一十五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纂

唐紀十七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龍朔二年八月壬寅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  
臺三品知西臺事九月戊寅初令八  
品九品衣紫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湯太  
子監國丁未還宮庚戌西臺侍郎陝人上官  
儀同東西臺三品癸丑詔以四年  
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東都左相許  
國師之子奉贊直長自然遊獵犯人田自然  
國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主請司憲訟之司  
憲大夫楊德裔不為治西臺舍人賈公瑜遣人  
易姓名上封事告之上曰國師為  
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國師謝曰  
臣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衆心故為人  
所攻託詞至於作威福者或手握疆兵或身居重  
鎮臣以文吏奉事聖明惟知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  
上怒曰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誅  
遂令引出詔特免官癸酉立皇子旭輪

為殷王日知錄十二月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  
濟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  
慶海道撫管蘇海政詔討龜茲  
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  
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  
曰爾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機數千  
集軍更謀曰爾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  
誅之乃矯稱敕令大擄管帶數萬段賜可汗  
及諸酋長與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風  
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海政  
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  
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  
以興昔亡為寇各有離心繼往絕卒十姓  
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餘衆附於吐蕃  
之是歲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  
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宵赴敵而死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  
悉平之乙酉以李義府為右相  
事二月從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  
護從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  
北州府皆隸瀚海嶺南隸雲中  
三月許國師再貶懷州刺史

楊慎畬以阿黨流唐州。唐帥子文更自然並免官。  
古相河間郡公李義府與選。特中書之。以  
實官為事。幹無女。能益路上。聞之。從容謂義  
府曰。卿子及婿。不讓多為非法。我尚為卿。卿  
宜戒之。義府執色。謂張。曰。  
誰告陛下上。曰。我言如是。何必執我。索其所從得  
罪。義府得不引。往而去。上由是不悅。義府  
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官。二十萬。以  
罪之。義府信。之。教尤急。義府居母喪。期  
望給。假。義府。與元紀。出。東。晉。古。色。或  
告。義府。罪。義府。有。其。子。右。司。馬。即。長。其。一  
百。義府。之。子。右。司。馬。即。長。其。一  
刑。太。常。伯。劉。祥。與。御史。判。其。之。之。  
事。皆。有。實。戊。子。義府。除。名。流。唐。州。名。元。振  
州。諸。子。及。婿。除。名。流。唐。州。名。元。振  
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與。御史。判。其。之。之。  
露。布。之。通。義府。多。取。人。奴。婢。及  
敗。各。數。路。其。家。故。其。露。布。云。元。振。而。亂。故。各。識。家  
而。執。入。之。乙。未。置。驛。林。大。都。督  
府。本。新。羅。以。合。法。教。為。之。丙。午。置。驛。官。舍。元。殿

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  
五月。壬。午。柳。州。蠻。酋。吳。君。新  
反。吳。右。武。衛。將。領。馮。士。翻。發。嶺。南。兵。討。之。吐。蕃  
與。吐。谷。軍。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求。援。助。  
有。罪。逃。奔。吐。谷。其。有。吐。谷。軍。實。吐。蕃。發。兵。擊。吐。谷  
軍。大。破。之。吐。谷。軍。可。汗。葛。蘇。與。弘。化。公。子。帥。數。千。帳  
奔。國。走。依。涼。州。諸。葛。居。內。地。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  
海。道。行。軍。大。將。領。右。武。衛。將。軍。楊。雲。辛。文。陵  
等。分。屯。涼。州。一。州。以。備。吐。蕃。六。月。戊  
申。又。以。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討。度。結  
軍。為。吐。谷。軍。之。援。吐。蕃。陳。東。實。屯。青海。遣。使。者。論。仲  
琮。入。見。上。許。還。其。兵。且。稱。劉。文。祥。使。于。吐。蕃。降  
且。請。和。親。上。不。許。還。其。兵。且。稱。劉。文。祥。使。于。吐。蕃。降  
重。賞。資。糧。之。秋。八。月。戊。申。上。以。海。軍。軍。威  
用。兵。百。餘。圍。於。任。調。士。卒。而。溺。死。者。甚。眾。詔  
罷。三。十。六。州。所。遣。軍。司。元。太。常。伯。寶。德。立。義  
孫。也。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點。點。官。吏。使。之。皆  
將。軍。陳。仁。帥。破。百。濟。餘。眾。及。使。兵。於。白。江。拔。其。屬  
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克。其。城。詔。仁。願  
詔。陳。仁。帥。兵。浮。海。助。之。仁。願。自。青。王。曹。南。引。兵  
人。以。拒。唐。兵。仁。願。與。仁。軌。合。兵。擊。大。振。諸。將。以

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寔攻則傷士卒繼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廣之巖穴事以所聚除惡務本官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軌仁順與新羅土法教將降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德扶餘將水軍及糧船自能津入白江以會薛軍同歸周留城遇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燬其大城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貳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仁軌仁軌百濟盡平唯別加提受信據任有城不下仁軌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勇有謀略仁軌任百濟爲遠奉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

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常定方擊其王及太子繼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以左右十餘人還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糧以自固旬月間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叱相仇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附皆帥其衆降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仁軌曰此屬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教信重義但最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還受信并妻子奔高麗薛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帥劉仁順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見燬仁軌軍戶滿野仁軌始命遷轉骨籍戶口理村聚

官長埔道塗立橋梁補得壞復破壞諸事既食天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議

田儲轉輸士卒以圖嘉慶仁順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仁軌曰此皆仁軌所爲史高祖弟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書勞勉之仁軌事節制而能推賢皆謂君子矣冬十月辛巳朔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子決之十一月庚子詔改來年元壬寅以安西都護兼行軍撫將兵部弓月以效于國是歲大食擊波斯城破之

肅宗元年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相輪爲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

仁軌請如胡法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而便殷王遙領之二月戊子上行幸萬年宮

夏四月子衡州刺史道王元慶

丙午魏州刺史鄭公孝協半職賜姓司宗卿



均王博父妻李氏父叔良死王事  
婦陳氏創傷一子何孝平孝協竟自盡於  
乙卯年五月戊申朔遷州刺史許悼王孝  
常田劉氏道振方相大司馬賈德立爲司  
元太常伯怡校左相冬十月  
庚戌時嘉名有面時言心臣代親所存  
賊無心是效臣問以往在河西百姓人人應義爭  
欲賞也或請自城衣賜之義位何爲今日士卒如  
此服官今日官府與焉時不同人心亦殊異時東西  
征役其沒王事者曾數使平祭以贈官爵或以  
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唐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  
歷五年以來任人署經濟海官不記敘其死言亦無  
人誰何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  
富貴行時家遺物亡隱得命會者時  
雖未利破發即行頃者訪百濟及平壤苦戰  
及連西岸惟聞加津推舉奮勇破勦州縣追呼無以

自存公私忠義不可不表以是昨對海西之日已有  
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國征役搭船  
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特使軍官搜引  
學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軍皆由此臣又  
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皆得去歲今爾等始經一年  
何爲如此單露咸言曰發軍日惟令備一年食裝不  
已二年未有還期臣輸將軍十所留衣今冬盡可充  
事來秋以往今無準計陛下領江海外欲除滅高麗  
百濟各蠻酋相黨持倭人雖遠亦非爲影響若無鎮  
兵還成一國今既責戍守又留屯田以藉士卒同心  
同德而衆有此謂何等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  
勞  
如今日以不底實事臣等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  
或貶人爲守士盡責  
陳上深納其言遣古威修將軍劉仁勳將仁度還以  
代舊鎮之兵  
臣仍敕仁勳俱還仁勳謂仁顯曰國  
軍雖軍海外計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  
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  
人勢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上漸季收  
獲辦具資糧節級遣還  
軍將且留鎮撫未  
可遣也仁顯曰吾前還海西大遭邊譟云得多留兵  
東洋鎮海軍糧不免限  
今日唯知准敕  
苟利於國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  
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降爲熊津都尉



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禮部奏丙寅上  
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幕  
獨互原野車自高麗西至波斯為長諸國王使  
斗至五錢車豆不列于市十一月戊子上至瀋陽  
許敬字自後魏而前曰昔顏頊居此故謂之帝尸  
上稱許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  
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  
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  
聞信矣定德玄之言亦善也齊人張公藝九世同  
居上湯張寺其字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凡字  
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綵帛十二月丙午車駕至齊  
州留十日丙辰發齊城至泰山下有司於山南為  
圓壇山上為登封壇社首山上為降壇方壇  
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  
己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  
金匱皆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函以  
青皆壇下序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幣皆以錦繡  
為之官人壬申上御新殿壇受朝賀赦天下改元  
文武官二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

隋無廷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參取進止  
至是始有廷階比及末年服絳者滿朝矣時  
大赦惟長流人不赦還平義府憂憤發病卒自義府  
自義府流竄嗣十日晝其復入及聞其卒樂心乃  
安內以車駕發泰山辛卯至曲阜  
癸未至亳州謁老君廟贈孔子太師以少牢於祭  
甲申幸合璧宮四月甲辰至京師  
廟庚戌左侍極權檢校右相時敬信以本政辭職  
拜大司成兼左侍極五月庚寅  
乾封東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  
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其弟  
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生代為其弟  
曰男生居二弟之邊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  
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二弟恐兄還奪其權  
欲拊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  
收獲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  
為難離支被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結  
賊求救六月壬寅以右神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遠  
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勦誠為右武衛將軍使  
為鄉導又以南金百兩將  
軍府同營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同討高麗  
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輪為豫王以大司憲兼檢  
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  
舉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

百濟仁軌嘗浮海運糧時未可行  
之風失船了夫所託其眾命監部史良具式付鞠  
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參贊宜早自為計仁軌  
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聽之無所逃命  
若使還自引決以快國人聽所未甘乃具獄以聞具  
式將行仍自製其銘以謝百姓人源直心曰海  
風暴此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  
大同二年府又詔仁軌使害之仁軌不忍殺及為  
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潛告之曰仁軌昔念  
嗜昔之事有如此能仁軌仍牛改事異式尋遷會事  
丞事時給紛然仁軌聞之還為司元大夫  
監御史林氏謂人曰斯所謂矯枉  
過正矣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崔暹相實係  
玄孫初武士驍聖相里氏生男元慶元慶  
又娶楊氏生三女長滿淑王府注書賀蘭越石  
次皇后次滿淑才懷十驍卒元慶九歲及十驍兄子  
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楊氏深銜之越石卒懷及  
孝懷妻並早卒越石遺生敏之及一女而皇后既立  
楊氏號榮國夫人越石妻號韓國夫人人皆惡之惟良  
自始州長史起遷司衛少卿懷運自瀛州  
長史遷涪州刺史元慶自右衛郎將為正少卿  
元慶自安州戶曹遷少府少監  
榮國夫人嘗置酒謂惟良等曰頗憶嗜昔之事乎  
今日之榮貴何如昔日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

登官籍擢分臺才不求貴適宜意以慶石之故曲荷  
朝恩夙夜憂懼不為學也  
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  
抑實惡之也  
慶州刺史元慶為慶州刺史  
慶至州以憂卒  
夫人及其女以故出入禁中皆得幸於上  
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上欲以魏國為內職心雖石  
未決石惡之會惟良懷運等亂  
後至京師惟良等亂  
良懷運丁未時之改其姓為魏氏懷運兄懷亮早卒  
其妻韓氏尤不禮於榮國半惟良等沒入掖庭榮國  
令后以他事東韓氏之肉盡見骨而死九月帝同  
晉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眾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為  
特進懷運大將軍懷運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公劉祥符子齊賢副齊賢為入方止上甚重之齊  
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字善俊上獵苑中因召晉州  
往鎮齊賢今為司馬論使捕之上曰劉齊賢捕  
獵者邪齊賢曰何以持之冬十二月己酉以李  
勣為遼東道行軍大將軍以司列少常伯安祿  
使副之



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皆并運糧使實其糧獨孤卿等封等並受勳威分封等河北諸州租賦皆請還京給軍用待封孝恪之子也又勳之僕從以勳時之復辭以無奴馬又請之僕從辭以亡亡置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勳聞之流涕曰杜邱疎放此或有之乃止

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農飾上曰耒耜農夫所藉豈宜如此之麗命局之耒耜而耕之九推乃止

自打乾封事實計勳崇誦貴府買不仁人矣未結罷之二月丁酉治陵王李弘被殺

辛丑復以萬年宮為九成宮三月戊寅罷之

生荒十二州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罷之

上置侍臣不進賢者數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重臣敢勸賢也

比來公卿有所重者為國者已拾為朋黨濁流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臣也上深以為然安期白藥之子也

夏四月乙卯西番侍郎楊弘武獻至德正諱大夫

東臺侍郎李安期等合人昌黎張文曜司列少常伯等正諱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

兄子也時造運使上賜合璧等官

馬數千匹秋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辛丑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李安期出為梓州長史

九月庚申上以命太子弘監國

勳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勳初度境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

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節同舊恩仍尚在新城東

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軍將北仁貴引兵

大破之

善嚴二城

軍自別道趨平壤勳遣別將洪師本戰權仗以資之

是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勳

記通事舍人元稹填為其義

泉男達報曰諸聞命在即格兵據鳴犢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其填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敗處俊據胡床方食乾脯

冬十二月甲午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聖地祇



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是上帝上帝五帝於明堂

是歲南陽陷豫州

魏元年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俘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洛陽賈言中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中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今高麗雖強權臣擅命蓋蘇文死勇健兄弟內相攻奪男牛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豈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作再舉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懼其亡可觀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願同籌畫雖不替而持重嚴整高麗動俗自中更有謀策必何力沈毅能斷難忘前事而高麗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事國皆其志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將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薛仁貴勸等過於薛賈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二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朝廷議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戊寅上幸九成宮夏四月丙

辰星見于五車上正殿滅常麟殿上日朕之不肖諒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月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薛仁貴八月辛酉車列道行軍同東西番三品楊弘武武興八月辛酉車列道行軍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河高麗發兵拒勣勣等奮擊大破之追至一百餘里拔舒城諸城遠近及降者相繼而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請降勣以禮接之泉男產帥領門拒守勣遣人詰勣請降勣以禮接之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降勣以禮接之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城內四壁皆降勣以自刺不死勣遂擒之高麗悉平冬十月戊午以高麗國婆娑門盧氏多為懷化大將軍說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領之事書侍郎郝元俊諫曰倭短有命非藥可延上觀之末先帝昭昭屈辱安得遂藥將加勣勣遂取笑成秋而止上命先以高麗等事于昭陵其軍容委觀歌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

月丁巳上受序于含元殿以爲歲始非己出故以爲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爲卿以爲僧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東男生爲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其男建武中封其封爵爲九部督府四十二州以爲白

縣督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封之擢其府有功者爲都督刺史時令與華人參理以爲丘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封南郊告平壤以李勣爲亞貳已巳謁太廟以爲十萬以爲增大名宜和自封抑無爲出人有封以爲有較征遼軍士逃丁限內下封及前而封以爲多或遇病不及隊伍怖懼而逃以爲所授或渡海還召或深入賊窟爲所傷軍法嚴同除其罪即錄以爲賞以爲同除其罪即錄以爲賞以爲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以爲願逃亡之家免其罪以爲格禁檢校左相司平太常伯蘭立本守右相以爲

京師及山東江淮旱饑二年春二月辛酉以張文瓚爲東事侍郎以右衛檢校太子中護人李勣玄爲西蕃侍郎以爲同東西蕃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以爲盧承慶爲司平太常伯以爲官督運糧風失承慶者之曰監運糧者中下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怒容又改其不贊考中上以爲字上更覆以青玉蓋以爲杜如晦江表以爲會經饑竟不果立以爲高麗之民多難餓餓餓餓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餓者使守安東以爲朔詔以十月幸涼州時臘右虛拜者多以爲未宜游幸上聞之辛酉御班超殿以爲曰自古帝王無不巡守以爲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使言何也曰宰相以下其敢對詳刑大夫來公微得進曰以爲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餘寇尚多以爲巡守雖帝

贈右口口司馬管輅所不供億百端誠為未易  
外間實有疑議但明制已行故事臣不敢輒論耳上  
得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御史大夫門侍  
九月丁丑朔詔使吐谷部等就泗州南山嶺者恐  
吐番侵擾使不能自存故先發兵擊吐番右相蘭立  
本以為去歲總兵可與師久不決竟不事此  
宣大風海盜匪系嘉安固六千餘家  
十一月丁巳車駕還京師十一月丁巳  
得陳王柏輪為王更名輪  
司空太子太師  
恭貞武公平勳等上其子年在外  
者使歸侍養上及太子所賜  
迎醫  
聖明聖位三公年將八十  
豈非命邪  
一且其謂其司空公卿等曰吾今日少  
可共置為學  
吾自度必不起  
拉雜我約束我  
肖子滿腹無餘  
汝即還入我  
交南非  
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聞之悲泣

韓日幸未央宮  
烏鴉之  
班昨之功  
有諫者  
於下所傳金  
諒事退  
或問其故  
其時  
無人復令  
得乎  
則殺十四  
八為化  
人死勳長  
云  
由外郎張仁  
長名姓  
其後  
身言  
計實  
察其身  
然後  
韓日幸未央宮  
烏鴉之  
班昨之功  
有諫者  
於下所傳金  
諒事退  
或問其故  
其時  
無人復令  
得乎  
則殺十四  
八為化  
人死勳長  
云  
由外郎張仁  
長名姓  
其後  
身言  
計實  
察其身  
然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資治通鑑 二百一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纂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宗十八

高宗天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春正月甲子上幸東都

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衛大將軍兼鄆州都督

初武王等既死以安樂五咄咄之衆

敏之為士驍之副周公改姓武氏累遷弘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

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上見敏之悲泣曰

吾出視朝猶無恙還朝已不救何嘗得如此

之號哭不對后聞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親筆葬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喪經妻妓

為太子妃皆有日矣敏之過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之前待罪焉請加重逐六月丙子敏流雷州復其本姓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敏之至潮州以馬驢較死

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衆秋七月乙未朔高祖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九月丙申朔州刺史徐王元禮薨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車駕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獵於繁陽

丙戌還東都

三年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衛副率梁積壽為州

道行軍總管

戊辰明續十四姓二萬三千戶內附置順義三州

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州浩靈水南

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

以可汗諾曷鉢為刺史

皆入於吐蕃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宮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

敗薛仁貴

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

秋八月壬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

常博士食思古讓敬宗奔長子於荒微

於夷貊



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賀蘭敏之既得罪，皇后奏  
召武元微之子承嗣於嶺南。夏四月辛卯，遷宗正  
卿。秋八月壬辰，道實公為官皇帝，妣張氏為  
宣太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獻皇后。  
太穆皇后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  
帝。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帝為天皇皇帝。后稱天  
后，以尊帝。帝先，后之稱。元統天下。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  
四品服深紫，金帶五品服淺紫，金帶六品服深綠，七  
品服淺綠，生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飾石  
黃。九月癸丑，如洛陽，復長孫無忌官  
爵。以元曾孫翼為將軍，封公。賜无忌妻孫氏昭陵  
祭服。甲寅，上御製書，分音樂為東  
西兩使，皆王賢主，用周王顯王兩姓，由驛為樂，如  
咸使。諱曰：「二王春秋尚少，未定常推尊讓。」  
排優小人言辭，其交爭，皆負其失禮，非所  
以榮禮。勸教睦也。上曰：「然曰：『非所  
非眾人所及也。』」遂止之。是日，衛尉卿李德裕卒。子  
所為之喪，備一日。冬十一月丙午朔，車駕發  
京師，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

戊辰主東都。冀州錄事參軍張君勱等，誣告刺史  
蔣王慤及其子汝南郡王愔謀反。十二月癸未，愔自  
縊死。上知其非罪，乃赦之。有等四人，  
戊子，十王伏闕謝罪。上以爲國家聖統  
斯王，甲辰，赦之。王寅，太后上表，以爲國家聖統  
出自玄元皇帝。上以爲國家聖統，  
以下皆皆老子，每歲明節，帝親詣太廟，又請自  
今父在，母服喪三年。又京  
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修職。及其餘便宜，合  
十二條，書奏。上行之。是後，有劉曉者，上統緒  
進。以爲今謂曾以檢勳爲公道  
能況書判信人者，書友又禮部郎中，專用文書，甲  
乙故大下之士，皆推傳行，而增文藝，有劉登甲科而  
夕昭刑，皆雖日誦詩言，何顯理。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虛心卉木之間，極筆煙  
霞之野，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藝名於水鏡下，  
上有所好，下必從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辭  
爲末，則多士雲興，四方響應矣。  
二年春正月丙寅，以子顯誠爲吐沙都督府分其地  
內爲十州，以子顯王附誠爲吐沙都督府分其地  
和月，顯王吐谷渾，傳其好。其大臣治吐渾，來請  
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南境，斬其衆七千。仁軌又使  
魏擊于海路，新羅之南境，斬其衆七千。仁軌又使

新羅之賈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三月丁巳太后祀先農於邱山之儀

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上苦風眩甚讓使太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

皇太后臨朝所以杜微亂之萌也

李何以烏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呂崇泰等奏曰虛後之言至中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等上乃止

夏四月庚辰以司馬少卿李弘機爲

於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爲能請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爲周土顯妃公主頗爲上所厚天后居之

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僱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焉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

一九二一

令公丰贈之官仍絕其朝議太子弘仁孝謙  
讓上其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  
其志太子夢請數廷貢由是失愛於天  
后疑陽實城二公丰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  
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恚譚泰請出降上  
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丰配宮上珣衛瓘殺王遠古  
許之也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  
許之也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  
而疾瘳不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證爲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立瑋王賢義皇太子封天下  
天后聖武皇帝制史臣王上全  
有司希旨參其罪狀七月上合解官滑州  
安置八月庚寅經孝敬皇帝于帝陵  
戊戌以獻王德爲右僕射瑋子以弘仁勳爲  
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瓘爲侍中郝  
虛俊爲中書令李敏立爲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  
書門下三品如故劉仁軌載至德更日受讞訴  
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詰詰  
未嘗與實有冤結者密爲參辯由是時嘗皆  
歸仁勳或問其故至德曰戚福有人主之柄人臣安  
得盜取之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寃誤詣





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愛之。郇王承範，肅  
州刺史，左遷中州刺史。乾封初，封以奉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奉  
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朝，乃著中奉論，上府會曹  
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治，以進。后見之，誅以賊貳  
丙午，降封郇王。貴州安買。十一月壬申，改元，號天下  
爲可南。遣大使薛元超爲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郭  
隆崔知微國子司業郭元振爲江南道大使。二年春正月  
乙亥，上耕藉田。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麗爲東州都督，封  
朝鮮王。遣歸還身，安歸高麗餘衆，高麗先在  
諸州者皆遣歸。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降爲熊津  
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歸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  
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至是，東諸郡皆降。命將軍高麗之  
通召還，供卹州而死。至是，東諸郡皆降。數從其  
人於河南龍右諸州，皆有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反  
於新羅，餘衆散入鼓鑄及突厥。降亦竟不敢還。

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三月，辛亥朔，以都督後高  
智周並爲左庶子，李義琰爲右庶子。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司中書門下三品大  
安公建之子也。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  
崔暹等分道存問，賑給待御史中丞劉思立上疏，以爲今  
當老農事，乃賜給使，遣人持神井，忘其家，冀此  
天恩，解其憂。使使訪，不日，以爲今當老農事，乃賜給使，遣人持神井，忘其家，冀此  
書本欲安任，更成煩擾。遂以書外，縣賑給，待秋務閑  
出使，與赴疏奏，遂得遂不行。五月，吐蕃寇林  
州之臨河鎮，燒掠，將赴牟州。今書說松州都督武  
居，及使時，牟州固執不從，吐蕃遂捨牟而而去。牟  
昇，昇歸餘衆，牟守。秋八月，徙周王固  
爲王，更名恆。命劉仁軌鎮洸河軍。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詔以固  
斯，斯不師古。其五，增並依周禮行事。自是，增官益無算。守，每有大禮，臨時推定。三年春正月辛酉，百官及僧道，自長壽寺，十光順  
門，門。劉仁軌鎮洸河，每有奏請，多爲平  
教之。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教玄非，將知才，欲中傷  
之。言西邊鎮守，非敍玄不可。敍玄固辭，上曰：「仁軌，朕  
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敍玄代仁軌爲洸河鎮  
大將軍，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鄆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



知大體使情顯慮恐會康不知士不用命所指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用豈得聽不信之令計虛實之科而望其立功自蘇定方征遼東破平壤破平壤一令史以謝勳人非川之敗蘇仁貴郭待封等不計中使早改仁貴謂且日餘諸將宜失利於後吐蕃之平非且夕可冀也出師之要全資力臣請期命以官給增價市之知為有反胡實恃勇力以孤強人聞市而命之乃是損彼之強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自於高祖中書省內供奉十一月壬子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二品東宮監十二月詔錄來年通事之數以反語不實故也

調露元年春正月己酉上幸東都回農卿章弘機作宿羽高山上祀等宮制唐中麗上陽宮臨洛水為大殿且一里宮殿上從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勸上減省奏弘機坐免官

左司郎中王本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議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

一國家難乏英才豈少本立製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存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

由是朝廷肅然唐成右衛軍太子賓客

生八年矣時器將成其與諸將卒子器

有年生六年存始教陸軍中國人殺劍

之儀立之教不可與諸將卒子器

贊普卒命其行倫乘馬乃止

此大甲輸往大可憂也乃止

為侍中修所人服學像以待規如街義上及天

所重求財竟不得

丙戌命太子監國太子監事明審

稱之戊戌作紫微宮於通池之西

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歸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

為其子尼豆師歸質在京師







軍中郎將程德全將兵擊破之。八月丁未上  
還東都。中書令檢校州都督李敬玄軍既敗  
疾請還上許之。既而無兵。皆中書視事。上怒。丁巳  
貶衡州刺史。太子嘗聞宮中。以賢為天后姊  
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  
所信。常稱太子不壞。承繼王親。賴太宗又  
言相土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  
統。又數作書誣之。太子亦不自安。及崇  
儼死。賊不得入。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憂色。與尸  
叔趙道生等卿。多賜之金帛。司議郎章承  
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許元  
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執之於東宮。皆搜得  
皇甲數百領。以為反具。生又執太子使道生殺  
僕。服上。事變太子。還回。故有之。天后以為人子。懷逆  
謀。大地所不容。大將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  
為庶人。遷右監門中郎將。令孤智通等。送賢詣京師。  
賢於別所。與皆代錄。仍使其甲於天津橋  
南。以不士民。太子賢之子也。  
乙丑。立左衛大將軍薛州牧黃子哲為皇太子。  
改元。赦天下。太子先為劉訥言。常撰併諸樂。以獻賢。  
賢敗。搜得之上。怒。以大臣教人。得惡不化。乃遣排  
諸部。說其輔導之。邪流訥言於振州。

左衛將軍高真行之子。為太子。其  
賢。上以付其父。使自訓。實政入門。真行以佩刀刺  
其喉。真行兄尸部仲郎。害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孫  
斷其首。奔之道中。上聞之。不悅。真行  
為勝州刺史。害行為渝州刺史。真行士唐之子也。  
附太子左遷。勝州刺史。下三品張大安。其  
宮。上皆釋其罪。使復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歸路  
拜。甲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二品王德真為相。土  
府長史。政事。冬十月壬寅。蘇州刺史王明  
沂州刺史。劉王。皆半故太子賢之。明降封。蘇州  
州安。皆除名。道州安。丙午。文成  
公主薨。吐蕃。己酉。車駕西還。十一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  
開元元年。春正月。為。原。等州。乙  
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屯。二州。以備。庚  
辰。以初立太子。敕。百官及命婦。於宣。殿。  
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門入。太常博士。貴利貞。上疏。以為。正。非。命。會。於  
會之地。路門。非。備。儀。御之所。請。命。會。於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纂

唐紀九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春二月作紫雲宮於藍田 戊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子 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

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方慶之曾孫也 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上以顯中將軍李道宗為東都府內黃縣令京師留太子監國 使劉仁軌襲突厥元帥輔之時出 羊皮保固從之士有誅死於中道者 上遣道 宗多身親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 以計盜 其人笑許諾比 其部 十萬萬數不亡一錢 辛未以禮部尚

書聞書憲公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 師右金吾將軍閻懷巨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 師未行行儉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 進士王勣為咸陽尉城蘇味道 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 掌銓衡僕有弱思願以為託 是時勣第勣 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 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 伯李敬立大重之 以愛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 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勣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 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精於靜 應至令長餘 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燭終於盤川令 王反誅 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行儉為 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勳王方翼劉敬同李 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 行儉常 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教賜馬及鞍令史親 馳驛馬倒鞍破 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 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其邪 得馬驢盤寶二尺 侍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 以十車吏王休烈摩盤升階 跌而碎之 以示將士休烈摩盤升階 同至於是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重金器

三千餘物，雖香燭是也，皆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阿史那車薄圖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方翼新首千餘級，而二姓相率歸降，合兵討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虜衆大敗。方翼以虜方翼以刀數之，左右不計，所將胡兵，詳執方翼以應車薄圖，方翼知之，召會諸將，出軍討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將領，車薄圖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平。閼僕日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入漢中，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斬虜酋之狀，上拜爲將軍，以爲后近屬，不得用而歸。乙酉，車薄圖主東都，丁亥，以黃門侍郎魏元忠爲中書侍郎，魏元忠正一吏部侍郎，魏元忠爲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侍衆等，謂元忠曰：「侍衆等責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長懷之本，兄子也。」元忠先是立同爲吏部侍郎，上言：「計處之難，以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重，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禮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冏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

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衡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所委非人，而有偏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制，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五月，東都罷乙卯，各水溢，居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蟲以爲之相，斗四白，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上既封泰山，欲還封，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祭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靈瑞，興二聖，優民阜康，萬民下官恭默，思道以禱災，謹乃更廣營宮宇，勞役不休，天下實不食，臣恐禍國家耳，且竊以此爲憂，上雖不納，亦嘗容之，自褚遂良諫之，死，二十年，及善感，如諫天下皆謂之風鳴朝，上遣官告諸江使，具竹欲植於中，官者科舞，竹所在，以爲致遠，乃異物，慎擇道，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弄成福，虧損聖明，上謂天后曰：「吾約京不嚴，果爲良嗣，所怪手初，謝良嗣，今弄竹江中，良嗣世長之子也。」上州都督謝祐，祐希天石，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平陽侯，十餘人共處，使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後襲國公，

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遂為機器顯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香取之也 太子留守京師領事趙政許元超上疏稱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元超仍召赴東都吐蕃將遣欽使宿祐松贊等右衛將軍山行奉月李州兵分道禦之冬十月又宣黃門侍郎等奉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安祿山陷河東史思明陷祿山亦曰青幽事阿史泥兀延等陷黑沙城反

習知中國風俗 入宛州及單于府之北境 尉遲敬德王僧虔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擊元珍於雲州雲州唐大將軍薛仁貴之曰薛仁貴曰有賊仁貴擊之

唐之世廣州刺史下州刺史楊初引去仁貴因擊之於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吐蕃入

唐之世廣州刺史下州刺史楊初引去仁貴因擊之於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吐蕃入

唐之世廣州刺史下州刺史楊初引去仁貴因擊之於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吐蕃入

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城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善墓上聞之怒曰義城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城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唐子以義城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癸丑守中書令

夏四月己未賊陷東都

生其上坊及鄉人以存於此數月俸

其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聖骨有百發百中連近

赴之遺余以錦袍書成之數十卷得厚幣乃去一書

特旨編明聖聖骨置白宮建政孫使大城二縣

民居遷石上建將軍府孫使大城二縣

之甲申改拔其城據城余如舊太平

乙未賊陷東都

其百姓於靈寶觀州司馬傳以環

上自以為靈寶州司馬傳以環

則爲郡縣土宜耕牧隨季豐歉。還百姓於軍。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憂夏爲邊境。自觀之末。其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見河濱之地。作爲版。有。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松立基擊走之。秋七月己丑。立李承福爲昌王。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以上不豫。改用來年正月。甲辰。徙相王輪爲豫王。更名巨。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瘖。乞骸骨。許之。八月己丑。以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師。以劉仁軌爲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東都。癸亥。車駕幸奉天宮。十一月丙戌。詔罷來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蔡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在殿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下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服戶二穴。上曰。百日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白匹以賜鳴鶴。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同東宮平章事。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

振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宮。桂奉天等宮。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赦。有要境處分。裴炎奏太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望重。爲裴炎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甲戌。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戊寅。以劉景先爲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爲司空。房玄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壬午。遣左威衛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右金吾將軍楊玄儉右千牛將軍郭曉宗分往并益荆揚四大都督府與府司相知鎮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爲國子祭酒。罷政事。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上。自。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則天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史。癸巳。以左散騎常侍杜陵章弘敏爲人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中宗欲以章立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章立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

中書侍郎劉瑋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瓘  
中宗為廢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  
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劾于別所已未  
立瑋州牧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  
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紀劉氏為皇后  
威之孫也一人言無知別無勳賞不若奉  
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羽林  
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立品官告密  
之端自此興矣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  
睿宗之長子也故天下改元文明  
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  
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  
上疏以冀老不墮居守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  
申規戒以冀老不墮居守太后使使召劉仁軌  
論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又云呂氏見阻於  
遣勞勳成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阻於使代  
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懷慰交策公忠貞  
之操始終不渝動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  
罔然辭而思之是為盡忠況公先朝舊德還遣  
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譴辛酉太后命左金

吾將軍上神勳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  
其實風使殺之甲子太后御武成殿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  
后常御紫宸殿  
後常御紫宸殿以視朝  
豫王府長史王侍良為侍中中書侍郎檢校豫王  
府司馬劉瑋之同中書門下二品三月丁亥徙杞  
王上舍為豫王鄭陽王奉節為王  
州故太子賢宅別室遷令自居  
太后乃歸罪於神勳戊戌  
史已亥追封賢為豫王神勳尋入為左金吾  
將軍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豫州都督滕王  
元嬰為辛酉徙豫王上舍為豫王拜蘇州刺史為  
王奉節為許王拜絳州刺史癸酉遷豫王于房  
州丁丑又遷于均州故漢王宅  
五月丙申高宗覽西還閏月以禮部尚書武承  
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戊午廣州  
都督路元獻為兗州所殺  
元獻聞懷節廢太子  
有商舶至  
魚不已商胡訴於元獻元獻索欲繫治之  
軍胡怒有覺者袖劍直詣事  
殺元獻及左右  
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  
晉舟入海追之不及  
温州大水



順德等縣。八月庚寅。封天寧大帝十餘家。  
 所定高宗時年。每以睦中不佳。可與元常  
 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  
 雖不能用。以其言爲然。及太后薨。四方爭言  
 元常。高宗令中書選百太后命於朝。宣示百官。  
 元常奏狀。詔曰。不可。因天下太后不恆出。爲  
 州刺史。  
 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順。能  
 爲增部尚書。括州大水。流二千餘家。九月。日  
 救天下。改元。改東莊爲神部。呂各太  
 奇有吏服。改東莊爲神部。呂各太  
 又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右侍郎。呂各太  
 大地四時六宮門下省。爲中書省。爲鳳閣。侍中  
 爲納言。中書省爲內史。御史臺爲左臺。取書增置右  
 爲改臺。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以武氏十族。太后  
 從之。贊慶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  
 所親。雖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竟  
 致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  
 漸。不可是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  
 兄己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

王曾相倫爲太尉全地鎮康王祖華爲太尉太房  
安成三子十戰爲大帥魏定王時也皆爲紀其  
洛田昇傳又作五代初掌於文才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命爭八情附會  
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暨屋令叔傲等  
安王實昭靈王會事川宣仁求仁之各長  
有坐事禁家貶彼外司馬斬斷免官之命  
賁善令賁善海至求仁正倫之姪  
賁善今賁善海至求仁正倫之姪  
會於揚州乃謀作亂以匡復舊時王愛融思溫爲之王  
使其黨密部御史薛仲璋來使江都一書云  
命令瑯州人章師詣仲璋告事云揚州長史陳崇之  
譏反仲璋助勦之舉賊居數日散遂棄傳而至  
馮子崇譏反發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  
參軍李元臣鼓錢坊驛因被丁匠將以甲斬勦之於

錄事參軍孫處行作之亦新以徇得吏無  
敢動者遷起一州之兵惟細副聖元年三月三日  
府一日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敕  
衆自歸匡復府上納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命求

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周溫爲軍師  
實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修德州縣  
略曰錢追嗣武氏者人非溫地實重德皆充  
太子下下以更衣入侍以密陳先帝之  
私生圖廢之元后於後晉君臣  
又曰殺姊兄人神之所同  
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句踐稱心稱器之愛  
又曰一打之士六尺之孤安在又曰  
試觀今日之域中竟誰主之天下太后見問曰  
誰所爲或對曰郗實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  
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求得人魏故太子  
實有給歟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聚兵  
因車以號令州司馬李崇焉所部三縣是戰  
計貽人行軍軍不從戰軍其將討是昭攻  
野貽以行軍道軍以其行實爲外  
刺史申申以左王於大將軍李崇爲揚州大  
將軍以將軍李知十馬  
臣以計李武承制其又第右  
將軍以王元嘉王曹位官  
太后因事餘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璋之  
內史黃夜固爭太后愈不悅











與夫舉人皆得召見，層於客館，使詣行在，雖  
 言或稱白，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  
 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  
 如太官，因告密召見，捕為游擊將軍，令案制  
 之，數召見，以張其勢，於是向者都事長  
 安劉興，萬年人，來使臣之徒，效  
 之紛紛繼起，與累至，科官侍郎，使臣累遷至御史  
 中丞，相與私，高無賴，動白人，專以告密為事，欲  
 陷一人，輒令數人俱告，事狀如一，使臣與司判評事  
 洛陽葛國俊，共指羅織，經數千言，  
 教其徒，羅織無辜，織成反狀，捕遣布置，皆有文辭，太  
 官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持之，謂為訊囚，酷法有定  
 百張，突地吼叱，結怨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棒  
 關手足而縛之，謂之風車，或以物絆其腰，引枷  
 向前，謂之驅勒，拉搦，或以鞭撻，或以便跡，撻枷，引  
 雙其上，謂之仙人，舉其，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後，謂  
 之王女，發帳，或倒懸石壁，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  
 圈繫其首而加極，至有腦  
 裂而出者，每得囚，輒先使其具，以示之，皆嚴，至有腦  
 汗，望風自誅，每有赦，令使臣親令，殺重囚，然  
 後宣示，太后以為中，各罷任之，中外畏此數人，莫敢  
 虎視，雖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為執事者，或  
 徐敬業，首亂，唱禍，將與，其黨，與，使陛下大  
 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連引，莫不窮捕

考案，至有姦人侵惑，乘隙相誣，糾告，疑似，莫敢  
 恐，非徒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自姦思安  
 久矣，故揚州橫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雖厚不敵  
 陛下不務立恩，以救我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  
 愚暗，賦職，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因累白千輩，及其  
 窮，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無法容之，遂使姦之  
 黨，快意相饒，罪脫之，雖即無有，密一人被訟，百  
 人滿獄，使者捕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  
 百人，天下喁喁，莫敢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  
 猶半，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本主士崩  
 蒸人之心，猶望安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本主士崩  
 使兵部尚書，子益，專行屏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  
 無不懼，遂至殺人如麻，血流成渠，天下  
 下靡然，始思亂，於是知無並起，而隋終亡矣，夫大  
 獄一起，不能無冤，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瘼瘼，水  
 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  
 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少發獄起，使太  
 子奔走，兵交宮闈，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寧期後履  
 賴武帝得登闕，三老，書，然感悟，夷江充三族，  
 之不忘，後事之師，臣竊觀陛下之太，后不曉  
 夏四月，太后歸大，備置北，以崇長，  
 為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  
 品，車侍，價為右相，己卯，以蘇良嗣為內官，蘇良嗣遇  
 僧懷義於朝堂，懷義，懷義，不為懷良嗣大，命左右  
 梓曳，執其，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

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阿師南牙宰相所往來勿

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思相故使入禁中營造

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長社漢縣改曰觀川武德四年後唐書許州上時掌制以為

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聞為給使使教宮

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聞之

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

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玉鈴衛將軍襲繼往絕

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

有山踊出雍州新豐縣在十一月今實錄程山其說曰時因雷雨踊出一

山其形如人又觀其狀不若人也此山在位今人其如

謂會也至其山則言其狀矣曰慶山踊出初時六七尺漸高

至三百尺則非一日而為之也自六七尺日長至三百尺

足積力為之非一夜雷雨頃能突凡如許也此為人力所成大不難

改新豐為慶山縣新豐自漢以來屬京兆四方畢賀江陵人俞

文俊上書江陵縣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

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疣音尤贅之肉今陛下以

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塞音塞而山變

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

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

後為六道使所殺六道使貞觀二年使陝東突厥入寇左

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

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擐音

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狄仁傑為

寧州刺史右臺監察御史晉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

多所按劾張古衡制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

者盈路翰薦之於朝翰首徵為冬官侍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資治通鑑 二百三 唐紀 則天皇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禧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纂

唐紀二十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則天順聖后上之下

垂拱三年春閏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義為恆王  
衛王隆業為趙王二月丙辰突厥骨利可汗等寇昌  
平諸軍討之三月乙丑納言韋思謙以太中大  
夫致仕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西京時尙方監裴匪躬檢校京兆尹  
休相裴潛能拔去鐵錐未聞萬乘之主驚畏果也  
乃止壬戌裴居道為納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郎  
京兆張光輔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侍郎  
同鳳閣鸞臺二品劉祥之為鳳閣舍人承年買大  
禮曰後廢唐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正以安  
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律之我  
所引乃復叛我或誣律之受歸誠州  
都督孫萬榮食乃復叛我或誣律之受歸誠州  
又與許敬

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  
示之律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  
為拒捍制使庚午賜死于家律之初下獄審宗  
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律之曰此  
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  
成數紙獻焉即郭翰所撰也太后聞之左遷翰巫  
州司法司判播州司倉秋七月  
壬辰魏玄同檢校納言嶺南軍戶舊輸半課交趾  
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軍戶不從延祐誅其貳首其  
黨李思慎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  
段廷祐桂州司馬曹玄靜將兵討思慎等斬之  
萬陳元珍守州還然道大憚管鳳閣常之輩之  
黃花堆以左衛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大破突厥於  
黃花堆多祚世為將軍長  
軍功得入宿衛鳳閣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等  
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答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答  
官兵乎卒不問九月己卯魏州人楊初成詐  
稱郡將制於都市募人迎應陵王於房州  
事覺伏誅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曹寶  
與突厥骨利可汗元珍戰全軍皆沒寶輕騎遁歸  
寶望見軍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招與



常之計議通為聲援發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掃擊其部眾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解嚴備以戰遂敗太后既敗改元為曠曰不卒陳

命魏立同留守西京

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免免月中物富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免免月中物富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

太后欲遣章待價將兵擊吐蕃

如舊制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使監軍外之事悉以委之以問御史監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取以下制上非令與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內尤甚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禪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

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仲請為七室

侍臣買大陳奏稱天子十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仲引引淫儀廣求異聞宜崇臨朝禮議

不依國家常度事太后親承執託光顯大謝其崇先廟室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嘗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

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

後象賢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罪象賢家人詣明堂訟象賢反狀玄植坐任玄植

免官象賢貶刑部口屬太后發揚宮中喧嘩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

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聖白台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聖母墳之庚午使唐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

水太后再命其石曰聖母聖母聖母五月戊辰始當親拜洛受寶圖

命諸州都督刺史及軍事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聖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壬寅作神皇二聖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單州

公主適高麗行太后以高氏長孫尤忌之與族故

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

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

寶蓋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

願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寶

各圖所



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虎狼相噬之諸王皆  
不敢發故敗唐之將起也遣使告齊州刺史趙瑗  
瑗妻常樂長公主齊高祖女我語趙王齊世祖昔隋文帝嘗憂周室欲還  
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齊世祖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爲中外況女諸王先帝之子  
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帝齊世祖若執諸女諸王不括  
生取義尚律理不發計何有邪齊世祖繼且主安大丈  
夫當爲中興舉無爲待死也及貞敬太后欲誅韓  
魯等諸王命監獄御史因蘇瑒瑒其高壯瑒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瑒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瑒詰之瑒抗  
論不回齊世祖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引  
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瑒於河西監軍使周  
興等按之齊世祖於見瑒韓王元嘉書王璽等與公  
譔常樂公主於東都府會皆自殺  
更其姓曰陳齊世祖親筆特誅以文昌左丞臥仁齊世祖爲豫州  
刺史齊世祖時治城王自黨與齊世祖當坐者六  
七百齊世祖家籍沒者五千口齊世祖刑極使行刑齊世祖  
仁得密奏彼皆計誤齊世祖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  
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充豐  
州道齊世祖軍州軍州父老迎勞之曰我使使君活汝邪  
仁時張光輔尙在豫州將十侍功齊世祖多所求取仁解不  
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齊世祖仁解曰亂可  
南者一越王貞耳齊世祖今一貞死齊世祖義貞生光輔詰  
其語仁解曰明公總統二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

城中間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咸歸。明公紹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其意而何恨。不得尙方斬燕劍加於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緒不能詰歸奏仁傑子。左遷他外刺史。

卯左肅政大夫寶珠道襲官侍郎王本立並同中。事。大旨之召定宇朝明堂中。事。公。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乃稱我不赴。工。子貢曰來必。爲官屬功。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

己亥。於市。沒其家。高子貢亦半。濟州刺史。頭頭平緒。都府。與。冲。高。以。減。口。冲。兵。器。人。冲。成。經。事。伏。許。紹。以。太。平。公。士。故。杖。一。百。餓。死。於。獄。二。月。乙。酉。司。使。青。州。刺。史。雷。于。元。執。事。出。赴。上。府。從。於。州。行。至。陣。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郎。公。裴。先。皆。於。市。承。先。殺。之。徐。命。裴。居。道。留。守。西。中。侍。御史周矩。屬。言。其。子。能。了。事。會。有。瑞。告。味。者。較。矩。按。之。矩。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爲。公。了。之。乙。亥。味。道。及。其。子。辭。于。皆。伏。誅。子。皆。從。時。已。酉。太。右。拜。洛。受。命。各。依。方。敘。亡。珍。余。



光緒廿年內史 夏四月甲辰 授辰州別駕 汝南王 韓  
 州判 鄧錫公 譚 宗 宗 十二人 其 家 於 馬 州  
 已 內 授 天 官 侍 郎 益 因 節 玄 挺 玄 挺 女 為 新 妻 又 與  
 日 就 為 吏 計 何 如 玄 挺 皆 不 應 故 玄 挺 及 不 得 同 計  
 五月丙辰 命文昌右相 命侍 懷 為 安 惠 道 行 軍 大  
 總 督 鄧 吐 蕃 貢 官 州 樹 侍 侍 等 二 十 五 都 先  
 附 吐 蕃 至 是 京 略 以 傳 時 皆 為 辰 州 判 史  
 令 統 其 衆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軍 大 總 督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行 子 州 判 史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不 月 廣 於 州 判 史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諸 王 之 起 兵 也 貝 州 判 史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獄 秋 十 月 丁 巳 德 帝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辛 巳 八 男 侍 內  
 制 史 重 平 王 續 相 繼 而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家 併 羅 南 女 車 中 縣 十 年 好 以 年 諸 侯 貴  
 司 議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似 皆 俱 歡 心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書 相 南 南 陸 輝 燭 喻 奉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今 獨 守 勤 苦 將 以 何 中 琴 婦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非 獨 守 勤 苦 將 以 何 中 琴 婦 已 已 以 可 懷 為 新 王  
 親 是 耀 何 所 求 乎 富 貴 重 來 之 物 何 足 驕 人 眾 皆 慙

服及慎內明至若偽號他盜令勸并討結竟不  
御書本名垂二十餘年以備中書百議四川  
復損失疑士不凍餒工其者乃車運太極大  
丙子待儀各名諸州時以制大抵漢書  
安西都護府休寧月知事撫六十  
以休寧為內州都督戊寅以土本內國  
二品公事之故中書省  
賜命安西都護府各官  
賜命張明以食糧六十安定  
如明明自食引海內知度  
是利之計以助車中半  
史張明以食糧六十安定  
八月甲申光祿山亦真  
乙未秋百金大守張金  
侍郎元康以食糧六十  
金等皆為金所引云  
間舍人十餘名  
有贈呼其  
之起元中  
較已無  
除其民  
乃後起  
創距再  
拜會無  
辱其之  
名



九月壬子以僧懷

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一萬討突厥

初高宗之世周顯以河陽召見

上欲加擢用或奏以為非清流

與不知數故安侯

皆無心也地官尚書和紇紇玄同時同半

事謂之曰周明司

同沮己後之玄同奉與發焚時人以其終始不

謂之耐久玄同奉與發焚時人以其終始不

君為耐久玄同奉與發焚時人以其終始不

御史居齊謂玄同曰丈人何人告密得下可以

自責玄同數口

告害人邪乃執又殺

自餘內外大臣

易

之

平津直十餘里

常之謀反微下獄

己才弱宗室

南

鳳閣侍郎邢文偉

后文德聖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從配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右衛將軍安軍陣子昂

也今疏以為周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持刑故

化不官有亂臣賊子已犯天討比者大赦增各逆徒

日乃知亦有無罪之人仕於朝細者陛下在實明

獄官律之今刑以備陛下之仁以誅太平之奸臣

亦助聖大章如此陛下可不慎之哉今又注兩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丁巳月



雲經四卷表上之

太后乃獨勸佛下生當

武承嗣使

舒州刺史許王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入上陽宮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太后可事帝

李元嘉反

李元嘉反



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倭臣并推之務滋  
恐懼自殺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戶神勳通謀太  
后命來陵臣鞠之倭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  
妻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  
四周覆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倭臣乃索大甕火圍  
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  
照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  
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僧來倭臣等爲暴烈  
興元僧所殺各數千人倭臣所破千餘家元僧殘  
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徙左衛大將軍千  
葉王武攸暨爲定王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  
爲義豐王甲子太后命始相墓曰  
博陵客相墓曰潘防嚴祖墓曰節陵蕭祖墓曰開陵  
相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陵爲吳陵顯  
義陵爲順陵追復李君墓官爵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癸卯制以轉教開年  
命之惜升於道教之上命建安王攸官留  
守長安丙辰講大鑄置北關五月以岑長  
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  
以六月以左衛政大夫格輔元爲地官尚書  
知百並同平章事思聰齊王之子也  
秋七月徙關內戶數十萬以資洛陽八月戊申  
納言武攸寧罷爲左羽林大將軍重官尙書歐陽通  
爲同中書門下平章判納言事庚申殺王鈞衛大  
將軍張守節來使臣鞠定爲奸逆賜自訟於徐有功



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款冬十月己酉長情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見通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敵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晉大夫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通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見慶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洛陽宮城南面二門中政以昭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昭朝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昭朝人王慶之率輕薄少年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唐昭德永昌元年自御史中丞貶振州陵水尉實錄長壽元年始為相舊傳秋殺慶之在為相後按御史臺記昭德自中丞轉鳳閣侍郎蓋昭德陵水尉等召還為鳳閣侍郎也又殺慶之據御史臺記乃是為鳳閣侍郎時非為相後也舊傳或以載初為昭德慶之上表或載初年實錄因岑長倩格輔元之死說及耳今參取實錄御史臺記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而為子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祐之子也李乾祐即貞觀初王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李綱以剛直無忤厥祖矣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上時掌朝諸去安靜曰以我唐家长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鄉古胡翻休假也唐國子學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

右丞徒以下不句句音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貴故也相見前篇為子儀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唐國子監丞從七品下若天子為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實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事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一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長壽元年正月戊辰朔太

后享萬歲宮臘月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闐維之

子取為于闐王春一月丁卯太后引

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

加擢用高者許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

史補闕拾遺校書郎

車載拾遺平斗量

人先全交續之曰觀心自悔時人多之謂曰補闕連

請材之朝堂然後行法

使即擊不還何恤人言且釋其罪先知太后笑曰

帝以釋位於天下人心不稱勝者亦點之或加

以當時英賢亦為之所

以當時英賢亦為之所

以當時英賢亦為之所

以當時英賢亦為之所

以當時英賢亦為之所

以當時英賢亦為之所

以當時英賢亦為之所

實治通鑑 卷第二百五 則天皇后

拜監御史中丞魏元忠病臥問之因

害其妻喜曰大夫盡計則可憂

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戊辰以夏官

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若仁弟之孫也太后以

外族用之初隋煬帝作東都

始築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

狄仁傑贊行本司禮卿崔宣懷前文昌左丞盧承

史中丞魏元忠潯州刺史李嗣真謀反

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俱滅死

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

命萬物惟新臣等舊臣甘從時變反是實俊臣乃少

寬之曰一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

滅死矣德壽業受罪罰欲求少附級頗當引楊執

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秋仁傑為如此事以頭

觸柱定流被直德壽懼而謝之

中丁中辭氣不屈思止也命德思之元中曰我命

譬如墜驢足其於地為所曳耳

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敢取何必

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贊

仁傑製舍弟魏元忠狀置衣中謂子德壽曰天時

與我從家人去其狀德壽許之仁傑子光祿得書持

以告從家人去其狀德壽許之仁傑子光祿得書持

以告從家人去其狀德壽許之仁傑子光祿得書持

以告從家人去其狀德壽許之仁傑子光祿得書持

以告從家人去其狀德壽許之仁傑子光祿得書持

以告從家人去其狀德壽許之仁傑子光祿得書持

以告從家人去其狀德壽許之仁傑子光祿得書持

之告變傳召見則天則天覽之以問使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報其巾帶則天則天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琳往視之使臣暫假仁傑等巾帶則天則天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琳妻之琳妻未十歲則天則天又詐為仁傑等謝上書傳召見太后問琳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恨陛下法為使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意所信任者則天則天反狀以付使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則天則天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萬庚午賊知古江夏令仁傑即賜令宣增兵險令元忠活降令西密令則天則天

流行本朝則天則天子孫南後臣武承嗣等固請殺之太后不許使臣乃矯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則天則天官郎中徐有功駁之則天則天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思則天則天使臣不能將順則天則天指是信殿中侍御史則天則天貴卿重事則天則天宣理之錄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貴卿則天則天臣請誅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滿地以示爲人臣者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則天則天以爲太露之於後頭下則天則天甲戌則天則天誅光上疏則天則天以爲

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寬舉則天則天相何遜則天則天至於才學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則天則天武帝見司馬相如賦則天則天不同時及置之朝廷則天則天文選令則天則天知其不則天則天公卿之任故也則天則天非將事也則天則天錄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弊則天則天豈足以克勳則天則天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則天則天居官之職則天則天行舉者實數而已則天則天來使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則天則天以謀反下獄乙亥則天則天殺之則天則天庚辰司刑卿檢校殿外刺史李游道爲冬官尚書同平章事則天則天二月己亥吐蕃則天則天貢部則天則天餘人內附則天則天分置十州則天則天戊午以秋官尚書食智弘同平章事則天則天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則天則天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則天則天蝦江淮星饑民不得采魚蝦則天則天餓死者甚衆則天則天會同節度使則天則天懷一錢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節度使則天則天懷一錢生男甚喜則天則天婢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婢叩頭則天則天報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則天則天古凶不預則天則天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書表示之則天則天爲大恩則天則天舉朝欲唾其面則天則天吐蕃酋長烏錄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王則天則天於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烏錄事洩爲國人所擒別部酋長皆則天則天帥帥則天則天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則天則天置則天則天華川州而還則天則天







密者皆誘人叔傳告其主以求功實德妃父孝謀爲  
閹州刺史有奴妾爲妖異以惑德妃母廢氏廢氏  
史館門薛季昶按之廢氏乃言曰廢氏所爲臣  
同視祖先帝泣不自勝廢氏乃言曰廢氏所爲臣  
子所不忍遺太后權季昶爲給事中廢氏當斬其子  
命城廢氏皆侍御史餘有功訟等有功得所司停刑  
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廢氏請付法  
法司廢氏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廢氏請付法  
而有功嘆曰昔我獨死諸人死不死耶既食掃扇  
而廢人以爲有功苟自強必內事權密伺之方執廢  
太后召召有功迎謂曰此按殺失出何多對曰  
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廢氏  
太后默然由是廢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幸  
謀貶廢州司馬有功亦除名廢氏  
宰相張說政記廢氏戊申年  
月送史館按之時政記自此始廢氏  
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恆王成範爲衡陽王廢氏  
楚王降爲臨淄王德王降爲巴陵王趙王降爲  
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廢氏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  
郎兼詳院同平章事帥悅寬厚清慎而不校與李  
昭德俱入朝廢氏帥悅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  
怒罵曰田舍夫帥悅笑曰帥悅不爲田舍夫誰當  
爲之其解除代州刺史將行帥悅謂曰吾備位宰相

汝復爲州牧廢氏學寵場感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  
弟長跪口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  
兄憂帥悅傲然曰廢氏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  
怒汝也汝拭之乃也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  
乾廢氏當笑而受之廢氏甲寅前衛方監贊皇內常  
侍范雲山坐私謁聖嗣廢氏斷於南廢氏  
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聖嗣潛有  
異謀者太后命來使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  
欲自誣廢氏太常工人京非安合廢氏  
大呼謂使臣曰公既不信金瓶之言請剖心以明  
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廢氏五瓶皆出流血假地  
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廢氏使曹內五藏  
以桑皮綴縫之傳以舉始始太后親臨視之廢氏  
曰吾有了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使臣停推廢氏  
睿宗由是得免廢氏罷舉人習老于更習太后所  
造臣數廢氏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  
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爲王廢氏乙亥景人間佛  
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鴿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廢氏  
或告羅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某國使  
監察御史就按之廢氏國使至廣州悉召流人婦  
制賜自盡流人就呼不服廢氏國使聽就水曲盡斬  
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皆詐爲反狀遺妻因言諸道  
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揮國  
使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廢氏更遣右明衛兵曹

司刑評事于頔奏節度使監臨不命罷之  
 賈至王士良以右武衛尉監軍馬廐折衝  
 監御史詣諸道按覈人犯事等以國使多輕賞  
 爭勅之先罷殺十白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  
 減百人其遺年雜犯犯人亦與之俱赦太后頗知其  
 濫制大遣犯人十餘萬野家暴皆歸還鄉里國使等  
 亦相繼罷改得厚資貲  
 云在魏州與張平子冲通謀  
 殺之五月癸丑柳州河漢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千人喪推加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  
 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  
 尊昭安皇帝曰元昭安皇帝文德皇帝曰立  
 煬文德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  
 從帝號  
 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排囑

同平章事。官修起居注人等凡為管要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實之玄孫也。文氏爲名

甲子年九月。正月丙戌。太后享萬歲正宮。突厥可汗骨利俱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爲可汗。臘月甲子。默啜寇靈州。

室韋契丹別遷東嶺之北邊蓋丁零苗裔地勢黃河之西。春一月以重師伐之。唐軍大敗。李多祚破賊於二月。武威伯執管子者解送吐蕃。勃羅贊乃更脫可汗僭子等於冷泉及大嶺。

各一萬餘人碎葉城守使韓思忠所募熟練兵等萬人。以僧懷素爲代共進行軍大掠焉。

三月甲申以軍事舍人蘇味遣爲馬廐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喻於內史更以僧懷素爲典方道行軍大押番以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爲副。詔懷素明曹仁計沙陀屯兵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

未行懷素而止。昭德嘗與懷素領事失其古便。詔發之昭德作懼請罪。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伯大博皆王奉節同鳳閣鸞臺三品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今輪聖神皇帝。

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天授中滑監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撫西南營六月癸丑永昌營酋蕭期帥部落二十

餘萬戶內附

老尼居神龍廟

尼白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白云

吳亦鳥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云白成云月餘已

二百年矣

后其信重之

正陳大夫同平章事制云漢軒代之廣成

八月什方乞還山制

道行軍總管仍受明方

已已以司審少卿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以同平章事

足賦民閒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中平

胡元

太后

軍上

其略

軍上

其略

軍上

其略

軍上

其略

軍上

其略

軍上

其略

軍上

其略

軍上

其略

軍上

其略

軍上

女遇為桂承等外將略大役以討之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

氏赫古金輪聖神皇帝統天下改元聖武周元

與司刑少卿唐休文備參內史且置欽使同平章事

唐休文杜景倫餘味等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

正欽使駐劄州

州

味謂駐劄州元方駐劄州刺史

新作東都大像

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橫天宮以貯之

始構為殿所構之曰經閣人草木工積數年之

間所費以億億計府部為之耗竭

如雲土太心一難之無所問每作無過會明於終焉

士女雲集又計錢十串傳之爭拾相和踐有死者

所在公私住宅多為僧有便殿入宮者居白

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佛伽史胡矩擬有甚

謬風績校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住持至善信

亦至善信就附而下相附於牀柱召吏將持之還

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語

度僧惟所處

乙未作無邊會於明堂地為院深五丈

為宮殿佛僧皆於院中引什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

取血畫人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真刺膝血為之

內曰得像於天造像殿設時御醫汁所運

夕密燒天宮柱及明堂少昭城中和書比明新盛

工伏御師麻士漢明堂時方師官左拾遺劉承慶

請明朝停嗣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崇曰

昔成周官備卜代會時武王克殷成師手

布政之所非吉廟也不應自毀損太后乃御端門觀

醵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宮仍以懷真充使

醵為九州鼎

及十二

各置其方先是內中尼舍食一麻一米夜則寒

宴宴番弟子百餘人浮城廂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

合長年願

太后遣垂賜於南樂學

及明堂火尼入唱太后

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

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

等皆逐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續趾寺

弟子學教給使補齋簿之

皆及為官婢什方

還主假師

聞事得自絞死庚子以明

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

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

所以統和天人

一日能言臣下何心能為





軍聲震遠近行軍大捷皆以討之九月四日寅太后合葬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聖母天后下改元萬歲冬十月大赦天下使諸臣

萬歲通天元年十一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封神武皇帝天下改元萬歲登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大赦九日丁亥復于少室

己丑御製聖曆令賀正日遷宮甲午謁太廟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

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游獵東冬居舊城王之所遺野服器玩攸緒一皆置之不用

一月甲寅以意帥使為前導遣行軍副將管寧吐蕃已以帥使為左肅政大夫知政事

二月辛巳改長安為神都大應

神武天中王為神武天中黃帝姬為天中皇后

月壬寅王幸神武城與吐蕃將論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江大敗吐蕃坐食

而曰亦贊亦贊不復介介丁巳封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

食諸節師子燒燔上疏以為師子專食肉連漢傳致

待郎孫元亨同平章事夏五月壬子營外契丹松

營外助側文顯則惟低丹鐵不加賊給復長如奴

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同與少府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

秋七月辛亥以右官尚書王武三思為論議

安撫大使





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二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正月己亥州太后事  
通天宮 武庫殿 殿外以許欽明自  
欽明王城下大呼求年營粟米及厚  
中選民將引橫江夜歸營營中而城中無諭其意  
者 冀州刺史劉思禮等相人於術士張惲惲  
謂思禮當廢冀州位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  
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將軍參軍連謀謀反  
命託相許人富貴佐其意使民說以革神雖有天  
侍即事 用思禮後冀州刺史思禮討古墳聞其  
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 太后使河內王  
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竟其死凡小  
件意皆引之 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李元康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  
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澤及王勣兄澤州刺史

勳等監御史助等 斤三十六家皆海內名  
士窮於盡以成其謀王成皆誅之親黨連坐流竄  
者千餘人初欽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  
既然後收思禮思禮懼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  
使之鞠獄嘗誣陷人 時人以為周來之亞來  
使臣欲擅其功後羅告吉瑄 瑄上學傳召  
見備免 後由是復用而瑄亦以此得進後臣  
黨人羅告司刑府史等反誅之 乃授刀自  
其罪 官侍郎上封劾如瑄見之  
黨至沙下獄以校開 而流瑄州 尚乘奉  
御張易之之兄成之誅孫也 年少無容容  
傳 太平公主慶忌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後  
慶忌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傳家粉衣瑄昌宗  
累遷散騎常侍 易之為司衛少卿 昌宗  
拜其母戚氏為太夫人賞賜不可勝計 昌  
仍敗鳳閣侍郎李迥秀為戚氏私去迥秀大亮之族  
孫也 武承嗣一思懿宗宗禁客皆皆候  
易之門庭爭執 武承嗣之為萬郎昌宗為大郎  
突及突厥默啜寇陷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帥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  
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萬與孫萬榮戰于  
東陝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弟契丹帥積兵  
為將 力戰契丹引退 孝傑追之行



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  
呼萬歲以壯國威時未五品於上佩之  
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餉以五品前  
疑買馬餉之屬抗者或獲隨太后受其責而大  
月乙丑敕還其馬所歸困累右司郎中馮鼎知  
之有美曰王知公之為之不昏武承恩借以  
教誨後留不還知之作後陳思以壽之  
陰更舉告其之  
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餉以五品前  
疑買馬餉之屬抗者或獲隨太后受其責而大  
月乙丑敕還其馬所歸困累右司郎中馮鼎知  
之有美曰王知公之為之不昏武承恩借以  
教誨後留不還知之作後陳思以壽之  
陰更舉告其之  
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餉以五品前  
疑買馬餉之屬抗者或獲隨太后受其責而大  
月乙丑敕還其馬所歸困累右司郎中馮鼎知  
之有美曰王知公之為之不昏武承恩借以  
教誨後留不還知之作後陳思以壽之  
陰更舉告其之

太后還苑中言項執事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  
修史使臣事不下太后曰使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  
頃曰于安遠合肅反而累反今止焉  
成州司馬使臣事結于理誠補其善願如山海  
塞路國之賦也何足惜故太后乃下其書丁卯  
賜使臣同軍市時人無不感昭懷而快使臣仇家  
爭噴使臣之內斯而盡快即制吏使臣仇家  
成泥且曰宜加赤帛之義以雪蒼生之憤可憐  
注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曰自今朕者皆始此  
席全使臣以告其妻妻曰功實如卿十人使臣  
卿無可有  
以西安屬司汗身是屬家有如卿等數  
保以爲實口乃使人誣告其妻曰卿妻長信  
耳聲直故有數千人會使臣詩乃得  
命使臣方用事退以受其妻洗不女聲官者每數  
百人使臣於此即皆自前太后貴之制  
臣臣下死罪臣國國法止一身使臣論  
立見其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使臣  
曰使臣國法日終赦君宜遠之使臣  
出爲武龍令使臣去勿使臣臣其妻皆獲  
赦免太后惜于安遠爲尙食奉御擢古誦爲右  
政中丞以檢校尙書侍郎字華客同平章事武  
獻宗至趙州聞契丹將略無數千騎將至冀州



不告之罪太后悅曰嘉時宰相皆順成其事昭朕  
經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紫綬千尋時人  
多爲執元忠於憲言太后傳召爲尚書中丞元忠前  
後坐市吏賈者以爲多  
卿付有數貨訪何世卿曰臣德我其邪給之使  
欲得臣肉爲靈臣安所避之冬十月甲寅以幽  
州都督狄仁傑爲營務侍郎司刑卿和華倫爲鳳閣  
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爲大生四夷皆  
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  
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魏晉以  
來殷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事重之矣時人於  
薄伐於太原實化仁如江漢  
若乃用武方外事功絕域端片服之實以爭不毛之  
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若求冠帶遠  
夷之樂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  
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臣竊恥之臣武臣武臣武臣  
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臣竊恥之臣武臣武臣武臣  
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臣竊恥之臣武臣武臣武臣  
近者國家歲歲出師所費過廣西戎四鎮東  
戌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竊東顧雖無邊  
逃亡江淮已南雖中不鬼人不復業桂寧盜本根  
一掃而盡不遠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  
耶子養養生之道也代晉漢元納買捐之之謀而

罷朱崖郡  
田中平九姓立今臣等爲可汗使統諸部者  
觀中平九姓立今臣等爲可汗使統諸部者  
之義以夷狄之族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  
令典經邊之故事也願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  
汗委之四鎮撫育氏等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  
邊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虞則可矣何  
必窮其窟穴與增城長知哉但當教邊兵謹守備  
連年修葺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  
士力倍以士傷客則我得其便擊其野則無所  
得亡然一賊深入則有難踵之虞清入必無復之  
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舉而臣等入必無復之  
不行諸君長之風摩舍人李曉知天官事  
始備員外官數千人先是尉官以是月爲正月以  
臘月爲望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  
爲去晦仍見月有晦天官可以今月爲閏月  
來月爲正月  
聖武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事通天宮  
侍郎守中書令駱賓王奏二月乙未文陽石相同鳳  
閣當書二品且當欽筆駱爲太子賓客武承嗣二  
男皆爲太子駱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  
異姓爲副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  
曰文皇帝崩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  
大帝以二子託陛下



陛下今乃欲得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蘇  
 之與母子孰親臣聞陛下立子則千  
 世萬歲後無會大廟承繼無嗣立姁則宋閔辟爲天  
 子而所姑也願有以大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  
 帝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與非臣妾何者不  
 滿陛下家事君爲之首臣爲之股股同一體況臣猶  
 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衛太后召選遺姁王王  
 它日又謂仁傑曰姁王太弱而翼皆折何也翼  
 對曰武者陛下之姁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  
 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二兄之意韓蘇李之圖  
 繼州也移書朝廷曰何不歸我遺姁王古稱義舉  
 之器不皆爲控制臣臣等之兄弟親卿  
 之姁惟容卿二人曰豈見斯言卿如此以他國取  
 之也天下無日切益多姁子有大功是天下何以自  
 全願爲公量之臣二人偃息多問計頃曰天  
 下土甲寺忘唐德昭傳思遺姁王上上表勸高  
 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臣臣何子悅  
 容勸上立遺姁王以養姁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  
 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遂問署爲太后之  
 顧問太后知謀出於兩乃召問之頃後姁王后月降  
 利害太后意乃定

二月己巳紀南陽王有疾遣太子外王  
王其紀諸子行在內太子遣使王  
王其紀諸子行在內太子遣使王

大獻 辛丑以重節授充龍右將軍大僕仍檢校營  
田事 六月甲午命左陽王武長秀入突厥納  
款受女為妃仍封衛大將軍聞知而張喜官古書右  
武衛郎將楊齊正攝司省卿  
上便以武之雄秀拜嗣之子世襲衛舍人襲古稱  
之禮曰自古未有中國王娶妻以女有由是  
出為合州刺史  
為科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班奏至黑沙南突厥  
款項聞知僦得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甲武氏兒  
郭此豈天子之子乎我妻屬世受李氏恩李氏盡  
滅咱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抗叛者外  
所以知僦為南面可汗言就使之主降民也還發兵  
擊鮮卑秋濟與等軍  
鮮卑軍使慕容玄帥以兵五千降之  
唐勒大抵邊境越增若外  
有款項皆降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奉養之款項皆

書數朝廷曰：「此臣之志也。」  
器皆仁者，非真物也。  
晉書之三也。戶部侍郎也。四也。可汗女當嫁天子  
兄正氏小姓。五也。子爵所置。六也。吾子也。我為此起兵  
欲取河北耳。七也。監獄御史裴儋古與驢共入突  
厥野。八也。九也。子受匹將殺之。十也。歸於晉。十一也。晉  
有功有辱。十二也。十三也。十四也。十五也。十六也。十七也。十八也。十九也。二十也。二十一也。二十二也。二十三也。二十四也。二十五也。二十六也。二十七也。二十八也。二十九也。三十也。三十一也。三十二也。三十三也。三十四也。三十五也。三十六也。三十七也。三十八也。三十九也。四十也。四十一也。四十二也。四十三也。四十四也。四十五也。四十六也。四十七也。四十八也。四十九也。五十也。五十一也。五十二也。五十三也。五十四也。五十五也。五十六也。五十七也。五十八也。五十九也。六十也。六十一也。六十二也。六十三也。六十四也。六十五也。六十六也。六十七也。六十八也。六十九也。七十也。七十一也。七十二也。七十三也。七十四也。七十五也。七十六也。七十七也。七十八也。七十九也。八十也。八十一也。八十二也。八十三也。八十四也。八十五也。八十六也。八十七也。八十八也。八十九也。九十也。九十一也。九十二也。九十三也。九十四也。九十五也。九十六也。九十七也。九十八也。九十九也。一百也。



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破敗至死亡軍以官典優禮因事而起柳枝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怨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死此乃君子之懷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饑餉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激賞亦恐非事至於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營務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搖故不犯乃是大入猶水也塵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望山澤故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盜賊結臣以邊塵警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眾情憤懣怨之則反側自安代順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餘於是播磨百姓得安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轉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旅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給乃自食諸糧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治安以夏官侍郎姚元崇必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聞知徵使還太后命確於天德檢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其肉死其骨焚其三鼓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王

公段瓌志玄之子也瓌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瓌楊瓌莊與之俱沒瓌不取發宗親之故示以為齊莊意得猶豫遂與關知微同既射之如燭氣燄未死乃決其腹心投於地倒結楚然躍不止小擢因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蜀州每歲遣大力士百人戍州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州本良牛之國荒外絕城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外和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舉平人受其擾夷貊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州以隸州歲時朝朔同之蕃國道南諸鎮亦皆廢不納二年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甲子置於皇副為相王領太子右衛軍甲子置於監丞主簿等官甲子置於學皆廢龍之人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僧卿張易之為監領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諱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為控鶴監內供奉魏元振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以左臺中丞吉瑄為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  
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宋楚客與羽司  
卿卿卿坐賦貽滿餘結及第舍賜唐客以播  
州司馬晉卿流等州  
太平公上觀其第殿以見其居處乃  
盧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  
眉成人字 百官皆賀 河南北置武勝郡以備  
突厥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書三  
品武攸事罷為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  
楊娘氏謁升仙太子廟  
壬辰太后不豫 始事中華城開闢少室山朝  
院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  
小愈厚賞之丁酉自魏氏還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  
弄尙幼給敵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  
居中策政諸弟提兵分據方面贊普常居東邊為中  
國慮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長 欽陵與大臣給  
賜謀之會金陽出外贊普詐云出戰等兵金陽  
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金陽兄弟欽陵等舉兵  
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  
帥所部千餘人來降  
太后命左武衛將軍金華元張漢河濟軍大  
使夫蒙令將斬之 以贊  
婆滿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

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唐泉郡公 壬辰以魏元  
忠檢校梓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魏  
德為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龍右將軍大總管兼  
撫吐蕃降者 太后嘗教殿中使太子與諸武不  
相密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為  
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七月命  
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暨為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  
月發已突騎將軍實勳遣其子進賢入見  
御史元斌解安撫烏貊及十姓部  
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不得擅立碑 內史王  
及魏雖無學術然清正廉直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  
第無侍內宴無信人臣禮及將廢以爲不可  
太后不悅謂及第曰卿既年事不宜侍遊實但給  
校閣中可也 及第曰攝攝假月餘太后  
不問及第曰嘗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  
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太后不許庚子以  
及第為文昌左相太子宮尹且置欽望為文昌右相  
仍並同鳳閣書三品  
左臺大夫 丁未相王被檢校安北大都護以  
天官侍郎降元方贊普待郎同平章事 欽言  
右將軍大使書師使 師使在河間前後四十  
餘年德勳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秋仁傑之入



實錄通鑑 二百六 唐紀 則天皇后

一四五

物一鐵鞭二鐵槌三七首鐵帶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七首邪項懷懷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其附太子并殺其第官事由是坐貶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朝庭永無再見之期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口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頃頃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何如太后曰臘月辛巳立故太孫李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太后問重茂侍郎降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以不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庚寅重茂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濟議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妻妾焚之口舌於人多除候子孫其未嘗乎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解憂為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丁酉以秋仁辭為內史庚子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為納言乙巳太后幸嵩山看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還神龍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二月乙未夏四月戊申太

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達摩駕獸舞舍利太后許之秋仁僧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使胡僧跪自欲遠效漢乘以威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待衛非其爭所宜也太后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重臣之氣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歲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秋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六月改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后之及弟武三思武三思為昌宗之弟昌宗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武三思為昌宗之弟昌宗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昌宗為太后命昌宗衣彩衣吹笙奏木蘭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衛門衛長史侯祥等內供奉無嫌溢于輕重在不取求為奉宸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妻弟相勝弟昌宗為洛陽令請暑無不從昌宗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進其馬而略之昌宗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宗昌宗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錫還索在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璣之兄子也初契丹將李楷固嘗用縲索及斬射

樂每陷陳如鶴入烏羣所向披靡兼即亮顯赫奇寄顯榮  
使黃羣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縛事見上卷又  
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敗補及孫萬榮  
死二人皆來降江門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  
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勇絕能盡力於所事必能  
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  
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  
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鈐衛將軍務整爲  
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實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  
勅編集

唐紀二十三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嘉殿  
太后以增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兼國公  
姓武氏召公卿合宴  
公之功也將軍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  
下所無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己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  
平章事  
丁酉吐蕃將謝布支  
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  
華休璟謂諸將曰諸將既死  
為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  
破之乃被甲先陷陳  
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神將而還  
府少卿楊元亨  
武之子也  
言於太后元稱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  
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

得任京官左遷元事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  
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  
以助其功  
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  
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誑誘生人  
官僧 法事所須  
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  
殺命亡之禍  
徵僧百未支一算容  
向未過自餘  
為中  
敵將何以救之  
遣左金吾將軍田悅名殿中侍御史和思業討之  
不碎華  
為所敗  
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  
傳事臣其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  
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



陳中隱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轡而繫之  
 其拜曰仁傑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  
 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歲太后拉曰  
 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或不能決太后輒取  
 曰天象奇禍奈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  
 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人  
 后曰欲用為將相者仁傑曰仁傑對曰文學組織  
 則則蘇味道李嶠其詞安必欲取虛譽奇才  
 則有則外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權  
 東之為各外口風  
 臣前舉東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舉矣對曰臣所薦  
 者可為宰相非臣所薦也乃選和官侍則久之卒用為  
 宰相仁傑又嘗薦東官侍郎鄭元等監學東史曲  
 河相府總太仆史鄭元等數十人

在公門矣  
 國非為私也  
 有專政自許為之立生祠後其子尋獲為親外臣  
 功參軍會舉為人思人遂毀其像焉  
 冬十月辛卯以魏元忠為  
 下丁巳結言事巨厚以文為右承安石為  
 事侍郎同平章事  
 面折之  
 數人在座同博安石時武三思張昌之兄弟明事安石數  
 會左右左右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貴於  
 之  
 同列皆折服  
 十二月甲寅突厥使來朝  
 去  
 當上言  
 可謂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  
 革貧者雖堪况貧賤之人仰屠為生日數一人終不  
 能却但資恐噉  
 合嚼經自然物遂其生人謂其性安戊午傳聞屠禁

長元元年正月丁丑以成州言陽太見

二月己酉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三月庚子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四月辛丑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五月壬寅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六月癸卯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七月甲辰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八月乙巳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九月丙午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十月丁未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十一月戊申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十二月己酉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長元元年正月丁丑以成州言陽太見

二月己酉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三月庚子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四月辛丑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五月壬寅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六月癸卯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七月甲辰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八月乙巳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九月丙午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十月丁未以營署侍郎柏人掌理同平章事

黃治通鑑一百七 卷記 則天皇后

或曰賢宰雖不與諸葛無異非七出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不違仲顏色 何適化男則為日聖書本以聖親今

二四九





舉亂都市元中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策特外  
刺史其期以強場外長史劉伏閣宰相口計堪堪  
州者元中對曰今之弊臣無以易時李相曰太  
后曰季親久任京府朕欲除一官焉其何如諸相  
皆曰陛下得人元中曰臣聞易時不填人后問其故  
元中曰易時少年不事軍事雖在岐州戶口進  
止日滿時外帝京事任繁重不若李相習事太  
后則然而止元中又書而奏臣自先帝以來嘗被恩  
渥今奉乏宰相之任臣不能盡忠死節  
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請  
張深知之曰頃承恩歡太平公主之所愛也  
會太后不豫張易之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中  
所誅乃潛入中書私謂云太后老矣不若換太子  
為久長太后曰下元中戰戰曰將使與昌宗  
廷揖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以美官使謂元  
中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  
元中與昌宗參事相傳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中言  
請召朕之太后召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  
將入中書神獸殿不可入昭正以求訪免其罪  
責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當叩關力爭  
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  
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中懼謂說曰張說  
欲與昌宗共羅織元中邪說叱之曰元中為宰相

何乃敢委巷小人之言昌宗皆旁視說使速去  
說曰陛下下視在下前猶過望如是況在外乎  
臣今對閣下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中有  
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之耳易之昌宗還呼曰  
張說與元中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  
中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  
以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說妄知伊周之道日  
者元中初衣紫衣臣以即官往賀元  
中語客曰無功受祿不職當辭臣實言曰明  
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功臣至  
古今無即陛下用宰相不使伊周當伊周邪且  
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  
附元中立致終滅臣豈不知元中  
子取誅之耳太后曰張說反屬小人臣等治之  
臣曰史引開說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  
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折疏理之曰元  
中素精忠正張說所半無名若令其罪失天下  
安得亦上疏太后曰以爲陛下奉命之初人以  
爲納諫之士數年以來人以爲佞安之去元中下  
獄中其悔懼者皆以爲陛下委信其充斥逐賢  
良臣臣烈上封事於私室而藉口於公朝長沙易  
之等也臣等伏取死而無益方今賊臣重  
百姓則弊重以重弊重不刑責失中  
心不安別生它變爭修於朱雀門內問非於人明  
等見其疏大怒朕殺之幅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恒產



龍善作耶等澤魏知古保氣得免  
丁酉紀綱不中為焉是  
曰臣老矣今向獲南十死一生陛下宅日必有思臣  
之時太后問其故時為之為守皆侍側元忠指之曰  
此二小兒終為亂所誘之下野叩頭自盡而或太  
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曉  
謂之曰魏公季已得全太子惟冒威以得無復恨乎  
曉曰魏公以中傷罪被為義所激而無恨恨曰  
場不能申魏公之枉臣自朝廷太子惟其自憤等  
八人歸元忠於郊外  
為告人等明狀極口憤等以元忠反太后使監  
軍御史丹徒張景之  
下為南齊州刺史  
建以聞山之中使督其者數曰反狀昭然  
何種留如此情事請明對太后曰我自不知榮  
明處曰建狀物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  
曰卿欲援反者邪野臣不為援反者元忠以宰相  
誦官自憤等以相故援反者以為反臣實不為  
舉而為事自故頭下建以以為其者乎且臣  
況元忠之刑不如彭彭而陛下欲其者乎且臣  
下援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恩可矣若命  
臣持職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守不罪邪對  
曰臣智識愚淺實不具其罪太后意解曰慎等由是

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時易之兄弟皆位存末  
環上易之素憚場其弟位推之曰公方今第  
一人何乃下生場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  
天官侍郎鄭崇謂場曰中丞今何第五成  
下非休卿家如何卿之有  
則時自武二司以下皆諸事易之兄弟  
之禮請張卿常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伯首升西京留守  
冬十月丙寅申寶壽西京乙丙至神都十一月  
與廣德使申寶壽言夏於宿事  
太子預王宮其言變上疑  
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其弟的當召更有許在內  
龜合無侍卿元茂太子或本古車當召皆用王  
結中傷之極也則建狀物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  
曰卿欲援反者邪野臣不為援反者元忠以宰相  
誦官自憤等以相故援反者以為反臣實不為  
舉而為事自故頭下建以以為其者乎且臣  
況元忠之刑不如彭彭而陛下欲其者乎且臣  
下援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恩可矣若命  
臣持職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守不罪邪對  
曰臣智識愚淺實不具其罪太后意解曰慎等由是





慶入祠故也。太后時疾居長生院。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于仁明，孝友足侍屬望。」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口。傳聞厚意，易之呂字見太后。太后遂從俗及己，引用靈樞，陰為之備。雖有人為飛書及韓其壽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呂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呂字有天子相。初，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京兆尹及司刑卿韓仲卿御史中丞宋瑒親之，神廟神基之所也。瑒等神書奏言：「呂字新稱弘泰之託，耳已奏聞，準法首原。」太后大加封賞。弘泰妖言，請收行法。太后曰：「瑒與大理丞封全，頃奏言字前榮如是，有召律士占相，何知主欲何求？弘泰稱得姓乾天子之卦，呂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詔云：「弘泰言其包藏禍心，注當重斬，破家。」請收付獄，取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瑒又曰：「當子即收擊罪，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後更檢詳文狀，瑒退。左拾遺江都李嶠進書，向觀宋瑒所奏，未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韓仲卿外推按，又較瑒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祥賊汚。又較瑒按李懷安擁眾，瑒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

今聞蜀無變不議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督不  
敗奉制若果可以利於國  
太后自省事屬臣不迫  
太后自省事屬臣不迫  
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  
不當與弘恭自遣使之味強橫矣是則臣無悔心  
所以委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報則作時為逆  
此乃奸臣詐計若云可指詔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  
下皆釋了問使臣宗各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大命  
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臣等不諫有懼亡矣  
請付獄臣等不報  
令注司講其罪玄璉第同刑少卿異處以大駭  
己自參開聖曰其守為飛書以通事而自陳勢非獨  
已且謀反大逆無客首竟若昌宗不伏大刑安  
用國法太后湛言擊之環聲色愈厲曰昌宗分承  
恩臣知言出胸中然善激於心雖死不吝極其  
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環曰臣請率環庭立  
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執斬之  
環對曰不先殺小子臨乞劍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  
詣謝環掛不見





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  
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  
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  
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  
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  
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  
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  
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  
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  
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  
薄乃有今日湛怒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宅人皆因  
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權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  
之昌宗舉首天津南  
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  
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基美逾於土  
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  
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  
天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  
重書宣慰諸州  
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  
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

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  
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  
量敘官爵  
衛戍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  
聖皇帝  
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  
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  
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瑒邪郡公李湛為右  
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  
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  
敬暉遣使就索千騎  
謀拒而不與事畢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  
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事  
物焉

後學天胡三省音註

中宗大和太聖大昭奉皇帝中

神元二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  
居

復國號曰唐自是每十日一往田實  
復國號曰唐自是每十日一往田實

東都文字皆如永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  
東都

君為立元皇帝北都為開州乙卯鳳閣  
君為立元皇帝北都為開州乙卯鳳閣

正神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  
正神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

西京留守司禮卿崔神慶清欽州  
西京留守司禮卿崔神慶清欽州

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唱唱流居恒產範  
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唱唱流居恒產範

元之奉則天皇帝久作此辭遠不能忍且元之  
元之奉則天皇帝久作此辭遠不能忍且元之

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毫州刺史  
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毫州刺史

后秋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  
后秋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

拾遺賈虛己一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  
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  
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  
太原王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  
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  
章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選  
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  
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  
聞教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得見  
天日復執手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  
干預朝政如武后在焉宗之世相彥範上表以為  
稱無故遠在甲鎮貞吉  
之宗  
下每臨朝  
事臣願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  
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  
陛下覽古今之戒以杜後生永為念令皇后專居中  
宮治陰教  
妄說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口卑抑皇后亦重之及易  
之謀復無算範預其謀以功加報有光祿大夫賜爵  
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徵行幸其舍彥範每表言  
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  
上皆不聽初武后誅害守室有才德者先死



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職唯徐敬業妻妾不在免  
丁亥制時吏周興來浚臣等已死者追  
官爵存者皆充南地  
己丑以食如己為中書令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  
緒於嵩山  
還山計之制事氏雖氏皆舊性  
術士郎普思尚衣卿華靜能  
思為必舊靜能為國子祭酒  
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改  
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前觀故事自觀中興後  
虞世南顏師古為必舊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  
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嶠上疏以為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口思無邪  
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左傳能為人福利  
則漢武帝得之左傳所以為帝王首者小修人事  
而已耳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從上即位之日  
拜召韓元忠於高麗  
拜同平章事甲戌以韓元忠為兵部尚書兼安石  
為吏部尚書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傳休璟為輔國  
大將軍  
府長史祝欽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  
忠等皆以東宮舊僚之也  
乙亥以張  
東之為中書令戊寅遣贈故邵王李重潤為懿德太  
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  
制武氏三代錄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  
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  
為立運典與  
宗室誅重珍等宜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  
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禮願陛下  
為社稷計順運道心降其王族以安內外上不許  
暉等畏武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郎崔暉為耳目伺  
其動靜  
等詳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至中書舍人  
師之孫也  
情事一  
貶賈州司士參軍牛勣亡入軍  
賜武三思初見二思愛其賢而大驚三思素貴  
甚怪之惜曰始見大王而愛其賢而大驚三思素貴  
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惜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  
使五人皆贊將相之權  
唐太后知反事大王自拜聖僧與太后執事使五人  
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意大王之義不足以快  
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帝如朝露  
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惜所以為大王家心也  
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  
崔暉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暉后日夜諧暉等云恃  
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書  
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  
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待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

相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連陞公張柬之為漢陽王  
南陽公彥範已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使公崔玄暉為博陵王

史知都督事又改廣州刺史  
羅知政事賜金帛特許令制朝服仍賜  
衣靴姓李氏與皇后同籍以玄暉檢校知州  
事

二思三思皆修則天之政  
肅歸二思友太子之請曰武氏諸子也永人為表  
事肖為中書舍人參議參政之請其激切中書舍人假  
師舉構次當讀去辭任明厲二思以得志義改祕書  
少監出構為州州刺史  
州刺史趙履溫相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諱二張稱  
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  
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末環忠直屢  
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環環正色拒之  
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  
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韋安石兼檢校中

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  
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  
思浸用事請事官為僧上不許欲暉聞之笑曰使我  
早知勸上許之見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  
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復朝此乃  
由史之讀乃時等得見元琰獨免上召時好勸  
后髮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十府為出母服期二年  
九免役又請百姓年二十為丁五十  
癸卯制降諸武王上一思為儀靜王定王休復為  
樂壽王河內王欽等十一人皆  
降為公以慰人心甲辰以休復為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  
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賢充武軍人  
管以備突厥癸亥命右僕射裴思賢  
宰相以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正  
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  
午後決省事子思欽等為僕射不敢預  
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為  
檢校中書令丁卯附考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秋七月辛  
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  
如故又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  
乙未以東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

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言臣聞水災之起皆由政失臣聞

臣妾之家悉徙庭有干外朝之政者臣聞臣妾之家悉

前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備之至使里巷謂坊門

為宰相有朝廷使之變理陰陽也又外戚太盛如武三

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

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用思等能以小

技竊大位亦朝政之憂也疏奏不省

壬戌追立紀昶氏為恭皇后九月壬午上祀

聖祖孝敬皇帝紀昶氏為哀皇后初上在房陵

州司制約民食制中河事張知覺為崔微

以增供給曾職上傅之擇知覺自以州刺史為

左衛將軍賜范陽公勅嗣已卒求得其子汪曾伯

不填曾伯降乃品散官改葬上洛王章古貞其儀皆如太原王

故事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章

戶部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後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

納娶武三思之妻故也冬十月命唐休璟

留守京師癸亥上幸館門乙丑獵於新安而

還十一月戊寅臣上章帝尊號曰聖天皇帝

后曰順天皇后壬午上與后謁太廟獻天下

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己丑上御

洛城南樓觀海濤胡獻

疏以為謀時寒苦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崇之

疏奏不納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

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肅二族及諸

良婦境仰與朝服皆赦之

忠孝貞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懼之婦太后

制則論凡忠貞實封百戶元中據制威明涕泗

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知同明殿

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張

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宮以石為門鐵鎖其後

啓其門必須鑰審神明之道體尚幽玄斷索加功恐

多驚擾况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

已降始有合葬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

道有知幽室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

十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

[illegible][illegible]



上書加仁執讀或大將軍即府大使即仁執以父事之及皇后敗仁執以重與錄即子性明果而官屢擢貴遊子弟所爲多不法左庶子玳瑁即玳瑁之弟也即丙寅以李璿爲中書令上將還西京子幸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司中書門下三品左車都留守武三思除令人統皇后繼行勝於天唐事承高宗有敕暉順產範伏東之食知己崔玄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潛之於內即倍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即大理丞一原李朝隱妻鄭氏等未經相驗不可遽就錄夷即大理丞贊即李朝隱等官錄何書虛新籍沒不應更加推驗即上以璿等書錄虛詐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即於瓊州即子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播承高爲金紫即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玳瑁爲刑部尚書出平朝隱爲開喜令三思又誣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

許中書舍人崔暹說三思曰卿等異日北歸終爲後  
患不如使驍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暹爲大理  
正周利用利用先爲五王所見託嘉州司馬乃以利  
用攝右臺侍御史暹使詣外比至東之玄碑已死遇  
害於貴州  
然後校尉得暹而殺之知已奉服黃金利用過之  
使飲野葛汁  
生齒子也  
暹者升括  
爪甲殆盡仍捧殺之  
中丞許季祖累貶儋州司馬射獵死  
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  
言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  
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大府  
卿起成納鴻臚卿甘元東皆爲三思羽翼  
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陳承家  
之邊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  
狗  
九月戊午左衛驍衛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  
遠薨  
初李懷遠爲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  
大賈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議既而爲相銓衡失序府  
庫減耗  
乃更表言還官之數且請遷位上財論  
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  
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都洛州長史戊戌車  
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丙辰以蒲州刺史





又因各郡王賜曰僕僕陸曰榮先  
子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爵即今崇恩勳取五  
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勳乎曰  
以臣等君德為傳世况以君等主乎上乃止  
改諸州中領寺觀為節度使  
今事不得言中興  
以爲天地日月等字  
臣敬覆等經案前規今削之無益於消化存之有光  
於孝理又神節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  
豈可近捨母儀遠傳相傳疏奏手制實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曇入貢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獲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  
蕃贊普  
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  
厚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上以歲旱輕費  
大府卿紀處納諫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  
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  
納忠於天子上以爲然  
詔徵於玄象一錄第六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  
自食之  
姚州叛破之  
非其所生兒之  
尤忌太子上官婉兒以二思故每下制較推尊武氏  
安樂公主與尉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

呼爲奴  
己爲皇太女太子續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  
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璋沙  
吒忠義等  
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瑒分兵守宮城諸  
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西門斬關而入叩關未上  
官健仔皆立武門樓以視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  
崇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  
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納楊士  
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門自守多祚先至武門下  
欲升樓阻衛拒之各持與太子瑒接兵不勝上  
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勳升上側  
請擊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總管  
多祚將千騎以次擊斬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  
反初能斬反者勿也子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况  
禪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瑒攻右延明  
門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幾數人  
及祭二思崇訓之槨然後襲之朝堂

成王千里姓曰嬪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加赦，近  
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南陽縣尉衣黃  
太子首號哭，與平承。太子兵所經諸門，  
名皆半流，氏之黨盡誅之。上更命注司推  
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  
改推則反。乃言衆衆上乃止。以楊思  
勳為非青光陳大夫，行內常侍。  
赦天下，贈武二思太尉。官王武芬訓尉，儀同三  
司。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基  
為陵。事中書令駱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  
今書王主墳，不可為比。上手  
教以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樂又樂  
以下以隆下之愛，並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從  
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出，舉為陳州刺史。  
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殿以  
婦人切王氏。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殿以  
立太子，言其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陳官，陳恥之，逃  
去。八月戊寅，皇后及子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人  
神龍皇帝，改立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是客  
又帥百官表請加尊后尊號曰順天聖皇后。  
上並許之。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車使之黨，因  
有引相王勳明密為之申理。上

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  
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譖相王及太平  
公主，云與車使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  
不能容一第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  
嗣，因請於則天，以天下懷陛下。陛下累日  
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相王一言而疑之上？奉友  
愛，遂移其事。右補闕安儀吳兢聞相王之言，上疏以為自文  
明以來，國之計惟不絕如髮。況相王同氣  
明及九族，家之權海，升之則榮，降之則辱。況相王同氣  
至親，六合無貳，而族臣日夜譖之，乃欲陷之。嗚呼！  
亂之興，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身其勢，則  
雖親必輕。自古垂情異姓，猶忌骨肉以廢國亡  
家者，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異，陛下許承未久，而  
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知邊事受罪，不可不慎。  
一第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譖，不可不慎。  
安恬好讓，故經武事之世，竟免於難。相王官厚，老  
信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竟常懷殺及太  
子車使起兵，魏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承安門，  
魏元忠揚言曰：元忠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聞  
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  
部尚書宗楚客太尉鄭紀、盧欽等共譖元忠，云與太



房于潞使屬常山郡晉侯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鄉人舊言鄉之私鄉人舊言鄉有霑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  
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易以費之若  
少則所濟何成少計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  
物豈若憂人且醫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金刀  
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等奉  
勅編集

唐紀二十五 唐高宗 白胡三省 音註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初起上有五  
色雲起上令圖以元百官象巨像請布之天下傳之  
仍赦天下並赦志忠妻皆神帝皇帝未受命天下歌  
桃李子  
下歌秦王破海嶼  
天下歌堂  
歌賦  
下歌英王石州  
受命天下歌  
事上桑歌十二篇  
先置則奏之太常卿鄭元引而申之  
受厚賞右補闕趙悅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  
高宗封陛下周子  
洛水圖  
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  
權臣禍國諱誤大夫丁亥無至忠上疏以爲

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饕餮不可以  
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元員倍之千求未厭日月  
增數陛下降不貸之澤近取有無游之請實官利已  
憲法徇私害善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焉待  
勢則公違憲章徒爲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  
不能用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遂一受  
降城於河上  
以河爲境河北有燕雲  
寇必先請祠所降牧馬料兵而使唐河時取粟聚  
西曹突騎  
漢二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  
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舉城陷境恐  
勞人費功終爲唐有仁愿固請不已上會從之  
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  
兵二百餘人訓歸仁愿兼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  
大節而成以排雲祠爲中城昨東西兩城各四百餘  
里皆據要害  
地三百餘里於牛頭山北  
候千八百所以左王於  
鋒進舟使成諸真水  
自是契賊不敢度山







而求... 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 史... 元... 召... 士... 御... 罪... 獲... 取... 有... 與... 從... 一... 以... 成... 引... 屬... 從... 一...

而... 史... 元... 召... 士... 御... 罪... 獲... 取... 有... 與... 從... 一... 以... 成... 引... 屬... 從... 一...





明三年。法大變。河文指為司事。受吏人  
請。遂不以知長為故之。其心斯曰。公所親必是時亭  
何不以官是終日所親為進當擒以杜殺之。其人曰。  
公勿然。將使公清暑。夏大熱。傳御史暫往。堅不  
許。以子先陳。令侍御之。上上下下。命監御史裝。按之時。安樂公主。親詣其獄。  
舊臣則仗彈之。夏五月丙寅。督府死。復古州。江  
州司馬。上官昭容密奏  
安樂公主。武氏由為申理。明曰。以是為獲  
州刺史。施為工部司馬。  
八月乙酉。以主簿同口書門下三品  
汁。詔太子中書省中書省。王女淑。子  
子。黎無敵。以上士。舊氏后二。崔氏此人謂  
之子于嫁女。皇太后聖婚。上其祀南郊。丁酉。國子祭  
酒。四欽明國子司成郭山。耀建言。古者大祭祀。后饗  
殿。以成威。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張紹。將飲。紹  
駁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恒有助祭。先王先公  
無助祭。天地之文章。何不當助祭。帝知









青驢出至通化門考其日宗南書也去帝頓執而斬之考其日門者曰公  
御安福門尉諭百姓考其日覆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事穿也  
無休已考其日撤衣衫以項挽公主墻卓考其日溫諸安福樓下舞踏樂成聲未絕相王令萬騎  
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為書監汴王遂  
娶章后妹燕國夫人考其日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  
斬其妻首以獻考其日鳳之孫也考其日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三品章戶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戶源曰吾位  
大臣豈可聞難不赴考其日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  
時年八十於是事畢考其日客棹均考其日華靜能等首尸章后  
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章於汴曲考其日殺麻兒無免者  
諸杜濫死非一是日故天下云逆賊斬首已  
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降基為平王考其日兼知  
內外閑廐考其日押左右府考其日莫驍考其日  
蘇崇暉賜爵立節士以鍾紹京守中書侍  
郎劉洙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副宗行右金  
右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此流竄矜盡考其日侍中紀處納行至年  
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殘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  
士寅劉洙求在太極殿有



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千里丁巳

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岑義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

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

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又復扶

又如 壬戌崔湜罷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

蕭至忠為晉州刺史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里韋嗣立為許州

刺史趙彥昭為宋州刺史 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

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

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黃

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

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屬附武三思非忠臣賣

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立大功

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

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凡韋

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

吳陵順陵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

為悖逆庶人又滿復綱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

惜貶江州司馬朝直通綱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

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

當為天子長如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

資治通鑑 二百九 唐紀 睿宗玄真皇帝

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守式又開重福從之靈均乃密

與惜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惜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

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沅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百里至東都三千九百里

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中元克復異日

弟惜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

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

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惜先供張駙馬都

尉裴巽第以待重福張知亮開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奏  
勅賜集

便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六

睿宗文惠大聖大皇帝下

睿宗元年八月庚寅封王皇孫武攸亶為太子  
至縣官馳出白留守重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  
知獨帥眾討之武攸亶已數百人馳至屯營  
會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  
告之以曰謀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宮  
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軍城  
開諸門重福先趨左右屯營營中射之  
向下方還趨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  
驚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過之重福皆退  
馬出上東門武攸亶等皆逃匿山谷明日留守  
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潭澤溺死  
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前以功拜重都留  
守鄭州時賊多須臾敗賊皆婦人服唐車中  
惜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惜皆斬於東都市  
初惜附來俊臣得進俊臣附張易之易之時附  
氏韋氏敗又附王重福竟坐族誅

史大夫舉擢上言先朝斜封官凡數千人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韓休等請開  
大樞府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休等  
大樞府冬十月甲申禮部侍郎元之奏  
請遷葬于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後之  
乙未遷唐天后尊號為大聖天后丁未以幽州  
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  
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年少重難為之既而憚其武欲手擢開新音立之  
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  
己亥帝崩於中以外以皇太子公李重茂  
繼繼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為  
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重俊曰節度太府少卿萬年章漢上書以爲賞罰所  
不加者則者行立以資財之故太子重俊  
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守玄武門以避之太子  
被殺督兵自若及其什例七多祚等執太子力洗竄  
無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兩泣  
其危如此此今聖朝雖有節度臣職威之夫  
臣子之職所屬必下位必恭成帝之爲太  
子不助聖朝正一而重俊稱兵宮內將軍衛尉  
無備其矣若以其武二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  
誅姦臣而釋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甚與三思難爲  
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計而嘉之則與氏於  
時逆也夫嘉大罪未絕石無中宗之命而發之是骨  
父廢母也雖可乎漢太子王於江充之讎殺之殺  
充雖賊兵交戰非重俊君父也兵敗而死  
及其稱兵天子始得改葬其母曰及此況  
重俊可證之曰節度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  
爲比開逆之原非所以重聖德也  
下今有之可也各之爲可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  
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  
官而已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己  
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  
思以皇后有罪不應附葬追諡故英土妃趙氏曰和  
思順聖皇后求其瘞其有知者乃以

禮衣招魂  
以喪表  
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祿賜少詹  
甲寅追復舊官贈以紫油先自領南無佛杖一  
百條北  
事武后之執流人也  
仙使先知之逃奔胡中非  
仙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仙先由是歸王是  
才失後復仙先在拜辭事求  
仙王同校官  
蘇瓌制起復其子瓌爲工部侍郎同  
使今日如論白日和終坐不言而還  
其哀毀不忍發言其張絕上乃聽其制  
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降昌公主爲女官以許天  
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  
原係上言以爲先朝梓潼人以其女驕盛而及  
新城宜都以庶孽加損而獲全  
父解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營營寺觀勞人  
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法於後殷鑒不遠  
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  
誘四方又先朝所親卿師僧尙在左右宜加屏斥  
李朝隱上覽而善之官者聞雖貴以事屬長安李  
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詳復何憂  
因



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肅王為宗  
之長孫肅王為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  
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肅王皆為刺史罷時肅王左  
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肅王為宗之長孫  
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中書部安置上  
朕更無兄矣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  
所處乃先下卿不請于朕朕自今母得與卿共  
見任者皆改它官肅王為宗之長孫上曰臣以術者言五  
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肅王為宗之長孫  
此必有人欲離間中宮肅王為宗之長孫上使太子數  
則流言有患安姚元之曰朕所言之社稷之計也  
上說肅王為宗之長孫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肅  
王守備為蒲州刺史肅王為宗之長孫上曰肅王  
林大將軍中丞王承恩為右衛將軍林大將軍王  
承恩為右衛將軍太平公主請州友置丁丑命太子監  
國六品以下皆官及性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肅王為宗之長孫  
曰糾封官皆帝所除命已布肅王為宗之長孫姚元  
之等建議一制肅王之命先帝之命為陛下招怨  
今衆口沸騰陷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  
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糾封別敕授官先停  
任者並量材敘用肅王為宗之長孫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王  
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環離間姑兄  
為楚州刺史肅王為宗之長孫丙戌宋王

肅王亦廢刺史之命肅王為宗之長孫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禹  
罷為戶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  
平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紀綱紊亂傳如宰相之世  
矣肅王為宗之長孫前右軍府諸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爲糾  
封官皆因循浸沒引咎出才和之命肅王為宗之長孫  
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日忽罷收敘  
皆思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肅王為宗之長孫  
稱太平公主李胡僧伽等曲引此曹誣誤陛下肅王為宗之長孫  
臣等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賜卿等事之孫也肅王為宗之長孫  
肅王亦廢刺史之命肅王為宗之長孫左右為驍騎左右羽林  
為北門四軍使甚寵順等將之肅王為宗之長孫三月  
以宋王成器為金山公主許嫁安祿山肅王為宗之長孫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爲太子賓  
客以韋安石爲中書令上召韋安石二品以上謂曰  
朕奉懷濟泊不以爲重爲貴肅王為宗之長孫今  
事太繁皆辭不處肅王為宗之長孫今  
就傳位太子何如臣等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承伯  
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封太平公主言上  
以陛下春秋未高乃爲四海所依仰首仰律儀上乃  
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肅王為宗之長孫  
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子衡封天下五月太子  
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  
之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祔葬肅王為宗之長孫  
實官屬肅王為宗之長孫辛酉更以西城爲命仙公主降昌爲玉真

公主各為之造觀時金仙玉真一觀遷居其舊用功數百萬石新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義山不王珣殿中監寶傳自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傳賢蘇持太平公主勸遷魯民遷御史大夫蘇謙光與殿中侍御史常安公等得之公主訴於上出譴光蘇持外御史時遷者以山南所部又遷乃分襄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西道魏萬壽等三軍各領其兵通運襄陽安陸道二十四都督惟漢及山南外子韓祐等所部史以下符亮相子李鼎自合人漢唐上言在督務移生之相惟仁少軍少明其人為客子紐子御史中丞東以時昭昭為方自其其聲言能都督安置十道按使而己乙卯以京兆府宅姓姓生於天下己卯以京兆府宅姓姓生於天下御史大夫魏知古方大按按北者按三城兵其左傳年魏太子書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子附己故以官官資去其權也九月康辰以寶傳自為侍中傳自每遷必請太平公主

魏知古時修金仙玉真一觀遷居其舊今為公主所司王珣殿中監寶傳自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傳賢蘇持太平公主勸遷魯民遷御史大夫蘇謙光與殿中侍御史常安公等得之公主訴於上出譴光蘇持外御史時遷者以山南所部又遷乃分襄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西道魏萬壽等三軍各領其兵通運襄陽安陸道二十四都督惟漢及山南外子韓祐等所部史以下符亮相子李鼎自合人漢唐上言在督務移生之相惟仁少軍少明其人為客子紐子御史中丞東以時昭昭為方自其其聲言能都督安置十道按使而己乙卯以京兆府宅姓姓生於天下己卯以京兆府宅姓姓生於天下御史大夫魏知古方大按按北者按三城兵其左傳年魏太子書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子附己故以官官資去其權也九月康辰以寶傳自為侍中傳自每遷必請太平公主











城居之高麗執高麗執之人稍附歸之地方二十  
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自稱自稱後國王附于突  
厥時委契丹皆叛道格阻境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  
遣侍御史張行發招討之許榮許榮遣子入侍至是  
以許榮為左驍衛大將軍封海郡王以其所部為  
汗州令許榮兼節度使以其所部為以其所部為  
抵之中貞宣王自京軍賞之三月辛巳聖后崩  
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曷帝自恃其德不  
時政雖制教交行而賢賢同亮同亮如如  
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奔之又曰隋氏雖近而六  
抑欲而下下詳詳楊楊之之又又曰曰人人主主不不好好忠忠正正而而  
至安邪然然忠忠正正者者常常法法邪邪者者常常親親以以至至  
於屈屈威威帝帝身身而而不不昭昭者者可可故故由由忠忠正正者者多多忤忤意意後後  
邪者多積積憤憤忤忤生生愛愛此此親親疎疎之之所所以以分分  
也明主則不然愛愛其其時時以以收收忠忠賢賢其其腹腹以以去去佞佞  
臣則則太太子子人人平平之之策策何何遠遠哉哉又又曰曰夫夫法法  
貴勸勸而而能能卑卑則則貴貴輕輕而而必必行行陛陛下下方方相相索索至至傳傳大大布布  
新政政請請一一切切除除去去碎碎案案不不察察小小過過不不察察則則罪罪煩煩  
苛大大罪罪不不漏漏則則止止過過是是簡簡而而難難犯犯而而能能制制則則每每  
矣上上覽覽而而善善之之先先是是修修大大明明宮宮未未畢畢而而夏夏五五月月  
庚寅敕以曠務方勤罷之以侍閑月月月六六  
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  
依上皇之勢擅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百出其  
門之之臣臣太太半半附附之之由由實實懷懷貞貞年年最最盛盛士士已已盡盡漢漢及及大大子子  
少年年許許博博州州長長史史與與王王晉晉左左門門林林大大將將軍軍  
常元元知知右右羽羽林林軍軍事事李李勉勉左左門門林林大大將將軍軍  
書舍舍人人李李獻獻吉吉散散常常侍侍買買實實福福滿滿驢驢卿卿唐唐時時及及僧僧  
寶壽壽出出於於上上又又與與宮宮人人元元氏氏謀謀知知所所當當中中  
相助助休休來來不不易易相相與與結結謀謀又又與與上上上上  
迫矣矣不不可可不不速速計計安安水水知知日日更更知知遣遣人人上上佩佩刀刀  
竟欲欲上上斷斷制制一一身身又又與與上上上上  
崔日日用用入入參參事事言言於於上上曰曰太太子子謂謂有有日日時時下下往往  
東宮宮猶猶為為臣臣子子者者欲欲討討之之須須同同謀謀力力今今既既失失計計實實  
但下下一一制制書書無無敢敢不不作作萬萬一一萬萬得得大大悔悔一一何何及及上上  
曰誠誠如如卿卿言言實實恐恐驚驚動動上上皇皇日日同同曰曰天天子子之之意意在在  
安四四海海若若人人謀謀之之則則社社稷稷為為墟墟安安在在其其為為津津津津  
生定定北北軍軍後後收收法法為為則則不不驚驚動動上上皇皇  
上以以為為然然以以日日用用參參事事部部侍郎侍郎杜杜十十月月魏魏古古告告  
主欲欲以以罪罪月月四四日日作作亂亂  
羽林兵突入武德殿羽林兵突入武德殿





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廢侍從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糾者少上在藩邸力士傾心事之受爲太子妻爲內給事主是以謀亂有功賞之是使宦官所增至三千餘人除二品將軍有受多衣糾者至千餘人宦官之威自此始壬申遷益州長史尋頃等六人宣撫十道乙亥以左承張說爲中書令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封州流人劉而中爲左衛將軍兼國大事丙辰突厥可汗默曷邏其子孫氏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親主妻之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密表奏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中得其表以示侍臣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說曰輪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臣忠矣上然之九月丁巳以輪子承恩爲度州刺史

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所始之機會吾儕將軍  
李光遠官敘新之上尋罷遣官屬李時時二大臣  
得罪諸軍多實傷失之故也惟左軍節度使內  
之皆不得入其陳上至數戰敗之甲  
兵佩于酒川上以同州刺史封元之為  
張說之使御史大夫封齊陽之  
使中監委政官於上曰陛下常欲得  
其人臣亦得之矣上問其故曰臣之文  
才真其人也上曰此朕說之也也何得  
死於頭首戰上曰中使召元之行在  
三品上曰卿見卿拜臣部而書同中書門下

新與王晉之然也。御史皆命散。唯同功手搗。後  
 禮仍哭其尸。於元之聞之曰。必命之備也。及  
 爲相。擢爲尚書郎。己酉。以兵部尚書起。馳奏  
 方遣大將。十一日乙丑。劉琨等侍中。辛巳  
 覆臣上奏。請。中書侍郎王琨爲上。所。乃。每  
 進見。侍笑語。夜。出。時。休沐。往往。中。位。  
 或言於上曰。王。琨。請。之。十。可。  
 與之定禍亂。雖山之守。平。上。由。是。之。是。日。命  
 琨。御史大夫。於。北。諸軍。  
 十一日。唐。武。元。九。南。爲。云。云。  
 爲左丞相。中書省。爲。御史。下。之。省。時  
 中。爲。御史。御史。各。可。南。御史。御史。同  
 爲。少。少。  
 甲午。吐。其。大臣。求。和。以。  
 元之。其。元之。開。元。博。名。崇。  
 四年。命。以。字。行。今。從。制。新。督。御史。將。之。官。皆  
 引。出。謝。罪。但。門。耶。進。止。  
 既。爲。相。令。張。說。謂。乃。潛。請。王。申。款。  
 衆。對。於。傳。上。問。有。足。或。乎。對。以。臣。有。腹。心  
 之。非。足。及。也。上。問。其。故。對。曰。王。琨。卜。當。能。張。款  
 爲。輔。臣。而。密。帶。車。入。王。室。恐。爲。所。誤。故。憂。之。笑。丑。款

左遷相州刺史

考異曰松寥雜錄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右足不長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

臣有腹心。數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劉歸中書官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欲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修三刻謝乘馬先歸紫雲呼綱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太監南誦崇日說多智謀先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弄木宜太逼林甫又日說必不忍即許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達深奏前旬月家有瘡投校書生通定說待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問分說說就相見家有所授京兆尹崔昌生薦聲名曰親女不能禁其言之常情也公貴為宰相首無嫌急用人胡靳斷定一婢女邪說苛其言而變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富有謝者公平生所聞公為計相所憐外餘將見公不之知當將至矣夫願得公乎失所聞者用計於九公主以能立釋之說因自解指杖所寶者書生老曰未足解公之難又疑思久之忽日近有難林郎夜趨出逮友始及九公主主邸第思必因諂謂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乞明顧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羅襪贊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昭早公主上謂具書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旨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華勅編纂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傳紀二十七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承為恆式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上精助自任以太常禮樂之司不與俗儒雜後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醉奏尉黃持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節義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多度人為僧以偽妄富戶墮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崇上言佛圖豈不能存趙武未免禍神但使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森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內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初營

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封失政契丹攻陷之或言封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大欲降唐正以唐不遠營外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拒歸化矣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外節度大使薛訥信之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言契丹崇等多練甲中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教紫微黃門覆按姚崇肅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昨台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從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虛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勤及妹夫火拔誦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同俄特勤遁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募者請有司陳謀檢視然後聽之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撫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撫管令曹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賂節度使安北都護林三





或自執越竹皮器以酒節將獲其十中奏之諸王  
或有疑上為之計曰小舍味夜不野暮暮五上方臨  
朝須臾之間使者十人上即知其意回職吹  
火鉦鼓上有左右無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舉而中  
須何足惜成器也  
交結上愈信重之故是聞之去上日而入與專以聲  
地廣濟南從事出到外州六月已以來王在學  
州刺史申王成郭嘉孫州刺史  
到宮仁領大綱自任和皆會上治主之  
什諸王在都海石村和中百廿北街面吐番使  
其少相山紅而京觀巧  
社七月乙未帝車駕服御幸說路凡官今年可銷致  
以世軍國之用其後不連遠變於役員隨官已以  
下初以山和玉和城以教自官助平治及兵器  
馬牛以歸之法婦人服飾其夫子其  
成物亦有材一百工人咸一等  
西京織錦坊臣光曰明皇之世計為台一能自  
制羅龍角如此市節柄以會收其哉齊魯之陽以新  
人也詩人算不自門前自有  
哉薛納與今監門衛將軍杜審言定州刺史崔甫  
漢等將兵六萬  
州擊却丹賓客以為士卒威震國戈甲斷實續深入

寇境難以成功納曰威震草肥其懷思思  
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之不可失也行  
摩木山峽中賊兵大敗死者什八九納與  
其前後從山上擊之賊兵大敗死者什八九納與  
數十騎突圍得免中賊之謂之薛婆  
胡將李思等八人納亦元納歸罪於官道  
赦免納死則除其官職授杜賓客之罪壬寅以  
其賊部護郭定權登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  
乙巳賊州刺史鍾紹京心無實數上疏安陳休咎  
戊申賊朝三日退還曰驛軍帝  
間傳傳焉賊安二成器等請與賊坊宅為難宮  
甲寅賊許之始作賊事宮  
仍各賊成器等字環於宮  
賊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上或登樓閣王泰等則召子樓同宴以幸其不  
賊黃得濕乙卯以好王新賊州刺史王業  
賊同州刺史  
賊宋王以下每季一人入朝  
賊自上乘擇女子以充掖庭  
上聞之八月乙丑  
今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  
自選後宮無用者數還其家賊曰燕腹之  
內尚多罷閑之閒足可知悉乙亥吐蕃將定

連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屯臨洮車蘭州主于渭源  
掠取牧馬命註納白衣攝左羽林  
將軍為臨右羽使  
右將軍將軍常懷和運使  
兵擊之辛巳大獲勇士詣河隴和納殺其州都  
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  
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吐蕃懼自  
乙丙太子賓客薛諱光憲武后所製豫州鼎銘  
其末云上左降靈方時降基  
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臣光曰日食不貽太史  
之禍也而君臣相賀非經天也子儀然之文以誨  
命小臣之謂也而宰相因而賀之是傷其君也上  
於天下傷其君以明皇之明賊崇之賢猶不免於  
官不惜哉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敕以成於  
傷與令諸州修常平倉法  
江蘇淮浙創淹地不下不填斯積不在此  
倒  
突厥可汗默啜食老昏慮和其子葛邏  
等部請涼州降  
冬十月吐蕃復用  
丙辰上下詔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  
匹戊午上還宮甲子薛諱與吐蕃戰於武街  
時太僕少卿韓右軍牧使于駝所部二千人與納  
會雖吐蕃空走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曉遇勇





侍者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奉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途於宮中奉馬親送迎之侍以師傳之禮以無量最老特為之造腰輿九姓思結都督磨等來降已未冬除官遣還西南蠻道右衛衛將軍李玄道發戎備已集鳳等州兵三萬人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昌豐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甲子上年鳳泉州刺史杜十一月初乙卯漢京師劉勳求自許州刺史使州刺史丁酉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盧瑋請自兼關中兵萬人安西計擊皆於遠狀及典食城服從雖此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備新枝自頃西北二道寇侵凡在丁壯征行略盡皆宜軍勇連資親服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遺散熟食遠次州縣將何以供乘龍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并沙磧然何能備天賦無乃其損計所用所得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亮之代兼愛夏中外又安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皆歸唐亮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戒者復王之威德者皆歸唐亮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戒者復

何足比擬乎時號崇亦以唐璣之輩為不然既而唐璣等無功功勞不報初監察御史張孝嵩使於外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駐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部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眾討之官兵餘人出賊西數千里下數百城于連城孝嵩自撰甲士卒急攻台已至西智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皆遣使請降會其言其賊汚者坐繫涼州獄京兆尹曹參軍會其言其賊汚者坐繫涼州獄日知會參不法御史大夫李齊物糾之日知反機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奏曰若糾彈之司使為人得而恐懼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日知參劾承或上言按察使使檢校公私請參傳御史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議崇以參今止擢十使猶里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尚書左丞參劾奏郎官多不職請沙汰改授他官坊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教改小外姚崇奏言臺郎寬息及不稱職坊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庸庸改官坊即貶於外讀者皆謂郎官誘誘臣恐後來左右丞相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







謀主，獻穀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安  
祿山降戶，盧河曲者，（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安祿山降戶，盧河曲者」）聞取即立，多復叛歸之。并  
州長史王曉上言：「此輩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  
東降，若使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輩徒實  
難制，如往往不令，軍州約東，與兵制，（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與兵制」）其  
此者已多，與虜界間，甘來通，委曲乃，（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委曲乃」）其  
使為間諜，（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使為間諜」）日月滋久，茲詐愈深，（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茲詐愈深」）其  
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必為內應」）其  
受敵雖有，難能取勝，（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難能取勝」）其  
費論以利害，給其資糧，使之內地，二十年外，漸將  
侵及出境，使人多，（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使人多」）其  
虜破滅，（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虜破滅」）其  
國難，（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國難」）其  
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不可不察」）其  
無後，其心，故得久安，（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故得久安」）其  
虜破滅，（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虜破滅」）其  
時，（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時」）其  
屯，（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屯」）其  
日，（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日」）其  
皆，（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皆」）其  
跡，（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跡」）其  
納，（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納」）其  
連，（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連」）其  
更，（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更」）其

中丞，（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中丞」）其  
卿，（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卿」）其  
青，（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青」）其  
境，（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境」）其  
呼，（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呼」）其  
仇，（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仇」）其  
才，（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才」）其  
新，（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新」）其  
又，（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又」）其  
人，（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人」）其  
者，（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者」）其  
強，（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強」）其  
若，（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若」）其  
老，（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老」）其  
乃，（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乃」）其  
相，（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相」）其  
耶，（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耶」）其  
從，（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從」）其  
深，（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深」）其  
頭，（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頭」）其  
承，（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承」）其  
開，（此處原文有缺字，疑為「開」）其

上遣使問欽舍起居狀曰數十輩  
噤事或謂旨上輒曰此必欲崇之謀也或不謂旨  
曰何不與此崇議之  
事上常手乾嚙就寺問崇榮如野羅續得崇於四方  
館  
乃就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  
簿書非病者所宜或問就上曰四方館爲官吏也  
使卿居之爲科擢中  
此何足貽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通賓客  
頭受墳貴爲時所識  
受胡人賂事覺上親問下獄當死崇  
管管救  
上由是不復會曲社京城殿特擇壽  
益杖之一百流瑣南  
上將幸東都以環衛示部尚書西京留守  
卿請開道內侍將市橋思恩迎之  
其際任全竟不與思恩交言思恩貴幸歸訴於上  
上嗾數良人益市環衛長上幸山溫湯乙丑還  
宮  
閏月己亥餅崇罷爲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  
爲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判部尚書宋璟守吏部  
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平章事  
相得任擇人隨時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  
刑賞  
無私取犯顏直諫上其數懼之雖不合意亦由從之  
突厥默曷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肝食

己酉上行事增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  
閣共事崇等皆以爲不可大政領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  
天下遷都之日嘗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使  
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邪說

上第就辛亥行幸東都崇等皆以爲不可上欲免河南尹及知縣使官

以陛下事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  
其弊上遂命釋之崇等皆以爲不可臣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  
臣代陛下受過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崇等皆以爲不可二月庚戌  
內侍以州刺史宋曠崇等皆以爲不可請復營州二月庚戌

州將鎮戍皆如其舊崇等皆以爲不可以太子詹事兼  
勳爲營田使使以營田導之崇等皆以爲不可二旬而畢

清獻營田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有  
唐先實市甲浸繁崇等皆以爲不可四月甲戌賜姜王李太妃  
辛氏號固安公主崇等皆以爲不可己丑太子嗣一卒迫立爲

夏王崇等皆以爲不可曰博陵一匹此車紀彼止之女也  
突賜給舍長左羽林大將軍蘇味部衆浸強雖  
職不之足除有寵過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  
欲殺其母味氏之上下不許崇等皆以爲不可上微時與太常卿

姜皎親善及許寶價自等崇等皆以爲不可皎預有功由是  
寵遇事臣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相宴飲實  
不可勝紀崇等皆以爲不可第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大環

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秋七  
月庚子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  
不全崇等皆以爲不可南陽故人以學問自保崇等皆以爲不可皎宜放

歸田園崇等皆以爲不可官勳封皆如故崇等皆以爲不可壬寅罷右庶使  
郭知運人破吐蕃於九曲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

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崇等皆以爲不可及大石城  
之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崇等皆以爲不可居

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大兵軍於并州  
兵八萬以嘉貞爲天兵軍大使崇等皆以爲不可太常少

卿王仁惠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  
窮極奢侈崇等皆以爲不可遷宮掖人稱難提甲子制復以明堂爲  
乾元殿崇等皆以爲不可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

省官入奏事必使侍官史官隨之有失則正崇等皆以爲不可  
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悉事御史彈劾官服有制  
仗讀律文崇等皆以爲不可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侵君崇等皆以爲不可及許  
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參事官多俟仗下於御  
坐屏左右密奏崇等皆以爲不可監察御史  
及侍制官崇等皆以爲不可遠立以俟其退崇等皆以爲不可諫官御史皆



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又後武后以法制羣下  
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  
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及宋璟為相欲復貞  
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則正史書之  
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  
於弟猶不可躋臣等  
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路則不應出兄置於  
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享下禮宜大  
常博士陳貞節馮宗嶽以為上代之廟不數兄  
弟廢代或兄第四人相繼為君今睿宗之宅當亞  
數以為代則無祖廟之祭矣今睿宗之宅當亞  
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廟睿宗乃附  
高宗何嘗終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為證詠  
罔聖朝漸下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  
久不決蘇獻之從祖兄也  
表故題石之  
論之才已論為康州都城尉卒後有立諱  
命宋璟蘇頌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  
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著於  
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  
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冀陛下

覆燾無偏之德又上甚善之  
王季失活入朝十月晦  
永樂公主妻之十二月壬午  
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詔缺請選舉術之士二十人  
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  
博士升知書更章  
為之使史  
十一月丙申契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

御編纂

神紀二十八

宋宗主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廣州吏民為李璣立遺愛碑

環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迹今以臣光

解成彼語欲草此風望有臣始請教下禁止

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辛酉敕禁

行數人問之錄之更讀如式錄 於是京城

然賣買始絕宋璣璣請出太府錄二萬緒置南北

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驛兩京

白官傳假條使使良錄布人問併之

二月戊子移新州橫野軍於山北

都督顏質略同都督毗伽末吸雷都督比言回訖

都督張頤頤利發使固都督屯勒敦等各出騎兵

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

生仍常加存撫 三月乙巳帝為山嵐士澤入  
房 天祚軍使張嘉貞入朝 有告其車  
奇僭及賊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  
嘉貞奏曰今若野之惡害吉路 使天下之事  
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感死上由是以嘉貞  
為忠有大用之意 有薦山人苑知塔文學  
者拜獻其所為文 宋瑒判之曰觀其詞論頗  
涉佞諂 山人當極言諫諍 宜喻合  
祐文文章若屈自宜從還舉求試不可別奏 夏四  
月戊子河南參軍鄧洸朱陽丞郭仙舟投款獻詩  
其詞其文理乃清直法乎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  
所好 並罷官還為道士 五月辛亥以突騎  
都督顏質為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  
大使 契丹王李天活卒癸巳以其弟安固代  
之 秋八月嶺南欽州蠻於州縣令每  
歲十二月丁之



曰：然士大夫議論，雖不盡行之，各從其意，天量難。聖人豈不知母聖之厚乎？履歷之積，所以則。等皇，異哉！我世俗情，廣漫不知聖人之心，一審其制，計能正之。

九月甲寅，侯宋王運為寧王。

上嘗從禮道中，見衛士食畢，在餘食於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草敷言，事從容，說曰：「陛下從禮道中，見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日所下聖，亦食於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謝然。起曰：「微兄，朕不意刑。」  
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溫湯，發卿道宮。  
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為

一官必屏錄功與才，皆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事能行，則先事預備，不為無法。許臣等請，故付吏部知，不止正教，後之時，先其和，使付什會，貨入京師。

其弊，是歲，置和，徐能度使，鎮益彭等二十五州。

八年春正月，丙辰，去，常侍，精，量卒。

侍元行沖，擊比，擊，侍中宋璟，致，對，而，及

許不已者，老付，御史，善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

昭不更，新者，出之，有，訪，未已者，且，繫，由，於，人，多，於，在

會，天，早，有，數，人，作，數，於，上，門，數，何，為，出

對曰：事相公，處分，人，作，數，於，上，門，數，何，為，出

有三百餘人，相公，也，以，擊，假，押，之，故，數，不，得，了，出，上

心，以，為，然，時，環，與，中，書，侍，郎，同，半，事，亦，不，得，了，出，上

某，是，錢，工，准，以，發，錢，其，環，以，擊，假，押，之，故，數，不，得，了，出，上

使，結，受，錢，其，環，以，擊，假，押，之，故，數，不，得，了，出，上

昭，之，官，卒，已，罷，環，為，假，押，之，故，數，不，得，了，出，上

門，侍，郎，相，長，中，書，侍，郎，同，半，事，亦，不，得，了，出，上

更，事，之，一，至，十六，乃，官，以，中，書，侍，郎，同，半，事，亦，不，得，了，出，上

王，山，官，以，中，書，侍，郎，同，半，事，亦，不，得，了，出，上

更，事，之，一，至，十六，乃，官，以，中，書，侍，郎，同，半，事，亦，不，得，了，出，上

王，山，官，以，中，書，侍，郎，同，半，事，亦，不，得，了，出，上

更，事，之，一，至，十六，乃，官，以，中，書，侍，郎，同，半，事，亦，不，得，了，出，上



敕唐三武不修故事之五月辛酉唐置十道按察使丁卯以神龍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軍多任京官使使又之士才庸於外神龍之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神龍之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

人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軍多任京官使使又之士才庸於外神龍之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

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貞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常與之謀及事四人頗有增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出皆員

現二千人

及神龍部將數萬受降城

使子陵言其陰引突厥

唐等軍於受降城伏兵

同回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惶懼

史天兵節度大使神龍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

撫之

書止之說

非野馬必不畏則

此吾効死之教也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喜宮壬午敗于下邳上集

約諸王不使與

己與岐王範

於新州

戰敗琦太祝張

赴京

兄弟也

事

與紀

在天地

一月乙卯上

使

牙

日不足

不相及

徒

好利

不相

晚

而

不

家

百里

以之驗誓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境遣使  
人更來求好國策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事雖小但取  
來懷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邊疆不然無  
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健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害圖  
之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自日自莧或於所在  
附籍或遷移故鄉各從所欲倘有不實者即加檢  
括論長澤州公私屯容府者填罪以字充數充使括  
逃格戶口及籍外田所獲乃偽民家者遷徙別員  
外郎等件御史劾參贊勳農判官十人

調兵並攝御中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  
謂之使省錢爲利令州縣承風發擾百姓苦之陽  
翟封畢尚書上疏言其狀

上方任職臣等恐川  
州縣商賈務於獲利多虐殃其數或以資戶爲富凡  
得戶八十餘萬田亦極是

謂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

七萬遺賜夏州命朔方大校管王師臨右節度  
使郭知運共計之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  
史四府上佐

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  
善惡爲優劣賞罰以太僕卿士毛仲爲朔方道防  
禦討擊大使與于陵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  
計唐仲實六月己卯罷中都傳馬蒲州

刺史陸象先政治寬簡吏民自罪多端諫還之外緣



人主遇此則事有餘。守令若乞取俱罪。便處

軍臣曹植等與其黨李典等作亂立孫資兄子  
康山爲帝詐緝裴王之子植捕之車營兵  
數百人入宮城求留守王志愔不獲比曉植屯營  
丘自遣勸解登舟傳言京都志愔驚怖而奔孫資  
臣之奸植齊損過勇之子也植

發未吐蕃圖小勃律王沒謹忙本傳在吐蕃西北三  
 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乃遣使勸  
 副使發用糧將善漢步騎四千救之吐蕃大破之斬獲數  
 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王治治糧禁驛使  
 遠其數久之不決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  
 為西京留守環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康  
 待實餘黨廣順子反自緝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  
 其黨悉平使河曲六州疏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鄆  
 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邊戍兵常六十餘  
 萬以時無疆寇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  
 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  
 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  
 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關門百口保  
 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後軍六十而免其  
 家又不免難徭役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  
 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選逃  
 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補諸  
 衛更番上下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上欲耀兵北邊丁  
 外以秦州都督張守渾等為諸衛將軍十一月乙

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上與宰相議其弊  
 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弊  
 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臣嘉貞  
 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取也臣嘉貞  
 可辱臣嘉貞  
 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  
 加笞辱以卑賤待之臣嘉貞  
 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貶臣嘉貞  
 悅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去之  
 若國之大臣皆以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  
 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臣嘉貞  
 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嫁交河公主  
 因遷長安張說言於上口汾陰雖上有漢家后土祠  
 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  
 典祈穀上從之上女永穆公主將下嫁  
 貴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諱曰武后惟太平一  
 女故貴送特厚卒以驕敗奈何  
 為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幽州  
 給傳五年辛卯至并州置北都  
 外為太原府東史為尹二月戊申還至并州張說  
 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賊殺說勸  
 嘉貞奉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壬  
 子祭后土於汾陰乙卯貶平遙令王同慶為驛尉







紅以時 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  
 分錄十二衛十二萬人爲六番 上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渾光祿尚書左承福承令兵部  
 侍郎等減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  
 官番耶御史等各領其部以御機太常  
 具 內坊歌妓等 上自書  
 十韻詩賜之光祿卿之從孫也 三月甲午  
 太子嗣諱更名鴻俊耶王嗣直爲慶王更名渾陟王  
 嗣昇爲忠王更名渾都下耶王爲懷王更名治  
 慶王更名規又立子瑤爲光王渾爲限王渾爲賴王  
 王 渾爲承王清爲壽王 丙申御史大夫程仁洪奏周  
 朝酷吏 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  
 皆禁錮傳遊等四人若輕子孫不聽任從之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類 意快  
 自言吾出守有由 上聞之怒壬寅貶睦州別  
 駕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  
 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書虛虛之給朕  
 所不取賢者增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  
 賢殿 上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  
 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給堅副之上欲以說  
 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 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二十九 後學天台胡二省齊註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委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上

從錫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章氏為東光公主

修纂前代史籍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會

制從之冀州封陸涼梁大海等據實橫州反

二月己酉道

內侍楊思勳發兵討之

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妻擬金吾

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

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

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

中丞宇文融之為人

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樹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融何能為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伺私隙後受納賄賂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良之曾孫王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良之曾孫王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紱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紱以清儉著故上用為相源乾曜等鞠張說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違旨垢面席食以瓦器惴惴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爲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丁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上爲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請然後復常丁亥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嬌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之辛丑於定恆縣易名五州軍以備突厥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人聞咸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

戶部奏今歲戶口一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八月，丙午朔，魏州有河溢。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領西節度使，封同平章事。自是，安西節度使皆以將軍領之。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將軍領之。萬成之，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出揚言郭元振，咸及還，皆有智政，為人所稱。冬十月，庚申，上幸安州，廣成已上幸安州，繼於方秀川，壬戌，還宮。楊思勳計反，生擒逆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是歲，夏水，穀饑，遣使入關，以賑之。上以其國為黑水，仍為置長史以鎮之。境內有吐屯於安，王武德曰：黑水入唐，道由我，行今不告我，而請更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於其，任將兵，黑水。

門華書為質子於唐。諒以黑水請吏於唐，而後以其故，之是，唐唐也。唐大國也，昔者，觀全威之時，遣兵三十餘萬，不憚勞命，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萬，而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上，復以奮力，武藝，其從兄大官，更代之將代，召欲殺之。門華書，聞之，來奔。上以門華書為今，將軍，武藝，遣使上表，其狀，門華書之已，門華書於南，武藝，知之上表，謂大國，當不以信，得為此，故，同請殺門華書，上以門華書李，門華書，不能，督，官，置，於，有，備，皆，生，之，臣，曰：若，所以，服，四，威，信，而已，門華書，傳，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實，門華書，為政之體，也，不能，計，猶，當，正，以，門華書，之，無，罪，傳之，今，明，聖，威，不能，服，也，因，不能，服，門華書，教，小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焉，隨，之，焉，世，不，亦，可，羞，哉。杜，遷，為，安，西，都，護，突，騎，交，河，公，主，遷，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市，使，者，官，公，主，教，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突，騎，能，可，汗，獻，大，其，兵，四，鎮，會，遷，入，朝，何，得，官，教，於，其，都，護，星，城，自，守，四，鎮，人，畜，餉，皆，為，獻，所，校，安，西，僅，存，既，而，難，聞，通，入，相，指，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德裕吐蕃於青  
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強故書用敵國  
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臣請夷之臣上常怒之近自京  
甘涼河郡不暇其雖計善捷所得子償  
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其許狀以好邊人上曰俟  
吾與王君德裕之說謂其乾略曰君德裕而無謀  
常思節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了用  
及君德裕入朝手書請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  
邏寇大斗谷悉諾邏攻甘州被掠而上君德裕其  
兵破勒兵其後攻其後其後  
大軍虜車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其後  
君德裕先遣人問道入虜境道安草  
至大非川欲休十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德  
與衆州都督號順追之及於青湖之西乘冰而度  
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其後其後其後  
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初  
洛陽人劉宇器上言請募尼水舊沐以更於從澤引  
河入沐其後  
器爲左衛率府百曹至是新建城塞不通駝宗  
器爲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  
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  
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  
爲明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

甫免官待母終出爲興州刺史 乙卯制諒州進戶  
先經觀磨使括定按比俸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  
伊邇當年相廩有征役者先等  
五月癸酉上幸以諸子慶王覃等領州牧刺史都督  
節度大使大執簿經略使 實不出外初太宗嘗  
晉王 不信出關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關  
及自寧副爲相王始出關中宇之世譙王失當諡  
外州溫王年十七猶居禁中 卽位附苑城  
爲十王宅 附苑城爲大宅  
自是不傳出關雖開府置官屬及相善鎮惟侍讀時  
入授書 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  
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受多又置白孫院  
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垂拱所幸之別院  
命妃嬪以下宮中青霓試使之知女功丁酉夏到  
貴近婦人一紙  
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己卯朔部尚書許文惠公蘇  
頌 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曷恭曠及噶  
館并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  
王君榮之父進攻不門軍  
使歸涼州謂君榮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  
君榮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并布支引攻常樂  
縣 賈帥順帥衆拒守 及瓜州陷悉諾曷反會  
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 縣令

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敵城中射相贈書當  
退師順清戰士卒夜中謀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  
城帥順連門收器械修守備廣果復遣騎襲現  
城中知有備乃去  
師順岐州人也初突厥戰之強也伯魯城勤  
之地故回紇思結東四部度磧使居甘肅之胡  
以討之  
所經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縶之四部怨密遣使  
結東都自訴  
中使往察之  
諸部會不得自見瀚海大  
部督契苾承明流徙州  
思結歸國光瓊州以回紇大帝歸為瀚海大  
部督已  
卯駐右射常侍李令問為獵州引駕  
汗還其大臣梅祥入貢吐蕃之定瓜州也  
書欲與之俱入  
西受降城為互市  
戎馬以助軍旅  
焉  
安西副大都護胡璠自擊破之  
回紇承宗族子瀚  
海司馬璠糾合黨愛為承宗報仇會吐蕃使問  
遣騎突厥王君魯即騎襲之於肅州  
其向官宋貞刺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與帥左右數

十人力戰  
其尸奔吐蕃  
冬己卯至西京  
信安王瓊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  
時王君魯新敗河朔  
判官與君魯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  
之從弟也  
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  
帥帥率家故城  
傳我軍又將竭之  
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  
皆信舊義  
部督悉諾  
與中國通謀  
十二月戊寅  
兵五萬六千人  
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  
腹背擊之  
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胡璠貞敗吐蕃



于曲子城甲寅以魏州刺史字文融為戶部

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乙卯春等州陳行節州判馬瑞何道實反

定國大將軍王欲據我命內侍楊思勳

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道宣撫使

申以尚書右丞相收其利權役不事多不說

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壬辰改號為左右羽林

末則瓜州

西節度使蕭肅

波谷其大

之門城

八月乙巳特

之辛卯

軍其

自辰其

已丑其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帥

尚書司平事十二月丙寅

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戍遣一番還家沐浴五年酬勳

五縛是武制戶籍一歲一定分為九等

討陳行節至曹州破之擒何道實

解盤二利思

融為人賢

去頭皮懷

十七年春二月丁卯曹州都督張守

昆明及鹽城殺

州刺史賈師

節度使信安王吐蕃

以自量且

拔之乃分兵守

游其

丙辰國子祭酒

場上言以

及第每

而明經進士

知胥吏之得仕也臣

身人太多則

參請司帖試

風聲絕句戊

唐初治則序昭穆則各祀於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嗣昇奏如此。禮與常宴不異。請略皆序昭穆。從之。昭安石之兄子也。五月壬辰。置十道及京都兩觀察使。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以事相繼為相。用事。原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老習名而已。元紘遇事多異同。多有違相。奏列。上不悅。六月。平戎。既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暉利州長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罷乾曜兼侍中。上為左丞相。為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罷為兼中書令。並領河西。開府王毛仲與薛武將軍葛福順為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毛仲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映。齊映言於上曰。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後思其言。齊映曰。若不信則失臣。上曰。卿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麻察事左驍衛州別駕。麻察與齊映善。出城。錢之。因道。麻察中。麻察輕險。連奏之上。怒召齊映。齊映曰。卿疑朕不忠。而以語麻察。詐為密邪。且察

衆無打。丁巳。下制。命察交權。將相離間。君臣。可高州。八月癸亥。上以生日。賀百官於花萼樓下。相。左右。說。即。自。官。上。表。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賀。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嘉貞。不。管。家。產。有。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要。家。產。若。其。傳。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其。封。土。廣。占。良。田。多。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第。肉。色。之。資。取。也。聞。者。是。之。辛巳。教。以。人。間。多。盜。諸。計。始。私。賣。銀。錫。及。以。銅。為。器。其。平。銅。錫。者。官。為。市。取。上。始。廣。置。諸。使。財。為。軍。食。失。其。賄。而。上。心。益。慘。為。人。疏。疎。多。言。如。自。於。代。再。居。此。數。月。川。海。內。無。事。功。有。罪。於。上。奉。果。入。上。怒。九月壬子。是。接。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相。於。融。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訖。字。文。融。所。得。罪。國

用不足上復思之謂發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  
 罪狀既融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  
 朕光庭等言不能對會有幾狀告融融所事又詔平  
 鑾宗  
 融子外試計制職治其事融坐貶州  
 沒官計融計制職治其事融坐貶州  
 定鼎昭乾力道辛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  
 百姓今年地和寒饑其半戊申還宮秋天下  
 新雪溫泉壬申還宮十二月辛酉上幸  
 十八年春正月  
 卯以贊光庭為侍中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  
 旬休選職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  
 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尊樽遣其歸留飲  
 洪傳紀無而去 三月丁酉始京官職  
 田夏四月  
 丁卯京西外郭九旬而畢 乙丑  
 以贊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  
 能否或不次或於下位有出身二  
 十餘年不得職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  
 初久後進皆無定制光庭始盡用循資格各以罪官  
 若干還而官高者選少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  
嘗遺書告吐蕃曰：「因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  
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此何  
手也？」  
惟明下耳。夫邊境有事，則料吏得以因緣盜官物  
多述功狀以取勳賞。此皆盜臣之利，非國家  
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  
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  
因與贊普面約結，使之情願備臣。承恩得惠  
豈非御夷之大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  
使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覲，以東所傳敕書以示  
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來，獻情惟明入貢。

惟明曰：「今日之宴，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  
上乃命設東西幕，宴殿在東，突厥館在西。開  
府魏同三司內外閑廐監牧都使，驛園公王毛仲  
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休文  
右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守澄高資濟親  
衛福順等倚其勢，多為不遜。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  
怏怏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  
宦官，往往為二品將軍，門施勢。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  
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郊畿田園  
半皆在官矣。楊思勳為力士，尤貴  
幸，思勳將兵征討，力十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與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其  
卑品者，小特意寵，如傳修。力士等  
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  
賜之酒，銀合吊其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  
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懷中兒示臣，曰：『此  
兒豈不堪作三品邪？』上大驚曰：『昔蘇會氏此狀，  
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承  
子也。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威。」  
其黨驚懼為變。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曰：「毛仲不忠，望貶。」  
州別駕。

王闕時幸臨書半之。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撰定禮樂之謂武。孔子之謂文，自古不替。斯二者而備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禹湯武，世世有之，功烈不替。孔子雖不武，然能成文，其功烈亦不替。則文之功，亦不替也。孔子之謂文，自古不替。斯二者而備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禹湯武，世世有之，功烈不替。孔子雖不武，然能成文，其功烈亦不替。則文之功，亦不替也。孔子之謂文，自古不替。斯二者而備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禹湯武，世世有之，功烈不替。孔子雖不武，然能成文，其功烈亦不替。則文之功，亦不替也。



之。冬十月丙申，上幸東都。或告鄭州都督解人張季寧謀反，命御史王元琬往按之。元琬時兵七百圍汴，投告者，元琬謂汴曰：「得奉命，則生，不然則死。」會執兵至，解之。汪奉事，反十二月，奉事少，執其家。冬，復苑中洛水，六旬而罷。一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瓚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討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二月，突厥內訌，日有食之。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命以金藏子金龜以賞終。信安王瓚帥裴耀卿及何州節度使，給金龜分遣擊契丹。金龜出，與裴耀卿及何州節度使夫平盧牛勣將兵承瓚，自是合軍口二萬，虜賊也。而日進夫非畏，乃誘我。金龜宜按兵以觀其變，金龜不從，與虜戰於白川。金龜宜按兵以果大敗，承瓚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復軍大破契丹，俘斬其衆。冬十月，可突于歸，覺下遠道，給食，潛竄山谷。奚酋李詩山，虜帥五千餘，來攻。詩山引兵還，賜李詩山歸，殺于元歸，冀州都督。其弟李詩山，冀州都督。夏四月乙亥，宴白官於上。東州。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瓚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耀卿、裴綱、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懷卿謂其徒曰：「戎狄

會，今重賞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牛期而往。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軍要發兵，遣哈連，欲拔之。比至，耶耶已遁。指合章半，巨萬枝於西。流漢州，九月，秋七月，蕭嵩自祠后土以來，屠獲費年，宜出還京，實利上從之。八月辛未，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與諸學士利定五壇，說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明府。所數大，雪明堂，計。吳天上帝，又請依上元，教父在焉。冊，數三年，皆從之。丘方丘太宰，即雪祀及四州地。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禮成。上之，即雪祀。勅海，武藝，其執，張文，即雪祀。殺刺史，後，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殺之。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蕭嵩在河，西，軍政，於仙客，仙客，將，於其時，蕭嵩，之，代，蕭嵩，節度使。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幸潯州。辛丑，至北，十一月，庚申，上於潯州。赦天下，十一月辛未，還西京。昇，以肅州節度使，兼河北，兵，訪，置，使，增，領，肅，州，格，以，肅，州，節度使，邢，侯，博，博，營，鄧，十六州，及安東，都，海，府。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朔明皇后下太廟哭奠坤

廟門華詔州縣以討勃海王武略

丁巳上幸麗山溫泉上還大

使于新羅

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有過半無功而還武藝

門藝不已皆遭害刺門於天津橋南不死上命河

南相相賊焉殺之

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三月乙巳侍中贊光庭奏其子博士

光庭用循資格失爵殺之

之

右常侍王斤嘗將鵠之

休於上

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

休相其九時始歸以休恬和謂其易制

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高祖之末

轉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侍

老輒謂左右曰休沐知否言終

默然不樂左右曰休為相陛下

之上數曰吾覽雖嘆天下必

退吉時不安體休常力爭

供事休名

行誦之內凡

入宮

因下

非妻其壯上即叱出付有司

州

關之外

來合

眾六千餘人

盡為

選人有才

引過門下

便於己

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

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途

不可

壬午立皇子

王

都召京兆尹

代不易但以地



端取賜學士郭勣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  
京燕山徵信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  
勅賜集

台胡省音註

卷二十一

文宗至道大聖大明皇帝中之中

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為京、并主與都

二月壬寅李州也李寧公山平台

二月十五日廣州城內  
死難者四千餘人  
命左丞相謝安  
謝安曰

方士清果自言有神仙術人不能終爲

中於今數千歲矣

天以來、言致不至、相州刺史、身有危之上、清中書舍

人於曉會耶。迎之。置於東廡。示以事。而得與入宮。

張九齡請子夢遠建一月康辰教白宮

張之翼曰：此門學小人之術也。

烟臺更其  
 臺下  
 磁器監  
 漸河曰  
 其物  
 仍

役員官治可成計估應廉則利達無和賜而可久體

在事同持私議然後足用也右靈門將事參軍張

夫人宮中

不可以賞勸貴則不可以威禁許其私德貨者必

不能爲之臣恐貪者益貪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理

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謀誅所致也。十

上乃止。子玄之子也。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

吏部侍郎

李林甫妻以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由是每對常解有卜恒之

子子陳康林村乃刻字官舍人

王聖化之。爲內助。由是婦門待郎。

[illegible][illegible]

卷之四

五月戊子以贊禮和爲侍中張九齡爲中

品

上卷

上神聖於天下而不可以不祀也

此以... 雖又... 以待... 比... 中... 不... 實...

故曰地以銀二

六月壬辰州節度

傳授守其大破契丹

清使影授 蘇子著野病上

七月己巳葬昭宣太子。

上以裴矩所獻西域圖志

西晉曰：『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illegible]





唐減受服... 守廷諸吏... 二子官... 丁卯... 外... 知... 如此... 買... 國家... 展... 行... 倫... 北... 子... 半... 以... 言... 不... 耳... 以... 冬... 閏...

十二月乙亥... 諸子... 因... 如... 之... 人... 取... 歸... 一... 官... 軍... 令... 車... 月... 天... 日... 雖... 日... 外...



以員外郎守子部郎中三月壬午自今吏部

[illegible]

卷之四

曰：「大不滅生，二聖母所生，何故？」

柱亦借其韻重之於餘字字師指九字辨曰非韻

[illegible]

**Figure 1**

6

**THE**

子元命說上其子較今世宜以白也

節曰：今日觀山，其神也。時已暮，不可不歸。目所觀其

上曰邪可以王命

**THE**

和

100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

...the ...

**Figure 1**

[illegible][illegible]

雲南江令守珪斬之尤為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

以教養而何美而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卷之三

任職事與之今以諸書參考

[illegible]

大正十一年三月廿二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不復會其子而歸之

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四

朱子集注

和如繪堂詩十人五山詩楊人

三子以爲子不肖而自傷

卷之四

子思子長有不齊而秀者不致以

禮館之設  
自人言  
入國  
十  
四  
年  
下

人臣之才不足以輔天子者，其有過也。



一等服則輕重有殊禮記堂嫡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變之禮禮記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禮記甥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禮記曰正家之道不可以不一義理歸本字是以內有齊新禮記外皆經麻得各所加不遺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禮記八年明旨一依古禮禮記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為部邑之士則知尊卑矣禮記大夫及學士則知尊卑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親禮記聖人知尊卑矣聖人於本義不可同禮記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禮記喪禮之情所養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惑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離禮記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親禮記微言斯在豈徒然哉禮記可加也亦可減也禮記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墮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禮記依儀禮喪服為定禮記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曰禮記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禮記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公何所不至禮記皆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禮記此則聖人擇事抑情之明例也禮記曰母輕適人禮記明其婚於天地並使日月實者由

之安敢損益也禮記較嫡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經麻堂嫡舅宜服袒免禮記說之子也禮記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禮記華臣皆獻賀錢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與廢之譚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錄錄上之禮記上賜書褒美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禮記於上數為承乾給緡甲戌贈承乾恆山隱王禮記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禮記會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即議西還禮記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禮記借使妨於農收但應獨所竭租稅而已禮記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禮記楊州以刺史盧奕有智政願贊於其聽事而去禮記魚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禮記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勸職禮記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禮記與以來惟舊相及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臣禮記今驛居清要禮記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禮記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禮記邊將實食庫修器械乃常務耳禮記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勳賜之金帛可也禮記製土封之禮記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禮記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禮記

實封為公。九齡固執如初。上悅。明日復以仙客  
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等使侍罪宰相事  
有木尤。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仙客。卿使如卿有  
何。九齡曰。臣竊海風。不如仙客生於  
中華。然臣出入事。與司計命有主矣。  
仙客。仙客。仙客。小吏。目不知書。名大任之。恐不  
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  
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西縣公。食  
實封三百戶。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  
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國安命。陛下相林甫。臣恐  
異日為朝廷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  
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韓瑒。與九齡。林  
甫。疾之。是時。上在位。久。漸。欲。立。於。政。事。而  
九齡。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用。所。以  
中傷之。上之為。王也。新。紀。事。甫。傳。儀  
劉才人。皆有。上之。為。王也。新。紀。事。甫。傳。儀  
王瑤才人。生光王瑤。及即位。幸武惠妃。等。愛。皆  
外。生。王。瑤。解。冠。許。子。太。子。瑤。堪。會。於。內。第。  
各。以。母。牛。職。有。紀。事。諸。部。中。書。  
臣。宜。公。主。常。信。一。子。遺。失。以。告。惠。妃。惠。妃。之。女。公。主。  
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  
子。亦。指。斥。至。上。怒。以。諸。宰。林。甫。等。之。九  
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  
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學。陛下。事。國。久。長。子。孫。蕃。昌。  
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

無根之語。喜怒之原。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  
輕搖。昔晉獻公驕驩姬之譏。殺申生。三世大亂。  
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  
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貽太  
子勇。立楊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  
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  
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  
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  
必有與公為之。援宰相可長。九齡叱之。以其語白  
上。上為之動色。故九齡。相。太子。保。無  
動。林。甫。日。夜。利。九。齡。於。上。上。得。疎。之。  
林甫引蕭瑀為戶部侍郎。瑀不學。中書  
侍郎。嚴。然。之。讀。任。職。為。任。繼。任。之。言。九。齡。曰。自。中  
書。有。任。繼。任。郎。由。是。出。為。州。刺。史。故。林。甫。怨  
之。九。齡。與。任。之。韓。引。以。為。相。書。謂。之。李。尚。書  
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進。之。計。繼。任。之。事。  
臣。等。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詰。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  
娶。妻。出。之。更。嫁。州。刺。史。王。元。琚。元。琚。坐。罪。下。三  
司。結。繼。任。之。為。之。營。解。林。甫。代。左。右。使。於。中。白。上。  
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所。由。九。齡。曰。臣。等。所。由。  
乃。復。有。私。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阿





人與地師先驗我風俗。秋七月己卯大理  
 八大理院院由事相傳於太監為備不恤今有  
 上賜功宰輔侯府李林甫路晉國公牛仙客  
 國公  
 上命李林甫牛仙客還署百則修傳今  
 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先是西北邊數十外  
 宿重兵地租營出皆不能曉始用和輯之法  
 有良業者因牛仙客處領諸行報應於關中茂子  
 以歲計數錢傷農命增什二三和輯東西  
 各數百萬斛  
 是關中舊慣也  
 是關中舊慣也  
 數河南北租應輸合嘉太原倉者  
 本州太常博士王  
 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  
 好祀神鬼故璠專習祈祭之禮以千時上悅之  
 以為侍御史璠有能使璠所請或從鉅錢璠死  
 璠山溫泉乙酉還宮己丑開府儀同三司費平文  
 貞公宋璠是十二月丙午車妃武氏薨贈諡貞順  
 皇后是歲命梓作大匠康留壽之京都毀明堂  
 是歲命梓作大匠康留壽之京都毀明堂

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為乾元殿之制令相繼調  
相資課以皆以土物輸京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丁丑上  
以氣於產水之東制地長任兵召集向足  
自今鎮兵勿復遣即在彼者縱還今天下州縣  
甲列置學千以李林甫弟李元節度副大使以  
鄭州都督杜希全留任二月乙卯以牛仙  
客兼河中節度副大使己未葬貞順  
皇后于敬陵三月吐蕃自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  
破之斬其酋帥留使希逸攻吐蕃新城拔  
之以其地為威戎軍五月乙酉李林甫等河西節度  
使使內中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金失信  
於吐蕃內使使未報而卒太子瑛  
既死李林甫勸勸上立其子瑒上以中于瑒年長且  
仁李林甫又奸等意欲立之德豫欲殺不決自春  
秋浸喜子同日詳死瑒則未定常忽不樂寢膳  
為之減高力士等諍其故上曰力士曰臣非  
上臣治我家老奴豈不能操我意乎力士曰臣非  
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則大家何以如此李林甫  
心在推長而立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定六  
數復爭瑒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定六

月庚子立瑒為太子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瑒為河  
西節度使瑒留後事鄭州都督杜希全為豫右節度  
使人使瑒于早為河南節度使  
經略吐蕃仍置所立示諸蕃  
汗蘇摩多摩倫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之不歸私  
為四里費舉為用  
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摩以國女為可敦  
又立數子為可敦用度度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  
分晚年利風一手變為  
長其子都摩摩本部最強  
其子都摩摩本部最強  
殺之相摩摩與吐蕃相摩摩  
蘇摩之子相摩摩為吐蕃相摩摩可汗以牧上蘇摩摩  
連十相攻其子連十連使告瑒西節度使蕭瑒運  
以上命連十連使告瑒西節度使蕭瑒運  
與相摩摩度碎城城姓可汗繼繼相摩摩相摩摩  
城  
相與連十以相唐太子瑒受冊命  
儀注有中裝外裝及綵紗袍  
太子瑒與主簿同相奏請局

之左丞相贊皇公李德裕中書改外辦曰外備改錄鈔  
柳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  
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敕天下已卯冊忠王  
紀章氏為太子妃杜希範將鄆州之衆棄吐蕃河  
橋堡壘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迎而希範衆少  
不敵王中副帥所部先犯其陣所向開易殺數百人虜陳  
軍於豐泉中副帥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八月辛巳新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九月丙申朔  
日有食之初饑饉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  
虜攻之不克會兩節度使王昱等城其側賴軍  
諸婆下運食糧以運之  
吐蕃大發兵於安戎城累大敗死者數千人  
外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戊午冊南詔蠻歸義為  
雲南王  
歸義之先本京兆地居姚州之西東  
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樓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  
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渭寧曰樓備曰越備  
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  
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暹羅暹羅皮城  
暹羅皮生皮邏

五節度使會破河蠻之功  
暹羅合六詔為一置為之表請  
名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  
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壬辰上  
還宮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  
分左右右林軍龍武軍以萬騎營禁焉  
外刺史與南蠻自瓜州濟江汙六十里請自京口埭  
下直濟江守伊重河二十五里即埭揚子縣立伊重  
埭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贈右節度大使梁王瓚自  
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  
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報  
傳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  
田租夏四月辛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昏喪卜擇  
皆禁之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  
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擢文武選事  
六月辛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  
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地羅嬌節度使張守珪之命  
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無餘黨於橫水之北  
知義不從自真地羅嬌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

已出師與曠鴻先戰後敗守桂其收狀以克復關  
事蹟世上今內謁者監牛仙童任家之  
曠之自登北 仙童自獻於上策定官及之共破  
其事上知平之命祖仙童之賜孫格收之勅  
自引取其心計其之 守桂坐之梧州則  
史人十大知諸仙童以城南以田數頃李林  
史發之為仙童所刺史 其八月乙亥曠西歸  
史益在運運定仙童可汗叶火四 高運攻碎  
勢成吐火仙出戰敗未據之於曠曠分遣新勒鎮  
守使大蒙馬營與拔汗那王阿素曠連十潛引兵突  
入甘肅如城擒賊時可汗蒙恩遂入賊境城以交可  
公上 曠功於之民教愚以與拔汗  
那王城西陞 壬午吐蕃寇日草安人年車  
度使蘇尼擊破之 田田祖曠孔子為文寶王  
先是祀 曠生時周公南同孔子東同竺制自今孔  
子南向坐 曠王名之服曠用宮殿 曠  
贈曠子竹為公位但 追

戊午歲本尾風尾無弓月等請部年穀突驗施者皆  
帥衆內附仍請移居安西管内太子更名紹  
冬十月辛巳改號東都明堂  
丙戌上幸驪山溫風十一月辛丑順宮甲辰明  
堂成劍南節度使張省文車入朝車馬以軍政  
委團練副使李休  
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省爲光祿卿十二月以兼  
環爲劍南節度使初省嘗與陰陽拾寸太有自是  
三年一拾五年一拾其歲數與陰陽冬又常拾太  
常議以爲然數則演請傳今年拾祭自是通計  
五年一拾一拾從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風于道宮  
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難以九齡忤旨逐之  
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張度得  
如九齡不日居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仇兼  
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都局及維州別駕兼承恩  
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傳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署御  
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  
甲寅蓋嘉運入獻  
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諍立阿  
史那懷道之子斯爲十姓可汗從之



何以前我逆帥諸部叛上乃立誓賀達干為可汗使  
統其眾之眾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賀  
達干降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告我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十八百一  
十四萬二千八百九西京東都並歸賀達干  
二十九年正月甲子上幸驪山幸京丁酉  
賀達干獻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  
使賀達干統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  
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但於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中尚未能繼何以制敵日將軍命賀達干  
乃能成其功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  
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破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宮中葉安城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叶安城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仙客朔方何東節度使賀達干賀達干  
史明折為可汗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

何以前我逆帥諸部叛上乃立誓賀達干為可汗使  
統其眾之眾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賀  
達干降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告我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十八百一  
十四萬二千八百九西京東都並歸賀達干  
二十九年正月甲子上幸驪山幸京丁酉  
賀達干獻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  
使賀達干統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  
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但於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中尚未能繼何以制敵日將軍命賀達干  
乃能成其功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  
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破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宮中葉安城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叶安城城下其眾下其眾下其眾  
仙客朔方何東節度使賀達干賀達干  
史明折為可汗其眾不降者城下其眾下其眾

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

悉密等部落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

餘人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

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

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

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

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略使丹為兩營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壬寅

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

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

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

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

年守禮幽閉事見一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歲賜杖者數四背癰甚厚將雨

則沈悶沈持林嗣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

霑襟上亦為之慘然為于辛酉上還宮辛未太

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

讓於我事見一百一十卷唐太宗常名不足以處之

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璣璣上表追述先

志謙沖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斂日劍力內出服天子之

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曰又名其墓曰惠陵陵惠

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洮河之地後周置達化郡及十二

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果如裴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勅編集

後學子胡省注

唐紀三十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大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樓壬子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是時天下警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

八百一節度使以備邊安西節度使率西域統歸茲焉書于開陣勒四鎮不龜茲城兵二萬四千

度防備突厥擊其統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節度府兵二萬人

河西節度使張茂元葉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軍府王門黑龍百盧新泉八軍張被交城

白亭二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二千人

郭北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北漢

門軍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二守捉屯

郭北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北漢

門軍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二守捉屯

郭北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北漢

門軍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二守捉屯

郭北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北漢

門軍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二守捉屯

郭北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經略曹安定遠二軍二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曹二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八

突厥統天兵人同橫野嶺鐵西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竹代陵二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

略威武清遠靜塞海陽北平高陽唐側橫海九軍屯幽薊城棧場恆安盧龍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

千四百人平盧節度使張承勳統平盧盧龍二軍中開守捉安東都護府市營十二州之境治

營州兵二萬七千五百人

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北漢

門軍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二守捉屯

郭北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未冊都摩度爲三餘華漢。教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寒暄杜中密回紇使歸。二部北攻骨咄畢。獲殺之。推杜中密前長孫歸伊城。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葛邏祿與回紇仇。可汗回紇突厥殺其立剌闢特勤之子爲葛邏祿王。可汗以其子葛邏祿爲西蕃。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葛邏祿方解厚待于中。嗣詔兵破口以威之。烏蘇不從。詔知其事乃遣使說烏蘇。謂諸臣而還。死不至中。嗣知其詐乃遣使殺之。取甘谷廟以歸。丁亥突厥西華漢所布思及西結昆噠等是蝦之孫勃陵古伊然小妻毗伽利之女師部衆千餘帳相次東降。



時山陰縣令王元昌奏稱山陰縣人戶不滿一千  
 五百一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  
 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三戶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  
 百一十戶等語。帝曰：「天下戶口不滿一千五百  
 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三戶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  
 百一十戶，此何怪也？」元昌曰：「臣等所管山陰縣  
 人戶不滿一千五百一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五十  
 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九戶，此何怪也？」帝曰：「天下  
 戶口不滿一千五百一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五十  
 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九戶，此何怪也？」元昌曰：「臣  
 等所管山陰縣人戶不滿一千五百一十八鄉一萬  
 六千八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九戶，此何怪  
 也？」帝曰：「天下戶口不滿一千五百一十八鄉一  
 萬六千八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九戶，此何  
 怪也？」元昌曰：「臣等所管山陰縣人戶不滿一千  
 五百一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  
 九十九戶，此何怪也？」帝曰：「天下戶口不滿一  
 千五百一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九萬九千八  
 百九十九戶，此何怪也？」元昌曰：「臣等所管山  
 陰縣人戶不滿一千五百一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  
 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九戶，此何怪也？」帝曰：

以軍江進運糧投主臣補遺建人王德白  
 江進至京城，民間雜姓，二年而反，內城上自  
 香樓觀新運軍以新穀數百粒，品給各名，中  
 珍貴，然食味，計其成，有善，其味，其味，其味，其  
 之，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居，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感，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百牙盤食，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上置，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修，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京兆尹，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舊行，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大，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權，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由，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冬十月，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二，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山溫泉，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辛卯，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太子，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





必待謝官。乃先詣力士府之謀。雖手其。其  
反。終至。溫。為。力。士。呼。曰。古。七。不。煩。避。  
謂。反。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反。坐。反。接。之。其。不  
敢。以。前。事。為。恥。下。日。溫。謂。反。曰。君。溫。不。敢。隱。而。家  
法。自。今。清。先。心。事。公。民。得。與。盡。歡。引。為。法。會。  
林。南。欲。除。不。附。己。者。求。治。殺。更。不。屬。溫。於。林。南。林。南  
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曰。細。虎。不。足。縛。也。  
時。又。有。杭。州。人。屬。命。為。吏。至。利。林。南。引。之。自。衛。史  
臺。主。簿。再。還。殿。中。侍。御史。林。南。欲。殺。更。不。屬。溫。於。林。南。  
二。人。皆。隨。林。南。所。欲。更。不。屬。溫。於。林。南。自。服。者。  
時。人。謂。之。為。封。吉。綱。秋。七。月。壬。午。冊。  
章。昭。訓。女。為。貴。王。妃。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  
立。其。父。玄。球。兵。部。尚。書。以。其。父。玄。球。為。光。祿。少。卿。兄。為。中。少。監。並。為。駙。馬。都。尉。  
主。命。封。之。金。印。冊。武。庫。正。人。女。為。太。華。公。主。  
貴。妃。三。姊。皆。賜。京。師。實。錄。然。後。創。貴。妃。之。後。租。  
兄。也。不。學。無。行。宗。黨。所。鄙。從。軍。於。寶。得。勤。  
都。尉。考。滿。賞。不。能。有。歸。新。政。富。氏。辭。于。仲。通。常。責。  
給。之。從。玄。球。卒。於。寶。得。勤。往。來。

其。家。得。與。其。中。女。通。一。餅。于。仲。通。名。向。以。字。和。頗。  
讀。書。有。智。智。創。南。面。帝。尊。仇。等。環。引。為。帝。弟。友。仲。  
謂。仲。通。曰。今。吾。為。上。所。厚。若。無。內。援。必。為。李。林。甫。  
所。害。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  
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貴。人。未。嘗。與。上。  
國。及。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內。自。創。本。末。事。理。  
引。見。創。謂。觀。費。傳。言。辭。給。於。仲。通。仲。通。大。  
喜。即。與。為。推。官。往。來。通。密。乃。使。人。影。之。越。於。京。師。  
將。別。謂。口。有。少。物。在。野。仲。通。可。取。之。創。至。野。尋。獲。使。  
親。信。大。量。買。貨。時。者。遺。之。可。有。美。婦。創。大。喜。  
楊。妃。嘗。夜。行。于。長。安。郭。振。錦。絲。以。受。貨。遺。之。曰。此。  
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置。創。淫。淫。於。其。中。分。貨。  
貨。以。與。之。於是。結。楊。日。夜。營。謀。理。且。言。創。得。隨。引。  
之。見。上。上。大。喜。得。隨。出。入。禁。中。下。有。改。  
金。吾。兵。曹。參。軍。九。月。癸。亥。以。時。即。太。守。江。州。相。繼。  
轉。運。使。章。卒。為。刑。部。尚。書。郭。其。時。使。以。御史。中。丞。楊。  
惟。新。代。之。楊。惟。新。之。子。也。林。甫。昵。之。及。堅。以。通。  
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中。通。之。韓。林。  
甫。由。是。見。之。故。使。以。官。實。錄。之。權。也。安。祿。  
山。欲。以。通。功。市。斷。使。持。事。賀。丹。軍。賀。丹。各。殺。公。主。  
以。報。之。安。祿。山。計。破。之。龍。右。節。度。











御自侍與林甫等竟始了平懷於身雖因以  
以故重歸之書與之私情甚重  
史中再敘中言天下無事  
莊為所亂之所  
於父墓山中望水竹  
中續續之  
作格坐其中  
御明珠色  
貴妃姊柳氏下  
不敢相明日始入宮以明珠自  
從中明珠且以寶物上以明珠  
舍終未發格則以告  
林甫知  
因

楊希範等  
士然時  
侍御史  
轉神策  
乃以本  
使吉溫  
也中常  
害自驅  
恨然已  
以死  
溫溫十  
皆自  
書子  
書入  
示情  
學外而  
慎名自  
計死  
官中  
二十二  
為書別  
以自兒  
楊希範等  
士然時  
侍御史  
轉神策  
乃以本  
使吉溫  
也中常  
害自驅  
恨然已  
以死  
溫溫十  
皆自  
書子  
書入  
示情  
學外而  
慎名自  
計死  
官中  
二十二  
為書別  
以自兒

所以於此一時而能舒暢之入朝中者必多矣金  
將事之時各將何為遂厚葬和信司馬中尉當  
我賴始出外於上力圖申副之名且請以己下尸體  
中尉以上起人象中和印諸請二千山居係上二報  
知曹推事院外長史以楊劍自投訴之親子出入  
官署指使使之受勅付屬西命吉溫雖之詞因得  
其私之所據唱說或者數百家皆劍好之物  
天子仁孝深加哀恤乃令其子守舊墓於上  
故韓忠公不能聞也

十一月壬午

王公名羅陽合七約直千金學夜上還宮氏寅  
命白月閣天下故有物於街衢六門而委以車輕賜  
李林甫京上或時了理親如一百由馬無轉車第門  
參看爲空等系列難生府第一人人入後者林甫子賦  
爲作監

覆書從林甫用謝德置托往去古松林甫曰大人久處



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  
弩越城守者迎降降戶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卽弱水也不勃律王居多城其  
時娑夷水安索不翻  
水不能勝草芥升騰音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  
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  
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  
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走音第呼出取  
繒帛稱敕賜之繒繒  
陟翻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  
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  
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  
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  
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  
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  
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奏提狀於京  
師使疏史翻至河西  
西白馬河西也自安西  
西出拓厥關度白馬河夫蒙靈管怒仙芝不先言己而遽  
發奏一不迎勞也舊言一切  
勞力到翻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  
噉徒濫翻  
又徒覽翻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處音  
分音高麗奴擅奏  
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  
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立奇功今日夕憂  
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纂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傳紀三十一 宋高宗皇帝下之上

天寶六載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徵靈管入朝靈管大懼仙芝見靈管趨走如故靈管益懼副都護京兆程千里甲子思琛及行官王潛等皆平曰仙芝於靈管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梓酒等欲奪之仙芝曰而皆釋之謂曰吾素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初仙芝為都知兵馬使簡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穎目足偏短求為仙芝僕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連奏部叛夫靈管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清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裕為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與家舉咸行軍中常清嘗出使於自後走馬突之而渴常清至使使

使召傳給每過一門輒問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使突因叱之曰郎將將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上而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不復言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屯厚各治不欠任不遜不兼統功者善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利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遣領矣數道始兼統之南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賤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北邊天下之勢偏重至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南專寵固位之謀也七載夏四月辛丑左衛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士加驍騎大將軍





經書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求而得之上  
以待瑞相繼皆曰宗休烈六月戊申上聖祖號曰大  
道立元皇帝上高祖曰神武大聖皇帝太宗曰  
文武大聖皇帝高宗曰大聖大聖皇帝中宗曰  
孝和大聖皇帝睿曰聖武大聖皇帝寶太后以  
下皆加曰順聖皇后 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  
吳兢上書曰臣聞太皇太后上命龍右節度使  
哥舒翰師臨右河內及突厥阿不思兵益以朔方河  
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  
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  
貯糧食積糧木及石其城內有兵千餘攻之  
克而進攻數日不拔召將高季榮張守瑜欲斬之  
季榮曰臣聞古語云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  
備叶義旗乃悉諸將等四百人搏士卒死者數萬果  
如于中嗣之言上 頃之賴又遣兵於赤嶺西  
開屯田以誦辛二十戌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軍  
名盧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  
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軍都護府  
丙寅上謁太清宮 玄宗元德初開元二十  
丁卯事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人寶聖文神武皇帝  
皇帝封天下諸侯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秋十月冊突騎施移投為十姓可汗  
八月乙亥護密王羅真檀入朝請留宿衛許  
之拜左武衛將軍 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十  
一月乙未吐火羅襲護失里恒伽那遣使表稱竭師

王親附吐蕃 阻其糧道臣思破以伊等安內以以來歲正月于  
小勃健六月至大勃健 上許之  
九載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事臣等請封西嶺許  
之 二月楊貴妃復侍幸 上曰婦人諱淫不  
遣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  
乃釋之於外舍 上亦悔之遣中使  
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不殺  
而歸之今當永辭掖庭 上曰金王孫玩弄  
陛下所賜不足為事惟恐名父母所賜以貽誤乃  
載一婢而事之 上遣使高力士召還侍  
深 時諸貴戚以進食相尚上命  
宦官姚思榮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  
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寧書明朝  
公主進食列於中書傳呼按檢出其間宮苑小兒數  
百魯挺於前 上命御史大夫王維  
度使高仙芝破羯師虜其王勃特沒  
之兄素迦為竭師王 上命御史大夫王維  
華山設壇場於其上 上命御史大夫王維  
祠災制罷封西嶽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  
賊巨萬流潮陽 初吉星因李林甫得







綠山驚服。綠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憐林甫。每  
早。雖感。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以  
以覆之。綠山行。荷言。無不盡。林甫為一。郎  
得筆言。則喜。或曰。云。語安大夫。知。須好。給。較。反  
手。林甫曰。噫。我死。綠山。即。三。銷。實。已。出  
日。答。林甫。自。以。為。時。不。拜。大。子。上。春。秋。高  
頗。內。儒。又。見。武。備。所。有。若。中。國。之。心。孔。目。官  
。因。為。之。解。置。置。之。作。亂。綠。山  
。同。籍。義。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東。河。綠。山  
。及。家。便。自。餘。人。皆。歸。南。朝。一。可。當。百。又。高。第。數  
。珍。貨。數。百。萬。私。作。排。安。視。面。以。百。萬。計。以。高  
。尚。賢。壯。強。通。備。及。將軍。孫。孝。哲。為。昭。心。吏。思。明。安。守  
。乾。祐。子。子。介。何。千。年。武。令。城。元。結。李。平。皆。在  
。田。承。嗣。曰。乾。真。阿。史。那。威。慶。為。爪。牙。南。境。奴。人。  
。困。不。得。志。常。數。曰。高。不。帝。當。舉。大。事。而。死。宜。早。  
。帳。來。沽。邪。綠。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尚。與。婦。多。私。治  
。通。簡。萬。歲。之。子。綠。山。以。為。前。鋒。兵  
。李。使。書。大。雪。祿。山。按。行。諸。營。祿。山。以。為。前。鋒。兵  
。至。祿。嗣。復。

寂若無人。入閤。士卒。無一人不在。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子。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言。南。詔。蠻。大  
。敗。於。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  
。通。將。兵。八。萬。分。二。出。戍。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  
。倭。持。城。雲。南。而。去。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  
。善。大。兵。舉。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  
。也。仲。通。不。許。因。其。使。軍。至。兩。河。與。南。詔。蠻。大  
。大。敗。仲。通。不。許。因。其。使。軍。至。兩。河。與。南。詔。蠻。大  
。中。括。其。敗。仲。通。不。許。因。其。使。軍。至。兩。河。與。南。詔。蠻。大  
。帝。給。以。金。印。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  
。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不。得。已。而。叛  
。碑。以。刀。馬。使。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  
。制。大。兵。舉。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敗。於。南。詔。蠻。大  
。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不。得。已。而。叛  
。史。分。道。捕。人。連。物。送。諸。軍。所。皆。制。百。姓。有。重。者。先。征  
。役。時。謂。其。既。多。國。中。先。取。高。勳。於是。行。者。皆  
。也。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高。仙。芝。之。廣。石  
。國。土。也。不。國。王。子。洗。諸。胡。其。告。仙。芝。賊。諸。會。之  
。將。番。漢。三。萬。軍。擊。大。食。大。食。欲。攻。四。鎮。仙。芝。聞。之



蚺螭將作蟹鉞子準為衛尉少卿俱供事禁中準既  
傳蚺螭嘗下之然其針事林甫諫林甫雖忘其寵  
不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射鹿都尉王鉞其寵  
以爲歡笑準嘗辱其代準按彈命中於鉞折其玉簪  
以爲歡笑準嘗辱其代準按彈命中於鉞折其玉簪

公士爲之長食準嘗辱其代準按彈命中於鉞折其玉簪  
以爲歡笑準嘗辱其代準按彈命中於鉞折其玉簪

以爲歡笑準嘗辱其代準按彈命中於鉞折其玉簪  
以爲歡笑準嘗辱其代準按彈命中於鉞折其玉簪

以爲歡笑準嘗辱其代準按彈命中於鉞折其玉簪  
以爲歡笑準嘗辱其代準按彈命中於鉞折其玉簪

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其第以狀白上上以鉞必

預謀上以鉞任過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辯解  
上乃特命原鐸不問然意欲鉞表請罪之使國  
中誣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戊  
子赦希烈與國中物之仍以國史筆京兆尹於是任  
海川事會等事皆被殺具鉞賜自盡鉞死於朝堂

日不能保鉞責其其形其門獨平訪判官裴電收  
其尸葬之

爲相林甫用事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時節遂與林甫  
爭敵林甫用事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時節遂與林甫  
爭敵林甫用事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時節遂與林甫

京師內李林甫以國史筆京兆尹於是任  
海川事會等事皆被殺具鉞賜自盡鉞死於朝堂

三百以道遺解林甫者千餘人及舍長降者獻之



見方藏庫屋出納判官韓仲厚言鳳樓庫西通訓門  
 阿布思入焉九月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張元軌拒知之九月己亥改通訓門曰鳳樓門韓仲厚  
 國忠屬吏軍以鳳樓門韓仲厚南詔數還蜀  
 人請楊國忠赴鎮九月左僕射兼右  
 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  
 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到蜀區區軍事  
 朕能指侍卿還當入相九月平言一見上可  
 小愈上欲慰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  
 以中帟招之九月林甫不能拜使  
 人代拜國忠比至受上中使召還至  
 昭陽殿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  
 必為相以侍事累公曰國忠請不貽當汗流履面  
 以爲天下無復可憂十一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  
 以爲天下無復可憂十一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  
 其寵臣皆自謂林甫所薦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  
 其寵己以保其位十一月大獄錄其舊臣以張其勢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十一月十九年十一月庚申  
 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

並如故十一月國忠爲人驕悍而輕視無威  
 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務最不疑臣  
 狂悖快狎十一月公卿以下頓指氣使  
 不覺懼十一月自侍御史至爲相  
 十餘使十一月自侍御史至爲相  
 皆出之十一月臺省官有才行時名  
 曰見之言貴立可圖象曰君賢併攝右相也泰  
 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賢併攝右相也泰  
 遠居居高山國忠以司農員外郎兼京兆尹南留侍  
 使十二月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報陳山信  
 驛數十步十二月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報陳山信  
 宿而達十二月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  
 無間賢不肖十二月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  
 所徵故頗得衆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  
 北平太守光祿軍使十二月丁亥上還宮  
 安西四鎮節度使十二月丁亥以安西行軍司馬封常清爲  
 兼安祿山安思順不檢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是  
 冬三人俱入朝十二月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樓山

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其類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噓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其胡也大都為胡曰突厥而翰欲盡心力士目翰乃止翰辭而數自是為深懷王城有二孺人爭寵其一使正書翰曰翰中以求媚城山監院宦者使人持其體而獲之大奴翰首謝臣實不知有使上使物之果為人所為上怪其知之以因於書坊知政事者門下省官自吞乃其事乃畢三注二

十一日春正月壬戌國書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一日而事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平已賜門下矣下不復復官其間資格年輩其無敢言者於門下張簡趨走門庭與主事無異見李唐之子刺立於省門制仲通排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試誣

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降番諸關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國史竟謂成之時林甫尚未其二月發未制則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皆名充南及中給請身衣及糧食自餘皆奉官所及官所與里者五十餘人制林甫取捨皆全己亥賜神希許國公楊國忠請國公賞其成林甫之飯也夏五月己酉復以韓胡噴後為三格林甫之飯也夏五月林甫之短也包以助邪夜郎尉阿市思為同院所破安祿山語其部等而得之阿市思為同院所破安祿山及王辰以左武衛大將軍何惟光將南五府兵故畏服之及國史為相祿山相之如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三十三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玄宗至道大聖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

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

於華清宮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

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

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

上上不聽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

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唐初詔敕皆中書

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

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

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

院密選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

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又置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

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

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

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

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

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

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

為宰相制書若下... 乙巳加祿山左僕射... 丙午上還宮... 祿山又求兼總... 充開府副使... 信選健馬... 上朝獻太清宮... 闕玄元大皇帝... 祖諡曰神堯... 廣孝皇帝高宗... 曰孝和大聖... 曰開元天地... 命己丑安祿... 仍好寫告身... 中郎將者二... 三月丁酉朔... 衣以賜之祿... 祿山受之驚... 喜恐楊國忠... 奏留之疾出





讀以書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建康  
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即奉書懷南上未久公  
其繼之國中許諾王子國中見亦入見上曰  
謂曰卿等有舒祿山之意邪見衆因極言祿山反已  
有造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中遂有不敵言上  
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中見亦言於上曰臣有策可  
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事召諸將以實備  
爲犄角節度使呂知海爲平盧節度使楊光弼爲河  
東節度使使各以勢力分定上從之已革命上留  
不發更遣中使韓瑒琳以紿吳祿山潛殺其母  
還言祿山竭忠憂國無有二心上謂瑒琳  
等曰祿山壯指心待之必無異志北二虜其  
退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  
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奴丹等凡十五  
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  
命范陽節度使劉元瑈守范陽平盧  
節度使呂知諤守平盧別將高秀靈守大同  
發諸將祿山出范陽城而南大開營寨以討楊國  
忠爲名將軍中曰有異祿山動軍人者新及三萬於  
是引兵而南祿山乘機舉步斬斷鐵橋壓千里數  
震地祿山起運山震動河北皆祿山統內  
所過州縣皆屈臣服守令或開門出迎或  
閉城置險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軍  
何千年高靈將兵二十萬言祿山手奉歸詔太  
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超出迎因劫之以去  
大原具言其狀  
受降城亦奉祿山反上指以爲兒祿山者詐食之  
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  
之楊國忠楊楊有笑色曰今反者楊祿山耳  
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結行在上以爲然  
大臣相顧失色上遣使召京師金吾  
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懷募數萬人隨使軍結以拒

之幸未安西節度使劉元瑈清入朝上問以討賊  
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懷歸然事  
有逆順勢有奇偶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騎  
上悅子申以常清爲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發  
兵詣東京募兵食日倍大募人乃歸河陽楊國忠  
之機甲兵祿山至懷慶府見祿山實將以討  
楊國忠新之以悅祿山祿山實將以討  
祿山使其弟安史走將兵軍土門  
主事人祿山實將假子又以祿山爲攝太尉  
試守廷之子也祿山至懷慶府見祿山實將以討  
顏果卿力不能拒由是史實權祿山之祿山  
果卿金紫其子安史使仍守常山  
其將李欽諤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  
爲此祿山實將祿山實將中指其衣謂祿山曰何  
止祿山實將之玄孫也祿山實將祿山實將祿山  
大將鄭安慶字昭平祿山實將祿山實將祿山  
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祿山實將祿山實將祿山  
南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留河南節  
度使張良弼等十三節以衛尉卿張介然爲之  
以

程千里為揚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  
 兵以榮王璿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  
 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  
 曰天武軍旬日而畢市井子午也十二月丙戌  
 高仙芝將飛騎驍騎及新募兵過江在京師者合五  
 萬人發長安上還官署監門將軍李元忠監其軍屯  
 於陝  
 丁亥安祿山自靈武度河以絙約  
 敗哈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橋遂陷靈武  
 郡  
 數所尚結賊介然不降留賊數日祿山至授兵登  
 城李元忠不能守以李元忠守郭納以城降祿山  
 入北郭賊安祿山拜李元忠為我子時賊  
 留將士降者夾道迎人祿山皆殺之以快  
 其忿新張介然於軍門  
 以其將李元忠為我子時賊  
 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計行營令節度使自稱之賊  
 二十日畢祿山初平原太守趙良弼  
 知祿山且反因密告完城邊境料丁壯資糧  
 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得良弼  
 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  
 司兵李平聞道奔之  
 皆風寒數日二十四日皆無一人募士邪及平至  
 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賊書詣諸郡由是諸郡多

應者真卿吳郡之從弟也  
 大守崔鉞護拒之士卒率棄城者聞鉞自擊鉞  
 已祿山陷洛陽  
 鉞益張以兵以其將田承嗣安史志發奔中為承  
 村常清所殺兵皆自便未平訓練  
 賊既以鉞為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  
 荊園又敗於上東門內又敗  
 持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守宣仁門又敗乃自  
 河南尹達奚珣時於祿山留守李元忠謂御史  
 中丞盧昌已奔曹侍國事任  
 謝必死之其許詐既收兵數百欲戰  
 常清坐府中與先遣妻子懷印聞道走長安  
 聖坐書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開陽使人執  
 其及訪判官杜鴻漸皆殺之祿山數其罪  
 祿山以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矣而夫德何恨  
 子欽之文水人也  
 當張良為河南尹村常清討鉞棄手陝  
 太守賈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常清請高仙芝  
 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遣張良若賊來  
 入關則長安危矣賊不可守不如引兵奔  
 拒之仙芝乃帥早兵西馳會

[illegible]





國運千年又續之... 同日發兵... 此部應... 明方... 使人... 兵... 用其... 軍已下... 至者... 合二十餘萬...

... 以私... 此則...

... 此則...

... 此則...





賊方飯飯兵持糧之無遺尼賊聞之失勢退入九  
門時常山九將七附官軍惟九  
門軍城為賊所據光祿將軍以兵五百戍  
石邑石邑在石門之南賊以兵五百戍之  
以吳王祗為豐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實前至瑯丘有衆二千先是鄆郡太守楊萬石以部  
降安祿山安祿山在石門之北賊遣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兵吏西  
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突於玄元皇帝廟玄元皇帝廟在真源  
兵討賊吏民與賊有數千人巡討賊兵千人  
至瑯丘與賊會合初瑯丘令令孤綱以縣將賊賊以  
為將使東擊洛陽賊兵于獲邑獲邑在洛陽之東賊以  
物於瑯丘將殺之仁見李庭望追瑯丘逃殺守者潮  
妻于走故買實得其間入瑯丘潮妻于走故買實得其間入瑯丘  
瑯丘實出賊賊死張巡力助却賊因每獲實衆自備  
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  
許元同等四萬餘衆屯至城下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  
之使必實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爭

城官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  
陳人馬辟易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  
數百戰環城數百戰環城樓地皆盡賊於城上立  
木棚以拒之賊雖附而登巡東新磨礮而投之賊  
不得上時伺賊出出兵擊之夜相斫營  
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糒復戰  
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  
振初戶部尚書安思順和祿山反謀臣入  
朝雲之朝雲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  
哥舒翰幸與之有隙哥舒翰幸與之有隙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  
書於關門擒之以獻哥舒翰幸與之有隙思順七罪請誅之  
丙辰思順及第太僕卿元貞皆坐死思順七罪請誅之  
外攝國史不能救由是始畏貽外攝國史不能救由是始畏貽  
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戊辰吳王祗擊謝  
元同走之拜歸德太守河南節度使元同走之拜歸德太守河南節度使  
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右長史河北節度使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右長史河北節度使  
勸河北採訪使夏卿以發滹陽使使先是清河客李  
勸河北採訪使夏卿以發滹陽使使先是清河客李  
日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  
清河公之西歸日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  
淮河兩錢帛於使以贖北軍淮河兩錢帛於使以贖北軍  
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  
三十餘萬緡三十餘萬緡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



實以士卒雖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此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等曰清河遠僻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奪寇也亦欲觀大賢之名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違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為善年心輕真卿曰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善射真卿信為善射真卿以善射河去逆効順軍軍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使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詰其詳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善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越口討賊賊聞之必不敢出賊雖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賊郡賊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潘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導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河郡以北至于微陰郡之未下者皆平原清河帥師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動不遺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計矣真卿曰將命討事安軍卒糧交及平原令范冬將其兵善曰兵四千人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潘知泰等將二萬餘人來追賊三郡兵力盡盡日轉兵

大敗斬首萬餘級擄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實甚衆如秦奔沒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兵力甚衆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與真卿合兵直趨平原城南休養士民真卿上表勸行伍由是軍糧相接於進明在真卿不以為嫌每事咨之由是軍糧相接於進明在真卿不以為嫌真卿以重邑之功讓進明進明遂其計取捨任意教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諸將資械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諱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討事軍長安第五琦遣進明厚以金帛募士進克之進明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軍將車者皆衣甲以手千人衛之為方陣而行賊不能奪命信引兵攻石邑張瑄據拒却之光祿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祿合善道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李立節殺之思明大敗中郎將軍瑒李立節殺之瑒奔歸德思明自領部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車出自效唐子攻信都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

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  
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璆音求光弼進圍博陵  
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恆陽郡恆山其地在恆山  
之陽也唐置恆陽軍於郡北又楊國忠問  
士之可爲將者於左拾遺博平張鎬及蕭昕鎬昕皆平  
將即老鎬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武德元年分平  
州置永壽縣屬郿州  
甚衆加本郡防禦使武德元年分平州置永壽縣屬郿州瑒前後破賊  
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馬靈  
殺之平盧遊  
弈使武陟劉客奴武陟唐縣屬河南郡先鋒使董  
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  
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  
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  
奴爲質質音音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度使通鑑賜  
各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炆立柵於滏水之南安祿山將武  
令珣畢思琛攻之滏水

實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禧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司馬事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四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皇帝孝皇帝上之下  
五月丁巳居喪滿示保南陽賊就圍

之太常卿張伯康馬守三巨有勇略上徵吳  
土徵馬太僕卿

巨馬守三郡太守可面詔使事終指節使  
何履光

中書侍郎使節國封

南陽郡使

出師南陽

時聞之歸國走今孤獨引兵攻

增兵湖山後有餘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湖因說

以足下平生以中義自許今日之軍中

何任漸懈而退郭子儀乎光德還常山

史思明將數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退於

三日王行

賊

乃退子儀乘之又取之於少

德至洛陽安撫山後使郭子儀一萬人其

明合五萬餘人而同屈臣等即其

守去則追之盡則破其營賊子得休

子儀先期以賊傳至可以出戰

壬午郭子嘉山

大破之

捕虜十餘人

歸營

北十餘

中營大

河

乃退子儀乘之又取之於少

德至洛陽安撫山後使郭子儀一萬人其

明合五萬餘人而同屈臣等即其

守去則追之盡則破其營賊子得休

子儀先期以賊傳至可以出戰

壬午郭子嘉山

大破之

捕虜十餘人

歸營

北十餘

中營大

河

乃退子儀乘之又取之於少

德至洛陽安撫山後使郭子儀一萬人其

明合五萬餘人而同屈臣等即其

守去則追之盡則破其營賊子得休

子儀先期以賊傳至可以出戰







鄭度大使領王儼將赴鎮令本道設防時地  
日上修文北內唐都長安以內太皇太后宮  
命肅武大將軍陳玄璠整比六軍厚賜餼  
間賜賜九百餘匹外人皆畏之知乙未嘗明一  
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嫔御中章及掖  
老嫗更親近宮官宮人出極秘門  
紀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奉之而去上居左  
極國中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之無以賊來不得  
以之故也百姓不如以之無事則自安  
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京門閉無  
立化漸然  
門既閉宮人盡出中外  
不知上之所之於是丁公士民四出覓山各經民  
多入宮禁度王公事盜取金寶或車上財又焚  
大器大器皆從光澤邊今賊師人放火又焚人  
燒府署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澤遺其子東  
日賊山令賊承以管綸車之上使便檢括賊中使人  
勢橋上曰士甲各散賊求生奈何賊其賊留內侍監  
高力士使擒賊乃乘云上居左

者王洛卿前自告諭郡縣置糧食時至咸陽軍營  
有應者日而中上猶未食楊國中自市胡餅以獻  
於是民爭獻餽餽以事上  
陳玄璠以手執食之頃而盡猶不能飽  
上亦抽刀有父兄相繼進言曰往山包藏心  
固非一民亦自其間言其謀者呼下性難之  
使僕逐其姦逆致陛下播種是以先王務恤訪中  
貝以獲賊賊首蓋其出臣猶記宋瑤相新自  
天下賴以安上曰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  
諱惟阿諛取容是以朝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  
野之臣必知今日之憂臣力中義薄萬民之心無  
路上事不主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上曰此賊之不明悔無及矣上命先賜食  
然後食之今軍士困乏臣未時皆歸而  
行夜將生乃至金城  
上曰賊多亦此賊民皆賊身走賊食器四具在十  
卒得以自給時賊者多供肉待監食也賊亦亡去  
中無糧人相枕藉而睡賊無以復振

王厚自會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  
驍右節度使即令討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  
馬嶺驍將士飢疫皆憤怒陳玄禮以  
檄由馬嶺出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  
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詣國忠馬訴以無  
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  
中賊國忠走至西門內  
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揚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尸  
部侍郎陳及韓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  
曹何敢害宰相又殺之竟見衆聞而出為亂兵  
所擄賊血地衆以勿傷宰相公救之得免軍士  
驛上聞詣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驛出  
驛門時軍士令放賊軍士不應一使高力士問之  
玄禮曰以國忠謀反貴妃不宜坐驛陛下則正  
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柱頓首而立久之  
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改州主簿  
今衆怒難犯子安帝在驛驛降下  
達決以叩頭流血上曰貴妃當居深宮安知國忠反  
謀高力士曰貴妃欲誅罪將一已殺國忠而貴妃  
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驛降下高力士安則降  
卜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殺之  
與以實驛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貴驛甲  
猶首請罪上慰勞之今驛餘軍士玄禮等皆呼  
萬歲再拜而出於驛餘部伍為行計驛年之子  
也國忠妻樊氏與其幼子時及國夫人夫  
人子贊慶皆走至陳倉時令薛仙帥吏士追捕餘

之驛丁酉上將發馬嶺臣惟魯見奉一人乃  
以食誘為御史中丞去置頓使驛將士皆曰國  
忠謀反其將吏皆在驛不可往或謂之何國忠  
曹武或謂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覲處  
軍衆心竟不言所向驛曰還京當有驛狀之簡今  
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取  
上謂子魯東以為然乃從之及父老  
欲何之上為之持幣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宮  
父老因曰主尊既不肯留等願即子等從殿下  
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至皆入覲使中原自  
靖誰為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子  
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  
還白中更更進止涕泣賊馬欲西驛曰  
驛軍士僕與李輔國執驛曰漢胡犯驛四  
溥分物不因人情何以驛後今殿下從子入覲  
賊兵驛驛驛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安人  
情驛驛不可復合驛驛至此其可得乎  
如救西北守邊之兵在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  
而賊克復兩京則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德安寧  
而更存補除宮禁以遊于博豈非孝之大者乎  
何必

區區焉有為兒女之學乎。平王儼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儼白上。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殿後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無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泣而已。又使還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言。欲傳位太子。不受。儼皆太子之子也。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還宿於杜陵。士卒渴。去就往往流。言不遇陳玄禮。不能。上皇之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匹。主。杜。風。上。命。李。光。弼。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邁。託。任。失。人。致。此。胡。亂。常。道。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舊。將。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及。涉。主。此。勞。苦。不。友。朕。其。愧。之。更。路。阻。長。都。將。偏。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就。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以。備。實。懷。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帝。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自。貳。上。皇。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平。王。儼。曰。日。漸。暮。此。不。可。駐。軍。欲。何。之。皆。莫。敢。違。

軍王儼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咸時效。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將士無全。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心。方賊入長安。方當持未暇。何地。乘此。安。什。就。之。份。盡。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賊。率。謀。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擣。渭。水。邊。處。衆。馬。皆。度。無。馬。者。皆。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滿數百。新平太守薛羽奔。郡走。太子新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唐子以劍南節度使留後崔圓爲劍南節度使。辛丑。上發杜陵宿陳倉。太子至馬。原太守李遵出迎。十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賊文及韓。至。自。原。縣。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壬寅。上。至。微。王。徽。先。行。詣。劍。南。分。軍。從。將。士。爲。六。軍。使。知。丙午。上。至。河。池。部。衆。甚。衆。表。迎。車。駕。具。陳。蜀。土。曹。統。甲。兵。全。盛。上。大。悅。卽。日。以。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龍。西。公。孫。爲。鳳。中。王。遠。州。

都督山南西道兼採訪使張瑄之弟也。王用瑄主平涼。聞河西諸胡亂。瑄  
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其部皆從哥舒翰沒  
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而部皆從翰在北岸不  
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  
使瑄必為河西節度使。瑄自江馬使。元耀愛瑄右  
節度使。瑄與護恩結盟。明等俱之。招其部落以思  
相帥擊賊。所屬官使薛純勳首二百餘級。成陳  
倉令薛舉仙殺賊守將克林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遣兩幸遣使止。盡乾祐兵留重關。凡  
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守將光遠為京兆尹。仲安史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  
中。中。孝哲為韓山所寵任。尤用事。當與嚴。爭  
權。韓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傳等皆受制於孝哲。  
孝哲妻侍。其於新。賊。長之。韓山命搜捕百官。皆  
有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紅衛送洛陽。王侯將相  
屠。其家。留長安者。諒及恩。韓山命以曉  
節失。思上。與張均張增等皆降於賊。

是賊勢大熾。西曹平涼。南侵江陵。北剽河東之半。  
略。賊。長安。以為得。日。存。賊。將皆。賊。無。連  
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  
行。亦。無。追。迫。之。思。李。光。弼。獨。博。陵。未。下。聞。潼。關。不  
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  
皆。引。兵。入。井。州。留。常。山。太。守。王。備。將。軍。城。河。間。關。隴  
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止。臣。將。郭。元。振。子。  
史。思。明。引。兵。渡。華。之。正。臣。大。敗。奔。妻。子。走。十。卒。死。者  
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州。  
即。啟。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州。真  
卿。始。復。還。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朝  
方。留。後。杜。漸。六。城。水。防。運。使。魏。少。遊。  
判。官。李。涵。節。度。判。官。崔。漪。又。度。判。官。盧。金。陽。中  
之。所。置。武。兵。食。完。富。相。與。謀。曰。平。涼。僻。地。非。屯。兵  
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勤。賊。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  
時。也。乃。使。涵。率。驍。於。太。子。且。籍。朔。方。十。萬。甲。兵。數。萬  
軍。頃。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見。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  
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朝  
方。太。子。從。之。漸。漸。通。之。族。子。涵。通。之。會。韓。也。  
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野。兵  
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  
堅。守。拒。賊。以。安。價。值。野。下。今。理。兵。重。武。極。勇。長。驅。移

徵四方牧伯中興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威治宮室  
 帷帳皆徹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  
 武奉命徵之甲子上至靈武上至靈武至靈武  
 部侍郎房琯率眾上之發長安也上至靈武至靈武  
 知至威賜高力士曰卿臣雖當來不來對曰發  
 均張伯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上至靈武至靈武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而陛下不用上至靈武至靈武  
 又據山書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  
 問均兄弟對曰臣與琯來連連不進觀其意似有  
 所蓄而不能言也上至靈武至靈武  
 即日以琯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上至靈武至靈武  
 張伯倫軍親公主上至靈武至靈武  
 無此神命則求解政務上至靈武至靈武  
 相者皆未對上曰無若當增增拜與既而不用  
 故增懷快快上亦覺之上至靈武至靈武  
 之子尚書右丞亦覺之上至靈武至靈武  
 子禮部侍郎陸太常少卿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  
 曰吾命相當偏舉故相子第耳既而皆不用上至靈武至靈武  
 即日命房琯為相上至靈武至靈武  
 人日夜居所以上至靈武至靈武  
 之功若一朝難對不可信上至靈武至靈武  
 位於靈武城南上至靈武至靈武  
 以杜鴻漸並知中書舍人事變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肅內承訪使為節度使從治  
 安化以前肅關防使呂崇實為之上至靈武至靈武  
 郭英又為天水太守等防軍使上至靈武至靈武  
 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  
 披草萊立新垣上至靈武至靈武  
 朝堂皆罷而坐言笑自若監御史李勉奏彈之  
 朝廷始覺元帥之曾孫也上至靈武至靈武  
 單寡張良婦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  
 人所不能見婢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使  
 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越賊士衣上止之上至靈武至靈武  
 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至靈武至靈武  
 丁卯上幸劍以太子享充天下兵馬元帥領州方河  
 東河北平盧節度使南取長安洛陽上至靈武至靈武  
 子龍西節司馬劉統試守右府子上至靈武至靈武  
 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中江南西道節度使以少  
 府監寶紹為之上至靈武至靈武  
 副大使上至靈武至靈武  
 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使以前江陵節度使長史  
 劉重為之上至靈武至靈武  
 川王璣充武成節度使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  
 路節度使以肅西太守齊陰鄭景山為之上至靈武至靈武



長安上書言事玄守職官之不可使與太子屬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里兒之輩皆勸喜  
上自鳳皇北行皇帝召之謁見於靈武  
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有無不悅至於軍兵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祿爲右相以固辭曰陛下所以責身則貴矣宰相奈何必辱其主上乃止  
同知安撫使安撫山陰縣  
忠長安花中平古其節長河東郡度南師五千餘騎  
豐馬二千匹或路朔方  
唐地上禮堂實聖之諸善其愛



設備常山既解信都皆能保全承恩不復仙還又曰  
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其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  
思報國願相結髮屯據鄉村若得實招之不旬日十  
萬可致與朝方甲士三千餘人相發明之足成王事  
若當要害以授人於四通而自安  
如例特創設取敗之道也承恩意不決承恩承恩  
之難見也  
是月史思明敗而後將兵入南攻九門旬日九  
門陷將伏甲於城上照明登城伏兵攻之是明學城  
命而傷其左脅夜奔博陵新真卿以城先達表於  
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  
討使又遣人領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  
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國之心各堅矣郭子儀等  
以平其禍為以部留守  
其城河間其力不能太原是司會能便王城  
事乃不轉朝廷使御史崔元其往中使諒  
其守衛以承命  
其張君平其是初之其方  
其張君平其是初之其方  
軍中股肱

下制赦天下  
入蜀事琦言於上皇以為今方用兵財賦為急  
賦所為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  
許以琦為監御史江准相繼使  
新數千人引兵東圍壽城李庭望將苗二萬餘  
人東望軍防費邑夜去城上城三十里望營張巡帥  
短兵三千搗擊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  
已靈武使言手書  
吾兄唐天順人吾復何憂  
欽差長統煒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

止仍舊職如侯克復上京縣不復預事已矣上幸臨軒命車馬房昭雅漢李傳國寶王無誦豐武傳位

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新樂和歌

又以山車步輦載樂舞人

又出宮人詔書其大

又教舞人百四十人上壽

又入場成拜或舞

他之既克長安命搜捕工役

聖恩皆指各屬臣光曰聖人以道撫萬民

聖之德以勞民費財明事特其承平不更甲子

月之既新暨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

大盛在焉已自稱富之心卒致豐饒播越生民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

奏樂樂繁園弟子往往盡立下

樂器於地西向而歌祿山然謂於試馬殿東支解之  
祿山望日白姓乘亂各盜珍物得長安命大常  
三日其封爵之又令府縣推校錄兩之  
物無不窮治中引引搜捕支屬無窮民間歸怨益  
甲唐室自上無馬東北行民聞相傳太子北狩  
兵車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  
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遂見北方塵起賊軍  
未京畿豐澤生民殺賊官吏追應官軍錄而復起  
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郡坊至于坊間  
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車馬賊賊  
所及者南不出關北不為軍  
內不為武功  
豐武者一皆自豐澤取上庫路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謂諸將曰西易拔之又謂諸將曰  
城陷數十人建寧王使性甚勇有才略從上自  
馬賊北行兵變實有建寧王使性甚勇有才略從上自  
後而西以備上上或謂時未食後時乃不自覺中  
皆覺目同之  
兵馬元帥使將諸將軍任  
該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首可使廣平為  
軍太伯平上曰廣平軍副也  
重臣曰廣平未正位事官今天下亂人心所屬在  
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諸副同  
立功者其自已乎太宗上事即其事也  
上乃以廣平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舉





然故云 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則音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全翻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

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倓音同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

救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林甫

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

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

處巴蜀巴蜀音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章妃之故章妃事亦見二百內漸不

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被皮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

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玄宗如母

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

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史言李泌能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越雋郡雋州會同軍當在越雋會

皆降之其內屬乃竹龍頭如紫蓋縣古朱波地在永昌南二千里尋傳驃國

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日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五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

為相諱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

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書草其弊開諱諱之

又令宰相分直政事蓋承古制而更令宰相在

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汴江漢而上至洋

川以助軍

從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

琦作權法用以

房瑄善賓客

士有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渚太守賀蘭進明諸行

在上命瑄以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

使

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降之進明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

中原板蕩

關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

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

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

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

由是瑄之

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

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劉晏為副

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

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米以戎務委李揖劉

秩二人皆書生不問軍旅

難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二軍使裨將楊希文將

南軍自宜壽入

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

事兩月吏民安之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京下之命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史淮南平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王當冷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其拒之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謂其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降於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皆衆以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謀止反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上嘉之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數月了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纔千餘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先鋒使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賊將楊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逆校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與睢陽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巡邏與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汴而下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度副使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及驛使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修書實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度使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度使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上各等以李成式以李成式亦

二六二

吐蕃昭威戎帥威定戎官敏等誘金天大城  
等事石堡城自合城縣寧城  
王范真歸爲其臣厚利等事如楊昕等盡滅范氏  
頭等之女爲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等之姑子請爲  
地謂之壤王妻以女王  
二載春正月上車下絙以事郭尚書李麟司平章事  
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在厚麟就租之使也  
是不傳賄物又稱順性益厚左右使多小不  
如意勸加筆健立時殺之既而帝王居禁中大將命  
得見其面皆因贊杜白事杜難費用事亦不與筆  
明宦李緒兒成健七事  
段氏生子豐聖並以代豐緒爲後豐緒常懼此不知  
所出莊謂豐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豐緒曰  
兄有所爲敢不數從又謂緒兒曰汝前接受排事有  
數乎不有大事既無日坐緒兒亦許諾莊與豐緒夜  
持兵立帳外緒兒執刀直入帳中研破山腹左右懼  
不敢動破山門時旁刀不傷  
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斃斗洋死掘沐下深數尺  
以厭其口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日莊宣言  
於外云破山賊立晉王豐緒爲太子葬即帝位等  
破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豐緒性昏懦言辭無中莊  
恐衆不悅不令見人豐緒日漸昏暮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有功  
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  
東故封爵皆假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  
同而止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命大臣議給不  
功有二害其一則廢事重賞則驕傲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慮每奉一時之權以專利無  
所不為郭子儀使陳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權之以傳子孫  
不反矣為今之計使天下既平軍士疏爵土以賞功  
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郭子儀  
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食諸國兵至陳山甲子季保定郭子儀  
丙寅創南兵買委等千千人郭子儀  
臨叩太乙柳平討餘之郭子儀  
皆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等討餘使  
同以事衆大獲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  
其五二城堅守支磨刺官非細遠中使言日新以二  
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史明明自博陵華帝使  
自太行高壽嚴自大同牛廷介自洛陽引兵共十萬







賊不能竭，及在城中，凡周歲，李通時力竭不能支。壬辰夜，開城如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如字時賊欲南侵江漢，如字時於是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司空郭子儀詣謝請自貶，以謝罪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尹子奇益兵圍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火，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遽曰：「彼僞，既明，巡乃與兵絕鼓，賊以僞懼，賊中無所聞，遂解甲休息，巡出將甲南，雲南進也，即將軍雲存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人見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刺傷其矢，中者貞矢盡，走白子奇，乃保其壯，使露軍射之，與其左民海會，子奇乃於事退六月，田乾真安以兵應之，移計於城中，諸將不同，乾真來建乾真安已遁去，城中王去學以私王去學令當死，上以其善用兵壬辰，乾真死，以白衣於陝郡。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千  
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  
勅編集

健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六

禮字文明武德大聖大官奉事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  
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恰壤墜  
斷中反爲希德所擒即謂從騎曰自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  
希德爲守備軍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  
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將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銳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  
可汗遣其子誓護及將軍常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  
來至鳳翔上引見誓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  
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  
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誓護約兄弟誓護  
大喜謂俶爲兄回紇主柱國郭子儀留宴三日誓護  
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即行日給其  
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庾子諸軍俱發壬  
寅至長安西陝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

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亟進官軍却爲  
 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搥輜重時李嗣業曰今日  
 不以身餌賊軍無牙遺此乃肉相執長刀立於陳前  
 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  
 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  
 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  
 拔箭去其皮血流被面賊射之中肩皮垂垂目難得自  
 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  
 前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  
 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壑  
 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追殺萬餘不止  
 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中李歸仁休曰  
 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歸仁守  
 忠賊之將將驕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續之使復  
 得衆運爲我息悔之無及  
 古神速何明且也休固止之使還營  
 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子起還明謀守忠  
 守忠歸仁與張通備田乾寶皆已遁矣  
 與回紇約克城之日土地十座歸唐余帑子女皆  
 歸回紇至是羣議欲如約唐平王休拜於羣議馬前  
 曰今始得西京若復得此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

曰今始得西京芒屨得指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

時下詔曰不可復取矣願臣等東京乃如約事諸將  
東京印信傳國懷州以回西城之兵自城南渡營  
入之山  
日曆中子真華為之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俄整  
衣入城白晝以兵入城以太子少傅王巨為  
西京留守中使甲兵提督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沛  
酒交頤即日遣中使曉諭入蜀奏上學  
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即告知蜀及宣慰百寮上以朕  
為召子必於長安  
請上車駕歸時常運車宮使臣子之職必曰可  
退乎上曰已遠矣必曰上學不來矣上問故必曰  
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必曰今請更為聖恩賀表  
言有車駕歸時常運車宮使臣子之職必曰可  
今成敗聖上聖恩特許使還京以就孝養之義則  
可矣上即使必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主誠  
願歸無幾今聞先生之言乃知其失立命中使奉表  
入蜀因就必飲夜同榻而睡而中使請取紙鋪付  
必必請使歸國軍之上許之  
上曰朕與先生同年同夢應今方相同何樂之  
何謂欲去乎必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  
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偶陛下太早陛下任臣  
太重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向此其所以不可留

也上曰且服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此臣以情  
不得請況異日香花之前乎  
陛下下子服臣去是若臣也上曰子服臣去  
如此豈自如朕而無若邪是直以朕為若也  
安能信臣臣下子服臣去是若臣也上曰子服臣去  
下服臣去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能言者臣天  
安臣服臣去上具久以卿以朕不能言者臣天  
事上上曰卿服臣之智于性事難能時有功  
之教其言其言卿服臣之智于性事難能時有功  
平當絕之廣平得與臣言其言卿服臣之智于性事難能時有功  
對曰臣下始敢言之耳上曰以卿服臣之智于性事難能時有功  
害此乎且陛下欲用卿事為不昧臣請用卿事  
與忠臣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曰  
先生言是也臣性不許臣不許臣聞之必曰  
所以言之者非外臣也乃欲使陛下下情將事耳  
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太后方圖攝制等其  
殺之  
瓜分其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中  
瓜分其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中







暴志詐得風疾并歸家陳山反便等希傳引行刑者  
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傳以寶柄白珠山後  
安慶緒亦使人張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微  
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微遣詣京師上命館  
之於三司以微其心以濟為微書郎國子  
司業蘇洵明稱病不受陳山官上推為功郎中知  
制誥王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種為賊用  
者令二司修作聞奏其因微被廣成所居密近因與  
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汚者勿問  
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宦官於宣政  
殿於沙市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餘孽  
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微郭子儀來自東京  
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錙帥  
庚來瑒吳王祗李嗣業李象子節度使河南河東節  
度皆下之惟能元洪據北海高悉據大同未下  
微遣回紇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以  
莊為司農卿上之存厚也庚寅朔享女長樂  
殿上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感陽上備法駕迎於寧賢宮上  
皇在宮南樓上皇黃袍著紫衫樓下黑綉袍舞  
於樓下上皇降樓上而迎上皇上皇足履喉不白  
朕上皇來黃袍自為上皇之衣上皇上伏地  
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侍  
餘齒汝之孝也上不俾已受之父老在位外斯  
拜上今聞仗義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  
日傳語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上皇不肯居正殿  
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  
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皇上親執轡行數  
步上皇了前常服上皇上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  
年今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  
宮中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  
謝九殿上皇哭久之上皇曰今日幸與上皇  
累表請位還東宮上皇不許辛酉以禮部尚書  
李峴兵部侍郎呂誨為詳理使上皇與御史大夫  
崔器杜按陳希烈等微服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為  
詳理判官納筠多務平恕故人皆能謹器之氣深而  
峴得年數戊午上皇丹鳳樓赦天下上皇安祿  
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命例立廣  
平王微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  
之臣皆加食邑有老平懷肅并封累



還范陽以其將薛舉遷恆州刺史開并理路  
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恆州刺史烏承恩  
所至宣布詔旨肅清安撫等州皆降  
車駕府有矣  
文武大聖  
器器呂謹上言請昭昭官背國從後學皆應處死  
巡人自逃生此舉皆陛下親戚或勸子孫今一舉  
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重臣昭昭  
者尚多若寬之是開自新之路若盡殺之是絕其  
之心也書曰威懷遠邇皆從用理  
器守文不遠大體惟陛下圖之等之舉以上後視  
以六等定罪重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車杖一百  
次三等流貶千申斬等十八人於城西南隅  
柳樹下  
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死上  
車曰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與吾家事  
今日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自  
見說九事因俯伏流涕上命左右扶上起以張  
均為長流瘞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  
從命

百餘不坐墳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張均張  
在郭范閣廣平王叔陵等皆自伶候失身賊  
及聞希烈等謀乃止上其悔之  
領名委實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朕  
駟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社稷之危  
與合符符以福富貴及四海橫潰卑卑播種偷生  
免輒變妻子媚賊禍片為之陳力此乃屠賊之  
所著人馬之不如備各全其首領傷其良將是  
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供相果耶冰炭之徒世  
猶外仇方統御下傳  
守手何為得者之不幸而為是者之幸朝廷特  
中義之薄而保為邪之厚邪幸於微諂之臣微之  
誠  
之助  
乃信實其不能屈從不亦能哉  
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  
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  
昇河中防軍使為節度領諸將等七州



分制南邊京西川節度京川領守等十二  
州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  
五州又置黔中節度領黔中五州  
乾元元年春正月戊寅上幸劍南  
加封號  
大聖之號上幸子許上幸日太  
天幸之器乃府庫資財各散在  
頃接乙酉敕盛饌之乃命守北  
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  
張淑如判元帥府行軍司馬  
安撫諸州以爲巡撫無河北  
天下改元  
庚午以安撫司大將軍王  
營州刺史李元平爲節度使  
成王成實立法妃爲皇后  
度使李嗣業屯河內  
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清河太守宇文實皆殺其使  
肅宗使安太青攻拔之生擒以歸

歸者及人  
州縣官  
南而人心  
帝使崔乾  
太子少師  
實上草大  
五月壬午  
性解  
言斥明  
雖人由心  
州時寧使  
會中使  
定更可信  
戊子罷爲  
節度使  
上封未決  
再拜賀曰  
意決矣  
乙未以  
歸者及人  
州縣官  
南而人心  
帝使崔乾  
太子少師  
實上草大  
五月壬午  
性解  
言斥明  
雖人由心  
州時寧使  
會中使  
定更可信  
戊子罷爲  
節度使  
上封未決  
再拜賀曰  
意決矣  
乙未以



京師上使內侍李思勳與之俱至第，陽宣勸承恩既  
宣旨，思勳承恩館於府中，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勳使省其父，其父  
其子曰：「吾受命於此，使明旨以身為節，使一人於  
牀下大呼而出。」思勳乃執承恩，索其裝囊，  
床則什物悉不存，不可付也。又得書數百封，皆牛  
皮，思勳反者將士名。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事有窮之計也。」思勳乃  
將所遺更氏，內向大天曰：「以十三萬衆降，何得  
行此下而後殺？」思勳乃以父  
珙走免。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使財，給思勳以此，非朝廷與之，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殺之，其將會三司，請解官罪，狀至范陽，思勳謂諸  
將曰：「降命則皆皆網起，上聖自聖之，今今備  
不免於死，況存屬安，從安，後山反，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請思勳表求，錄光，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引兵救太原，政之不，於草表以不思勳及將入函  
人新之，仁智事思勳久，思勳欲活之，傳召入，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則謂曰：「我任使汝垂二十年，今日非我，領女，仁智

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為忠義，死之得者也。」今從  
大人反，不遇，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之，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學士為昌化郡二，无石，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丙，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汗，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之，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異副之命，左，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動員外郎，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日，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帳，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國之君，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功自以所生女，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十，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明，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乙，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八月壬寅，按舊唐書文苑其時伏二  
李光弼

但以宦官督府儀同三司自領出塞御軍容  
要大食波斯國州城刺史會其兵助城  
走二國不持食糧移金浮海而去冬十月甲辰  
冊天子  
自中龍以東事卜無備秘執  
至是始有新婦大封百官大服實有  
子儀引兵自關中出塞大食  
百四十千相繼至白人十餘千皆奮外子儀愛之  
丙午日祭之禮百官拜賜武備手書皆百官之  
事有  
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李懷光自將中軍子儀等射  
有二十人自子儀知之內今日我軍賊必走我乃  
下伏兵起射之賊子如由注賊軍亦子儀引兵  
射之賊軍大敗獲其軍糧如之平涼州變  
歸才子儀等知之不報許知重價奪子儀等乃可東  
平涼使許知引兵繼子儀等結餘兵拒戰於乾  
甲國  
又將前鋒首萬  
千人呼緒乃入城居守子儀等圍之呼緒資令遣  
請馬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怒不  
十三號欲殺呼緒等未敢也呼緒等歸仁將兵一





經下同少時 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  
神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  
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  
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不庭者不庭諸侯之  
其不來庭也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  
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是歲置  
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鎮北大都護府  
唐武德中置武德軍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  
落使宋曰日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  
唐武德三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主傳後振武節度使治焉又  
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  
使領交陸等十一州安南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  
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藩吐蕃陷河源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等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李勣勣集

唐紀三十七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舉壇城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王以周餘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諸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破擊焉山之敗必不敗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郡城必拔也慶緒已死僕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戊寅上祀九宮貴神李光弼用王璣之言也乙卯朔田悅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鄆城為流矢所中丙申募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獨運籌策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壬子月食既

書合人李悅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皇后有之  
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  
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郭子儀等  
九節度使圍鄆城使尋常守禦三重  
灌之城中井泉皆涸糧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  
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食錢四千洵饑及馬矢  
以食馬而諸軍無統帥  
朝久而諸軍無統帥  
久不下上下解體  
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數百  
三百面通費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  
失機掠甚艱奮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  
饋糧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汴汾舟車相繼思明多  
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餉運者  
數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  
自相辨讎而官軍渴捕不能察也  
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戰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  
陳於安陽河北  
兵五萬敗之  
直前奮擊李光弼王用楨許叔冀魯尼先與之戰殺  
傷相半魯尼中流矢  
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







九節度使一領兵在河上李光弼還太原反復數戰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立其妻辛氏

李光弼被殺

回紇使臣可

回紇使臣可

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賄之

賜名召若虛詰責發勅妻之

人勸不直上怒叱出之

李光弼入朝

壬午以滑州節度使

制史劉晏為滑州刺史

子光弼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

之曰我畿中使耳未行也因瑞馬而去光弼即得觀

王爲之制幸已以王傳爲天下兵馬元帥光祿副  
之  
乃以光祿知節度使行營光祿以河東騎五百  
東都夜入其軍光祿治軍嚴整始至一萬士卒  
時朔方將士與子儀之實德光祿之實德左廂兵  
馬使張用濟也河陽光祿以機召之用濟曰朔方非  
賊軍也乘夜而入何足畏之其形與諸將謀以饋  
突入東京遂光祿子儀命其士皆披甲上馬衝後  
以先攻其部知兵馬使張用濟曰鄆城之潰郭  
公先夫  
李公而張請之是反也其可乎  
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誠君爲  
之是彼其家也郭公自口何能於君乎用濟乃止  
汜水用濟聞事請光祿資用者百子時至郭之命  
部將李京吳化領其衆  
光祿引生圍郭  
百騎至京

賜實之曰詰汝勿來何得聞達  
贈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以謝之節度使王用濟  
魏太原尹光祿京師守河東節度使  
之敗  
光祿下馬投之  
州刺史河西卒雲京  
不知所出光祿時在雲京下曰光祿嘗有侯於王  
公使來不敢言者取以此取實耳今使君有急光祿  
請往見王公必爲使君解之  
光祿語思禮未及言用濟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  
何相見之晚邪光祿以實告用濟大喜執其手流涕  
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  
久矣引與同榻生約爲兄弟光祿因從容言雲京之  
害用濟曰雲京亦不細今日特爲故人捨之  
即日擢光祿爲兵馬使贈金帛田宅其厚  
郭中監軍區懷恩常卿准許大軍郡王懷恩後  
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  
之八月乙巳襄州將李元宗嘉州刺史  
史王政典州刺史元自綽南楚霸王  
公李無子歸誠丙辰至京師  
將軍曹日昇生襄州刺史李元宗王政爲歸州長  
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州刺史元不從  
王政以李光祿爲襄州長史河北節度使

九月甲午，張嘉貞等奏，請州南節度使杜鴻漸  
守城，亦請明安，給等州官軍，聞之，爭言，宜山谷  
給一當五十，戊辰，更令給州錢，乾元重寶大  
京百官，先以軍旅，無保，宜以新，給其冬料，  
計使，充山南東道，置兵，馬，郭，使，以，陳，賴，老，申  
節度使，王，仲，良，為，申，西，等，子，外，節，度，使，知，淮，南，西，道  
行，營，兵，馬，申，西，等，子，外，節，度，使，知，淮，南，西，道  
院，命，節，度，使，太守，各，將，兵，三，千，已，向，河，南，分，為，四  
道，便，其，將，令，領，兵，五，千，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明，自，便，史，朝，自，白，唐，思，自，胡，良，滑，河，  
之，入，汴，外，會，于，汴，外，李，光，勣，方，河，上，諸，營，  
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五，千，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明，主，汴，外，叔，實，與，不，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將，中，書，令，其，將，平，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子，重，兵，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信，與，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官，人，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陳，信，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兩，攻，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於，公，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光武曰：兩敵相重，貴地忌，今無故  
守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不若將軍州  
北，連，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敵，西，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禮，光，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無，以，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門，皆，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官，能，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河，帥，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洛，陽，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及，日，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萬，里，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十，日，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洛，陽，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市，白，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丁，酉，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引，兵，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仙，特，有，事，隨，河，取，滑，州，思







大夫賀正使臣外司馬半瑜宣也十二

月甲午呂誦誦度使乙巳倫倫漢元緒

斯之吏用胡其將平歸仁將鐵騎五千

神策兵馬等會伯玉以數百騎破之

馬六白正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

事也臣臣歸仁等因於本軍其破之

上元元年今丁巳以李光為大計

中書令歸政內以十萬二千

節度副使知本國事

亦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貴州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二六五

城下夏四月壬子破史明於河陽西清斬首十五

百餘級賈州將孫瑒曹玢殺史明使史顯德州

以制以州刺史會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平州刺史使行出其門倫既斬所守

錫州刺史使行出其門倫既斬所守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知河東節度使子甲增為司空自武德以來

不為宰相而月甲及子孫為宰相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其等





[illegible]

權以尋事授右軍使上馬擊虜于馬邑其地  
 屬北平陸山中屢敗賊乃以二萬進涇州同州并楊  
 軍使李光遠攻涇州自餘三萬拔之牛臨安人  
 明謂其將田悅嗣孫五十倍其兵至同州殺  
 千餘人復許於江討一千八百餘人而官  
 大持而進十二月天子遣使召王厚官  
 賦歸郭情等皆計美詞勸帝賜以重賞遂  
 監中誠命將歸復從龍鳳門出  
 加之去得外也將使李祐用  
 車戰張羅而出之外中也  
 二上力湖之論圖  
 也失忠進退何以事君祐用論功鉅巨竭力以拒之  
 頗乃悉以後事授祐用祐用收斂卒得七百八家至  
 蘇州募壯士得二十人立綱以拒劉展展聞其稱  
 子昂字犀攻宜州寶飲燕唐使都屋之重城走  
 待封嚴於郡野長敗奔扶州畢相逐據蘇州待封進  
 解湖州李可封尋常州刺史楊  
 其時許事為潤州刺史

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  
使其將溫晁屯餘杭餘杭漢縣時屬杭州在州西四十五里晁直隸展以李晃  
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南陵漢縣屬南陽郡  
為廬州刺史廬州漢縣屬南陽郡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濠楚州漢縣屬南陽郡王暉陷舒和  
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  
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晁不得西止屯  
廬州初上命平廬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  
屯任城任城漢縣屬東平郡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勅神功救  
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趣讀曰促且許以淮南金帛子  
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勅神功  
討展展漢縣屬東平郡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  
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  
天長天長漢縣屬東平郡神功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  
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廣陵漢縣屬東平郡大掠殺商  
賈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徧讀曰遍是歲  
吐蕃陷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繼

胡三省音註

上元二年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天

引兵攻杭州時李福用將軍張於石夷門  
孫待封自武寧南  
學超攻杭州

賜身爲烏程李可封以常松降丁南田和功使待  
楊元等將千五百人內擊土  
先遣特使范知和等將二十人自白

郭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渡東越常州  
郭景山將二千人軍於瓜洲壬子  
郭景山會大風五舟戰於山下

而苑知新等兵已至下  
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  
子平既早晚等耳道更軍力微

射中目而仆遂斬之  
劉殷許嶧等皆死  
隱林南州人

也楊元等擊破王廔於淮南引兵東走至常燕

乃降  
孫待封詰李福用降張景輝等共至七千餘  
人聞吳元以兵援張景輝使攻杭州事經逃入海

十餘日  
民始得寧矣  
度使呂誨奏請以江南之潭岳鄂永貞建中

各州皆隸江南  
閩南使廣州刺史  
使李鼎進擊破之  
下離心離之可破也

然廣南上上  
修尚知未可輕  
上以假貸因憐  
可取

張山漢因將  
光緒以佐險則  
盛在思明不可  
也

盛在思明不可  
也



[illegible]





日觀... 或告... 京北戶... 丁亥... 甲辰...







其威名神功遠播河南... 仲卿相繼入朝... 決之自給... 光弼在徐州... 事功如光弼... 官制位等... 抗禮乃大... 諸君亦胡... 丁酉赦天下... 立皇子益昌王... 上官准西... 節度使... 言於上... 兵部尚書... 輔國出居... 於權上表... 輔國入謝... 事先帝上... 壬戌以兵... 部侍郎鄭... 武為西川... 節度使...

軍使裴戎中... 既得密敕... 已已陳於... 不愛朝命... 復留趙此... 於甲口... 等使... 秋七月壬... 以郭子儀... 軍品元帥... 癸巳劍南... 害拒裴武... 不得進... 八月... 賊帥吳功... 曹等平之... 己未... 乙丑... 入朝謝罪... 上優待之... 己巳郭子... 儀自河東... 入朝... 程元振用... 事忘子儀... 功高任重... 辭謝之於... 上子儀不... 自安表請... 辭元帥... 節度使上... 裴之子... 儀還京... 師... 台州... 賊帥... 袁見... 攻陷... 東諸外... 改元寶曆... 師... 破之... 乙亥... 九月... 以京... 瑒為兵部... 尚書同平... 章事知... 山南東道... 節度使... 乙未... 加程元... 振... 轉... 大將軍... 被...









[illegible][illegible]

崇義奏改葬瑱為之立祠不居瑱聽事

及正堂在子儀廟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

泰陵在開州奉先縣廟號玄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

聖大宜孝皇帝于建陵在開州奉先縣廟號肅宗

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眾

近二十萬近其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

討平之伯儀魏州人也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

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不能用郭子儀之言為一府入京辛

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

年乃得歸史苑羣臣三上表請立太子五月癸卯

詔許俟秋成議之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嬌

檀平刺為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

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

懷衛河陽為澤潞管自王承嗣李寶衡相繼叛六月癸

酉禮部侍郎華陰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

實附者孟簡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

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

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

此待士蓋其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

括以求僥幸帖括者舉人因試帖括取中者又舉人皆

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

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

行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唐制朝廷擇儒

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

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聲病謂以平

聲而或文音聲之類

風流頹敝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

來人多倚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

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

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庚寅以魏博都防禦

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

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

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魏牙兵始此同華節

度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恐懼自殺程元振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實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九

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

汗可救爲安累光親署華趾如可救

殺以下皆加村實

國子監舉人今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補

者升之於賓如鄉貢法

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  
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小何識者是之

以律因瑞爲朔方行營節度使吐蕃入大夏觀陷關  
東河鄭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龍右之地

卷之四

卷之六

[illegible]

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虜右河西安西北庭諸

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繕治爲軍資  
開屯田供糧餉唐書設監牧畜馬牛軍城以邊防

里相率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僉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

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

於太原川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其

既平紹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  
雲京亦引城不與相聞漢甲照具表其狀不報

將討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瑒將李光弼等屯所縣

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鑑等屯沁州

爲判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

湯懷恩懷恩與飲於正前岳數語奉仙曰

以古無不爲人主者其何由也謂臣

懷更欲酬之曰來日端午

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辱我無將殺我也夜踰垣而





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程元振領兵二百騎出  
 重田驛與賊第五琦相見其與之偕亡又令賈  
 奉恩從法知新江之戰之  
 給夜則多火以疑賊軍而光祿卿仲卿與眾近  
 千人得盤田與全結相率與賊二百餘騎直度通水  
 將大軍不知其數至左羽林大將軍程元振以爲賊將  
 引軍去全結又使射生並王甫入城呼結少年數百  
 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賊軍中驚遁去  
 吐蕃使臣來言中常遣去  
 下始出都白姓填無餘府庫相繼戰此三輔敗時  
 也日十月朔召諸道兵至四十日無雙入新此四  
 方賊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乎  
 郭子儀以爲命得焉然陛下不爲天下計則人乎  
 臣聞月醫傳言當病飲此藥不當病無心也  
 下視今日之病何歸至此乎必欲存存則存  
 元振首勸使天下兵出內使韓瑒州  
 紹引兵以天下其計自新改過官即蘇一馬  
 廷若以朕是不憤則帝王太器敢好聖其  
 天下所住如此而兵下下人不感天下了  
 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邊功  
 十一月辛丑元振官職歸田里王甫自順京  
 北其聖衆二千餘人晉置官署長安中

兵部以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  
 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子儀辭許外已  
 以由郭子儀將率南溫爲外制中尉督其軍外  
 制吏  
 程元振專權自志人員之甚矣李輔國請將有大功  
 者元振皆忘其功害之吐蕃入寇元振子以時  
 上領兵出幸上自領兵討之李光弼等皆元振  
 所中雖有主有中外咸切齒而李光弼言太傅士  
 卿抗上議以爲大戾程元振不爲刀而入京  
 師劫害臣使程元振武士無一人力斷者此時  
 下也陛下誠元功委巧臣日引月長以成大  
 下始出都白姓填無餘府庫相繼戰此三輔敗時  
 也日十月朔召諸道兵至四十日無雙入新此四  
 方賊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乎  
 郭子儀以爲命得焉然陛下不爲天下計則人乎  
 臣聞月醫傳言當病飲此藥不當病無心也  
 下視今日之病何歸至此乎必欲存存則存  
 元振首勸使天下兵出內使韓瑒州  
 紹引兵以天下其計自新改過官即蘇一馬  
 廷若以朕是不憤則帝王太器敢好聖其  
 天下所住如此而兵下下人不感天下了  
 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邊功  
 十一月辛丑元振官職歸田里王甫自順京  
 北其聖衆二千餘人晉置官署長安中

食郭子儀至水西

謂子儀或可入。子儀引三十餘人從後人傳呼召甫頭出視其子儀之。

張通將兵屯盤蛇山。

大一縱火打官軍討平之。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陳克復聞城守甚固不敢攻之數日入封難。

韓歸王鳳翔作吐蕃圍城噓許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田背城出戰。

士女奮擊斬新千計而賊明日潰去。

十二月丁亥有詔發解州。

郡請上先議陳恩然得優官元載不從其言曰朝  
廷官祿相與再壞邪臣  
能出是劍之田午上至長安郭子儀領城中自度及  
諸將皆於水東民地待罪上怒之曰用卿不早故  
及於此臣  
以御史大夫權重比臣  
以御史大夫權重比臣  
蓋以昭事仙爲郭子儀使臣  
乙未以荊州郭子儀使臣  
並罷政事以三正郭子儀爲西門外同平章事  
唐與去九載復置區以貨其內侍蓋大信主書在  
價謂與往來上意所屬臣  
祇免行微臣  
人也臣  
敕不終丙申放之於都州臣  
得莊歸三原駕上還衣衣婦人服臣  
長安自任任甲辛丑府城之以試臣  
昭陵西門三州皆守山陰二城臣  
長安南山山麓亦入於叶蓋臣  
二年春正月壬寅斬楊國忠臣  
長安庫中上乞元張之地臣  
合制南車西川縣一遺以贊門侍郎解武端節度使



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所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召至是上命真卿說諸將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任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乘之理。今陛下還宮。傳逆不成。勳王還不能。召之。有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京。路希仙。李抱玉。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玉之從父郭子儀。知懷恩有異志。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為召。抱玉問計於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儀之思父兄。懷恩欲其棄云。郭子儀已為魚肉。所教無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東。且上然之。甲寅遣使杜鴻漸。自今初置丘方丘。請以太祖配。所獻以高祖配。大嘗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乙卯立瑋王。瑋為皇太子。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郭曲無賴子弟。相率為盜。吐蕃既去。懷軍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仙舟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各所管曰。天

雖軍從之。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錡。密謀取太原。辛酉京覺之。李錡。城鼓。懷恩使其子瑋將兵攻之。京出與戰。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自其父為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任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乘之理。今陛下還宮。傳逆不成。勳王還不能。召之。有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京。路希仙。李抱玉。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玉之從父郭子儀。知懷恩有異志。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為召。抱玉問計於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儀之思父兄。懷恩欲其棄云。郭子儀已為魚肉。所教無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東。且上然之。甲寅遣使杜鴻漸。自今初置丘方丘。請以太祖配。所獻以高祖配。大嘗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乙卯立瑋王。瑋為皇太子。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郭曲無賴子弟。相率為盜。吐蕃既去。懷軍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仙舟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各所管曰。天

時女不薄今衆心既歸必致我將加之何懼更不  
與其拜而後母得刀之曰吾爲國家我此賦  
取其心以謝三軍便見疾走保免連與下三百里  
河北走  
微子云全軍歸之曰不然此必車潰矣將拒之  
其甥張叔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鎮何可了納也  
已納之張叔以爲謀告便見以爲可納之了得  
而收其軍  
也便納之安有申於敵他日以事之折其腰  
實於破城而死  
便在公州便見去車鎮至公州  
致其白王而聽其功以告郭子儀使牙官盧  
信至汾州  
便路使實其子儀至相  
下世曰信不及人  
吾命便見母至長安  
以禮葬之  
子儀知盧諒之

許杜若之上以平抱直有輪  
幸勝也幸光  
河中戰遣中使存問之  
守以察其主就光  
上攻其母至長安  
之加厚  
者自江  
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參軍爲河南江  
便使張  
役職便宜行  
斗千錢百姓  
乃疏  
萬石以給  
者皆道其法度云  
同外郭子儀使  
間則出持  
詩之勤  
新首補  
即修  
郭子儀以安史  
郭子儀以安史  
郭子儀以安史





遣使使張勳詣王忠之飭盜皆平。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書令，子儀以爲自太宗爲此官，累聖不復置。勳近奉太子亦書爲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鎮河中，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上遣子儀王，驛還國，賜留宿衛，以成其節。上許之，加驛開府儀同三司，賜武都王。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卯朔，改元，赦天下。戊申，加陳彭陽郡公使李抱玉鳳翔關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爲導，處節度使。抱真以山東自懷，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士瘠民困，無以贖車，乃籍民每二丁選一壯者，免其租，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武藝都試，以爲賞。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官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南。由是天下緝潯路步兵爲諸道最。二月戊寅，受項宗、高平、樊定地，賜三月壬辰。

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張英、又等文武之臣十二人於華嚴寺待制。左拾遺洛陽楊甄及上疏曰：陛下召募待制，以備詢問，此方帝威德也。臣等頃者

陛下雖容其直，而不諱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諫諍之實。使諫者指指口，飽食相相爲味，此中較之人，所以驅散而臣亦取之，今帥與不惠十年矣。臣所望於陛下，人之生產，空於杆軸，擄兵者窮，館且城中，白晝增賦，而貧人羸餓，殺戮及隨，長安陷，辛酉，百城陷，如鴻水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紆痛，而無待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西自吐蕃、南自蠻貊，臣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比而往，東泊南海，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風不之安，而臣不爲謀。願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效，假令臣安思之，自可而罷官之地，俾置屯，先疲人實賦，或可減國租之半。陛下

臣可持疑於改作，使事士之臣，其一日乎？上不能兩，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鎮鳳翔。如故。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寧寺。元載曰：吐蕃利我不還，若不還而卒，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視之。史大夫王琚充諸道按使，河東道相曹豐誠使發

諸入奏事，上問權結之利，歲入幾何？謂久之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纂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復七百里元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二原路副恭鎮之靈武河內節度使楊志烈既死州長史上皆從之丁未自官請納職田充軍糧

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既... 疾自解詣武武以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獲地數百里... 武作七寶壽迎肝入成都以寵之武... 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幹其父之弟也頃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又為節度使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業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又英又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即誅業俊以罪而誅之召肝還成都肝辭以備吐蕃未可歸英又會然絕其餽餉以困之肝轉徙入梁山英又自將兵攻之聲言助肝拒守會大雪山公溪數尺... 餘兵纔及千人而還... 恤士卒衆心離... 所居行宮為道士觀... 竹樹茂美養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肝言其又反不無何以徙真容自居其處於是即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巳敗于城西英又大敗肝遂入成都屠其父家英又驛騎奔蘭州... 州牙將范希... 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 蜀中大亂肝衡州人也... 伯和等相繼受賄十二月戊戌餘坐流錦州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率  
掌校學士多備居之祭酒漸斯上言學校不可遂

大曆九年春正月乙酉轉復國子學生

內以山南東道轉運常平總管張勣等使行武庫五  
坊為京畿諸內司中創南山南內等坊等使公理  
天下財賦

二月丁亥制修國子監  
中所有米一萬石並其舊存其使老而棄之

命宰相常參政事

為朝野六軍諸將皆服朱紫  
為諸生朝服與貴戚乃學講義文傳能執筆辨章

乃請自官凡諸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  
奏聞仍以上旨諭白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

是白捧其耳日也陛下事繁臣之為過何不察其言

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諫之果實宜贊之不得少  
而使天下謂陛下厭惡賢之頃計上為難以奉  
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

所以防事敗也天寶以後宰相皆為相族者  
路以目上意才下情不上達宰相亦不

漸矣夫人主大開不達之路雖臣愚亦盛言現今  
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滿二數人

天下無事可議是林甫也故今日世林甫難  
增進中子不達宰相事者計以仲華中儒

下傳不早察成理立後時之方無及矣  
恨之委與卿謀乙未貶林甫

己亥命大理少卿杜鴻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副九節制陝西川節度使以平變亂

以段秀實為二使都督  
弓重二百四十斤者

為理端其請竟殺之端或事或不中理

實力爭之端有時於其左右則要秀實曰秀實罪若

可奈何以充無罪殺人恐非道瑞拂衣起尋實  
除名而出夏久瑞曾召召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  
各為實而後行瑞由是在部軍營瑞殊不  
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與事歸南東川節度使  
邛州刺史柏茂琳為邛南防使  
以崔旰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使三月癸未  
旰與旰子梓州刺史崔廣敗旰以旰命旰即皆為旰  
所害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  
秋八月國子監成丁亥  
王播以謫宰相  
王播怒不歡怡然  
朝野謂人曰然者常情笑  
言不可測也杜鴻漸至蜀鴻漸張誠敗而懼使  
人并遣書於播既許以萬全所卑謝書略以理之鴻  
漸喜遂至成都見播但接以溫語無一言責其干紀  
州府事也以其所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此  
播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輝各為本州刺史上不  
得已從之壬寅以旰為成都尹西  
川節度行軍司馬甲辰以旰判蜀行內侍  
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京兆常安上言成均之任  
當用名儒

不宜以官者領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功竟不成冬十月乙未上生日  
詔道州節度使嚴金鼎器服玩馬為壽并直  
錢二十四萬常安上言以器節度使非能與女  
必取之於人故怨求煩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  
聽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逃亡十  
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  
十一月癸卯周智光移駐州駐軍張志誠  
智光素與州刺史唐順昌不協志誠入奏事智光  
館之志誠其部下下為智光  
復固執智光反止由女驍之我亦不及今日為女  
反至叱下斬之智光其  
人具智光之惡多自同州羅漢智光  
運之於路死者甚衆申加智光檢校左  
射道中使余元仙持符為授之智光懼以智光有  
大功於天下國家子能平章事而與智光同華地  
狹不足展材若益以吐蕃帝卿坊五外歷歷可耳因  
厚數大臣損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  
夜眠不熟計足恐路破長安城至於神天子令諸侯  
惟周智光龍之元仙股臂郭子儀屬請討智光上不  
許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  
是為是於是士卒皆不勤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軍有餘糧以備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為  
性貪黷郭子儀少遊擢外人也為吏強而奸詐

結糧實以是得進既得佳州其遺運多糧糧  
臣官費亦甚暢然少許請收盡力無怨又  
納餉於元載二仲武內外引服元載亦  
官制既便使  
一年春正月丁巳元載子備計用智光子備命人  
將軍城子懷光軍于渭上智光曾下制之智有雄心  
已智光人將軍懷光自同州知所降於子備  
二月丙戌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今使使智光以其前中智准內知智光手忠臣入  
朝以收唐州為名帥部上大夫自渭州至平  
百有餘里或曰曰不食者已百有餘里  
人壬申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二月丙戌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常州之太監而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公主手其妻妾之上以此非法所知使彼  
公為天子天下皆女軍所有子備子備  
因禮人侍罪上曰諸君有之  
不作宋教兒女子問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備  
數十夏四月庚子帝幸相率朝與吐蕃盟于興  
唐寺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  
留後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

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贊  
漸復知政事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杜鴻漸為東川節度使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肝軍實至御史中丞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甲泰以先所賜軍為軍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太后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用泰與曲江公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夢通其說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他子必以一寺增輝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人號寺僧福之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陛下當尊宮中以重萬法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乎又上書略以古之明王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福修德以清德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東方不遺者隨以修德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此筆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正道於內心求德助  
於外物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惜之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上好和記未其車佛元載王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好佛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無窮上書問以佛言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運神靈長非宿福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史史元載子備入朝上命元載上智光子備  
逆方機而皆有子備

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新羅王憲英卒于乾運立  
軍王使爲壽王  
二月癸巳商州兵馬  
使劉洽和防禦使殷仲卿討平之甲午郭子儀  
等無故軍中走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  
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  
權重而斷更以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責父之  
部虞候而惜婦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子儀以後  
官獲民氏爲首起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夏四  
月戊寅山西北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從弟右  
羽林將軍繼自代上許之壬寅丙州節度  
使崔旰入朝敕上遣中使楊季必於衡山  
錄之作書院外傳集殿撰  
以上時在內廷聽過之  
自古未有以上  
國事相與之議又使崔旰召見其妻以外  
陰山使相見上欲以爲宮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密訪何必得如此後憲宰相耶

公紀主事服玩上謂必曰先生何獨無所獻對曰臣居禁中自中至下皆陛下所賜所餘惟一身耳何以爲獻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必曰臣身非陛下有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居卿而不能得卿有矣必曰陛下欲使臣何爲上曰朕欲卿食肉內有室家受位爲俗人必泣曰臣祗祿二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居其平上曰泣復何益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爲之辭二親

爲必娶董氏女爲妻上曰卿出使官職易赴光福坊令此數日宿第中數日宿第中上與必語及齊王使臣厚加賈卿必請用卿故事贈太子

中興之業上泣曰吾弟首建豐武之績成卒乃爲議人所害卿使而存朕必以爲太早少當崇以弟號成吉風志乙卯制事修臣承天皇帝庚申

肝之入朝也以年實爲留付

史楊子琳卿贈數千尋突入成都

朝廷聞之加肝檢校丁部尚書賜名

使率帝親臨昌平牛

待間月成使軍節度使李寶臣權將兵討希

帝躬所啟事朝廷不得已皆之唐申以子持雅盧

琳數不利秋十月李寶臣任氏出家計數十

子琳走乙亥王結如幽州李希

備以逆之結晏然而行希

命以逆之結晏然而行希

先信市爲馬不時歸其直斯曰我於唐有大功得余何

宗德固懷恩之報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

郭德及懷恩死吐蕃走回紇懼而請和

唐不忘前功外惠而德之

乃回紇留於唐唐失信郭回紇厚禮而歸之

丙戌丙生五蘭益

百官迎謁於光順門

歲以爲常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攻武丁卯吐

藩尙書二萬衆成郭州京師戒嚴郭州使

平事李寶臣以王結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

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丁丑王

壬午朔方











賜希通死吐蕃寇承襲

冬十一月郭子儀入朝上知元載

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楊見深戒之載猶

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

於上忌之自泌常與郭子儀北軍與郭子儀相善

宜如其謀上曰北軍必之故更也

預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

使魏少遊來會任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罷卿

於魏少遊所任使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東

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督侍

之

六年春二月壬寅河西隴右山南西道節度使

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抱玉上言

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於扶文巨一千餘

里操御至難若吐蕃遣賊順俱下

臣保固河隴則不救邊境進兵扶文則通關無

首尾不贖進無從顧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

專權應承許之

郭子儀還邠州

嶺南觀察使李崇素自邠平南十道大都督據容州

等處兵攻陷城府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焉

結手容州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新賊帥嚴陽珪

帥諸蠻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

勉以為難結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

收斂糧肉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

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為授軍務勢亦可成功勉

從之結乃與魏州刺史陳仁塔

結盟討賊

愛攻容州拔之擒嚴陽珪前後大小百餘戰盡獲容

州故地分命諸將鎮西原

據險為固陷十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

將李觀與趙併力攻討平之

河北旱米斗千錢夏四月己未潭州刺史楊子

琳入朝上優賜之

秀為內常侍

使于吐蕃

以上諸告友人

之上於下少良頃珪御史書檢御史少良頃珪以

險比周雖間有臣

付京兆皆殺死

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載

所委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駁故也

天防秋

益厭元載所委恩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懷腹心漸

收斂糧肉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



史大夫宰相不知故由是情狀九月吐蕃  
卜舟石嶺車下耶城九月吐蕃  
軍使人諭之明日引退九月吐蕃  
以部侍郎判有六付兵部以史以合賦數知也九月吐蕃  
河東以兵出入之法二部下賦完上不若也九月吐蕃  
自中興後事遂安九月吐蕃  
七年正月甲子國使使者檢出馬驢九月吐蕃  
或以二部知金生門九月吐蕃  
是日門皆閉上中使九月吐蕃  
二月郭子儀入朝丙午九月吐蕃  
四月吐蕃入朝丙午九月吐蕃  
未救天下九月吐蕃  
吐蕃其兵安今部說子舍門九月吐蕃  
未而郭子儀位仲仲利經九月吐蕃  
因郭子儀問之九月吐蕃  
北其兵酒將干內九月吐蕃  
度使非牛副使不可九月吐蕃  
自秋九月吐蕃  
助州盧龍節度使九月吐蕃  
八年春正月九月吐蕃  
賜郭子儀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子平年

十二將士會以馬即平九月吐蕃  
二月子申永十節度使九月吐蕃  
之使九月吐蕃  
酒德以續九月吐蕃  
歸私軍九月吐蕃  
州將牛北懷負九月吐蕃  
中將十州將官吏九月吐蕃  
劉晏工部尚書九月吐蕃  
等今郭子儀入朝九月吐蕃  
張家內賊三月丙午九月吐蕃  
侍郎徐濟九月吐蕃  
為京兆尹九月吐蕃  
郭子儀入朝九月吐蕃  
按之九月吐蕃  
洪州刺史九月吐蕃  
州長史九月吐蕃  
卯鄭王與裴昭昭贈太子九月吐蕃  
回紇自乾元以辛

乘議求和而每一馬爲四十擔斷至數萬匹馬皆屬  
得無用朝廷許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特遣繼  
至責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  
七月辛丑回紇歸詔賜賚及馬價共用帑千餘兩  
去八月己未吐蕃六萬騎攻雲武達城  
宋劄州監軍使朱泚遣兵將五千精騎討涇州防  
賊自安山反賊州兵未嘗爲用滔主上大言勞賜  
甚厚壬申回紇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  
求互市九月壬午涇州刺史舒昇殺張白  
節度使呂元實據城南反癸未營州男子鄭模  
其故衆曰頭戴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百無所取請  
以帝衣尸貯篋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  
館於客省其言國者  
更笑也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父史子立  
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  
事使誅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  
之豐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還邈邪郭子  
儀備朔方兵馬使車載將步騎五十拒之渠中溺于  
官命諸將布扣馬以備其  
將吏持溫飽等重輕城不用其命誠召使舉虞  
已醉矣更拒馬曰野戰馬用此爲命撤之叱駢反衝

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爲寇角所載言於上曰四鎮北戍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秦嶺即商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推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唐原州治古高平唐隴道之要漢光武取隴右先降高峻而後可以通隴關隴道之險高平乘高以窺隴東魏北得以此病吐蕃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尙存吐蕃奔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見前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原州有木峽關州境又有石門關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度使洛州會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後張炎復錄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爲子儀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實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韓維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維奉  
勅編集

唐紀四十一

僖宗天台胡二省音註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曆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  
神功自澧州松江而下擅出竟至鄂  
州詔入朝神功自澧州松江而上  
南東道節度使李元平兵備之  
二月辛未徐州  
軍亂刺史溫乘奔城走  
吐蕃留之單年竟死  
吐蕃兵坊秋者千五百人盜津  
神功不知未末留後  
國之北門中開戰十耗散什境有一  
之地耕井軍之衆  
於諸道各留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嫁神功度使田承  
嗣之子  
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  
以權明鎮使楊猷爲州刺  
史肅右節度兵馬使  
四月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

壬辰赦天下  
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  
己亥求平章事  
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奉表請入朝且請自  
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  
先舉大舉於京師以待之  
李增開府儀同三司司空楊師道公諡曰大昭正  
實留不空三歲和尚  
京師早京北尹黎幹作土師所自與  
更無  
土師成禮節用秋七月戊午南  
有疾  
開而  
敢復言  
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  
批曰死則與尸而前諸將不  
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書  
殺人之賊近時未有  
李抱玉馬瑤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  
冬十月壬申信王瑤弟乙亥王瑤弟  
使作亂

壬辰赦天下  
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  
己亥求平章事  
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奉表請入朝且請自  
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  
先舉大舉於京師以待之  
李增開府儀同三司司空楊師道公諡曰大昭正  
實留不空三歲和尚  
京師早京北尹黎幹作土師所自與  
更無  
土師成禮節用秋七月戊午南  
有疾  
開而  
敢復言  
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  
批曰死則與尸而前諸將不  
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書  
殺人之賊近時未有  
李抱玉馬瑤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  
冬十月壬申信王瑤弟乙亥王瑤弟  
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帥其受歸承嗣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之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時其洛州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辛丑郭子儀入朝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子儀入朝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已朱泚表請留朝下以第府知州盧師伯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堅為洛州刺史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內侍魏知古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李嗣業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乙卯西川節度使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新首萬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義非承制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州刺史薛維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關之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三月甲午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令珍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滑不能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持庫物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命史臣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令軍士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以給其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聖請罪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使李正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實正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雖死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杖授承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及承嗣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因其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宋阿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即令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自授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東節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臣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已攻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將四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詞自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千軍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兵馬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防秋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兵馬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侍



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東  
身歸朝辛巳郭子儀還邠州子儀書奏除州縣官  
一人不報勞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舉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停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守磁州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騷出城有司執之繫萬年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斬之竹馬繼車以口切去上不問  
壬子吐蕃寇臨涇  
隴州及晉州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潰竄屢出城實匿丙午鳳翔節度使李絳王妻破吐蕃於善真  
辛酉臣正己會于善真  
造圖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西軍各害士卒成倍賞厚平盧貴縛解羅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變引兵退實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唐河屯賜武  
將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嚴珣守之田承嗣實臣不能克吐蕃寇涇州涇原節度使馬燭破之於百早城  
戊午命盧

不克矣。實臣直謂事合符議，遂與承嗣通謀，密圖先驅，承嗣亦陳兵境上。實臣諍，使者曰：聞朱公儀親如神，願得實臣之治，與之實臣置於射中，與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治軍於瓦橋，實臣遣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取敗。如射者，時承嗣方時，子實有變，俱出戰而敗。會夜，衣服得免。實臣欲乘勝取范陽，治使維武軍使昌平，留守留府。實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曰：同內有警，不暇從公。上議文，有戰為之。實臣歸而退。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所部拒朝，命資一切不問。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三月戊子，河陽軍亂，監軍冉肅出城。大掠三日，駐劄成備而入，殊亂者數十人，乃定。五月，汴宋留後田悅卒，部將歸平靈羅殺悅，奉安懷州刺史孟繁，北結田承嗣為援。

十一月春正月壬辰，遣使遺大夫吐亞使魏州宣慰。辛亥，西川節度使崔寧奏收吐蕃四郡度及安祿吐谷軍氏等，費銀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二月庚辰，田承嗣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敕承嗣詳其官爵，歸與家屬入朝。其部拒朝，命資一切不問。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三月戊子，河陽軍亂，監軍冉肅出城。大掠三日，駐劄成備而入，殊亂者數十人，乃定。五月，汴宋留後田悅卒，部將歸平靈羅殺悅，奉安懷州刺史孟繁，北結田承嗣為援。十二月，回紇千騎寇魏州。州將崔寧收之於烏水。元載子播奏魏州備費請入其境，以困之。上許之。承嗣留兵不往。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厚為之上表乞許其自執。



中書省、尚書省、外職不致一人軍府晏然。白晝無盜。甲於勳。中堂費二十萬緡。宅室所減無幾。其子孫無仕宦家。資尋益。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奏稱。賊以海路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州。留使。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中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汴州。十二年春二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德。留後。癸亥。以河東行軍司馬。防。為河東節度使。防。復州人也。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懷。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仍令不必入朝。上亦無如之何。與子。復承嗣官。仍令不必入朝。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于緡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于伯和。仲武。緡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與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緡不悅。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後與左金吾大將軍。吳。謀之。議上之。則也。會有告載。緡夜。載。不。有。長。上。命。收。載。緡。於。政。事。又。仲武。及。車。訪。傳。等。命。吏。部。尚。書。劉。

是御史大夫李涵等同職之。問端皆出。中。日。先。杖。殺。右。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蓋。秀。於。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殿。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乃。脫。載。乃。脫。載。載。其。口。而。殺。之。重。州。覆。盆。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等。曰。故。事。軍。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賜。緡。汴。州。刺史。及。子。伯。和。仲。武。事。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棟。至。八百石。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賈。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增。性。貪。儉。簡。素。制。下。之。曰。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官。客。聞。之。減。坐。中。書。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其。威。毀。撤。之。癸。未。貶。吏。部。侍郎。楊。大。諱。大。夫。韓。炯。包。信。起。居。舍。人。韓。會。等。皆。載。黨。也。次。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能。者。一。人。視。厚。之。畏。日。欲。以。代。己。故。次。及。於。載。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誅。誅。後。等。吳。縉。諱。伯。白。始。始。官。丁。酉。吐。蕃。寇。黎。雅。州。之。元。載。以。什。道。者。多。樂。京。師。是。其。過。已。乃。制。解。厚。外。官。而。諱。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縉。常。賣。京。官。俸。太。薄。已。四。紹。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高宗皇帝本紀  
五月辛亥

又宜諸州縣皆自軍餉其不足量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錢。又點土人尋覓歸農。秋末追募。又言。台軍者謂之運給。自正朔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多以王載王瑞。願情向以。則中月。至千。或數十。或十。始定數。唯定以下。至千。計。時。不使君子。今不奉餐。今。如。食。亦。可。





所屬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雖有怨言以爲積威常  
雖在中國名藩而實如蠻貊域焉

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敗賊白雲文流城以避田

公土有二種入界於上議存之曰上曰吾欲以利

舊生汝識再意書爲衆先公主即日毀之戊辰河

統花太厚河申押于泗水李自賢曰

我遠來中斷由爭持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

之實則堅壁勿出而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一壘

抗其前大軍營其後雖不獲安自後進乃不獲進

乃引去上亦不問回入寇之故持之如

初己亥叶善清其將馬重英帥衆四萬寇豐州

軍士掠其輜重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

持坊市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

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六月戊戌賊石勒度使朱泚

乃其賊也今同乳賊也何乃賀爲之法吏

之不察焉邊吏之不御者以承天電上焉之祐庚

酉之子也戊午郭子儀來以回紇酒在塞上使人

始去身未吐蕃將馬重英一舉軍諸鹽池二外

郭子儀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擊之八月乙

吐蕃一舉衆下郭子儀遣李懷光擊之

之上年全貞獻厚不已郭子儀遣李懷光擊之

累年不刃丁酉始韓子莊

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韓瑗等使爲

北杜黃裳主招孫李懷光除代子儀入朝命自官京

諫大將溫儒雅等皆掌其說以請懷光

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以給事中杜亞爲工

西觀察使上召江兩判官李必入見

子發其除謀不然時不見郭子儀曰臣昔











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將即亮朝所類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宮司掌宮禁謂之奉成園門南出東街第大坊為安昌坊癸丑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總下沒胡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饗餼熱日養生曰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橫戶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久離辛卯罷天下權酒收利唐初無酒二年後復禁以康食方屬乃禁京師諸酒以麥熟如初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府有侍讀及亦置焉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銀臺河內以藝待詔學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以詔敕文告燕由中書多參翰林院官有才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事別有禁亦未定名制詔書教習或分在集賢院元一十六年始以翰林供事改稱學士建學士院於翰林苑之南傳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院一所則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久次者一人承承自親重無比得罪張本乙未以涉為右散騎常侍仍為學士散騎常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  
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白口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攝篆

唐紀四十一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代字書文身武皇帝下

大縣十四年八月甲辰以廣州司馬楊處為門下侍  
郎  
事  
勳精求治  
不文用人  
相於崔祐甫  
府用屬  
吏器素上亦事聞其各役引崔祐甫用之  
性粗率喜誹謗  
每下大獄涉疑法稱其才  
可大用  
上信涉言而用之  
聞者莫不駭愕  
代字之  
世吐蕃數遣使求和  
而崔祐甫不允  
代字之  
宗老留其使者  
聞使入蕃有全死不得歸者  
俾獲  
其人皆配江羅  
乙巳以贈外司馬兼論為太常少卿  
使子吐蕃  
其俘五百人  
各賜銀衣而遣之  
俾郎沈既濟上進銀議  
以爲選用之法  
科而已曰  
世曰才也  
考也  
遇曹皆不及是  
夫安行徐言非傳也  
難考  
新非才也  
非勢也  
就此以求天下之士固

未獲矣  
今人未士  
明不可專於吏部  
臣詳酌古今  
謂五品以上及軍  
司長官  
宜令宰臣連敘  
吏部兵部得參議焉  
六品以下  
或錄佐之屬  
許州府詳用其  
其私目  
不憚錄者  
小加謹駭  
大正刑典  
實成授任  
敢不勉天如是  
則賢者不  
而自進  
不肖者不抑而  
自退  
受才或得而官  
無不治矣  
今謂法皆擇才於吏  
部  
試職於州郡  
若才職不稱  
實於刺史  
則曰  
命官出於吏曹  
不取廢也  
實於侍郎  
則曰  
量書判實考而授之  
不保其任也  
實於令  
史則曰  
按由歷出入而行之  
不知其才也  
家庶使與  
誰任其咎  
若牧守自用  
則罪將也  
必州郡之選  
換一刺史  
則革矣  
如吏部之選  
則吏其侍郎  
無益也  
之選  
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相繼等使  
自判官副  
將以下  
皆使自擇  
故其間或有情故  
大舉其例  
十猶  
七全則  
吏之法  
已試於今  
但未及於州縣耳  
利害  
之理  
較然可觀  
今諸使傳佐  
亦受於吏曹  
則安能  
鎮方隅之重  
理財賦之殷乎  
既濟吳人也  
初衡州刺史曹王舉自治  
入相  
復推為衡州刺史  
時攝後在道外  
知其直及  
入相  
復推為衡州刺史  
念太妃老  
將薨而致出  
則四服就  
入則稱  
稱華康









水險轉運使皆如舊制。劉文嘉又不受命，欲自步歸。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城，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攻授。上命朱泚平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兵六二千助之。吐蕃始聞李倫歸其降，不之信。及得入境，各還部眾。天子出宮人放禽獸，革厥聖侯治於中國。吐蕃大掠，除遺政倫贊普即發兵，請倫入貢且致謝禮。上曰：戎臣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難以示威。詔以示信，賊情不立何以復事？命歸之。

三月，元日壬午，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徵錢之世，每元日壬午，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徵錢萬貫，數多者罪也。之，正將姦吏緣此徇曲下民，爲害甚烈。至五月上生日，

四月丙寅，上歸之庚辰，以代租賦。五月戊辰，以李倫爲太常卿、乙內侍，權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監書。吐蕃叶辭思極茂以爲非，勸與郭子儀言而罷書，以聞。令上書可而已。後之，朱泚亦謂劉文嘉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開壁不自斷久之不拔。天方厚，糧餉運內外艱難，故自上書請赦文嘉以獻破人者，不可勝紀。



[illegible]

和不通四十萬緡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歲明元  
足而民不困其利可與鹽利不遠八十萬緡而價復  
貴於海鹽年其運費入長安者以河泥滿  
河泥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運載費率江船遠  
其間雜水費食糧相半自是每歲運穀至百  
餘萬緡無一十萬者船十艘為一軍軍將  
領之者十運無生持糧必官其人取運之後無  
不班白者至於子曹十場運船每艘給錢千緡  
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要曰不然論  
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船置  
船塢既事有千多當先使之利用無窮則官物堅牢  
安能遽與之廢乎計船錢之數安能久行  
乎且日必有車馬所給多而城之良賊半以下償可  
也據此則不能運至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  
城通中有司必費以給之無惜焉餘計  
船益發其費  
漕運通船  
一日中決之不能運者唐東言計利者皆能及  
之八月甲午張武留張光毅殺逆使者並突  
等九百餘人盡突者武親可汗之叔父也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回紇之氣歸京

師雖貴諸國回紇其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重突  
盡其後歸國其後其威不復振也  
月軍來貢給日食肉二斤下和梅長  
暴踐屠殺武人苦之也唐故回紇中其  
畏其重價未敢發九姓胡聞其地為可汗所  
多道亡  
敗賊乃重軍渡於光武請回紇光武其重日  
許之上以財外之威  
如上言乃事回紇本情非多  
隨者軍胡耳不聞其自相色由胡軍實對立移地使  
有學子  
及回州胡諸名捕以數十人相攻  
能使其聚下不棄此勝險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止  
所須惟  
不許光武乃使回紇其財不為實  
而回之數十光武知其財不為實  
而留一胡使歸國為其三回紇諸大胡月  
諸武故先事許之  
上當光武為右  
再將軍遣中使王嘉祥持其信回紇諸使  
以復誠上為之貶光武為野干僕以明其  
加盧龍關右軍節度使朱泚中書令  
龍右節度使故  
以計王指為西胡行軍  
原節度大使  
以還外牙軍其使司中訓  
言為備後  
復取之子也  
早







左右之言欲殺承嗣所愛乎愛繼之計不若謝卿將  
佗使惟謝卿承嗣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  
且備撫事是命決於聖上上必留爾也爾無大位  
不失榮祿承無憂左不然大禍將及吾亦知爾幸疎  
忘我欲以謝卿之懷事不傳不耳惟岳見其言  
以益見之從政乃復歸杜門極柄  
惟誠者惟岳之弟也  
母弟為李正己子  
正己正己使惟誠往仕  
政家察其起尼  
死曰百子憐死  
之死也李正己田  
懼  
東封  
州正己  
聚為備  
南十民  
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  
常為懷鄭汝陵四州河  
旬口又以承平節度使  
鄭州之遺書將者為諸  
頗能合宮中事女官李  
初高力士有養女居東  
其為沈太后請使音

具言其狀  
繼太后有上遣宦官人  
宮人不審繼太后皆言  
者益疑之強迎入上陽宮  
當乘輿服御物就上陽宮  
左高氏心動乃自言是給  
喜一月辛卯上以偶日御  
安理不言久後羅遵自言  
細往履歷事相見高氏居  
右侍衛其後事相謂高氏  
太后詐飯左右可下左右  
所強非己出也  
傳人不復敢言太后皆不  
得之  
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也  
未獲為大夫  
實客姬妾不離則  
几侍之  
喻婦人望見之必言  
既經劉晏朝野側目李正  
後懼還腹心分請諸道以  
度使云晏昔明附為邪清  
上聞而罷之  
由是有疾之志而

未幾乙巳遷安爲中書侍郎攝事知門下侍郎並  
同中書事子專任參知政事並文學  
多所成子與會食  
起勢力城小不附者必殺之  
宣武  
度使  
京西防兵萬二千人  
上御  
楊元  
大建  
越  
縣  
外  
辛巳  
其  
有大  
代  
請  
凡

請  
將  
文  
綱  
入  
信  
加  
神  
己  
步  
訓  
州  
可  
昭  
有  
大  
代  
請  
凡

有謀悅龍信牙官屢愕而疎之。通鑑史綱將即及攻臨  
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此言十兵尙書  
以逆犯順勢更不侔高辰半謂言以寡敵衆勢已不侔而攻逆犯順更不侔也今頓兵  
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  
口以遏西師西師謂解州河東之師自西山而下等則河北  
二十四州皆爲尙書有矣。河北二十四州即玄宗所領河朔  
史紀平之後河北又有分置之州若以開元天寶河北道采訪使所  
統大界言之此時河北不止二十四州邢曹俊之說蓋因時俗傳言  
古語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爲田悅罷敗喪  
本意爲路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亮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四十三

世宗神武聖文皇帝一

建中二年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  
韓規爲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  
名其軍曰鎮海張著至襄陽  
梁崇義各懷陳兵而見之  
梁果得招不敵發  
命崇義請命崇義對普說  
加其  
南軍北兵馬招討使  
兵討之  
爲人復於無親  
無功猶偏強  
不法  
上益不平刻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于  
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少誠幽州人也  
時內自關中西  
已遣兵拘徐州兩橋橋口  
人心震恐江淮

追奉龍十餘艘泊海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  
 張萬福為澤州刺史。萬福馳中謁以立學  
 上發遣奉船泊會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為上將  
 捕獲兵糧元振與朝恩譴毀百端詔書一紙微之無  
 不即日就道由是譴謫不行。書遣使至田  
 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勝不臣於人若千年矣  
 李靈曜據汴州作亂  
 私物滿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數枚  
 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  
 產不在焉  
 八子七墳皆與朝廷顯官  
 人每問安不能盡其詞之而已  
 職皆出麾下  
 趙定於前家人亦以能給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  
 治三十年  
 功蓋天下而才不疑位極人臣而象  
 不疾惡者極微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  
 至大官為名臣者其眾  
 副使李光弼河陽懷外節度使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  
 隔絕不通  
 伊西北庭節度使  
 遣使奉表皆不達  
 歷諸胡自回紇中車  
 加元忠北庭大都護  
 以昕為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歸德府節度使王元昌等  
士皆要七貴元中姓名因廷所賜也本許官名令它  
既子顯第也平帝所以久幽未進軍上呼之曰犯  
臣官於上曰帝則遷並以得直故也陛下  
何登夷一日之名而增大攻之功不若暫免來相以  
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爲然遂申  
以爲爲左衛將軍政事

同平章事武德王之子也以前平章房陵侯亮結爲中書侍郎  
方節度使張嘉貞爲右衛尉卿西子贈故伊州刺  
史袁孝庭丁部尚書光祿大夫袁孝爲伊州刺史吐蕃  
昭河驛死賊臣李累年吐蕃自力論之下  
然後自知其助使主朝廷始知之故肥官  
卒已以爲事節度使李懷光引胡方節度使  
袁未河自節度使正婦昭義節度使李惟良昨懷光  
歸鄉如反亦使李最夫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敗昭義  
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所城竭士卒多死懷光既陷

其書又使出將士曰諸君等善無任事無它物  
請軍此也蓋將士一日之費軍糧以驅盡行力不  
能自實乎從真告令於朝臣曰臣等雖步騎二旅  
即和真計臣等遣李景福神龍之謀又詔幽州  
留侯牛后所惟茲一經將軍中出陸河軍使持書  
館代爲斬絕世間疑畏之不設何疑追拘真合兵入  
廣寧下營焉

軍于懷德郡舊古軍破之伐方京攻該赤牙李  
惟岳兵五千助楊嗣武明日經晉進攻魏光曜說  
萬餘人殺之經命大將軍自具書雲之赴曉國  
今文曰伐得過必斬爾首見軍力勝也  
軍封鍾推去車望朔光耀新創尤覺首虞五  
千餘唐居五日經尋遣軍至臨洛悅軍衆力戰凡百  
餘台傷兵大敗死者萬餘級

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幹叔之權領軍幕悅求救於軾及李惟岳  
執遣大將軍使將兵萬人皆在懷兵三千人殺之悅  
收合數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泃水備曹軍其事成悅  
軍其西首尾相應臣等勸諸軍進止則奏東河隔兵自賊陷河

陽節度使李元振將兵會之八月李納始發喪  
李納發父位上不許遂將兵攻江陵至四望  
引軍而進而上大敗而歸乃收兵與李希烈  
杜少誠李希烈大破之進至鍾口又破之  
時希烈使其先入襄陽  
與妻并孔傳言京師  
惟也于楚州張中將精兵八千守城外  
以惟也乳兒  
其之可行立而後也  
九月辛酉以  
壬戌加李希烈  
其上對  
以承焉山南東道節度使

請畢  
死不屈  
府推完  
財由是  
惟往來  
則腹心  
萬家  
之後  
相附  
自宅  
野村  
以乞  
盜匪  
王承  
朝夕  
月十月  
水主  
氏氏  
相皆  
以承焉山南東道節度使





馬輝等諸軍屯于漳濱。因悅遣其將王光遠、  
月城以守長橋。時軍不得渡，遂以鐵  
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時  
水漲，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  
命諸軍持十日糧，屯倉口。與悅夾沮水而軍。  
輝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饋連兵不戰，  
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  
則我腹背受敵，必不利。故遣軍逼悅，所謂攻其所  
必救也。王欲使荀勗出戰，必為諸君破之。乃為  
三橋，逾沮水，日往挑戰。荀勗不出，輝令諸軍夜半  
起，食。荀師循沮水，直趨魏營。今曰：賊至，則止。  
俟諸軍息，則止。鼓角聲震，其營中仍相驚持火。  
軍行十里，所聞之節，油膏成，皆為四無，斷橋橋  
其後。風縱火，鼓角聲而進。荀勗兵不敵，  
先降其前鋒，步百步為馬，結陣以待之。其勇士五  
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荀勗兵擊之，悅軍  
大敗，神速昭著。河陽軍小却，至三橋已矣。河東  
軍後，又破之。又音如字。至三橋已矣。河東  
悅軍，水漲，不可勝紀。首二萬餘人，神速三  
千餘人，尸相枕藉，二十餘里。

千餘人，屯魏州。馬輝遣李悅，直入魏城，平邑  
津，置軍於內。以休官軍久之，天目明長，乃開門  
內之。悅殺長春，擊城，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  
親。外，擊守民，言曰：悅不肯當，言成，德二丈  
人，保取，守田父。今二丈人，即也。其子不得，承襲，悅才，於志二丈人，  
大，則不量其力。魏，非朝命，而敢至此。使  
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子能自殺，  
魏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持出城，降馬。悅，自取，富貴，無益，出，悅，俱死也。民，從，馬，上  
自，投，地，將，士，爭，前，掩，持，悅，以，倚，書，樓，反，信，義，非，私，已  
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其難，累世受用，何足，聞，此，願  
事，尚，書，一，勝，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  
悅，喪，敗，而，奔，之，悅，雖，死，能，忘，厚，命，於，地，下，乃，與，諸，將  
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果，出，府，庫，所有，及，敎，富  
民，之，財，得，白，鈔，錢，以，賞，士，卒，衆，心，始，定。悅，復，召，以，州，刺史，邢，曹，俊，使，之，警，部，伍，繕，守，備，軍，勢，復  
振。外，州，田，悅，軍，使，將，領，將，三，百，餘，人，之。

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女因此奔逆從順是汝楊父名於後世也蓋將而別瑞澤與其副李瑒帥眾降於馬燧燧收其家令奇懷罵而死瑞父再春以博州降悅悅兄昂以洛州降王光進以長安降悅入城旬餘日昂等諸軍始下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長遣兵與孟祐守東門

朱府張孝中攻拔之進圍潤州惟岳尋復軍書記郎真復詔惟岳為表先遣郭惟簡入朝使妻父某州然使該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某州其謀在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衛官某某惟岳之曰尚書雖知正為大夫求身節耳

非為己也今大夫乃信郭某之言遣弟事去是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人夫而至此郭某若相為郭某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難大夫一日負之不義其安且魏博治兵糧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

還為二三之計乎惟岳事付不能守前計乃召郭某對罵遂斬之郭某發成德兵襲人與孟祐俱歸東唐內實朱滔張孝中山賊於東唐城下惟岳大敗

使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唐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我必矣故戰不其力而敗朱滔武俊等攻

大軍中將皆恨之李中曰惟州宿將亦多未易可輕也追之則力死戰勝之則自相殘諸君等觀之吾軍無常半持惟岳之旗滅耳且朱司使言大而議淺可與共始與長終也

亦屯東唐不敢進惟岳將曠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其懼或謂惟岳曰朱相公委腹心於武俊武俊勇冠一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却敵乎

以兵為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討趙州又使王士良將兵宿府中以自衛

更召與惟岳南節度使陳少游拔海盜二州李納信攻陷之

王武俊既出納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

常寧曰大夫昨別信任左右其官將與之中不奉安眾所服與其出亡焉若倒戈以取大夫禍端為極特反掌耳事苟不捷歸汝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要相謝于趙州城下

武俊引軍同謀取

惟岳遣通密告王士真。月甲辰，武俊常事自趙州引兵還，營性岳。士真輸惟岳命，啓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今日大夫，殺逆將十餘人，敢違拒者，殺無赦。武俊將士，將士王宅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首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當官曰：「彼見天子，將復以殺使之罪，歸咎於中丞。」乃殺之。史楊慶國惟岳歸夫也，降於朱，復行使復其位。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馬定海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仇覽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州團練觀察使，以惟岳二州殺朱，遺鎮深州，不許由是怨。惟岳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馬五百匹給馬。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乃執惟岳尸下，必取首級，故分其糧馬以給之。朱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遣至深州，說朱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自朔之，聞拔京東，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

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專性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奔其信也。且今上主欲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於魏博之命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略治。府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士伯歸報魏州。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郢，與許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欲討逆，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且大夫今日論功而朝廷支糧馬與軍用，使平魏之日，使馬備射北首，欲賞將軍，侯平魏之日，使馬備射北首，使將軍與朱，司徒南向，其相滅耳。朱司徒亦不難自保，使郭等效忠，欲與大夫共救田悅，而存之，惟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則史以守之。二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親，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肯許。詔遣判官王巨源使於康日知，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府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官武節府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李勉納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





有之司提以他州少婦給故與女曹竭力而取  
深州實得其好續以寬女曹賊軍不意賊軍無信信以深外賊日知又朝廷以汝曹  
有功賜婦人十匹至冀州西境為馬傳射所奪  
行乃為女曹非自爲也女曹不欲由  
行任官歸北何用嗔怪女曹失宜復聞言不  
知所愛乃曰使便何得不遣軍士守邊實物送入教  
使院要兵之知又呼曰知司  
能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重歸歸  
汝曹各還部伍訪朝儀往王州休息數日相與歸  
耳豐然後定泊即引軍還深州當今諸將訪尋嗎水  
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  
侯乃復引軍而南劉世威前却  
留中以待王武俊武  
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  
東事會  
武俊之始能事惟岳也還有官孟華入見  
性中自有才略應對機上悅以爲恆黨屬  
諫別作會式位與牛酒有異謀上疏遣畢歸  
諭旨畢主武俊已出師耶諒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若  
帝中事何卑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曠不日天子必  
降書中承於元鎮深備結爲大夫之有何苦  
遽自同於卑賤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畢罷在事實  
臣愚府以貢道已爲同列所忌不至是爲副使同列尤









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  
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  
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  
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上書曰朕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  
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入置東西曹視中書門  
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  
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  
內史監使所部內史監書位左委以軍事常軍謀殺武  
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戍州康日知  
擊所之李希烈帥所部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  
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時讀曰率汴水變調九城志許州遣使  
告李勉云已兼領滔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  
饌以待之為一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  
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  
希烈數所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  
而上蔡水古之汴也漢在後漢廢汴水以漢軍路出後漢十里路入  
里路其南注汴入蔡水漢經蔡河至陳州合蔡水蔡水故道自  
滑州入蔡水故道不復由此道始開之時掌解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  
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  
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漢徒  
向牛客主日益困弊客謂滔武俊之聞李希烈軍勢甚盛

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  
是自稱天下都元帥時讀曰率汴水變調九城志許州遣使  
更遣建中元年從之為建中元年  
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上書曰朕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  
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入置東西曹視中書門  
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  
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  
內史監使所部內史監書位左委以軍事常軍謀殺武  
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戍州康日知  
擊所之李希烈帥所部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  
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時讀曰率汴水變調九城志許州遣使  
告李勉云已兼領滔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  
饌以待之為一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  
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  
希烈數所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  
而上蔡水古之汴也漢在後漢廢汴水以漢軍路出後漢十里路入  
里路其南注汴入蔡水漢經蔡河至陳州合蔡水蔡水故道自  
滑州入蔡水故道不復由此道始開之時掌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禧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李  
勣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傳四十四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肅右節度使張絳與吐蕃酋  
結贊盟于清水

實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敗大良將給兵元平本湖南判官諱有才善作陳儀

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關播奇之屬於上以爲將相之

權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募工徒

治城李希烈陰使壯士摩其城入數百人元平

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

希烈者患之於內元平馳去元平爲人形小無

輕也以判官周冕爲汝州刺史又遣判官董待名等

四出抄掠取尉氏

數爲所敗遂至京

守鄭州入保西苑

計於盧杞對曰帝烈年少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

諫止得備禮重臣奉宣聖恩爲陳逆順禍福

實卿三朝舊臣希烈必奉心懷遠可不勞軍旅而服

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

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

叔則曰仕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

命也將焉遣之

家善請留之又使人遣真卿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

教以奉東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

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

之爲將則皆之

遽以身蔽之

欲遣真卿還

意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

沿土武使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數進

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

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

廷所猜心將有韓白之禍

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



其人之人心能... 上命宰相... 王武便以... 給事中...

武... 以... 其... 王... 給... 中...



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屯陛下  
追悔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臣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臣神策大軍之兵嚴  
出關外臣  
臣實有越臣將寇是謂亂也臣主審  
伺隙爭官猶但卒障此舉臣所竊憂也臣主審  
陛下其可以寧之則聞伐叛之初請者多易其事  
未其後食調有任無戰役不贖時計兵未甚多費  
楊堅安故能日引月長漸垂貽難臣  
生錢爲天下所見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矣李正己  
李寶臣逆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  
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  
納璣之實臣死惟岳繼之索勳平希烈賊性仍執朱  
滔攝臣然則往歲之所置者四去其二矣臣而  
平會不克往歲之所信今日自叛矣而餘又難言是  
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廣否在人勢苟安則異  
鉅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可不慎鑒  
往事惟勤令覆舊湯發之柄以靖人而固邦之權以  
固國臣而乃殺我功臣臣何無  
已之失乎雖必之故兵今聞轉之問帝制已相宮前  
之內備重不全臣其一將帥之中又如朱  
滔馬朝或質同焉茲誘殺計復臣或臨發  
部歸軍兒城觀此亦屬臣所竊憂者臣夫希烈下  
復何以備之臣陛下當出張憑  
計所以申讀大軍事最得乃節將子弟恩可與還臣





此言是休以才能光職以節義鎮以清名都官員  
外郎彭儼以文學太常卿勸釳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所用用臣原將張玠等  
段誠諱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關  
聞朱泚謀長安殺其大將軍石兵馬使戴嗣潘歸於  
泚王承業亦與泚通  
反遂定以李休愛京兆尹李元支中臣海寧  
城使以休愛京兆尹李元支中臣海寧城使



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竄出，抗為備，保負荷而逃。皆  
始上以奉天治，欲幸鳳翔。戶部尚書韓休聞  
之，連諫見。上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  
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向尋後，給不能久，豈得  
以禦與路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  
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韓休抗皆詰奉天  
以時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建琳自為鄆度使，降  
于朱泚。鳳州刺史郝通奔于節琳。商州團練  
兵殺其刺史謝良輔。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內  
言為侍中，開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將鎮為吏部侍郎，兼  
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皆以等。各拜  
官有差，立為將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  
凡泚之謀，盡除軍旅資糧，皆棄於外。休勸  
泚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宗室王子王孫  
凡七十七人，皆又以將鎮為門下侍郎。李平為諫  
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道學僧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  
竄，然性行竟不果。源休盡殺朝士之與泚者，以脅  
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多。承為泚撰冊文，既  
成，泚舉而死。源休等皆免。大捍鄭水將  
沈結行在為賊所掠，結食緡帑，皆寶物也。  
將領食盡，盡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右龍  
武將軍李勣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  
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聲鼓擊，城人震之。

增集。此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  
兆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訥知涇州事。河  
清沉闕上幸奉天，兼將士大夫，兼以中書。韓甲兵  
城自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  
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  
度使，況為行軍司馬。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  
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  
韓甲兵但為重犯所惑，以至於此。因清然出涕。  
出京城，軍數下馬，使夜。久之不至，有  
勣軍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相同平章事。軍為中  
書令，軍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胡使監兵，結盟約  
為內應。故泚使至，乙卯上遣中使引軍，就下云宣  
密旨。二力士自後登之，中外皆稱其勇。上聞之，乃  
赦其罪。朱泚遣使遣朱滔，盡能卿會于洛陽，得  
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賊，當能卿會于洛陽，得  
書，宣示軍府，修繕諸道，以自誇大。上遣中使告卿  
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勸李懷  
光帥眾赴長安。且經李平各引兵歸  
鎮。李懷光至，李懷真屯臨名。丁巳，以戶部尚書  
韓休為吏部尚書，吏部郎中韓從一為判官。韓  
休學士，善公輔，韓從一大非並同平章事。朱泚自  
將，擢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張光晟品之以

李忠臣為京兆尹事城陷守仇勣忠為同華等州節度使元稹王以汴開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部略使史論惟明監軍文秀等討將兵三千拒此於便橋與泚遇於驢泉其環欲還却奉天

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放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由奉天夾攻之遊璣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趨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趨奉天所以衝天子也且自十月辛卯寒而賊多賂使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

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入爭門欲入潭城與泚戰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

使盧僊高固帥甲士以長刀鉤賊皆一當百

車軍門鐵火焚之

會夜泚營於城東二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

皆乾薪

但具火以待之

泚自是日來攻城破遊璣等盡夜力戰而州兵

我費城者聞此反突入潼關

有衆數萬上與陸贄結及亂故深日克實贄曰致今日之患皆重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

志寬區宇四征不庭

以是結請

內自京兆外泊漫陝

有賊求之固是以無

其同復唯陛下

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諱諱之列有備備之

見危不能論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

今日之罪臣之罪者宜使言

我自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之罪臣曰吾有命臣聞其德

而推大命必不可之理也

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責六

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威靈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

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

也

人心驚疑如居風雨

慈寧日夕其憂

果如衆庶所虞

知算術皆暗占書則明致

聞理或生亂或成實理

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

往而不可復追矣

勳而備備之何事乎亂人何畏於



致升平豈止盡除妖氛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  
武使使與馬蕃共舉李功實於臨者謂之  
備未易輕也今國駐此地則利險機不可失  
則雪大德易定府指皆大夫之效地也  
不如先取之式茂乃辭以塞北歸士悅  
遂式茂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  
贈其厚先是武渡河回乾江使絕李懷光等糧道  
懷光等已西去而回乾連干河回乾千人雜  
第二千人攻曲州北境未滑因說之欲  
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  
滑要回乾女為劍室回乾謂之未厚且知其浮誇許  
之實味薄誠武便引自古國家有患夫必不因  
之吏無兄上九華天子  
明英武天下誰有拾之其事牛平滑自無盟王以  
來經度同列才胡古無難國雖乃大夫之封城也  
兄謂之北引回乾其七欲急在河朔而王之大大難  
欲為之臣不可得矣  
且大夫雄勇善戰非府之比又本以寬視子  
時當時事相宜置失官為伯所誅  
致踐踏至此此若由昭義併力取府其勢必  
覆也既亡則此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瞬為福之道  
也今諸君輔政攻此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  
而結國則已晚乎武使已與滑有隙其機快作  
色曰二百年天子尚不能服豈能臣比田悅見平重

與我俱之隴州。舉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犍耳。犍與豚同。不子也。雲光從之。舉從城上問雲光曰：「曩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復扶又。下同。雲光曰：「曩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謂朱泚加舉中丞之命也。故復來。願託腹心，事乃先納。蘇王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舉書生易之。易以賤。謂舉易。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舉宴王、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本使謂德宗也。李楚琳，德宗之部曲將而將德宗從逆故云然。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德宗其帥安能恤隴州將士乎。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謂命在行在所。復遣使求援於吐蕃。吐蕃遣兵攻之，引吐蕃以爲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  
萬山崇禧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  
勅編年

唐紀四十五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關外為奉義軍權奉義節  
度使又使中使劉海慶許奉鳳翔節度使鄭元之  
趙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懷台以安  
人入援將至華天上下將相議道所從出歸播州城曰  
不若自乾德北渡柏城而行恐為賊所邀  
子堆與城中將角相應且分賊勢當紀曰  
谷道近者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援可也  
其策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  
所擊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此可破也紀曰陛下  
師宜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逼之是自驚賊師也  
上乃命希全等自漢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其  
谷果為賊所邀希全以大弩巨石擊之北傷其衆城

中出兵應援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郛外賊聞  
其輕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  
也此攻城益急守城環之出移帳於乾陵下視  
城中動靜皆見之時使環城招誘士  
民笑其不識天命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  
希命張奉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嚴從之  
嚴行數沮止之乃留其子希德使奉忠女  
嚴婦又解王帶賜奉忠親信使嚴之  
嚴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嚴俱嚴引兵  
出飛狐道黃夜報行至代外  
節度使王武俊攻趙州不克辛巳軍歸瀛州武俊送之  
五里補贈其厚武俊亦歸趙州上之出幸奉  
天也賊觀軍使明散以軍事委都坊  
副使張勳去詣行在勳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勳為  
武俊節度使朱此攻瀛州天經月  
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使步出城城  
其人望以苦寒為賊跪乞一食  
上為之尋求不得竟惻然而遣之  
時供御糧有糯米二斛每斛賦之休息夜後人於  
城外采薪薪根而進之

公卿將吏請以不使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建  
無罪宜早降以救國家重臣皆頓首涕泗盡  
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惟  
料使崔縱世季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  
悉徵軍資與懷光皆聚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疾  
休兵三日可中并李齊運領力擒宴軍南欲還  
與崔縱先發貨財賄河謂愛曰主河西光以分賜  
之徐也李嚴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會軍  
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嚴等於撫御與士卒同甘  
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  
尚可孤計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車  
于七望敗此軍仇  
傳元光其先安恩人其先安恩人驛奉先費以  
爲子將口守關近十年爲衆所服朱泚遣  
其將何徽之襲華州刺史曹普奔外走行在  
華之據其城經署兵以絕東道元光召部下兵發  
皆之走還長安元光遣軍華外召募士卒數  
日得精銳人泚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  
擊却之賊由是不能申出上即以元光爲鎮國軍節  
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經遣其  
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會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

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將軍遊騎時至京界下李  
中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京師抄之  
馬安爲乃令攻奉天使僧法堅守雲梯召張子數  
丈下地巨輪上  
五百人城中竿之惶惶上以問重臣侯仲  
曰臣觀雲梯勢甚重車則易陷臣請迎其所  
臣請迎其所雲梯小伎不足上勞  
聖重臣請擊之乃度梯之所  
其上下及泚賊兵鼓譟攻南城游環曰此欲  
力也乃引兵襲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  
泚推雲梯上地置人其下拘禁負  
十填壘而前矢石火中所不能傷既併兵攻城東北  
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既已有  
告身自御史大夫寶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援城  
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





安撫光自以數十里端誠社稷使此誠中而思  
尺不得見天子者殊快也  
曰古今已為君臣所執事可知矣  
店  
西山兵馬使張勉以所部兵作亂入成都  
城  
連年計之  
應及其重延賞伯歸成郡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  
兵計率兩列屯許州  
朱泚作亂歸降修德縣馬牛山境石頭城軍并所  
歸  
大興於江北亦營舟師三千應武京江以應之  
京師少將以為賊部長安未期收復  
取之  
中急填江少遊先收其錢帛  
人俱至上元傳為賊所棄  
時南方藩鎮各守境自守惟曹王舉

數遣使明道負獻  
帝則攻其汴郡江淮路絕  
行無阻  
以無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動上接下從諫乃上  
疏  
軍情之所其欲者陛下先行之所其畏者陛下先去  
之  
不歸者自西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乎人心  
人之所歸則德  
察其情同其欲也便使非歸德以靖邦家乎  
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與  
情四方則應於中外垂百餘年矣又聖於言注  
國之志不違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潤  
於下布下情學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  
下否隔於其際實偽難辨其可憐乎又曰總天下之  
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去何  
有不從遠邇歸心哉  
事有要而似迂疏者言曰上無所能行亦不問  
得聖王之田  
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章矣而反謂之衆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故也上物已而必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  
謂之益乎上說人而歸諸己人必怨而致上矣  
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也水即人  
舟人相與水之道乃浮運則沒舟得人之情乃固  
失則舟是以古牛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浮天  
下之心而不致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又曰陛下信以助理  
任則平而在躬以明威嚴臨以嚴法  
自久矣太深  
死之理作近者畏遠而遠者畏之  
君臣上下情隔君臣相與而上下防  
不遠於容聽臣於君臣相與而上下防  
朝廷傳言半年  
軒陛之間日未相離  
仲臣利於宰輔  
月與公言未行有月  
時事不  
情以言爲  
然不知方謂太平可  
親親睦睦時之所聞  
親睦睦睦時之所聞

備詳之矣唯願人之情爲盛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  
之曰朕本好排誠  
體全不防排誠  
害朕思亦無下其失反在排誠  
又曰官論事心能懷  
朕以自取各朕位以  
皆皆長需同須  
試加實問連即  
朕思朕前已  
定  
卿也亦當得容以  
臣下何處盡言乃  
天子之道與天同  
子不以時育小人  
情  
其之行陛下所  
上行之則下從之  
盡於己而後盡於  
曰朕於傳衆必疑  
須而去身雖陛下  
者也  
揭成湯不謂其無  
南歌詩明宣不其  
是則聖賢之竟然  
以改

爲能不以其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不改過而遷惡。則其於斯非則其於彼。又曰。傳言不密。自於信非中。其於聖賢。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諫。則傳之遺足增。陛下若遺諫不納。又安能望之勿傳。又曰。多言無益。不必用。而效速者不必爲。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而所存又曰。陛下所謂此。其於論事。皆是雷同。漢亦自有可畏。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使辭窮。臣但以陛下難取其辭。而未窮其理。能報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而上下皆上之不理。下皆下之不理。若是何。則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忠。上之情。莫不求理。於下。然而下情若上之難達。上情若下之難知。則其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此六者。皆上之弊也。好勝人。則其下必比。此二者。皆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賊上取過。必忘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諫說者。順指而中。實之語。不聞矣。上聽諫。必動說而折人。以言。如是。則下之諫說者。自便而切。唐之弊

不盡矣。上屬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太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此焉。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大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繁。而上下之視至尊之尤。最者。賄僥光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取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臣。臣則不納其誠。取則不從其令。故而不見納。則聽之以悖。今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情上刑。不敢何待。如是。使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乃而爲晉。賢臣。後木訥。而爲漢。元。胡則口。於者。事。非信。解。解者。理。或一。謂。謂。其。能。以。此。聚。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任。諫。明。我。之。能。記。諫。者。之。滋。進。彰。我。之。能。從。諫。者。自。賈。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盡。管。之。名。君。亦。得。衆。納。之。名。然。情。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能。唯。諫。者。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傳。光。矣。上。如。未。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事。泰。揚。盛。祀。等。罪。臣。等。論。諫。亦。谷。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台。志。貞。爲。恩。州。



四十里。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人填之謂之退兵城。守累月。外救不至。竭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史李唐以城降希烈。希烈以唐爲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卿猶失守。守廟庭。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往救。希烈攻拔之。翼於水死。希烈率將攻陳陵。實陳少遊遣使請溫進討。於希烈曰。漢書紆臂已令紆臂。結也。希烈伏兵。希烈又遣使官。與說希烈。於鄭州。中孔巖父爲尚書官。使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天下出軍。得還。下宜補。自引。以感人心。皆成。以罪己。於國。昭以善言。德。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事。天下所下。書。雖。將。卒。聞之。並不感。激。涕。泣。厄。運。宜有。善。以。應。時。加。算。說。一。二。字。上。以。問。贊。贊。上。要。以。爲。不。可。其。略。曰。算。說。之。德。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

讓冲目觀乎夷寇之時。尤爲事體又曰。事  
 使竟。事畢。帝始細悔之。乃流及後代。各伺  
 之。乃有甲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雖中不在名。稱  
 亦播古之舊。崇之。傳於世。如謂之讓。又曰。必也。何播  
 街數。頃有變。更。則其增。年。稱。而失人心。不  
 舊。號。以。祇。天。威。上。如。其。有。但。改。年。號。而已。  
 上。又。以。中。書。所。撰。和。文。示。賢。賢。上。言。以。爲。勸。人  
 以。立。所。居。已。深。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值。平。壤。過  
 之。竟。不。得。子。深。引。之。辭。不。得。不。盡。注。制。於。官。暢  
 變。理。以。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言。乎。唯。須  
 改。年。事。始。議。具。制。壯。同。也。若。此。之。外。尙。有。所。重。竊。以  
 知。漢。非。勤。改。過。爲。難。言。其。難。十。籌。萬。計。假。使。赦。文  
 至。精。止。於。知。悔。言。罪。則。聖。懷。更。足。所。難。上。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帝。曰。致。理。興  
 化。必。在。損。益。己。濟。人。不。各。改。過。歸。罪。服。不。懣。  
 不。令。厚。懷。誠。若。此。於。既  
 佳。言。思。其。期。有。損。於。中。明。愷。其。罪。以。示。天。下。  
 小子。懷。德。非。無。用。於。荒  
 然。以。長。子。深。宮。之。中。  
 習。以。京。居。安。宅。帝。不。知。樞。機。之。艱。難。  
 不。恤。征。伐。之。勞。苦。軍。下。窮。情。未。上。通。事。既。隔。隔。人  
 懷。疑。阻。猶。昧。者。己。遂。用。興。戎。皆。師。四  
 方。轉。餉。千。里。賦。車。輶。車。遠。涉。艱。行。費。居。送。累。功。勞  
 止。或。一。日。罷。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賣。耗。費。乏。主。室



家書依託生靈體恤風俗結力役不恩田賦等項  
里丘墟人煙斷絕天遠地上而賦不歸人怨下而  
賦不知如教諭所屬鄉邑萬品失序九  
自今中外功上書表不復中言聖神之武之德

此史國姓曰通。王武安因事被令皆去王號。上幸五原，與諸將手書，自持兵強財富，詳稱常遣人問備，新與和真郡曰：「老大哥為增官所記，唯請保明天子增耳。」即奉客位。

以其重臣，乃於中書令李綱、李元平同平章事。綱以注州為大，遂附分其境內無四節。綱不非由，其知真郡曰：「不能前所當白。」又慮其終歸下。薛州刺史張建封，使下衛仁軍，賜少府公造。聞之，雖謂建封具以心計，以兩列交通之北間上。以建封為世薛三。起劉諫使希烈，乃以其外九族及其南東。命將先驅擊賊人，取

教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衡直入朝，為上言。山申宣布新畫，士卒皆泣。臣見人情如此，足勝了足乎也。命江都員外郎李亨為侍其宜。朱

此史國姓曰通。王武安因事被令皆去王號。上幸五原，與諸將手書，自持兵強財富，詳稱常遣人問備，新與和真郡曰：「老大哥為增官所記，唯請保明天子增耳。」即奉客位。

以其重臣，乃於中書令李綱、李元平同平章事。綱以注州為大，遂附分其境內無四節。綱不非由，其知真郡曰：「不能前所當白。」又慮其終歸下。薛州刺史張建封，使下衛仁軍，賜少府公造。聞之，雖謂建封具以心計，以兩列交通之北間上。以建封為世薛三。起劉諫使希烈，乃以其外九族及其南東。命將先驅擊賊人，取

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信自督江淮財賦。派江  
諸行在干口。遇少賊入。皆于庫。劉刺史伊慎將兵七十拒  
之。賊亦安戍。信乃復入朝。具奏陳少盜  
自非。斬首萬級。信乃復入朝。具奏陳少盜  
奮財賦。以資口上。有要地。使其  
將曹侍賢死。士七十。曹侍賢。使其  
開門以侍之。侍賢死。士七十。曹侍賢。使其  
之。使。是希。東。曹王。西。曹王。不。不。  
續。有。江。淮。之。志。矣。朱。引。兵。入。  
趙。境。王。武。俊。大。具。橋。事。入。境。田。悅。供。承。信。費。  
使。名。選。候。梓。華。於。道。丁。丑。至。平。清。王。邦。見。悅。約。會。館。  
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  
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王。曰。自。撫。循。猶。不。能。安。  
若。捨。城。邑。而。去。利。出。甚。必。有。變。悅。之。去。非。敢。有。亂。也。  
如。將。士。同。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助。牧。之。  
役。因。遣。其。司。禮。侍。郎。裴。行。等。往。謝。自。命。如。絲。髮。  
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在。東。關。命。如。絲。髮。  
使。我。叛。君。事。兄。發。兵。盡。夜。赴。之。幸。而。得。  
存。許。我。貝。州。我。財。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財。不。受。  
今。乃。負。恩。誤。我。遠。來。歸。辭。不。出。即。日。還。馬。塞。攻。宗。

城。經。城。守。壬。午。平。清。裴。抗。等。還。分。兵。置。吏。守。  
平。更。永。濟。丙。戌。以。吏。部。侍。郎。盧。鉉。為。兵。  
部。侍。郎。同。平。章。事。朱。引。兵。北。圍。貝。州。  
之。七。世。孫。也。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城陷。及回。  
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城陷。及回。  
統。兵。大。掠。許。州。又。拔。武。城。遣。馬。軍。將。步。騎。  
五。千。屯。冠。氏。以。溫。州。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  
宣。慰。副。使。上。於。行。宮。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  
庫。以。為。藏。守。之。功。賞。未。行。而。遽。私。別。庫。  
則。士。卒。怨。望。無。復。志。上。疏。其。略。  
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棲。廢。公。方。  
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自。司。之。守。辱。萬。幸。以。  
效。匹。夫。之。藏。法。失。人。誘。聚。聚。以。斯。制。事。豈。  
不。過。哉。又。曰。頃。者。大。帥。初。降。百。物。無。備。外。杆。兜。徒。內。防。帝。謀。  
不。敢。指。言。自。京。師。出。百。物。無。備。外。杆。兜。徒。內。防。帝。謀。  
大。故。其。辭。曰。大。帥。出。百。物。無。備。外。杆。兜。徒。內。防。帝。謀。  
晝。夜。不。息。矜。將。力。而。軍。餉。交。侵。死。傷。相。枕。命。同。力。竟。喪。大。觀。以。以。降。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餽。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

機便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思恩。所無也。今者  
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諸方與軍情相阻。豈  
不以勇夫悍性嗜利矜功。其患難與之同憂  
而好樂不與之同利。其患難與之同憂。而  
吝。又曰。陛下誠能近中。則之股肱。而  
戒平居之事。欲死在二。貨賄盜令出。錫有功。每獲  
珍華。先給軍賞。此則亂必靖。賊必平。  
徐翼六節。於他部。邑天子之貴。當憂食。是乃勅其  
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  
去其賄。其。復舊言。上曰。宦官自顧難以來  
多為監軍。皆恩縱橫。此勸但應掌宮衛之事  
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降作之初  
耶。德光被。自賜。大。亂。朝政以  
致今日。陛下誠能。臣敢不竭力。  
又嘗言。宦官。臣。實不能。  
正上。考。則。古。右。曰。正色曰。言不  
岳。折。江。東。西。編。建。項。南。等。道。官。安。撫。使。實。跡。之。也。  
曰。朕。用。軍。幸。以。來。江。淮。遠。方。傳。聞。過。實。欲。遣。重。臣  
官。討。賊。於。宰。相。及。列。士。臣。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  
為。之。張。恨。累。日。  
安。在。皆。上。奏。以。為。復。請。自。願。為。用。雖。不。周  
行。則。可。保。自。至。於。輕。許。如。此。但。必。不。為。借。使。復

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牙樞  
請水則從一何容為陣若從一自有回互則  
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悞恨也  
大明則則或則則困窮或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  
熾是使情偽相釋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  
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得辯也辛卯以  
王武俊為恆冀深劫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奉忠  
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  
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張澤為本道節度使  
深地觀察使庚辰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  
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知制誥事李勉以其業授之  
辛丑六軍各置統軍  
吐蕃向新贊請出兵助收京城庚子遣  
監軍使吐蕃發其兵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司馬李  
勣編纂

唐紀四十六 唐高宗皇帝五

唐紀四十六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大尉諡曰忠烈厚

恤其家

李希烈將兵

五萬

之

外

又

希烈

視

數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潤之敗及所屬勦掠之罪新文  
因以勦勦入使信軍其  
并將之軍勢  
等  
面  
光會  
謂俄光曰  
易攻取  
公不可失也  
可運戰邪  
軍俄光軍士  
是具其已  
累月運糧不  
攻長安  
安  
力用  
委言  
以財  
然又  
光營  
損使失士  
心沮敗其功  
乃曰將士  
而





為其存亡理在必然。○此○日則有月滿亦恐不能自持。○其危矣唯在此時。今因李觀願行便道合軍同往托言最兵素少當為掩此所費藉此兩軍以為犄角。仍先論許出使促其結書至營即日並路懷光竟踵不往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唐雷不登於耳者也。解頤不可以不細較然不可以不為理盡也。此惟陛下置之上曰卿所料極真然李元平軍勢充不免潰散。若更遣使徵東元平事。聖恩比主辭。辛酉加王世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置漢之路不可阻。以神將趙光弼等為捍利劍三州刺史。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士咸張以射柳為名健箭將。謂懷光以此道相避雲夢之價也。懷光大復反謀甚其上垂簾行懷光辭多不從上稍疑懷光聞之甲子知懷光太尉增資食賜鐵券懷光與神策右兵馬使李大等性諍直尋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時雖懷光不反今昭誠義果使之反也辭氣甚悻方左兵馬使發各振奮軍門大呼曰朕不許懷恃天使不辦太懷光反郭功高太山一日奔之自取焉

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  
 以死爭之情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強攻頃者  
 銳兵時月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郭乃  
 封卒城賊大幾破軍據之賊張名振曰乃者言  
 不反今日攻軍比來何也何不攻其安輯朱  
 此取富貴引軍還卻邪懷光曰名振心與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  
 懷光曰名振心與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  
 武將兵馬使曰演芬本西戎胡人懷光欲以爲子備  
 光將與朱此通謀演芬遣其客郛成其計行在告之  
 統之懷光成親至奉天告懷光子城懷光  
 密白其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今何就  
 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  
 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解負天子演芬安得  
 不負太尉乎演芬詞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  
 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懷光使左右懷食之皆  
 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十等遺書懷光屬懷之懷光  
 是行在始豈門無懷光懷臣皆害其以  
 乙丑知平展河中間歸帥度使上猶以  
 平章事上將平澤州山南詔使驛平章聞



於仙遊寺遊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  
士之望皆各出仕此矣  
三將曰使使爲不臣我以追不及服之不遇不  
使我將耳  
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  
祠寺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候之則投  
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路各以追不及還  
唐書引兵歸太原  
李思德爲官制拜少司命  
將佐曰長安守關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  
當滅賊者乃治城墮城甲兵爲復京師之計  
先是東渭橋有糧車十餘車與李思德  
光復舊觀  
城內無存糧外無救援使以中誠激將士  
故其衆雖困而氣不折又以書遺僕射  
遣使示其苦而論以移師之立功補遺故僕  
射亦未忍之  
賊帥曰賊內雖兵荒之餘猶可  
賊帥曰宿兵養威而大爲乃以判官張威假京  
兆尹擇四十餘人偕官以督渭北賊軍不旬日皆克  
乃遣使告衆決志平賊

田用兵數  
七其下皆善其上以給事中孔  
使父時將十營兵馬使田緒承嗣  
之子七歲多過失悅及將十營兵馬使田緒承嗣  
之內外官皆止之緒然其父之命而悔之曰僕射必殺  
我三子  
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  
內夾道  
士則都督府將事府署外不知有變士  
將之召入署殺之緒不覺明事也乃出門  
遇悅悅將中門之兵執牙旗  
射之呼謂衆曰劉忠信與劉忠信反非劉忠信殺  
之也呼衆大驚信與信未及自斷衆分殺  
從之者三分之一緒僅免而立  
衆曰緒先相公之子緒君受先相公之命能  
立結兵馬使實緒說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實  
百結諸公私之貨五日取物於是將士回背於思德  
皆歸緒軍府乃安已請命於孔  
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  
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將悅親將有倫等二  
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將尉外亂不敢進  
朱泚聞悅死喜曰悅負屈天假手於結也即遣其執













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綴于武俊亦悲不自勝勝音  
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  
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李抱真第十擲蒙開諭得奔逆  
從順免殖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胡虜胡虜  
王武俊本出於夷落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潛所恃者回  
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  
兄破之決爲于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  
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言史  
抱真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遂連營而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  
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袂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實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靖明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縣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

傳四十七  
後唐少台胡三省

後唐少台胡三省

興元元年五月國號判官萬年王以江准權常來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使無

何士義請行運事曰有能相為行

士幹許謀歸別家則家之難來備已極門庭矣

皆手舉以別無不用備每擔夫與曰主一

自領書中置舟中執佐手與之

百智已於左比平渭橋

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

人強力饑餓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粗

吐蕃受之雖遊獵以聞渾瑊又與

吐蕃受之雖遊獵以聞渾瑊又與

吐蕃受之雖遊獵以聞渾瑊又與

吐蕃受之雖遊獵以聞渾瑊又與

吐蕃受之雖遊獵以聞渾瑊又與

吐蕃受之雖遊獵以聞渾瑊又與

吐蕃受之雖遊獵以聞渾瑊又與

吐蕃受之雖遊獵以聞渾瑊又與

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棄今書大度近已引

兵去

吐蕃以唐京師其去甚遠之以問吐蕃

善食校有害無益得其去實可放實乃上奉其略

曰吐蕃還願望反屬多端深入郊畿受其使

致令軍帥由是覆沒故捨之獨前則電其

成若未歸安其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且

則替戎之棄其功士卒既陛下不恤其勞而畏其

之弊其利則屬焉善戎之勝不死則思遺人

百姓其善戎之來有計必盡為所押是以願於正化

其其心不得不自陷於成境者其勢不得不厚又

少頃先則歸歸吐蕃還封疆非勢既分腹背無

聖域最難帥才力得伸又曰臣願陛下慎於擇後

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使謂贊曰卿言吐蕃形勢

甚然然賊賊給軍當讓其令其但取戰欲遣使

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舉師千里贊以爲贊君

勢無常通還視盡余必合宜使還命則失君威

則害軍事進退難斷以成功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以

得常之貴則將帥感悅

得伸乃上奉其略曰

得伸乃上奉其略曰

得伸乃上奉其略曰

得伸乃上奉其略曰

得伸乃上奉其略曰

鎮交於厚野而津鎮於九重之中樞會於洛陽而  
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梓相繼否賊皆以爲無備  
上有所動之機下無死之志

又曰傳聞與梓實不同然與臨事有異又曰  
其中自歸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逆  
子則連命者不果行前從命者又未必合其  
貴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  
情特重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奏西還工俱

除海沂常觀使高承宗卒 乙亥李  
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  
召馬定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野戰  
不可當其鋒宜據營稍逼之使回紇其鋒則我  
生食其糧之師 依營而陳則進則退則  
則入保其無虞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定軍

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  
軍數日乃戰常侍楊希範將軍擊維弓回紇  
見滔遠于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  
國數千騎如掃髮耳今受大王命牛酒而後無

算馬爲大王立效 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  
馬高士觀回紇爲大王奮武俊之驍使匹馬不返  
希範曰大王若將世祿則全軍將掃河南而  
中原見小敵先鋒不戰而退

武俊引兵入洛陽其兵自當回紇之驍  
使使其驍將之回紇突出其後而還  
之滔亦自引兵中出擊之回紇敗走  
走其驍將 滔復合兵相擊  
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 滔復合兵相擊  
數千人入營 滔復合兵相擊  
其營之西北 滔復合兵相擊  
也滔復合兵相擊 滔復合兵相擊  
守其營之西北 滔復合兵相擊  
具戰仗之入 滔復合兵相擊  
以馬 滔復合兵相擊  
州之 滔復合兵相擊  
兄也 滔復合兵相擊  
其州事 滔復合兵相擊  
固取軍 滔復合兵相擊  
刺史楊府 滔復合兵相擊  
則其家 滔復合兵相擊  
事不得已 滔復合兵相擊  
事不得已 滔復合兵相擊

失遠近之望何以成霸業乎連平諸將  
出而與滔決出而與滔決 內子曰武俊遺其兵  
將五百騎 滔復合兵相擊  
武俊引兵入洛陽其兵自當回紇之驍  
使使其驍將之回紇突出其後而還  
之滔亦自引兵中出擊之回紇敗走  
走其驍將 滔復合兵相擊  
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 滔復合兵相擊  
數千人入營 滔復合兵相擊  
其營之西北 滔復合兵相擊  
也滔復合兵相擊 滔復合兵相擊  
守其營之西北 滔復合兵相擊  
具戰仗之入 滔復合兵相擊  
以馬 滔復合兵相擊  
州之 滔復合兵相擊  
兄也 滔復合兵相擊  
其州事 滔復合兵相擊  
固取軍 滔復合兵相擊  
刺史楊府 滔復合兵相擊  
則其家 滔復合兵相擊  
事不得已 滔復合兵相擊  
事不得已 滔復合兵相擊



見非曉五日大興得通軍信命京兆尹李適等安  
慰尼人嚴大將軍明取賊將（此下略）可取軍士  
權取賊將皆斬之軍中股肱公私安堵無敢犯  
邊坊有（此下略）乃知官軍入城者（此下略）日軍城  
休雖歸還（此下略）亦克咸陽賊三千餘眾聞泚西  
走分兵數之（此下略）有賊使京西兵馬使孟冲白  
高可惡屯仙門（此下略）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  
國寺（此下略）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  
敬紅軍（此下略）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恆州  
六月癸卯李適遣軍書記人于公買作布  
上行在（此下略）曰臣已盡清宮禁抵陽關不修  
如故（此下略）上泣下  
曰天生李嗣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此下略）上泣下  
居在（此下略）守衛（此下略）乃以重佐  
皆賀曰（此下略）皇帝之福也（此下略）天子  
野次（此下略）而死（此下略）天象高遠謂得之知者長  
安乃謂之曰（此下略）吾聞（此下略）萬里無常（此下略）  
使（此下略）自漢安（此下略）非所及也（此下略）未此將  
奔吐（此下略）亡比至涇州（此下略）環百餘里  
用希（此下略）之說謂之曰（此下略）吾所授也（此下略）  
授火中曰（此下略）此軍實受（此下略）李適取節

擊時泚軍（此下略）及守節（此下略）各北歸（此下略）  
州刺史（此下略）至自厚西城（此下略）  
其將（此下略）李平（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行在（此下略）上命（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頭內人（此下略）上命（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監始平（此下略）之民（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婦人（此下略）所以（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而不謀（此下略）則何有（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意中使（此下略）之乙（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問將（此下略）李平（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官受（此下略）李平（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中丞田（此下略）李平（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官有（此下略）李平（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軍子（此下略）李平（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爲如此（此下略）李平（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理則不（此下略）李平（此下略）李平（此下略）



曹王平賊爲之首，軍城女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  
 舉遣其將伊懷王歸國，安州李希烈遣其將劉元  
 將步騎八千救之。舉遣其將李伯愔迎之於應山。  
 首千餘級，生擒希烈，當街於城下。安州提降以伊懷爲  
 安州刺史，又遣希烈將康叔夜於屬鄉走之。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奏  
 拒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數曰：「太尉  
 無官坐。」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  
 諸可代太尉，須軍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誅言詔  
 未畢，衆殺巢父，使中使曉守益，懷光亦不之止。  
 治兵，爲守之備。辛卯，敕天下  
 存豐武，爲守之備。上爲軍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字之  
 世，泌居懷華書院。上爲太子亦與  
 之說，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繼之，與時  
 州刺史杜亞俱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  
 爲刑部侍郎，命泌日言兩省以候對。  
 朝野皆矚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原道京師，四方  
 兵產，卿能如遠矣。」小俊等皆萬人敵，賦書夕暮之  
 今何對曰：「天下事其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  
 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  
 乃兵耳，何足憂也。懷光即假奉天之國，視朱泚垂亡  
 之虞，不能取乃與之，和使李光弼取以爲功，今望

下已還官驛懷光不京身歸罪乃遣使臣  
下所憂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  
吐蕃吐蕃來東地土欲召南詔使郭元忠  
人皆謂懷光西域于十七歲  
及十餘歲懷光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  
併其東使  
孤地盡中端力為國家固守二十年  
其心之深中國不日復吐蕃入  
日言吐蕃觀其不進吐蕃法大  
利國事希傳什謀  
中使曰有教旨耶  
中使曰今日  
安使有曰自去冬  
請教邪  
理不用命者  
鳳翔龍右節度  
雖將西平王時  
之以便逆亂上  
以吐蕃京師務  
安反及不許  
先是

上命懷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懷光遣其將楊  
拒之懷光等  
給懷光  
塔要其珍寶  
賊守關  
城河中  
加馬  
元帥  
防  
中日  
酒以  
日知  
事讓  
為常  
之甲  
丙午  
賊人  
罪  
反不  
地  
今為懷光所制耳  
士何  
冬十  
月  
朔  
方  
及



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憑之力也所以修石  
城者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承嘉之行所以修石  
以為罪乎現性剛毅不附貴族多謗毀願陛下察  
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則卿重矣如麻下察  
卿非聞乎對曰臣聞之其子舉為考功員外郎  
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  
其子倘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現之用心臣知之  
至執願上皇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  
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  
可保慎勿違衆恐為卿累也上曰必退遂上章  
請以白口保現現曰上謂必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  
中書雖知卿與現親舊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  
臣首肯私於親舊以留陛下願實無異心臣之上  
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臣  
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府庫耗竭而江東  
曾於賊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江東  
轉奉使之歸今澤成淵無自疑之心遂  
運糧備豈非為朝廷邪上曰若朕深諭之矣即下必  
章令韓皋告歸觀面賜糾衣以解父比有謗言  
今朕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  
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至潤州現感泣流涕  
即日自臨水瀆發米百萬斛奉留五日即還朝奉  
別其母啼聲聞於外現召出捷之自送至江  
上自風濤而還之既而陳少遊聞現貢米亦貢二十

萬斛上謂李泌曰韓現乃能化陳少遊貢米  
矣對曰宜惟少遊諸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韓皋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欽等相首啟上曰  
於上以陳少遊任將相首啟上曰  
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中使馬欽緒欽緒從一  
附耳語而去諸相連署欽緒從一  
欽緒言自今從一與公議朝外所言事即奏行之  
勿令李虛知故問何事也復曰尋虞駐防  
改會議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虛不  
堪為相則罷之現任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  
而獨聽此事乎此始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  
所言已回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微也不惟  
與公奉行之何以成信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  
一從一奏之上心不悅乃上奏辭乙丑罷  
為石原治克州傳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  
陳少遊上奏辭少遊聞之懼發疾  
十二月乙亥韓皋太尉韓皋如常儀淮南大將  
王紹欲自為留使令將士知軍事且欲大振  
現遣使謂之曰汝敢為我存即日全軍度江時汝矣  
紹等懼而止上聞之謂李泌曰況不惟安江東又  
能生淮南真大臣之器可謂知人庚辰加現平章  
事江淮轉運使現運江淮軍需入貢府無  
虛月朝拜之使者奏聞相繼始深  
矣是歲蝗偏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

相...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教天下改元 癸丑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陸抗字伯言，吳郡吳縣人也。父遜，孫吳太子。抗少孤，有父志。年十五，為中郎將，領兵討賊。抗性剛直，有節義。嘗曰：「臣聞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奪。此天下之常法也。」

曰：郭侯家傳謂李必語曰：臣但恐果於陛下取之上曰：未論動意何故以太建

抗之為將，又廉於財。嘗有內寵之望，而抗心之，不為。嘗曰：「臣聞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奪。此天下之常法也。」

天寶之便也。能如是實實司

抗之為將，又廉於財。嘗有內寵之望，而抗心之，不為。嘗曰：「臣聞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奪。此天下之常法也。」

令下書說

人惟恐而遂李令  
志曰七月蜀公  
勸募兵二萬備討

抗之為將，又廉於財。嘗有內寵之望，而抗心之，不為。嘗曰：「臣聞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奪。此天下之常法也。」

抱輝輝時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  
了頓一往辛丑以必為陸路不得  
以神領軍送必之官問何人對曰城三面  
斷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不得  
學如何可入對曰城之人不實逆命不得  
將拘頭為患耳若以大兵臨之使閉堅定矣臣今單  
騎抵其近郊使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報臣未  
必不更為臣用也不得  
入朝願教與臣同計皆行使使人欲加害於臣則  
是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不得  
方大用卿軍失陝州不可失卿當使它人往耳對  
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  
不意奪其謀它人猶豫遲延使既成謀則不得  
前矣上許之必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  
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不得  
有夏時不得  
拘頭不得  
上曰欲使其士卒甲米拘頭里節必不害臣矣上曰  
河茂中必與馬賊俱歸何漢茂加必陝觀使必  
出不得  
日車宗送公不陝必日辭日車進止不得  
中興道以是分為進止而不據文義不得  
宜此事此一人不可相讓而來來則吾不保入陝矣

唐臣以受詔不辭去不得  
必為官以却之不得  
曲沃將佐不俟拘頭之命來迎必笑曰吾事靖安去  
城十五里拘頭亦出謁必稱其驍勇完城障之功  
曰軍中頗有不足介意公等驍勇皆格增如故拘頭  
出而喜必既入城現事實自有請解人白事者不得  
必曰易時之際軍中頗言乃其常理不得  
聞也由是反以者皆自安必但索諸書治不得  
明日召拘頭至宅詰之曰不得  
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知汝婦生女為我輩收轉祭  
前使不得  
保無它也必之辭行也上聽陝州將預於亂者七十五  
人授必使錄之必無遺拘頭日中言則使至必已  
遣拘頭歸不得  
必不得已械其使林酒等五人送京師不得  
紹通元年不得  
使引不得  
州不得  
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唐紀四十八 唐 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僖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為往諭之遂得進城下  
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  
燧曰汝曹自礮山已來何國立功四十餘年  
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拔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  
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  
守勿出  
燧曰皆曰諾壬申燧與軍城轉運進軍河中至焦餽堡  
守將尉建以七百人降  
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  
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率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  
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漢將耳元光使白蠟燧還至城下

數騎入城尉撫其衆大呼曰王人矣  
燧謂條佐曰始吾謂為公用兵不再遠也今乃知吾不遠多矣  
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  
燧帥諸軍至河西  
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  
又曰東城掘隊矣  
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  
懷光不知所為乃縱而  
死  
其子璠為監察御史  
璠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  
璠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  
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  
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報自免對曰臣之違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報哉  
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璠至咸陽而還  
無益也  
燧陛下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  
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  
臣父言汝豈可昭吾入死地邪  
及李泌赴陝  
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璠也









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  
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士著。  
又無宗族，不自重，情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使  
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  
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佳。平河中當與卿議  
之。以寧功臣，改神策左右兩軍為左右神策軍，前射生  
左右兩軍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  
二人。  
發父登之，與行軍司馬，統率領出，事始  
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日使告  
諸切至，克寧而不動，位丁丙以中，守實財，為  
義成節度使，克寧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倍而割  
之比明，殆盡。  
州外奉朝命，內訌和科之志，請其仁於城外。  
於城中，時引百騎，備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  
度量，不敢犯也。  
城破，獲金帛，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聞傳言上  
復欲出幸，以避吐蕃，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  
陛下已理裝具，候發。上曰：人言何謂？大  
大福不再。  
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

似將騎勇三千，伏於開城。  
敗後全軍而去，女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  
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  
擊之，必大捷。僞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  
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法曰：唐之良將，李晟、馬  
軍城而已。當以計去之。  
曰：子令召我來，乃引退。冬十月，李晟遣兵五千，擊吐蕃  
下攻拔之，斬其將，解其兵，其高樓而還。  
西軍於合水之北。  
節度使韓游瓌，其將史元琬，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  
吐蕃遣之遊，環陳于平川。  
潛使人鼓方西山，虜驚奔所掠而去。十一月甲午，  
立淑妃王氏為皇后。  
丁酉，皇后崩。  
刺史杜光胤，欲得城，斷其入去，光胤率兵  
久未入，朝，吐蕃入，佐佐在沐，蜀道故事，  
禮之。



嚴密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其宅之東，亦如之。因使賁去，為相。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弘實同平章事。弘實為其子請昏於弘實，弘實不許，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外，內則不復貯胸中矣。」弘實又士難犯，外雖和緩，內甚威如故，亦得無害哉。右門侍衛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精兵皆重，謂之驍軍。陳仙舟、淮西少將，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舟遣部知兵，使蘇浦來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舟為吳少誠所殺，少誠遣人召門將兵，使吳法紹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紹等引步騎四十自鄭州殺陳仙舟，使其將白崇勳追之。又為所敗，丙午，上急遣中使敕法紹等，使令必發兵防遏，勿令濟河。兵所置實，必遣押牙唐英、韓將，必乃命重寶拾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動。明，日宿陝西七里，必不給其食，遣將將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遣令之曰：「賊十隊，賊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違，勿留，行常以半道，隨而擊之。各持弓刀瓦石，驍賊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騎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城北，明日四鼓，

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軍，岸遣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驍軍兵馬使張崇獻，必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進，又遣都將孫子楚將兵四百自長安谷趨長水，賊亦遣兵入山谷，吳法紹果帥其衆大半趣長水，日暮，子楚擊之，新法紹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賊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必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上命劉玄佐乘驍歸汴，以招舊將，謂之得白，二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得為村民所殺，以得至者，僅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遂以之，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辭，殺卒也。吳少誠執其衆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殺之，鄭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初，軍南王關，屬鳳州，鳳州人通鄭州，人通鄭州，人通鄭州，鳳州之其子，授學，回得捷之，及吳卒，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權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其卑，皆有過則回殺之，雲南有章，數十萬吐蕃，每入京，常以雲南為前鋒，賦饒重，又其治要，立城，城嚴，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其卑，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卑澤無賦役，異卑尋



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皋  
主鎮招撫境上軍費與率尋遣人因事懷求內附  
舉委今吐蕃存託之憂亂離重有內實南及八  
國生荒有歸化之心  
納之以歸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皋先作書將書以  
諭之微其說  
諸相中頗解敢言上漫不悅延賞言朕非宰相器壬  
子映彭華外刺史劉滋罷爲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  
郎卿渾同平章事韓渾性苛暴方爲上所任言無不  
從宅相充位而已百吏敢不職渾難爲其所引屬  
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福祿爲相不滿歲而罷  
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言人臣所宜  
校左庶子崔漪充入吐蕃使戊寅鎮海節度使同  
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渾久在二浙  
二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丁  
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渾與之宴竟席水書左右視  
及與並坐交言  
庫門其人終日帝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  
江東西道爲三浙西台潤州浙東台越州宣歙池台  
宣州  
各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  
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  
神澤曰志貞檢人

用之不可信用  
德皇后十歲  
子李結充入吐蕃使  
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  
李晨克相  
禮求和於馬  
河雲之請於朝  
李晨曰戎狄  
求盟則入寇  
曰今兩河無  
之使將十萬  
之費臣請土  
吐蕃使給  
陳欲反其謀  
吐蕃和并  
上以當令自  
與吐蕃和親  
朕自擇一人  
舉人也



示之曰李太尉謂叶蕃和好必不成立此意待中表也翌日定衣展聞之拉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所以給食但取朝廷錢大戎所傳耳上始令郭元光屯潘原韓游瓊屯各口以兵城援元光謂城曰潘原非賊所目七十里公有李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以詔詰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賊所三十餘里元光壕細築固城壕細皆可勝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游瓊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女曹西距拒擊以分其勢

仙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城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李太尉謂仙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巡察城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穿城入無覺韓游瓊入營軍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賜禮服

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城自幕後出偶得宅馬乘之伏斃入其後十餘里方及馬口故矢斃其背而不傷馬將卒皆東走城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擒者千死焉數百人

餘人皆潰散為城所擒城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詔元光韓游瓊以侍之

元光以輜重資城城收散卒勸

兵營陳而還晨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惠兵杜獲之福然賊曰然柳澤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懼是之李晟曰賊如澤自上變色曰柳澤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

明日謂澤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吐蕃大臣諱而止李晟大安謂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內會猝為變晟遂伐其竹焚西上中使王子恆奏詔遣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城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

金賊欲執城以獻贊普今失城害致公難又謂馬賊之奸奔曰胡以馬為命存存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足當是時侍中復可捕之存全軍覆沒矣

奈何拘其子孫命命與臣官俱文

分囚推贊等於河朔州上聞

為司徒等侍中罪其罪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

李晟等罪因馬賊以求和欲殺軍城以資延

使糾率罪因繼以直犯長安會失源城而止故延賞

斬獲者病不視事以缺贊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

即同平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延入朝。上欲以爲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陛下久。明不自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延存軍中事。分明誠爲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爲河東節度使。吐蕃之戍。雖運不繼。人多病。度思歸。尙結贊遣三千騎逆之。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豐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章舉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歸還使入見。李必初視事。王寅與李殿馬延柳演俱入見。上謂必曰。卿昔在豐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事見。一。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奉命。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早已顯達。或事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必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殿馬延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而反及。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豐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懷。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殿馬延官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

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矜。則天下永無事矣。然不知所謂及殿卿。創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殿延皆起泣謝。上因謂必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必。必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攝兵攝。舍人則有大押。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必請復所減州縣官。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使以來。置額外官。敕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俸俸加兩。授同類正員官。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並復故。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自。六。使雲雨道。余。治。衛。士。及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郭子儀之子曜。令孤彰之子球。等六人。恐有姦人。危。郭子儀之子曜。令孤彰之子球。等六人。恐有姦人。危。郭子儀之子曜。令孤彰之子球。等六人。恐有姦人。危。



人皆不得近及還長安上皆以爲憂衛將軍  
其厚張延實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  
曰部國已老年少何爲如是  
官察之必以此必有故  
上曰勿問第爲朕察之  
何以知之  
承恩典與長女實無以中儀  
龍紀之母也故欲以此昭之  
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  
事部國爲宗之女也  
右羽林將軍  
千羽方河東之士三千  
東防秋兵大軍國用不充  
平自懷遠法  
草正自非於法  
其官典通領可徵者  
以元寬大敢有  
罪之  
急則  
急則

今日之急而皆入於  
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  
西北  
皆仰給  
十餘年  
凡得四  
必曰此  
師數十  
各備  
是胡客  
者爲  
隨所給  
皆言  
萬計  
雖亂  
俾府兵  
陛下用  
果爲日  
此須急  
聞以牛  
今日之急而皆入於  
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  
西北  
皆仰給  
十餘年  
凡得四  
必曰此  
師數十  
各備  
是胡客  
者爲  
隨所給  
皆言  
萬計  
雖亂  
俾府兵  
陛下用  
果爲日  
此須急  
聞以牛



顏延之而後樂色則解其地凡諸處皆元色樂則入樂色矣其  
南之郡因光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  
匹可致大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下其種同  
分賜沿邊軍鎮募戌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  
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為利來  
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戌卒獲  
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  
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  
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  
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  
如何對曰戌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  
又翻舊制戌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  
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  
而道之成兵家口發赴邊者本貫給給據應募之數移報  
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更工衙門亦喜聞矣  
之喜許不過數番則戌卒土著喜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也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  
下無復事矣泌所請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非遽謂之天下  
也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  
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候麥禾有收然後可  
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等南與共圖  
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  
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戌卒應募願耕屯  
田者什五六自李泌為相關此處置天下事統策以來未之有也  
史臣謂其出入計變四時教養老幼神農以  
免好稼穡大言時時諸國蠻人土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以為  
人所共信余謂以智免信如史臣言夫然其言與後世形變言無不效及張李之  
說亦所以保其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譏張李終自免可謂智矣至

其真誠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當代之信然而不肯為相以儲  
宰輔宜也歷事三世深蒙信任力為之助乃方入政事堂與諸貴人  
引已實直功如李馬忌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精忌刻與直如蕭美謂之  
相位者其自量亦無方弘濟中興其敬信之也久矣夫泌之所以敢當  
後為之故智也但于房功成  
諒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壬申賜賂元光姓名李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實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晉天白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九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吐蕃尚結贊遣

五騎送崔漢衡歸吐蕃且上表求

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初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  
淫亂且為厭穢上大怒欲主於禁中切責太  
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宮上召李泌告之且  
曰舒王近已長立泌考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此是陛  
下惟有一子泌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  
上勃然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泌誰語卿舒王為  
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下語臣泌今日  
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  
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泌舒王難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疑其孝矣  
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  
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異陛下威怒而為曲從  
陛下明日得之必尤臣泌若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  
至此必復殺而子泌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電殺  
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計其死乎因鳴咽流  
涕泌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  
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  
外懷服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  
臣今盡言不敢避泌諫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  
覆家者陛下記昔在東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  
叔實獲罪宗性急泌諫之者深耳泌臣不近天  
子左右泌不幸今日得為陛下相又觀故事泌臣  
臣在東原頃聞無此意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  
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泌先帝自建寧之

平書懷帝... 太子自貞元以來... 臣數以家傳保太子必不... 知... 使... 許... 李... 林... 甫... 之... 使... 承... 此... 自... 已... 就... 舒...

王國定策之功矣... 太子自貞元以來... 臣數以家傳保太子必不... 知... 使... 許... 李... 林... 甫... 之... 使... 承... 此... 自... 已... 就... 舒...





臣子敢言其害。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數彼十日，天下自得不寒心哉。時而大威所臨，群臣皆下。  
可汗得降陛下於窮處，則左右親近之下  
爭為而降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臣已為陛下不  
臣為是乎？陛下居於牢羽，牢羽居於陛下，上謂  
手足屈伸曰：故舊不宜相棄，朕寧起國，不圖忘言  
香積之事，朕自有少理。  
卿二人以說同如  
對曰：果如此所言，則回紇似可起上目。卿二人復不  
信朕之言，則常事何必曰：臣以爲回紇不足與共  
宰相乃可耳。王今回紇可汗殺牢羽，其國人亦止復  
京城之動。  
吐蕃幸國之阻，隔河關數十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  
便先帝聖恩於此。  
此乃必報之雪，況  
其贊普尙存。  
宰相不獨一  
別白言此。  
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誠可然  
以上曰：詳詢之爲記已久，又聞吐蕃幼習今什與之  
和得無復抱我爲夷狄之笑乎？  
在中原，今可汗爲胡城都督，與今國相白達帝皆從  
華歸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平，有  
信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縛臣爲陛下子，每使  
來不過一百人，印馬不過十匹。  
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封威加

北虜常醫吐蕃。是以特陛下平昔之。自土使以來。與兄弟之國。今日。和平。新。以。中國。和。久。其。可。汁。可。汁。遣。使。上。其。兄。及。臣。丹。必。所。與。五。事。一。命。上。大。臣。謂。以。回。紇。何。異。服。卿。如。此。對。曰。此。乃。下。威。靈。臣。何。上。曰。回。紇。則。和。矣。所。以。此。乃。大。食。天。竺。李。侯。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和。矣。我。大。臣。謂。南。則。足。跡。吐。蕃。之。右。臂。也。以。來。臣。屢。中。國。無。故。擾。之。使。臣。于。吐。蕃。賦。得。中。本。第。一。日。不。用。臣。臣。也。大。食。江。西。為。最。遠。自。始。南。西。海。地。極。半。天。下。知。其。可。招。也。至。及。還。回。紇。使。者。合。親。將。車。馬。許。以。威。安。公。主。妻。可。汁。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計皆其有也舉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必欲弭僉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計豐則欲滋矣財不攝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無其出也雖僉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遺故也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妻云請爲國家殄禦西虜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值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爲然欲於京城立順贈司徒

平秘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神立功而  
陛下實貴白起臣恐是臣解體也若立廟京城誠為  
所壞也聞四方將長平風今計郭有  
魯祠郭有魯祠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罵人耳目  
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大吏  
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嘗官乎對曰人  
神一也陛下置之下置之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  
必自尊尊老賜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獲其去乞更  
除一相上曰朕累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  
與必論即位以來宰相必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  
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必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  
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  
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李懷光使  
卿於死地李懷光使  
然亂何由興上曰楊後以重子相朕每給事鮮可其  
去則悅與之往復給職即怒而辭位觀其  
電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  
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泰  
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皆  
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  
命則壞樂刑政皆無所用矣封曰我生不肖命在天  
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  
文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後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

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全發餘人則不敢復言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雖不從又無事不從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對曰犯言無不從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有朕言當有喜色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耳之言如魯來封及費邦之類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而言則如此則理安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防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不從又無好勝之志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多今皆不論何也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命利可以謂之相乎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如肅宗代宗之任卿時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平事為相則王武俊之任皆相也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更命卿前左右射生曰卿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四軍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京而散中殿側近福祿壽殿使臣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輕其軍士聽其苦役之軍士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過說獲大將郭承恩留洛陽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使臣故以安之乙未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故城而鎮之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自遣使先遣其書懷亮主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其厚封王給

印而遣之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吳越王孫德範使臣吳越王孫德範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舊三萬餘人送還鄉里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冬入寇及春多移而退至是德人實其妻子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行蕃聞之居柳谷之北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六月遣使歸其大夫人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州府求代歸我七月唐加軍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余告將軍張繼南為師軍節度使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詔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告於我輕騎歸朝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之降發長如其伴作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出本軍我必拒之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軍糧明報必拒之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朝兵出城關之傳入曰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也亂卒稍安朝兵漸出諸將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所請不紅張公已至外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官自推知唱帥者連動二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上聞身家欲得弟希範將授之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之繼而來今任代之非所以防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之繼而來今任代之非所以防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將軍張武節度使使將朝臣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將軍張武節度使使將朝臣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人畜而去時回紇之使道公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人畜而去時回紇之使道公魯微之朝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白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言爲奚室車所殺  
九月庚申吐蕃尙志董屠殺寧州張獻甫軍却之  
吐蕃轉攻廓坊而去元友直旬檢諸道稅外物  
結射民不堪命諸道多有訴於上上意痛詔今年已  
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  
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回紇合骨咄祿可汗  
得唐許昏其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  
并國相跋跋都督等以爲賀以下千餘人  
來迎可敦駢禮其巷曰昔爲兄第今爲子婿半子也  
若吐蕃爲唐子當爲父除之因言吐蕃使  
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  
回紇爲回鶻許之  
吐蕃發兵  
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  
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  
吐蕃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土敘其叛吐蕃  
歸化之誠許以銀兩使東轡轉致吐蕃吐蕃  
始領雲南遺兵二萬屯會川  
吐蕃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  
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  
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驛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  
清溪關  
吐蕃遣黎州刺史韋曾與東蠻連兵禦

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  
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尙書關播爲  
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吐蕃取前日之敗  
吐蕃以東蠻二萬寇清溪關一  
萬攻東蠻  
吐蕃命韋曾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  
之萬州經略使劉朝彩出關遠戰自乙卯至癸亥大  
破之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以兩橋爲咽喉  
年少不習事  
吐蕃地屬徐州都於李納  
有異圖  
吐蕃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  
致請供壽州糧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濬泗以  
鐵之筏以應壽歸淮南則漕青揚東而運路常通江  
淮安矣及今明應幼穉可代  
宜備爲金吾將軍  
使一使它人得之則不可復無矣上從之以建封爲  
徐泗濬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細紀不貸人以  
法  
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  
日華  
子懷直自知留後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曾遣吳牟尋書緝回鶻厚請佐  
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日爲回鶻所先  
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讐取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橫海留後程懷直爲渝州觀察使懷直請  
分弓高景城爲景州  
仍請朝廷除  
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員外郎徐仲爲





言納款納於魏，魏懼，判官孫光佐等為結謀，厚賜  
納且說納招納歸取魏州以悅之。因請送納  
於京師，納從之。丁酉，納以魏州降于納。三月，武俊使  
其子士真擊之不克。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執忠貞  
而自立。主所奉者，回鶻也。其大相領于  
迦斯西華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即國人殺其首而  
立忠貞之子阿噶為可汗。年十五。其大相領于五月  
王武俊屯冀州，將軍趙錫歸帥其屬奔魏州。李  
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魏州，結納以魏州歸  
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回  
鶻領于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  
苦於回鶻，求與沙陀會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  
吐蕃使楊歸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  
吐蕃引兵還，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  
郊迎，俯伏白陳，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威  
陳郭鋒所屬，國信悉以還之。吐蕃可汗拜  
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  
敢豫也。廣謂父為阿多。吐蕃可汗吐蕃  
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連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  
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吐蕃悉舉國兵數  
萬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饑  
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吐蕃始之曰：且與我  
同至牙帳，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其知  
存亡。吐蕃可汗而西州猶為唐固守。吐蕃可汗  
唐乘勝取回鶻之碎圖川。吐蕃可汗回鶻震恐，悉還  
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使北特勤悔練，隨

郭鋒備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  
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無至  
曹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其曰：聞可汗新  
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擗高臺而坐，景略俯俛而  
天。景略景略之曰：可汗事代助爾，我景  
鋒，容儀無常，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  
略於庭，咸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  
鶻還。十一月庚午，上祀圓丘。上屢詔李納以魏  
州歸王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朝廷上  
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  
始以魏州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王儉薨。二月癸卯  
燒厓少卿廣銀冊回鶻奉獻可汗。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黎平涼劫城。  
以扼彈華缺口，戒辰而畢。  
甲子，詔名其邊曰彰信。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軍有衛從之勞，下詔皆賜  
名與元元，從事天定勳功臣。  
吐蕃使百餘人，以官領之，撫恤優厚，軍特恩賜。  
其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服之官，莫得  
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  
幸已，詔神威大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

左右羽林龍武神威神策軍中之前未分五部

二  
 年  
 以  
 神  
 策  
 左  
 右  
 指  
 言  
 神  
 策  
 軍  
 左  
 右  
 利  
 害  
 武  
 神  
 武  
 六  
 軍  
 元

將軍居北軍之右史官書左神策軍文以殿前將軍左右廂為

則所當神威六軍者亦當爲神策六軍威字誤也此神策六軍提超

羽林軍 委御史臺 龍武等軍 皆開元以 來餉女增 置於禁衛 又親近於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重貶僉置爲安南都護府僉力陳罷  
夏四月羣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郡獲府王平父晏比其後閉之者三

英輒無赴兵圍者護府正平以憂死羣慫聞之皆降

端王遇苑第遇皇韋畢比年致壽召雲南王異仲彝

雲南事始卷二年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

忠義本閩羅鳳使者也閩羅鳳者吳六月丙申草薶忠

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敦諭也秋七月戊寅以

定州刺史張昇雲爲義武留後 庚辰以虔州刺史

趙昌爲兵部侍郎餘載皆解下參政之召要烏附

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敗而逃九月回鶻遣

便來獻俘冬十一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

國越地秦為閬中郡漢為治縣後漢為侯官縣吳置建安郡陳置閬中郡隋改秦州唐多泉州今晉工學田州今閬中縣吳置建安郡陳置閬中郡

安縣立建州建安吳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亦東晉官之地  
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自此福建泉州始不相紊治直使

寶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

為袂號親察使以代參黨李異達發本丁酉以淩

齊台題壁  
三月三日  
王羲之

卷四十五

行狀卷一百三十三









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住  
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居職  
名實異固非行蹤相類有爲長官  
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得千百  
具俸物議修德其政斯其善者治其要舉者什其  
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  
俸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備其謀實精其者  
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得爲士亦  
得自舉其才然而謀實既嚴其選皆速是以當代調  
知人之明更難多上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  
焉而得人下慎簡之規大將而失  
士上竟進前不行發平盧節度使李光弼  
中推其子帥古和留後六月吐蕃千餘騎  
持田單餘人而去將南鄭節度使李光弼  
海州節度使李光弼安南節度使李光弼  
命使一人俱上欲從之時贊上言以爲海州  
敗惟利是求緩之斯來慢之則去海州李光弼  
後今改就安南若非後利海州必招撫天  
所海州曾不內海州  
南安節度使王士中使外使是于臣官必信南  
而結安南中使以輕外使所皆不行七  
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守陸  
贊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異判度支上許之既而  
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贊上  
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利害具生寬假

則容茲延齡擬委小人用之交駭物議戶種之費固  
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上不後已未  
以延齡判度支事河南北江淮  
等四十餘州大水死者二萬餘人皆潰使賊  
據上曰聞所損少即使傷生其賊  
上奏其略曰元佑之弊多何謂所使意則修其  
言所聞則小事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  
苟不失人何事上用上許爲使而曰淮西有  
賊既賊不必遣使實復上奏以爲呼下息帥舍  
賊實被延齡惟及下人所宜於飯昔李贊繼  
勸公德其饒惟及下人所宜於飯昔李贊繼  
贊人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等官  
據詣道水從以前貴州刺史李師古爲平盧節度使  
贊上言以爲不曉由指置失實贊其大將給贊熱  
略曰所謂指置失實者成卒不轉於守臣守臣不不  
於凡節至自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藩中使監臨  
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其相連從緣  
到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贊  
贊其捷寇已獲罷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聚軍  
不敵工拙不倖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贊  
今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  
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者贊宜者陸上頃  
設就軍和權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



士以局賦書者，監軍賈文舉居之。會民將變，  
飲醉寓宿宮舍。  
二月，山賊呂器生左等右領軍自是官始專事政  
九年春正月癸卯朔，帝不豫，命王公大臣各入  
省問疾。帝曰：「朕惟恐不得見卿等。」遂大赦天下。  
三月，帝病益甚，命太子監國。丙申，帝崩于含章殿。  
四月，葬高宗皇帝于永陵。五月，立憲宗皇帝。六月，  
改元為建隆元年。秋七月，遣使冊封高麗國王。  
八月，遣使冊封日本天皇。九月，遣使冊封安南國王。  
十月，遣使冊封暹羅國王。十一月，遣使冊封占碑國王。  
十二月，遣使冊封麻里巴剎國王。

書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  
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僕諸道  
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韓之受亦無傷實上奏  
其略曰昨臣所奉惟恐得聞陛下已至勢中委曲  
防備是於心實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難克  
以濟事是故無私之使且傷不吝之明  
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  
不彰  
聖王所以官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帶訴之  
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  
月已夕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故須為隱忍  
云歷述事蹟官假其事為名或云但弄其人何必明  
言實情皆出於情理  
若被誣枉者皆即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  
情厚跡著  
冤人上無辜又曰監臨受賄益尺有刑  
身其化之首反可通行  
能自安于心  
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  
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何礙阻之有乎

初賈參是在司郎中李異  
史及參賈州異湖南觀察使  
劉士寧遣參組五十四  
然欲殺參參實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  
中使謂實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吐蕃事重  
遣文書處分  
不可無名替劉參之死罪不明白至今衆議為之憤  
下共知至於賈異  
賈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屬  
參罪有首從法自重  
久亦不  
久亦不  
以財保釋  
賈州司馬  
以父大祥歸于定州  
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  
因是遣兵  
定州富庶武使常欲之





頃厚輪輜等又有幸非禁旅本是屯軍將校護爲媚詞因請遙轍神策不給舊所會昌中唯改舊名其於軍餉之饒遂有二倍之益大事未具而拾遺有殊苟未忘懷執能無憾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則曰凡欲遣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則曰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曰日頃尋車去就裁斷多出哀哀其任以符其心遂令張於軍情亦聽命垂於事宜亦聽命戎機馳突迅如風厲則曰書上聞則曰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環抄退歸此乃陣功告捷其敗喪則滅百而爲一其轉輸則強百而成千則曰將帥既專幸於權制在朝不易罪累則曰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愆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則曰臣愚謂宜罷諸道將上防秋之制今本道但供衣糧其戍卒願留夏蕃漢則曰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糧則曰這千且人自爲戰時主則家自力農則曰大略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觀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諸邊諸節度使有非要有關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去虛糜之費以資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引委任之道以宣其用財賞罰之典以去其威如是則戎狄咸懷疆場寧矣上雖不能盡悅心甚重之則曰唐車臣大將軍初將兵出西山則曰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曾觀爲禮部尚書則曰雲南

王昇卒得遺使召二贊一出戎州  
黔州一出安南各贖生金丹私諸軍  
爲信皆達咸感昇卑辱上表請命吐蕃歸降并遣  
馬書白領唐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等日東王  
詣長安拜上表貢上賜昇卑辱詔書令舉遺使慰撫  
之  
自事更續了言  
使故事宰相事畢以感此事  
旬日賜詔從之其信日一易之  
劍南西山諸  
羌女王渴立走  
南水王薛舉  
王書進及補相王  
內附唐舉處之於維州  
立法陀和入朝皆拜官厚詔而遣之  
聖卿尸部侍郎等並給參自判度支以來給賣諸  
州欠錢八百餘萬緡中諸外抽買錢三百萬緡呈  
理物二十餘萬緡清別言欠自耗贖卒庫以導之  
唐以掌之  
存其數者抽買錢給用贖盡早增協練皆左藏正物

能高而麗之於寶鉅所增也。唐費夫人薄  
書而已。京城西門地牛。牛數萬。故址於秦。長安  
城。有故澤。數百頃。可牧馬。上使有司。視其  
亦不罪也。有頃。則唯。上奏。以爲已功。  
時。以爲。於取常。賦。古。明。未。盡。有。元。帝。始。以。爲。已。功。  
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下。必。以。此。爲。孤。孤。立。時。  
人。醜。正。元。言。何。不。信。臣。厚。現。究。其。本。末。明。行。實。罰。  
今。事。情。衆。口。喧。於。朝。市。首。京。城。士。庶。皆。爲。朋。黨。  
邪。附。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八。月。庚。戌。  
太。尉。中。書。令。西。平。中。武。王。李。晟。薨。冬。十。月。甲。子。  
車。還。其。節。度。使。官。佐。時。重。詔。書。詣。雲。南。并。自。爲。吊。  
書。各。之。十一月乙酉上元圓丘。  
天下。劉。上。軍。府。宣。武。節。度。使。出。政。數。日。不。返。軍。中。苦。  
之。都。知。兵。馬。李。愬。等。得。衆。心。士。軍。疑。之。其。兵。僅。  
令。攝。外。州。事。十。二。月。乙。卯。十。軍。帥。衆。二。萬。攻。于。外。野。  
其。衆。入。使。府。召。所。留。兵。千。餘。人。詐。之。曰。救。  
諸。大。夫。入。朝。以。吾。等。留。汝。輩。人。錫。錢。三。十。萬。衆。皆。  
拜。又。諸。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十。軍。  
以。救。大。夫。宜。速。即。路。少。或。遲。遲。當。傳。首。以。獻。  
十。軍。知。衆。不。爲。用。以。五。百。騎。進。歸。京。師。比。至。東。都。  
所。餘。僅。數。百。已。至。京。師。就。歸。第。行。喪。其。出。入。  
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之。自。兵。屯。鄆。城。遣。使。  
遣。使。

問。故。且。請。賜。賜。榮。以。言。戲。之。少。帥。慙。  
而。退。上。聞。賜。榮。近。士。軍。傳。聞。時。贊。上。奏。以。爲。今。軍。  
州。已。定。且。且。明。臣。有。勞。於。事。事。情。實。免。苦。失。  
其。略。曰。今。士。軍。見。是。雖。是。贊。其。學。典。軍。且。非。明。旨。  
此。安。危。運。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贊。  
贊。曰。若。更。進。退。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  
度。使。且。令。贊。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贊。復。上。奏。其。  
略。曰。臣。難。服。戎。角。力。於。四。境。而。經。武。伐。謀。或。有。所。  
早。夫。制。置。之。安。危。由。於。付。托。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  
惟。在。所。置。置。之。地。則。才。如。貨。焉。唯。在。所。授。授。之。  
其。力。則。強。弱。莫。榮。今。所。授。之。才。則。強。矣。但。願。求。  
之。情。而。無。其。才。之。實。臣。恐。其。才。不。能。勝。其。任。又。聞。  
本。是。所。人。之。才。不。能。勝。其。任。又。聞。臣。恐。其。才。不。能。勝。其。任。  
與。之。相。得。止。二。千。諸。營。之。兵。已。其。便。於。此。則。健。  
敗。則。損。軍。之。才。不。能。勝。其。任。又。聞。臣。恐。其。才。不。能。勝。其。任。  
誠。君。臣。之。間。勢。必。相。損。又。聞。臣。恐。其。才。不。能。勝。其。任。  
若。絕。之。於。助。又。以。爲。國。之。道。以。其。訓。人。將。教。事。君。  
先。令。順。長。又。以。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  
罪。誰。則。無。辭。若。使。贊。榮。之。待。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  
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  
關。謀。逆。之。端。又。以。用。遠。十。軍。起。於。倉。卒。諸。郡。守。  
將。固。非。選。議。一。城。帥。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  
敗。之。勢。又。以。選。文。武。重。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

慰勞本軍... 臣請受敗境之罪... 故歸... 紀母即昇平公主也... 十年春正月... 崔佐時... 吐蕃使者數百人... 使有... 大宣... 乃... 佐時... 具... 金... 著... 其... 區... 之...

... 吐蕃... 神川大破之... 其五王... 男女... 軍使... 病者... 丁卯... 子也... 時... 盧... 橫... 午... 百... 親... 漢... 學... 今... 為... 卿... 諒... 解... 未...



精微不能無擇。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於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衡之有遺而已。又以一言稱德，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得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知其所不能。是以檢司之內，無成功者；臣之序，無定分上、下者。賢又請均節賦稅，凡六條：其一，給兩稅之數，其略曰：舊制賦格之法，曰租、庸、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布、紗、絁，絕大二丈，絕小一匹，謂之調。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輸絹、布，其價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軍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惑。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魏祖高祖，盡廢唐法，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募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廢，然事皆知弊之宜革，而所作輒失其原，知弊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時，乃亡。此其所以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相續設法，分遣使者搜括郡邑，較驗簿書，州取大畧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準物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物賦入，必以丁大爲本，不以務增其稅，不以輕減其租。則播種者不以勤瘁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課。且地善固不以勸勸重其役，不以窳荒錫其贖。則功力動息如是。





蠲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上九年見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占之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唐德宗官以保唐六義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刑六曰安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纂

傳紀五十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

詔度使李抱真其子

殿中侍御史絳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殺不報喪詐

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絳又詐為其父書遺將陳

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將討同

黨王李耳豈與汝同惡邪乃公已亡汝乃敢

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況有求也便榮歸

寄書質絳絳又告我況有求也便榮歸

州人入也

上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歸遣中使第五守進往

觀望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絳緡

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絳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

曰朝廷已知相公相館

知軍事侍御宜發興行服絳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

不許絳軍事諸君意如何其對絳懼乃歸發喪以使

印及符綸授監軍

令親事

出走以責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

義軍事

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處羅懷

圖士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

丑以和部郎中賈滋

主其國異牟尋北

宴出玄宗所賜銀

工歌女曰

之命

考子子孫孫

別黃延齡欲出之

秋七月壬申朔

虔休昭義行軍司

山東

之不從

州刺史

定善帥其眾二千

歸州刺史

黃少卿昭欽

九

月士度休砂元館兵地拉即通  
 實其錄以實府屋上欲修神廟須五十尺松不  
 可得其錄曰臣近見同州一名木數千枝皆八十  
 尺上曰謂元天寶間求其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  
 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謂元天寶何  
 從得之對曰臣左藏庫司多有失盜近因檢閱使置  
 簿籍乃知庫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匹雜貨白  
 葛有餘臣等恐其不實乃入奏請移入雜庫以俟別  
 旨已拜之敕即移入雜庫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  
 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  
 許亦不罪少頃延齡每宴會不食諸膳皆棄所不  
 飲言亦未嘗聞者延齡感之不疑上亦知其不  
 無妄但以其好詆毀人故外事故獲罪之  
 延齡傳使張滂京兆尹李元宗司農卿李勉以服  
 事相嗣時謂其妄而延齡優以尊富之日其不可  
 用十一月壬申贊上書極陳延齡奸計數其罪惡  
 其略曰延齡以驕傲為長策以諂媚為事君之  
 以博克動眾為匪輕以增損聖德為奸惡  
 術曰聖哲之所戒以為行節人謂元代之共  
 工

人則子貴君子之  
 時其為貴日長月滋  
 者尤難其教又曰陛下若愛其臣則誠宜為其  
 明其教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納又曰  
 臣聞西便為謀謀取此濟便遂就其教焉其朝廷有  
 同兒戲又曰延齡之能解困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  
 發而日不有庸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魏高  
 指鹿為馬臣謂此之謂也臣謂此之謂也臣謂此之  
 延齡持其為無指無為有又曰延齡以委流布其區  
 上自公卿近臣下逮吏胥品  
 其人自其臣以卑劣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  
 不能自計也臣願皇上不悅得延齡益厚十二月王  
 度休乘本合度度皇及洛外元領出戶擊之度休不  
 購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大半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李質以上知侍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  
 或規其太銳質曰自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乞無  
 所恤其太銳質曰自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乞無  
 既而有餘質曰自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乞無  
 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責其  
 與楊約至上前楊約延齡延齡延齡延齡延齡延齡  
 無言子成贊罷為太子賓客  
 初教母文王飲醉卒子安臨早死第元



立元漢昭帝國人殺之立宣曉之子年雖長曰太子  
改元以爲年號卒立針視少子爲太子

[illegible][illegible]





幾初上不欲生兵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爲  
阿東行軍司馬李師古之臣韓德入面謁太原說  
與之宴韓德爭坐次師古不能退韓德叱之韓德識其  
聲德前拜之曰非曹外李端公邪  
中皆歷目於學略  
使去之  
州當廣德軍可守者文場因薦焉略九月甲午以景  
略爲曹州都防禦使  
德帥衆  
得風成  
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  
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  
悼惜之王子吐蕃還慶州冬十月甲戌以諱議  
大夫崔相給事中詩字傑並同平章事崔相之弟  
孫也  
月乙未以右補闕李康爲左諫議大夫上自時賢  
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欲信者裴  
延齡李康運戶部郎中王紹同與卿平實給林學士  
事執道及康等皆權傾宰相相繼而亡  
益實校給格吏執以文章與上唱和  
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  
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不滿三刻退半奉事至  
六刻語笑軟媚甘什聞外  
所屬引成不次要權

率皆庸鄙之士宣武鄭元休鄭惟恭內不自安潛  
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鄭元休斬其黨  
惟恭送京師己未鄭元休死汀外安撫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  
欲城之  
上復使問之曰鼎城墮外  
能事乎三城尤遠廣境  
對曰城墮州之衆廣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主  
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廣謂吾軍亦不滅七萬其衆  
未嘗不敗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存城已舉留兵戍之  
廣雖至無能爲也  
留廣則運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軍諸  
道兵滿月始至廣亦棄衆而來與吾爭戰賊無未可  
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朔分軍爲三各築一  
城軍吏以方謀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問曰方渠  
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井  
三月二城成  
四月庚申場  
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朔嚴城陷而還聞地三百  
里皆如其素













要別是一人確官馬定德又是一人考之字書亦無裂字然通鑑所書全用舊書車馬傳文蓋舊書車馬傳與吐蕃傳自相抵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齋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中書舍人同平章事癸亥以張愔為徐州留後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孟元陽先是章舉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瑊瑊於去年十二月車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朝廷耳彼豈肯去西山邪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考異曰賈耽九月下南幸時對於延英賈耽奏一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者願望國家因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後數水少誠通整陣交鋒而王師乘機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等美援復其官爵按少誠知王師無能為則貪得無厭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己丑河東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儼為節度使儼都上擇可以代儼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吐蕃數為章舉所敗數明色翻下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德宗知兵法及山川地形至是以邊功不立懼得弄而來如此則要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二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賈文場為其敗述上增遇其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對放為全義功上曰全義為招討使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全義曰臣聞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朔方

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宅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賈詡詣軍州六月甲午盈珍至軍直詔曰判案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奔之以壯軍勢威我秋以李判案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鄴言於眾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遣劉南金欲率以為帥南金口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太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宅將乎眾曰弓刀皆為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冑欲因以軍事南金曰諸君不願判案為帥宜以情告使若使中兵乃拒詔也命門門不內軍士去諸兵馬使高固固乃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眾曰惟命固曰君既得朝自為副帥必執吾事眾曰許矣眾曰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判案為朔方軍節度使日軍州作樂者至上遣還制書遣薛盈珍人眾之曰為使後孟子周舉內精甲於府廷日密士卒內以悅眾心外以威其眾眾軍無變于周之許也李判案執天下利權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

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  
等自詣關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  
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鏡湖聞其將至先  
於道旁已支營資至并鎖械內阮中牛羣之  
近聞之不寒而慄欲為自全計增置兵勇選有  
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強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  
之蕃等不悅與蕃等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  
宿將以實厚得衆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同列  
多輕侮之及起爲帥一無所報復軍中許安丁巳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己丑  
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其城內居民人及覺  
部衆而去錄曠之子也僧徒奉爲所傳廣  
將有餘舍人表謂延壽曰我英公五代孫也  
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  
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  
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遠縱之上遣使較章舉出兵  
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事將將兵二  
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樓維老翁城  
河東節度使鄆  
景仲不及命後軍中喧譁將有它變中夜十餘騎  
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使草  
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傳集之其也

爲節度使九月辛卯奉大破吐蕃於雅州  
代之左神策中尉寶文場致仕以副使提志  
使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尸三千遂  
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舉檢校司徒兼中書  
令賜歸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  
使慰撫之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  
十八年春正月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  
驛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  
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鄆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  
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  
至出千人挑戰虜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論  
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上赦之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  
判官齊總代掌後務刻刻以  
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據總爲衢州刺史給事中  
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  
州無它虞齊總無殊績然此詔極深恩情若總必  
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  
留中己亥上召孟容對殿之秋七月辛未嘉王府  
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

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臺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  
 對議者以爲正牙臺事自武備以來未之或改所以  
 建遷情議政事弘本無知駐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  
 事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  
 部尚書王鐸爲淮南節度使兼行軍司馬  
 己酉鄆坊節度使王緒瑤瑋中軍將何朝  
 宗謀作亂夜縱火焚書院裴汾督圍不救火  
 日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李公濟爲鄆坊節度使  
 以珣爲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召安黃車三臺視以重行己亥安南王將王帝元還其獻驛使裴泰泰并生齒

使携勾斬帝元孫休王即奉而進之  
甲辰杜佑入

三月壬子朔以右衛校司空同平章事以

於大明興聖廟，  
給工太祖東向之位，游之。  
每歲

以同職即李實帶京井共實爲沙暴氏上少節之實

而故士大夫異之側目。夏四月，子庫節度使劉昌

乙亥叶益謂其治法神驗入貢六月卒

以有司中與使司字樣為印通稱之廉皆

[illegible]

食名題圖 一百三十六

東京神代事考

二八四五

上言說其婿田儼欲會其子儼襲軍政牙將  
 王沛亦說之婿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  
 乙未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爲節度使沛許州人  
 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十月己未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齊抗以反罪爲太子賓客初翰林待詔王  
 伾將書山陰王叔文等謀

俱出入東宮。侍太子。任杭州人也。叔文誦詩。多計。自吉讀書。知今古事。明當為太子言民間疾

太子書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

人方欲傳言之衆皆稱便叔文筆言既遇太子自  
謂叔文謂曰向者君受年言皆有言都叔又司叔文

策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請當視膳問安

養性之要

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

子太黑因泣曰非知生將人無以知此頃大嘗年以  
三子相依附叔文困然太子言聖其可為相其可

士有爲而求速進者以爲品溫李景倫韓維韓樂陳

諫柳三元劉禹錫等定爲私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



取大將拔與節制朝廷不別除人命時固辭兵馬使  
盧從史其位居四署與監軍  
相結起出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  
且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  
拜舞蹈希詔還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  
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九月太子  
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皇帝

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士親入賀  
德宗太子獨以及不能來帝泣數日由是得疾  
日益甚比二十餘日中外不通知內宮安否發已  
德宗崩太子梓宮林學士等開文公等至金  
詔官或以中書所立尚書省對文公建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城外中外屬心以不得  
已將立廢王不以此為憂乎從而知  
之德宗崩文公河東人也太子知其意力  
疾出九仙門召見者中外人甲午宣  
遺詔於宣武門太子梓宮自  
宣武門中即皇帝位太子梓宮  
之企足引領而望之太子梓宮乃喜而泣時

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贊善唯便宦者李忠  
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自德  
宗大漸土區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  
徑以叔文意入帝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  
者以杜佑為宰相二月癸卯上始明百官於紫宸門  
使張洎昭同平章事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  
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為  
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壬子李師古發兵  
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將咸牙將有  
自長安還得聞詔者節度使李元春以師古鄭道欲  
示無外師古欲舉國與師古鄭道乃遣使密以遺詔示之  
而元春忽傳遺詔是反也師古之遂桂元春使者發  
兵屯曹州







甫得一官奈何口講中事故嘗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為太子侍讀仍更名黃裳子尚且解六經及實錄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作它事黃裳懼而出五月辛未以右舍中書侍郎為右中書侍郎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庸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而去翰林之職王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尚量公事王叔文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叔文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置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刺史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章舉之意於叔文

求都領劍南三川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不可開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又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擢其時為異同職使人謝叔文曰非事耳叔文諾怒不之信叔文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踐以為聖上遠法高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皆任情嗜紀紊綱散府軍人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日宗戚業危殿下家邦顛覆下即土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即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裴綬范希朝韓泰十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韓泰歸其母病其丙辰叔文咸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

以禮未復也其軍國政事皆令皇太子純句  
當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  
因文林郎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憚萬  
機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  
大將軍黃裳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  
其舊臣故引用之  
琦瑜爲吏部尚書爲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  
見百官於東朝堂  
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  
徙居御慶宮詔改元永貞立賢婦王氏爲太上皇  
后憲宗之母也壬寅王伾王伉相司馬王叔文俞州  
司戶  
年昭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  
上皇不受爵何敢違違却之憲宗則南面毛龜二  
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宜重耳所以春秋不  
書年瑞自今凡有嘉瑞但舉今申有司勿復  
以賀  
及珍禽奇獸皆毋獻  
使南康宅武王事畢葬在蜀二十一年  
辛壬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  
士卒嬰爲之明服南詔吐蕃羣衆久官崇  
昔則爲刺史已復舊職終不使還朝永世其  
所爲故也  
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償租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以奉義節度使伊  
慎爲右僕射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  
使知節度事西川節度使領益劍梓潼夔州忠義等州  
文龍戎翼中興統祐恭孝奉義等州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  
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  
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  
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諱章字寬之子也辛酉百官  
請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  
大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壬  
戌以翰林學士鄭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刑  
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  
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實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一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使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三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學臣詣興慶宮上上  
聖尊號以郭元振使韓昇為奉義節度使丁卯赦天下改元 辛未  
癸酉以奉義節度使韓昇為奉義節度使韓昇安州刺史留後  
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幸麟于興慶宮劉闢得韓昇三川上不許闢送兵東

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蕃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蒲田林勉力諫闢舉兵

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  
刃於其頭欲使屈服而赦之此之以賢子當

新即斬我勳豈欲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  
也乃趾為唐昌尉公卿議者亦以為蜀討聞而重於用兵

險固難取村皆實獨曰關狂賊書生取之如拾  
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  
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闕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  
吉甫亦勸上計愛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  
使李元昇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  
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各位素重者其衆皆自謂當征  
蜀之誤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舊鎮皆曰德宗自經學電務  
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將歸而譽之  
即降旄鉞末嘗有出朝廷之章者陛下必欲振綱  
紀官稍以法度裁制諸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  
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闢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將  
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招辰時即行器械糧糧  
奔出駱谷司提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  
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襲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夷王悔落可入朝丁酉以海落可為歸樂郡王遣歸  
癸丑加韓公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戊  
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



晉太宗以王珪為諫官，事雖微，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謀，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預召見，又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明諫而已。近年以來，正平不參事，而官職多。諫官能舉職者，復餘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議論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威，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紿紿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皆可實於其位，而屏書讀之，故諫官之職，上疏以爲理，則之始必有明，則之言，則理之明也。甘結諫，則行覺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矣。無理得乎？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欲得其能，小人何意迎合以竊其位？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豈無亂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恐不深切，未有以諫爲憂也。太宗嘗好逆意而從，故諫者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

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剛嚴，臣聞有受伏加之責者，中書備位，諫官不得召見，每此列位，屏氣閉口，不敢仰視，又安暇講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書丞陳遠之臣，平此重下，因循之罪也。因循之罪，不自官，復正牙，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極又以良不中王，任王叔文以伎術得幸，家高承貞之，亂天下，上早稱修止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有修之士十八人，居子諸王，雖有修之士，則休戎罷師，不知書者爲之，其友論贊議之，夫爲定數之，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執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五月丙子，以權衡留侍程執恭爲節度使，庚辰，尚書左丞同平章事鄭絳罷，爲太子賓客。辛卯，拜太師，上爲太后，劉鄩城，與頭賊連八棚屯兵，萬餘人，以非高，勞文六月丁酉，崇文殿敗之，崇文殿閣下，賊城，凡八戰皆捷，加盧節度使劉彥質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等侍中，庚子，京兆文破劉闢於潼關，其將



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有君之未觀也  
時知密州事好畫及戲筆  
復進存數歲  
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在萬師道  
也吾年十五掃節旆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  
不命會實  
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  
也吾年十五掃節旆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  
復進存數歲  
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在萬師道  
時知密州事好畫及戲筆  
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有君之未觀也  
未觀師古曰非師道乎人情誰肯骨肉而厚也  
人願置師古不問則非徒救軍政也  
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謀事  
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李謂公家國之閒月壬戌  
師古歸沐公度不發喪  
節度副使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勣之衆萬人  
於玄武  
甲午詔凡西川蠻獠之反者取崇文分  
王寅終至潼大聖大安皇帝子曹陵  
廟號順宗 八月壬戌以祀郭氏為貴  
妃 丁卯立皇子寧為郡王實為潭王皆為潭王  
為潭王實為潭王實為潭王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制命未下師道謀於將佐或  
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  
法

垂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已以師道為平  
當留洛知鄆州事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  
與光琦異者令魚重急常得所欲故師道等皆低  
意將視之師道等與諸相請事添資常指師道是非  
學好北之李師道相四方賄遺無虛日  
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 上命宰相關中  
書四門禮部  
司  
籍國家財帛數十萬 壬寅高崇文又敗劉勣之衆  
於我頃謂  
石會崇文之行營也期一月  
句續車于車頭之內斷其糧道  
劉勣江上糧車于文悅  
仇且輔皆以城降崇文  
計崇文連長驅自指成都所向無前不獨行辛夷  
克成都劉勣廣文若師數十騎西奔吐蕃  
使高崇文等追之及於羊嶺曰  
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  
高崇文入成都  
高崇文休兵休士卒而師道不驚以貨山積秋毫不犯  
南唐故事  
車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

嗣發其攻之計屠城固守嗣乃得免後嗣之曾  
孫也  
都士等所文昌等奉報麻城十餘里崇文皆得而  
禮之草書屬式等厚禮而還之  
君必當相相未敢奉慶  
自二更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  
凶賢當以禮百餘為先渡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  
命邪崇文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皆合事宜崇文事偉劉進  
實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相代故能得其力  
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賀賞曰卿之功也辛巳詔  
優少室山人李衡為左拾遺  
甲子馬定節度使張昭入朝  
盧六州韓東川  
等未至京師皆除省中官  
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景福為京川節度使庚  
午以綽作監御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兵討劉勰還未至城  
復遣成梓州軍士  
入城慰勞之  
功對曰諒反者劉勰耳  
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  
請諸成所如詔書軍府由是懷安  
子申以平賊留

後子申遣為節度使  
之武軍節度使張信有疾上奏請代十一月戊申  
信以澤州二州鎮武軍  
喜得二州統不為亂  
左神策中尉  
國留寺處之  
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年重傳  
詔今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  
黃有經略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乙  
巳以黃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  
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  
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  
人建伯曰吉甫  
在伯賢而朝廷  
言之  
當時會  
賦其官長  
二月  
夏四月甲子



[illegible]

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與郭紹儀較從史歸上憲璽微入朝細乃泄之史使稱上憲之福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何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曰臣竊聞掛紳之論稱細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已萌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細必不至此非卿言朕誤處分上又嘗從容問絳曰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誅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故發口言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思朝廷得失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致政求諫惟懼不至況非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重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整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事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謬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郊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學士李絳諫曰頔庸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

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適季友望外大喜頔之上使人議之入朝謝恩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千四百五十二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鹽河東易定魏博鎮節度使自唐西涵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慰江淮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州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少二千二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一十人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養一兵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三年春正月癸巳重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天下自今長吏請闕無得借奉知樞密劉光琦諸道重欲分其權奏分遣諸使重教諸委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使之光瑜稱舊例上曰則是則從之苟為非是余何不改臨涇鎮將郝崇以臨涇地給養水草等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鹘

三月回鹘屬里可汗卒

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

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知殿前諸軍

敕進奉

上召坦復與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

曰朕今宜而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我等不與陛下法

奈何有不信弄大信兵上乃命歸西道外司

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伊闕僧牛僧

儒等

上召坦復與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

曰朕今宜而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我等不與陛下法

奈何有不信弄大信兵上乃命歸西道外司

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伊闕僧牛僧

儒等

上召坦復與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

曰朕今宜而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我等不與陛下法

奈何有不信弄大信兵上乃命歸西道外司

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伊闕僧牛僧

儒等

以荆南節度使

皆入朝謝位而立中丞盧坦據而退之均不從坦曰

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

正不交禮佐者坦遂改右庶子

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儒等直言時事

聖德發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

退直言皆坐獲譴盧坦以數舉職事貶庶子

數人皆今之人皆天下相其退退以下時之否臧者

也

下亦如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優之直言常之味諫

斥之乎自後宗初即位亦當直言諫諍之士策問天

聖德深廣之自後宗初即位亦當直言諫諍之士策問天

之

內牛僧儒回鹘和汗為當登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條

胡叶蕭蕭之什州

胡叶蕭蕭之什州

胡叶蕭蕭之什州

胡叶蕭蕭之什州

胡叶蕭蕭之什州



初定兩物貨車轉郵是種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  
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台估就實估以重飲於  
民一切用省估其觀邸使先知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  
然得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工佳之民情雖愚先是  
稅政多忌諱官言時政得生均增實之增給  
局峻整人不教十以私書有故人自遺請之增資給  
傳厚從官執押其人尋聞求京井判司  
朝廷至公它日有官宰相公者不訪得之增則必  
不可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  
事允准而節旨使  
州於臨江  
節度使郭官公杜黃裳  
冬十二月庚戌  
南紹王長中壽卒子壽立  
四年春正月戊子  
中子元瑜立故元承  
中郎教使等為江  
恤之將行上戒之曰  
州中用帛一匹皆  
其數惟

賜車百兩則不計費郵官識此意勿效焉孟陽飲  
酒遊山而已  
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  
此乃狀也何名批之  
侍郎同平章事  
子實客播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其重之  
軍政兩署一出  
其狀請以平  
風師節度使李  
士真其子副大  
相承各置副大  
上旨  
及人無如  
事官省費  
節度使以充  
貝人實為奴  
獨相稅出官  
兩攝表實曰  
唐無教必事  
雖為教無得  
泰州司馬得  
聖之外而  
其用

實錄於人平廣德帝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  
命白居易草詔居易言事歸於重宜什款詔誦道  
何人敢持斯等望教有司以官錢贖還上皆之  
出內庫錢二千緡贖還仍免實費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承福及宗  
與承宗劉惔俱自歸京師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  
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  
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闕未立與無不行是  
開窺覷之端垂重慎之戒非所以承宗順重社稷也  
伏望抑揚之小節行主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  
鄧王承為太子承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豐饒節度  
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履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樊均情有中之助於德  
音使送銀器千五百餘兩以諭林學士李  
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害陛下願却之上遵命  
出銀器付度支均既而有旨諭進奏官自今諸道  
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聞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  
以為言  
上欲草河北諸鎮世襲之弊重王士真  
死後有朝廷除人不從則有師討之費頃曰李納故  
死不從

下前許師道今肅宗承宗沮勳遺理彼必不服  
甘居歲久不決上以問韓學士李絳等曰河北不  
遵聖命誰不懷服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倘有武  
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  
皆習不以為非  
況承宗已據軍務一月易  
之所未必遽詔又范陽博易定滑青以地拒傳與  
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陸相憲政雖  
茂昭有續亦恐非誠  
今國家除人代  
承宗彼即道數成也退有和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  
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相相交結在於國  
體豈可遽休須俟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  
卒則給衣糧極兵玩弄坐觀勝負而勢費之病難歸  
國家矣  
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  
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堆  
事變始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絳承宗  
不可不計承堆親近信臣宜妻以厚兵使統諸軍  
敢不服上以狀狀示諸學士曰此益臣也  
承堆故上此奏即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節度使盧從史遣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  
堆說上  
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  
吾大將軍節度使初平涼之盟  
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  
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請開城泣上哀乞從其請  
請和泌又五上表結納設位饋餽增奉藩亦言

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六月以靈鹽節度使施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迨近吐蕃朝直為慮其反復又部落衆多恐長穀價長知乃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領之而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神武在吐突承璀領功德使唐初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功德使寺觀監武后以僧尼屬祠部開元十四年以道士女官屬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女官屬太常寺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僧尼之盛脩安國寺唐會要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勅拾龍階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大昌日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嚴碑玄宗立華嚴碑於華嚴祠前高五十餘尺華嚴碑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敎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謂作地制切非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乘間再論開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如今年正月其時第一不虞可謂征討臣聞捨傳其  
致之策就申舉易成之謀或悔其違也事未如意  
華州自覺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足  
事不得已而收承宗之計則田悅虛勢咸令杜  
母不如早歸成之計以收鎮冀之心  
得州命頓懼承宗自許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  
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承宗受詔甚喜曰二軍見  
迫不服俟朝有請數使懷二州以明恩款  
丙申安  
兩郡海張舟奉迎環王三襲愛  
九月甲  
朔朔裴武復命康成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裴武  
州觀察使使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懷  
二州觀察使  
昌朝萬之子  
氏之婿也故許明之田季安得廢報先知之使謂承  
宗曰昌朝除由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遣遺數百駝  
駝入懷州與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遣昌朝節度使  
州季安為真定留使者累日比至懷州已不及矣  
上以裴武為徵明又有謂之者曰武使還  
先宿營垣家明日乃入見上怒其以誦李絳  
故武於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  
節不屈  
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舊賊多變  
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欲討故請獻二州  
既復甲兵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  
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竟

使還一語不相應。譚宣之謂者。臣恐其來使必非將以武備成。苟以使身。軍爲依阿。則其言必不實。利也。且增武久。威制廷。諸事。還未見。大千。而今宿宰相家。平臣。不然。此始有。人欲傷武。上良久曰。理。有此。不問。萬餘騎。吐。至大石。回。不實。京。許。長安。富人。千。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中。旨付本軍。不之。中使。當死。下尹京。直而許之。京。上。中使。昌朝還。承宗。子。承詔。冬十月。中使。承宗官。以左神。中。吐突。承。左右神。中河。內。道。行。營。兵。馬。使。招。等。使。學士。白。上。以。國。軍。征。當。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降。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璠。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璠。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

于能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單州事少誠  
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  
留後是歲雲南王孫勳卒子勳弟戡立田季  
安聞吐突承瑊將兵討子承宗聚其徒曰師不待河  
二十五年矣自唐自今一旦賊魏伐趙趙  
魏亦當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  
曰賊借騎五千以牽君曼季安大呼曰壯哉  
兵決出格阻者斬賊幽州牙將薛人譚忠爲劉  
唐使魏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  
天下之兵也何言今子師越魏伐趙不使吾臣宿將  
而專付中丞中丞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  
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境而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臣不如下且能不以天下乎  
魏取目臣必任督士長長請伏區將城精壯罪力再  
舉涉河信前之敗必不旋踵而伐斯時君臣必不  
先靖而後魏魏是上上下下下下當魏而來也  
季安曰然則若之何也曰子師入魏計厚祿之於  
某甲擊境魏曰伐趙而一主資勸人蜀曰魏  
魏魏若伐趙則河上無士魏魏資友魏若與魏可  
南中臣謂魏反若資友反君之名魏不可受魏事  
能陸驛半障魏魏一城魏持之負掄大兵以襲將  
信此乃使魏魏得以事魏而得以魏臣魏  
事以能舉也魏手趙人財不拒若星魏顯華安坐  
季安曰郭先生之來星子資魏也漢明帝之漢出趙

除計得其意。昭宗曰：「卿中歸。此州謀欲殺劉  
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起。今命  
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疾對  
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然趙與我不  
直。吾與承宗反乎？命臺中使人視成侯之境。果  
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護北。勿使朕復掛  
胡。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召忠曰：『信如  
子斷矣。』」  
何可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  
內實忌之。外雖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  
趙為。趙必不殺趙。不必為備。一旦亦趙不敢  
抗燕。二月。使燕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人則走  
告于天子。曰：『燕厚趙。趙見代而不備。』  
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  
亦不備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  
不知。此正使燕人以燕賣。於趙。賊忠於上。一  
人未  
私趙之口。不見。傳於趙人。聖賢。唯。唯。於天下耳。  
中曰：『五日。舉出。後者。隨以。何。之。矣。乃下令軍。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十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  
皆未進。濟獨前。晉。拔。東。河。東。河。中。振。武。義。  
武。四。軍。為。恆。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外。會。望。夜。軍。吏。以  
有。外。軍。請。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  
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許。里。門。二。夜。如。平。日。  
亦。無。敢。喧。嘩。者。』

即河東將王承拔王承宗。泗。皇。鎮。吐。突。承。瑄。至。行。營  
咸。令。不。振。與。承。宗。戰。晉。拔。左。神。策。大。將。軍。鄭。元。定。進。戰  
死。定。走。承。宗。也。承。宗。軍。中。無。氣。河。南。尹。房。式  
有。不。法。事。承。宗。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  
門。呼。罵。而。入。以。為。神。策。將。領。直。入。有。內。侍。使。至。破。扉  
先。射。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  
種。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監。察。士。中。使。不。問。而。種  
種。為。御史。多。所。舉。發。不。避。權。勢。切。益。者。聚。怨。自。今。無  
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兵。卒。怨。恨。有。大。恐。懼。陛  
下。無。從。得。知。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  
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滑。西。留。後。諸。軍  
討。上。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  
用。兵。今。既。出。師。承。瑄。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  
從。史。兩。軍。入。賊。境。還。延。進。退。不。惟。意。在。迫。留。亦。是。力  
難。支。耐。帝。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破。中。使。亦。不  
能。下。帝。下。詔。令。劉。濟。引。全。軍。攻。圍。承。宗。久。不  
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勝。遂。不。進。軍。  
紀。承。宗。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  
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  
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給。用。度。多。少。既。的。知。不  
可。即。不。合。虛。費。資。糧。』









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  
 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不許朝廷或不得  
 已而加之今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  
 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河北有吏才工於突擊者以河東全軍出  
 人馬不過六百匹錢穀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十匹器  
 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鎰上復欲加鈔  
 半章事李絳諫曰鈔在太原雖有續効今因獻家  
 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止中書侍郎裴瑒  
 數以所辭位與申罷為兵部尚書十二月戊  
 寅張茂昭入朝請遷考之骨于京兆左右曰中  
 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退  
 面陳吐突承瑞專橫語極切上作色曰卿  
 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  
 避左右必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是聞  
 乃陛下自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  
 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  
 以絳為中書舍人舉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

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東數  
 千里論於左任朕日夜思宵旰之勤而財力不贍  
 故不得不蓄軍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備多欲何  
 用邪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節度使吳少陽為節度使  
 唐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二月壬申李吉甫為太子詹事己丑竹干為  
 郎判本司宦官史季坤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  
 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奉鈔獨無竹干何也  
 曰守土之官厚餼於人以市私因天下猶非之況  
 戶部所掌皆天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稽安得奉鈔於  
 自左結輸之內也以為世承其緒中書移  
 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

其貞武軍之乙巳上問宰相為防備何事  
 出於以奉以謀利而亡是以國大而利大則利  
 國華扶人持一乙巳上問宰相為防備何事  
 逆之臣皆歸諱自亡乙巳上問宰相為防備何事  
 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與否其言  
 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書裴瑒為太子詹事李  
 南楚之也庚午以刑部侍郎裴瑒為太子詹事  
 相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各四州刺史許為代北  
 水運使有異時不以軍事下度支裴瑒使代北  
 贈未返上憐之使品官史季坤按其事季坤  
 裴瑒大吏不足信於品官乎史季坤免上召裴

斬還 五月庚午行營糧料使于忠肅公奏議  
州行營 坐賊數千緡殺其死賊漢流香州實虎封  
州行營 追還中使賜死  
州行營 與上言以爲是謀等界當死陛下諸市朝  
子也 誰不懼法不當已赦而殺之漢晉之  
鳳翔節度使 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爲  
簡 更入攻抄 虢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  
當守備 善計數以待寇不當顧小利起事盜思  
以 其不得妄入其地 益市耕牛蠲農稅  
以 費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屢屢稅  
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宗  
至隋十有三代 設官之多  
無如國家有天寶以侍中宿兵在可計者八十  
餘萬 其餘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  
之數也 今內外官以稅地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  
白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縣之民而爲縣者  
甚衆 請敕有司詳定墾置更員可省者省之外縣可  
併者併之入仕之吏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重依品  
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 職田課米不滿千  
大縣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縣大小刺史皆

千緡 李泌又量其閑廩隨事增加  
去 俸存閑廩之間厚薄頗異請敕有司詳考條料  
給量定以聞  
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實之兵  
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高  
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縣吏自詣縣請罪敕傳歸鄉  
經則罪不同天 德法今則殺人者死  
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臣責爲辯宜令都  
省議議聞奉 敕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律無  
其條非闕文也 豈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  
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  
使法吏一斷於法 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宜定其制以凡復父讐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 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敕從悅  
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充外一  
千七百六十九人 駐州大水壞城郭 甲寅  
使實 督役太急於是反 二州反  
之不能定戊午賊軍開州刺史



冬十一月弓肅除使參市光...  
 引林大將軍...  
 此...  
 以...  
 外人...  
 使之...  
 一...  
 十六...  
 其...  
 官...  
 近...  
 中...  
 己...  
 李...  
 相...  
 上...  
 黔...  
 子...  
 知...  
 使...  
 光...

上...  
 米...  
 十...  
 方...  
 同...  
 下...  
 要...  
 而...  
 漢...  
 太...  
 乃...  
 見...  
 成...



軍中糧之平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濟鎮  
乃得免幸安病風野戰無度軍政廢亂夫人  
元氏召諸將立懷諱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  
步射都知兵馬使平夜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節  
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平古  
謂諸將兵討之平緣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  
廷古用或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  
緣以臣職觀兩河諸鎮之勢皆分兵以制諸將  
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而謀已故也  
魏博將勢力敵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  
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難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  
以請責既重刑餘又峻是以諸將互相猜忌其敢先  
發者必害特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賢明  
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相能自固矣  
臣必有所說諸將厚薄不均然必起不相服從且  
無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  
層級之制而自起代主帥則亂之所起其  
天兵故使不待朝廷之授以自存則立爲亂道所  
據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  
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靜待諸將  
士服以順德教使賊中知之不獨數月必有自  
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之敏速中其機會

下教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叛懷爭爲亂矣此所  
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茲  
咸陳用兵之利且言魏博金帛皆已有備上  
顧問絳綬綬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  
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  
騷動所費七百餘萬鎰訖無成功爲天下笑  
今唐瑒未復人皆懷畏若又以救命驅之臣恐非  
實無功以生亡學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  
陛下勿疑上書身據按臣不用兵決矣  
絳綬曰陛下雖自  
是言恐朝廷之信信有參取聖賢者上正色厲聲曰  
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而田悅復劫魏軍政皆決於軍使將士則數以告  
移歸諸將皆皆憤然則命久不至軍中不安  
田悅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譟而拜請爲  
留後與曹仆於地衆不散久之氣度不免乃謂  
衆曰汝等聽吾言乎皆曰惟命惟曰勿犯副大使計  
朝廷法令申收魏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乃將  
則等十餘人連懷歸於外



師遣了敵田與薛田李安謀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兩田可獲填請得能中調管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經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期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上書於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相懷諫皆謝不效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

使聖朝多士之望此乃倫安之臣非主公之道也荀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之上曰如卿言昇成吐蕃定運州及西門之外

有神策軍兵人畜而去上車之李絳上言京西北皆欲以備邊叶恭使節度使持節相繼也今則解衣集食半耗縣官每有官至罪度使數與俱則云申取中尉處分

去遣安一縱有早飯之將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如平交左右前却其肯用命何所益乎請還所存之地土馬及火糧器械皆割歸當道節度使便號今卿言如對之使持則軍威大振焉不敢入寇安上曰朕不知卿事如此當行之既而神策軍歷久日久不舉節度使

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寧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

之融與幼孤長養而教之與書於軍中角射一軍及融退而拱之融曰爾不自時稱將及矣故與能自全於積累之時

國初庚午以言義為勃海王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謂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

節度使田頌名弘正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頌不得志

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舉諫

太常丞敏事略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許為敏其子其路不得

其路帥其子敏中少監季友等事

門者不內

人上表

傳仍絕朝謁

皆財官

連僧

上欲

朕欲

此僧

從之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甲子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錫壽兵五千會張煦於壽州  
府人等皆歸之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  
月丁丑李德裕為通州刺史甲午昭寬坐城  
者杖之八十壽色配授定陵李德裕以足  
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韓愈先出吐突  
承繼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繼先  
賜韓愈甲兵承繼至京師以爲弓箭庫使  
左神策中尉李吉甫參議軍六胡州刺史  
之境  
元中唐之更置實州以須至天寶中實州將理於  
經略軍  
信還屬今請復之以備回鹘控境上從之  
五月庚申得實州理經略軍取鄭州神策屯兵九  
千以實之  
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厚故未之許增市尚書李絳上  
言以爲回鹘凶強不可無備淮內窮蹙事要經營今  
江淮大敗欲所入賦有二十萬結者足以備降主之  
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賑軍動廣回鹘名得許  
皆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郭置甲兵邊備既完  
得事重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宣稱西城  
一北邊有警則淮西潰散信臣歲月之命矣  
唐駱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

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半之比哉上不聽  
乙丑桂平始發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張  
弘靖為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弘靖誼實之子也  
之才子弘靖與得相我反不乃耶先是向主旨耶  
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張公卿大夫子  
第文雅可居清貴者上始命宰相張公卿大夫子  
杜佑孫司議郎不辭秋七月戊辰以行爲  
生也八月癸巳成爲公主有賢行杜氏大赫  
行不約數十人  
家人增度二十年間人素以爲難開指爲貴  
李則與之謀口上所賜如使卒不肯取  
請約之是日市而可制指者  
門外不聞人聲  
少陽台華州陸聚亡命特養馬驛時杜持壽州茶山  
以實其車其子攝華州刺史元壽與以  
終聞自領軍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  
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播離請使理  
州以經營之  
吉甫以爲也及吉甫入相弘正以攝持壽州  
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鎮不勝屯重兵以爲阻  
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尤河陽懷

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初授右僕射賜其軍  
錢二十萬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  
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  
史光忠武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  
今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之子也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瑑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  
節度使嚴震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盧瑑爲荊南  
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卿見之  
殺光以惟清元卿乞妻事在長安具以淮西唐實及  
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遣元卿  
勸吉甫凡華使入妻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  
不爲報朝但易環華諸鎮將帥  
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討射  
主元濟內宿將董重質與少陽之婿也元濟以爲謀  
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軍重獲國家常宿數十  
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方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  
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報朝贈官遣使平贈待  
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  
君何弼祭元濟不迎弼使督兵四出  
唐書曰君何不得入而還  
唐書曰十月丙午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壬戌以史武節  
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爲壽州光顏招  
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乙丑命內常侍知  
省事崔潭峻監其軍戊辰以尙書左

丞呂元膺爲東都留守 光順初張武 十二月戊  
辰以尙書右丞韋實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  
不入朝弘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中統待之王鐸  
加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賈不平之  
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元衡故還官使居上  
以制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乃於東畿  
制元濟元濟官將命宣武等十六鎮軍討之嚴於  
淮西兵小戰不設備淮西兵夜襲之二月甲辰  
敗于陸上  
馳入壽州而守之  
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縣盡爲淮  
西所屠安丑以左會春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赴通  
州司馬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  
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舊生不知兵  
鄂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屢言聽迎之  
馬都督候二樓授之還卒六千以屬聽成其部使曰  
行營之事一決都將  
出麾下公綽號令鄂岳滿漢軍事諸將無不服  
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無不厚給之雲陰決意尤  
之於江  
我何得不前死  
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人自不備耳  
此良馬可惜公綽曰良馬何足惜也竟殺之  
河東將劉綽殺曹州刺史張重光王鐸之及





軍討元齊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亦實刺客奸人  
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紛師道曰用兵所急莫  
先糧餉今河陰院橫江淮相賊請借往使之軍家都  
恐少年數百劫都市營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賊先自  
敗腹心此亦救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  
輒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  
得錢帛三十餘萬緡匹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恒懼  
有功五月上遣中丞樊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  
度還言准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  
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乃命光顏討賊  
制諸將愈上旨以爲准西三小州皆賊所據因  
之鈴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  
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  
力單弱難與相敵不相辭委望風而逃  
將帥以其客兵待之無復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  
將相失心孤危性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道  
實道遠路遠勞費倍多聞陣安傳汝等州與  
賊連接處村寨百許悉有兵器皆於賊賊深浸  
比來未有分分  
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  
乞悉罷諸道募士人以代之又言華州士卒皆國  
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用者不須遣有殺戮  
甲李光顏等敗准西兵於時賊  
兵勇其勇而陳  
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

之左右出師以擊之半頗自將數騎衝其陣出入數  
四賊皆繼之其軍其勇如蟻手其子懼止之  
則光顏軍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准西兵大潰殺  
千人上以韓愈爲知人上有李吉甫奏悉以用兵  
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奏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  
徵重謀策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  
害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李師道以  
爲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奉書爲吳  
元璠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還元衡叱出  
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  
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時中突出射之殺者  
皆數走元衡走至化坊盡焚度傷其首墜  
斷骨而去又入遁化坊盡焚度傷其首墜  
中度得厚得不死傷人王真自持鉤賊大呼賊  
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衝之所過坊門閉索其  
之既猶未獲賊遺錢於金吾及府縣  
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  
而盜不懼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請中書擇  
言請委起復中丞爲相大索賊黨其真賊戊申詔  
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散死  
軍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獲賊者皆  
陳有恒州卒發覺等數人行止  
二八八七





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留守兵之將及防兵之將也

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職名李師道所署也為之耳目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又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又請內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謂李光顏等也故使鎮襄陽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

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

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

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考異曰舊傳曰鎮州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為重鎮實當旗幟乃授弘淮西諸軍都統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為之計每聞賊徒數日不怡其危國勢如是按弘承宣武鎮亂之後鎮定一方居藩鎮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衡賊亂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異志而更用焉都統光顏重鎮更受其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今從其可也

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

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宣武節度使大梁城索山客教之歌舞絲竹飾

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通雅使者先致

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

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

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唐文從字順

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

謝相公補子為補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

度以戶部侍郎李德裕為襄復鄧均房節度使以右羽

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

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邊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辛丑刑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

格式律令事類後唐大興德文法之名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

行敕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光武等奏令有司

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

敗之敗下同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上時乃

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庚戌東都奏盜焚

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杜佑曰十一月壽州刺

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

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

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以討淮西盜焚襄州佛寺軍

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

西兵於固始固始前漢汝南縣之廢縣春秋之廢已後漢更名

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

武軍以討王承宗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

之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

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

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丁酉武寧節度使李

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數所敗





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裴度退保唐州。上責高麗之敗，裴度稱李德應接不至。李德應，李德裕之弟。裴度以罪歸之。秋七月，裴度寓歸州刺史。裴度以罪歸之。恩王傅宗子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判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韋貫之，字仲容，京兆人。開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不與庸劣接。又數請罷用兵，所請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吏部侍郎。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柏鄉，縣名，屬魏州。承宗在魏州，士美在彰義。士美引兵壓其境，承宗大破之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九月乙亥，右拾遺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曹，朗及之子也。朗，字長安，京兆人。朗及之子也。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事也。韋貫之，字仲容，京兆人。開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不與庸劣接。又數請罷用兵，所請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吏部侍郎。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處厚等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顯見素之孫實未嘗相處。厚，實之九世孫也。顯見素，字仲容，京兆人。開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不與庸劣接。又數請罷用兵，所請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吏部侍郎。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

柵。殷城，縣名，屬壽州。光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壬戌朔，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容管奏擊黃洞蠻却之。復賓蠻等州。賓蠻，蠻名，屬容管。黃洞蠻，蠻名，屬容管。容管奏擊黃洞蠻，却之。復賓蠻等州。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李師道聞拔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王鐸家二奴告鐸子穆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去年王上命鐸於內仗。王鐸，字仲容，京兆人。開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鐸家二奴告鐸子穆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去年王上命鐸於內仗。括鐸家財，裴度諫曰：王鐸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府事也。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街，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不自也。使待罪京兆，京兆為羣獸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金吾街使，京兆尹之屬。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左右巡使當奏。左右巡使，京兆尹之屬。左右巡使當奏。左右巡使當奏。左右巡使，京兆尹之屬。左右巡使當奏。

建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將胸上無以罪之退謂左

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言頗為此人作朕亦畏之考異

諸軍近九萬近其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

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

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

切責示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

固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

兵於長河長河漢信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長河

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恆州三十里而軍

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恆州各州與承宗戰

大敗奔還定州九城志恆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丙午詔以易州刺史

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

中衣以歸鎬鎬軍中衣也以兵衛送還朝通鑑楚定州

人張茂昭之甥也史言河朔之人習於叛亂丁未以翰

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至唐州

去斥候呂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袁滋所請開元

濟圍其新興柵新興柵在唐州東北滋卑辭以請之元

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又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

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愬驩之兄也唐書

初置淮穎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拆淮入穎至項

城入潁潁水史時運米汴淮至壽州四十里入潁口又汴流至潁

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唐書己未容管奏

黃洞蠻屠嚴州容管統容州白申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